

堂屋里气氛紧张，每个人都显得焦灼不安。

八表狂生更是坐立不安，有点魂不守舍。

在这里，他的地位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护法黄山邪怪，就可以不听他的。

鹰扬会的副会主，明的有三个，暗的也是三位。明的权责比暗的重，因为明的三个副会主，是众所周知的领导首脑，当然必须具有首脑人物的权威。

目下在座的人，不但有两位明的副会主，也有暗的大副会主至尊刀邹权，地位也比他二副会主高。

之外，另有三位护法在场，地位与黄山邪怪相等。

他与情妇虹剑电梭并坐在堂侧，坐立不安，不时站起来回走动。

他的心根本不在此地，不在悦来客栈的禹秋田身上。

他根本不相信禹秋田会在江宁镇现身，任何人获得了百万珍宝，必定躲一段时日避风头，怎么仍在各地现身走动？而且是赤手空拳孤家寡人游荡。

他的心，已飞向仍在追寻的小美人身上了，他深信如果在大胜关再等候一些时辰，丰源的东主四海苍龙，必定不让他失望，必定查出栖霞幽园众女的船只下落，在这里等候会主前来对仍假的禹秋田，他将失去大好机会，捉不到栖霞幽园的小美人了。

其他的人，焦灼不安的心情，完全与他不同，他们焦灼的是：会主为何迟迟不来？

“真糟！”星主五毒殃神沮丧地说：“会主如果无法赶来，恐将生变，万一祝堡主的人也闯来，知道禹小狗在这里，岂不坏事？”

“真的不能再等了。”明的大副会主掌里乾坤苗伟，倏然站起沉声说：“会主一定被什么重要的事耽搁了，来不及赶来指挥，再等下去，恐防生变。我真的担心祝堡主父子闻风而至，咱们等得太久了。”

“哼！我倒不在乎祝堡主父子闻风赶来撒野，人是咱们盯上的。”黄山邪怪傲然冷笑：“谅他也不敢冒失采取行动，我会让他明白主从的规矩。”

“话不是这样说，陈护法。”掌里乾坤是理智型人物，个指挥者考虑必须周到些：“毕竟咱们协商助他追搜禹小狗，何况天长堡被毁，他损失了百万珍宝，咱们能阻止他采取激烈的行动吗？”

他可以不顾一切，宰了禹小狗报仇雪恨。咱们却不能，必须从禹小狗身上，追出那十万两银子，死的禹小狗不值半钱。”

“所以，咱们不能再枯等会主赶来。”五毒殃神大声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；如果禹小狗发现警兆。以他在天长堡的神勇表现估计，咱们恐怕得付出可怕的代价，是否能捉得住他仍难逆料呢！”

“真的不能再等了，再等就日落西山，时不我待。”二副会主三手太保焦霸接管而起：“咱们决不能来硬的，本会付不起像天长堡一样的代价。”

八表狂生带了卅余名高手，远至天长堡索人，亲见禹秋田的神勇表现，他几乎惊破了胆。

因此，鹰扬会所有的爪牙，谁也没有勇气拍胸膛保证对付得了禹秋田，这也是这些人等候会主前来指挥的原因所在。

如果立即展开行动，而又不幸失败了，如何向会主交代？

时不我待，再拖下去，谁也不敢估计会发生何种变故，拖得愈久，走漏风声的机会也愈大。

“好吧！真的不能等了。”掌里乾坤一咬牙，断然决定行动：“天杀的翻天鹞子，他应该知道情势急似燃眉，应该尽快促请会主赶来的。咱们这就准备行动，按计行事，不许有丝毫错误。”

他们却不知道，翻天鹞子不但没将消息传到，更不知道这头鹞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有些人仍在迟疑，仍寄望会主能及时赶到。

堂外脚步声急促，冲入一名大汉。

“启禀副会主。”大汉上气不接下气急急禀报：“发现几个可疑的人，陆续进入悦来客栈。淳于星主派属下急速禀报，请示如何处理。”

“不好。”掌里乾坤跳起来：“恐怕咱们迟了一步，立即展开行动。”

迟疑的人不再迟疑，用行动来表示支持。

禹秋田在客房歇息，准备晚上再去找二管事周五爷，完全忽略了外面的动静。

客店也没发生任何引入起疑的变化，他以为不可能有仇家在江宁镇出没，这种快死了的镇市，江湖朋友哪有光顾的兴趣？

他真该外出至镇上走动的，一时大意，失去了应有的警觉，耽在房中养精蓄锐，不知死神正慢慢地向他接近，向他伸出要命的手。

天色不早，开始有旅客落店了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有人叩门。

“进来。”他已经睡了一觉，显得精神抖擞，拉开了房门。

“替客官换茶水。”提着大茶壶的面孔老实店伙，另一手提着工作篮，站在们外笑吟吟地说：“请问客官，晚膳是送来呢？抑或是客官到膳堂进食？对街有一家稍像样的食店，也就是往昔的金陵酒坊，现在换了主，酒菜相当不错，客官何不前往品尝？的确比小店的膳堂菜肴精致。”

店伙一面说，一面收了原先的茶具，换冲一壶香茗，细心地整理灯台，检查门窗，处处皆表明是一个负责的店伙，而且勤快老实。

店伙推荐其他食店的酒菜，事属平常，所以他毫不起疑。假使店伙肯定表示要他在店中进膳，也许他会起疑而拒绝。

“我有事，可否尽快替我张罗膳食？膳后我得到镇上走走访朋友，劳驾啦！送来好了。”他信口说，泰然喝了一杯茶：“小二哥，你知道丰源栈吧？”

“那是本镇最大的金字招牌栈号啦！谁不知道？”店伙点燃了灯台的油灯，客房本来就光度不够：“只是这几年苛捐杂税使人受不了，天知道还能撑多久？”

“可知道武东主是否在镇上？”

“不知道，生意不好做，他经常不在店中坐镇，另有门路。”店伙低声说，显得神秘兮兮：“人总得活下去，怎么赚钱各有神通。客官，最好不要打听不相干的事。”

“我和丰源栈有交易，不算不相干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店伙收了旧茶具往外走：“膳食片刻小的就送来，请客官稍候。”

店伙带上门走了，他不经意地在油灯上添了一根灯蕊。

火焰一跳，绿焰乍明乍消。

他脸色一变，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添加灯蕊，火焰不可能跳动，应该徐徐增加亮度，更不可能出现乍明乍消的绿焰。

一个精明机警的人，对反常的事务景象极为敏感，他也不例外，本能地感觉出警兆。

一口吹熄了灯，立即感到天旋地转。

三名店伙分别在走廊两端打扫，可以监视客房的门窗。

送茶水的店伙走近廊端的一名店伙，打出了手式信号。

“情势不对，不能妄动。”廊端的店伙紧张地低叫。

“怎么啦？我亲眼看到他喝了茶。”送茶水的店伙也低声说：“灯火点了片刻，我才出来的。这时药力该已行开，他该已……”

“你看，灯熄了。”

这里可以看到客房的关闭明窗，极易发现房内灯火的明灭。

“咦！怎么可能？”送茶水的店伙大感惊讶。

“他发现灯火有异。”

“应该不可能呀！”送茶水的店伙说：“咱们计算得天衣无缝，我敢说任何机警精明的老江湖，也不可能感觉出异状。唔！我再去查看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监视的店伙拉住同伴：“如果他发现警兆，你这时间进去，他肚子里的大崩阎王散药力散得慢，你死路一条。”

“这……你以为他是神仙……”

“别忘了他在天长堡的神勇？他只要一伸手，你死定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等副会主发动，我可不想白送死。”盐视的店伙说：“万一他仍然有精力杀出逃走，我负不起责任。我有自知之明，咱们绝对拦不住她。”

“好吧！希望龙虎大法师的羽化膏能发生作用，等片刻就知道结果了。”

这一等，等出麻烦来了。

当第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走廊口，快步接近客房时，立即引起四个假店伙的注意，爆发出激烈的血腥冲突，悦来客栈成了风暴的中心。

首先发动的是扫地的店伙，飞步赶上那位穿了青色披风，扮成旅客的人，扫帚猛地斜挥。

旅客警觉地、挫腰旋身，披风一抖，风雷骤发，碰一声大震，挡住了扫帚，右掌同时虚空吐出。

第二名店伙到了，叱声似沉雷：“什么人斗胆！”

叱声中，飞扑而上。

身躯蜷缩如猴，凶狠地凌空撞向旅客的背部上空，贴身时，手脚倏然箕张，上抱头颈，下踹腰，撞上了必定生死立决。

“呃……”

用扫帚攻击的店伙，被可怕的掌力击中胸口，仰面斜倾，随即哇一声，

喷出一口鲜血，再退了两步仰面便倒。

檐上人影急降，几个青衣人纷纷下跳。

旅客只顾攻击扫地的店伙，听到另一店伙的叱声，已来不及应变了，掌力发出，背心强敌已临。

扑上的店伙双手抱住了旅客的头，双脚端住旅客的腰，斜向用劲，身形侧扭，飞退，咋一声怪响！

把旅客的脖子扭得向侧后方反转，颈骨扭断声，清晰可闻。

人刚退离旅客的背部，身形仍在空中，上空青影疾降，一脚端在店伙的天灵盖上。

走廊两端，人影如潮，大副会主掌里乾坤终于率领大批爪牙涌到。

但从屋顶降下的几个青衣人，已先一步，破门而入，闯入禹秋田的客房。

另两名店伙，死在客房门口，是被青衣人击毙的，攻势之猛烈无与伦比！

八表狂生是十分勇敢的，所以称狂生，乘两个青衣人打出三波暗器，将掌里乾坤十余个人，打得在院子里八方闪避时，奋勇贴廊壁冲入客房。

客房空空，房后与房侧的窗已砸毁，人都跳窗走了。

房中，暗沉沉鬼影俱无。

“人都逃掉了，快上屋追。”八表狂生奔出房外大叫：“禹小狗被带走了……”

青衣人已经登屋溜之大吉。

对面房舍的瓦面，从三面到达的四批蒙面人，听到叫声立即一哄而散。人被带走了，没有拼命的必要啦！

江宁镇以东一带数十里方圆，村落罗布，视野有限。而且有一部分是缓缓起伏的丘陵地带，草木丛生，视界更为有限。

在这种地方，除非能尾随穷追，逃的人随时都可以摆脱追赶的人，到处都可以藏匿。

江宁镇是大镇，时届黄昏，大街小巷可以随意奔窜，追逐更是不易。

结果，各方好汉一哄而散。

各找各的线索，各显各的神通，禹秋田成了各方必欲得之而后才甘心的目标，人人誓在必得。

鹰扬会的人气疯了，已到了手的熟鸭子飞啦！

没有人再理会追查栖霞幽园众女去向的事，集中全力搜寻禹秋田的下落。

到底有多少批人前来浑水摸鱼，人手众多的鹰扬会也查不出确切数字。

每个人都在打听：禹秋田到底落在谁的手中了？

亲痛仇快，江湖朋友的反应各有不同。

山西天长堡事故，早已在江湖轰传，禹秋田成为众所共钦的英雄人物，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。

禹秋田三个字成为江湖秘事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何人物，似乎他是平空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超绝高手，因此不为世人所知。

他拥有原属于天长堡的百万珍宝，以及获得十万两银子贡银，这都是

江湖朋友注目的巨大财富，贪心鬼愿以生命争取的目标。

江宁镇到处都潜伏着危机，镇郊直延伸至南京城，到处都有人搜踪寻迹，更猛烈的风暴正在酝酿中。

近午时分。

一处长满苍松的长坡，一个美丽的道姑手中轻摇着拂尘，宽大的道袍隐约可以分辨佩剑的形状。

明亮水汪汪的眸子，落在松林前倚松而立，有点仙风道骨气概的中年佩剑人身上，一面踏草接近，一面警觉地解开道袍的系带。

只要一掀袍袂，就可以拔剑了。

道姑很年轻，美丽的女人不易看出真实的年龄，反正她的脸蛋美得令人想入非非，流露在外的妖冶风韵，极为诱人。

阳光下，她抬起头，脸上展露明艳的微笑，那股诱惑性的亮丽笑容，令男人不克自持，似乎她是天生的尤物，任何男人也逃不过她的蛊惑。

她就是这种女人，男人一见便升起欲望的女人。

中年人倚树抱肘而立，鹰目个没有欲火，目光出奇地冷森，而且还有浓浓的警戒之神情。

“龙虎大法师的鼎炉，果然艳丽绝群芳。”中年人挺身站直，流露出强烈的警戒神情：“你这个武林七仙女之一的飘渺仙子，所使用的飘渺御香，十步内逆风不散，我害怕，请不要接近至十步内。”

“哦！你又是谁……”

“站住！你走得够近了。”

“我保证远在十步外。”飘渺仙子继续接近，果然在十步外止步：“不过，如果我继续接近……”

“那么，十枚天蝎德就会让你手忙脚乱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毒蝎天魔巴福，幸会幸会。巴前辈，你刚才说的话很难听。”

“是吗？难道你不是龙虎大法师的鼎炉？那妖道有几十个女弟子，都是他的鼎炉。你虽然比他的女弟子高一级，但在他的床上并没有两样。”毒蝎天魔的话，愈说愈难听：“我这人很恶毒，但不好女色，请不要用那种迷死人的俏狐媚态度说话，我决不会色迷迷向你走近一步。”

“你怕我？”

“我承认。”毒蝎天魔讽刺的口吻相当明显：“因为你我是同样恶毒的一丘之貉，杀起人来是不择手段的。你我无冤无仇，我不想无谓地和你互相残杀，所以在心理上，我已经输了一半。”

“我和你谈谈。”

“没有必要。”毒蝎天魔断然拒绝：“你不是谈话的对象，而月、你也不够谈的价码。”

“巴前辈……”

毒蝎天魔侧跃两丈，因为飘渺仙子有意无意地向他接近了一步。

“你似乎忽视我的警告。”毒蝎天魔冷笑：“你以为可以挡得住我一把天蝎镖？别给脸不要脸。”

“你不谈……”

“没有必要。”

“天杀的巴老魔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飘渺仙子脸上的妩媚笑容消失，

暴躁地大骂。

“你知道我要什么。”

“不把人交回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”飘渺仙子沉声说：“那小辈所中的两样奇毒，没有两家的独门解药，将是半死人一个，内部气血阻塞，外征是昏迷不醒；你能得到什么？巴老魔，开出价码来，鹰扬会知道买卖的规矩，希望你不要狮子大开口。”

“女人，你找错了对象。”毒蝎天魔说：“我邀你来，是希望交换你的羽化膏解药，以便将禹小辈夺获之后，能派上用场。”

“夺获？”飘渺仙子听出语中另有含义。

“不错，人不在我手上，但我知道落在谁的手中了，我有把握把他夺到手。”

“你该死！人不在你手上，你却故弄玄虚，派人神秘兮兮地、指名邀请我来谈禹小狗的事，真是岂有此理，你才没有谈的价码，本仙子被你骗来，委实不甘心，你该死！”

怒骂声中，人化流光扑上，半途长剑出鞘，身剑合一，猛然发起攻击，速度十分的惊人。

剑气进发，传出隐隐风雷，锐不可当。

毒蝎天魔一声阴笑，倒飞入林，速度更快，轻易地摆脱剑势的笼罩。

“女人，你最好识趣，乖乖把羽化膏的解药交出来。”毒蝎天魔飞快在林间闪动，不接招不照面，逐渐向松林深处退，一面发话：“妖道十分小气，解药珍逾拱壁，只有你才能哄得他……噢！厉害……”

一记极不可能的折向攻击，剑光掠过毒蝎天魔的左上臂外侧不足半寸，危机间不容发，这一剑假使内移寸余，毒蝎天魔的左臂就毁定了，休想再发射天蝎镖啦！

毒蝎天魔一口气连换七次方位，藉树穿掠远出五六丈外，拉远了距离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

武林七仙女有好有坏，是当代出类拔萃的武林新秀。

在年轻一代的女性中，她们是代表性的人物，真才实学，不但不比大多数的高手名宿差，甚且超越巅峰凌驾许多真正的名宿高手。

她们与所有的年轻一代俊彦一样，在江湖历练，吸取经验与教训，假以时日，终将成为成就斐然，名震江湖的高手名宿，取代老一辈高手名宿的地位。

飘渺仙子是七仙女之一，毒蝎天魔却是前辈高手名宿，看目下的气势，可知毒蝎天魔对她深怀戒心。

他知道大江后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的事实，因此，不打算在武功上与她放手一挤。

“给你一条宠物玩玩。”毒蝎天魔怪叫，左手一挥，暗褐色的天蝎擦破空而飞。

毒蝎天魔不得不使用暗影应付，他本身是玩毒的行家，同样害怕另一行家的毒，尤其害怕那些可喷可洒的粉状毒物。

与飘渺仙子交手，他必须永远抢在上风进退，吃亏甚大，贴身交手顾忌太多，缚手缚脚，稳输不赢，暗器才能远攻保持距离。

暗器中以外形定名的种类甚多，枣核镖、铁莲子、金银梭子镖、星形镖，都是最常见的暗器。

比较特殊的有蜈蚣镖和蝎子镖，外形如蜈蚣蝎子，其实性质与作用，大同小异，本身有环节，各有半弯的爪尖，用毒药淬炼，爪愈多，伤人的范围也愈大，被擦伤已可造成严重的伤害，被附身抓牢更是致命。

北方的儿童，喜欢恶作剧养蝎子做宠物。

蝎子在北方是最普遍的毒虫，到处都有，墙壁石堆草丛无所不在，檐梁床脚经常可以发现他的踪迹。

南方人被螫一下，保证红肿叫苦连天。但北方人司空见惯，被螫一下，并不比被蚂蚁咬一口更严重。

顽童们放在口袋里当宠物，吓唬小女孩最灵光。

毒蝎天魔的天蝎镖，不是可当宠物的活蝎子，而是四寸长淬了奇毒的钢制暗器，尾钩可以八方扔动伤人，每一文爪尖皆锋利如针，劲道够时，即使戴了厚牛皮手套，也不敢接这种爪钩皆可活动的淬毒暗器。

天蝎镖体积大，但飘渺仙子却不敢用剑击打，速度太快，而且击中时，钩与爪皆可以爆裂伤人，用剑击打相当危险。

飘渺仙子知道厉害，放弃再次扑上的机会，侧闪丈外绕道一株巨松，天蝎镖啪一击，紧抓住粗糙的树干，尾钩仍在继续旋摆。

“在林中使用，你无奈我何。”飘渺仙子心中暗惊，但口气依然强硬：“你真该死，手上没有人，竟然妄想骗取解药，武功上又应付不了我，你凭什么？该死的，你一定是大白痴。”

“女人，我当然会让你得到好处，等我把人夺到手，再将从禹小辈身上退出珍宝的分成……”

“你这是痴人说梦。”飘渺仙子嗤之以鼻：“凭你一个过了气的老魔，居然敢妄称夺人？你说，到底是什么人把禹小狗浑水梭鱼掳走的？”

“我如果说出，岂不成了真正的大白痴？女人，你问得不上道。”

“告诉我，交换你的性命。”

“什么？”毒蝎天魔怪叫。

“你知道我说什么。”飘渺仙子得意的笑容又媚又俏：“把禹小狗的下落说出来，你就可以平安离去；如果不，这里就是你下地狱的地方，我说得够明白了吧？”

“哦！你以为你能在群蝎飞舞中，有五成活命的机会吗？说这种狂妄的话，太过分了。”毒蝎天魔居然不冲动激怒，说的话居然不带火气：“老夫有求于你，所以不计较你的狂妄。送我一些解药，我会给你一份优厚的重礼。

当然，不能给你太多，因为我还要向黄山邪怪讨大崩阎王散的解药，他也该有一份重礼。”

“你仍然在做一厢情愿的白日梦，真是可悲。”

“女人，这不是白日梦，而是事实。老夫即使不用天蝎镖，也可以把你留下。”

“证明给我看。”飘渺仙子再次挺剑逼进。

毒蝎天魔不再逃避，向上风移位，拔剑出鞘，不再妄自尊大，徒手周旋了。

“你真的很蠢。”飘渺仙子傲然说：“死不认输，就算你有成千上万的天蝎镖，也奈何不了我飘渺如烟的绝世轻功。”

“老夫的轻功同样高明，我会追你上天入地。”毒蝎天魔狞笑：“你不至于认为老夫只来了一个人吧？”

“你也不至于笨得认为我单剑赴会吧？”

发出一声娇啸，四面远处立即传回绵绵不绝的回啸声。

毒蝎天魔脸色一变，暗暗心惊，这种远距离反包围手段，需用大量人手，这表示对方已有大量人手投入，难怪近处无法发现飘渺仙子的同伴，以至误认她真的大胆单剑赴会。

一声冷叱，毒蝎天魔左手疾挥。

每挥动一次，就有三枚天蝎镖飞出。

一声轻笑，飘渺仙子身形倏然隐没，笑声仍然在耳，身形已在五丈外的侧方树干后显现。

松树上方，暗器与人影簌簌急降。

飘渺仙子的身形，再次倏隐倏现，隐没时，真有如轻烟消散，更像鬼魅幻没。

共有七个潜伏在树上的人飘降，先用暗器下射，人随暗器后下扑，势如暴雨下降。

可是飘渺仙子的乍隐乍现身法，实在虚实难测，六枚天蝎镖沾不上边，下扑的七个高手都像暴两一样的暗器丛，也劳而无功，完全浪费了，树下躲闪容易，七个人全部扑了空。

“碰你们的运气吧！不陪你们玩了。”远处传来飘渺仙子兴高采烈的笑语，却看不到形影。

“咱们往东撤，快！”毒蝎天魔断然下令：“没料到他们在人手分散搜寻线索时，竟然能抽调大量人手前来包围，反而扼住了咱们的退路，载到家了。”

八个人发疯似的向东飞奔，急似漏网之鱼。

远出两里地，松林已尽。

前面是稻田，近丘陵一线，草丛中升起九个人影，刀剑的闪光十分刺目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来得好。”中间为首的高瘦中年人仰天狂笑：“老夫五岳狂鹰恭候诸位的大驾，诸位可以亮名号了，老夫保证与诸位公平了断，不会让诸位失望。哈哈哈哈……”

鹰扬会的会主五岳狂鹰亲临，九个人的气势有如把守南天门的神将。

“怎么这样巧？”领先的毒蝎天魔骇然止步：“咱们流年不利撞了邪，在数者难逃，拼了！”

“巴老哥，值得吗？”一位中年人惶然说：“禹小辈仍然在别人手中，凭咱们八人之力，能否夺获难以逆料，何苦为了仍难到手的人，与鹰扬会的超等高于找命？拼也毫无代价的。”

“依你之见……”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；咱们认了吧！把消息告诉他们，换取咱们的安全。”

“罢了！”毒蝎天魔泄气地说。

杀戮在这数十里方圆的地境展开，各方的眼线遍布在每一角落，如想带着一个半死人远走高飞，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事，所冒的风险太大了。

其实，不可能将一个半死的人带走，半死人是没有用处的，必须取得两种独门解药。

禹秋田成了中毒的半死人，消息不胫而走。

他日下的身价非同凡响，谁得到他，便可以追出取自天长堡聚宝楼，

价值百万银子的珍宝，还有得自破岁星所劫的十万两贡银。

至于他与天长堡鹰扬会之间的思恩怨怨，更是众说纷坛，各说各话的江湖是非，局外人并不关心，也没有干预的藉口和干预的力量。

巨额的财富，才是有心人关心的话题。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主持江湖正义，这人如不是疯子，就是大白痴。

当然啦！没有受屈者投诉，谁又愿意平白出头管闲事？禹秋田是不会向人投诉的。

鹰扬会人人愤慨，在他们倾全会力量图谋之下，居然有人胆大包天，将即将到手的仇敌夺走了，那还了得？

因此传出严重的警告，凡是经过江宁镇附近的人，不论是何来路，必须见机少管闲事，任何可疑的行动，皆会受到鹰扬会的全力对付。过往的江湖人士不要逗留，以免引起误会。

即使有心仗义干预的人，也不得不知难而迟。

祝堡主父子带了重要的人手，到达芦湾村，所有的人，皆显得兴奋而紧张。

应召赶来的朋友，正不断地陆续赶来会合。

以重金聘请的杀手，也贪图重利纷纷到达，人数愈来愈多，父子俩真的打算豁出去了啦！

但比起鹰扬会来，实力仍然差了许多。

鹰扬会原来派在这里的人，早已悄悄地撤走了，是在午前黄山邪怪与五毒殃神前来问罪之后撤走的，鹰扬会的行动，甚少告诉祝堡主的人。

重要人员，皆聚集在村东的一座大宅，占住了堂屋，宅主人一家老少，已经心惊胆跳躲到邻宅避祸去了。

“奇怪，怎么人还没送来？”祝堡主显得有点焦躁：

“按行程，他们早该到达了。”

“堡主，急也没有用。”在座有十余位男女，大半是过来襄助的朋友，和请来的杀手，那位年约半百相貌狰狞的朋友安慰他：“据传信的人说，人是各方高手齐集时，强行快速夺获的，必定受到无数高手追索，甚至寸步难行，无法及时赶来是意料中事，急不来的。”

“也许，该多派些人接应……”

“少堡主已带了人在半途潜伏接应，再多派些人，必定引起鹰扬会眼线的注意，那就不好说话了。如果让他们知道，是你请米的人乘乱夺走的，免不了血流成河。”

“可是，沿途如果有超绝的高手拦截，咱们无法策应，岂不空欢喜一场？”

“可别小看了大洪山三猛兽，和他们的八位神将，他们都是可独当一面的高手的高手，二三十个高手想拦截他们，可不是容易的事。堡主请放心啦！他们误不了事，咱们只需要坐等好消息，管住我们的人，以免引起鹰扬会眼线的疑心。哦！堡主离开大胜关时，可曾告知八表狂生？”

“没有。”祝堡主摇头：“那家伙对搜寻栖霞幽园那位小美人，极为热切急躁，把其他的事皆置于脑后，摆脱他毫无困难。他们真是混蛋，早就发现禹小狗的踪迹，竟然瞞得死紧，居心太过阴险恶毒，岂有此理。”

“道义不值半文钱，堡主。”那人脸上的狞笑十分慑人：“禹小狗的身价，会让任何人把道义丢下茅坑。如果大洪山三猛兽，也起了贪念……”

“不会的。”祝堡主脸色一变，强作镇定：“我与他们交情深厚，而且答应给他们一万两银子花红……”

“百万与一万之间，差别是很大的，堡主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担心他们不来，带了人远走高飞，或者……”

“或者什么？”

“三猛兽派来传信的人，不是说过吗？禹小辈中毒昏迷不醒，如无龙虎大法师和黄山邪怪的解药，永远不会苏醒，废人一个。所以，三猛兽转与鹰扬会谈条件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”

祝堡主像被毒蛇咬了一口，变色倏然离座站起。

“这时出去接人，确是不智之举。”那人冷冷地说：“到江宁镇虽说只有十几里，但谁也知道，人不会从路上来。大汉山三猛兽是十分精明的，谁知道他会从哪一方来？而且，咱们也不宜与鹰扬会反脸，正面冲突。”

“如果三猛兽转和鹰扬会谈条件……”

“咱们输定了。”

“我不甘心……”祝堡主的眼中，冒出凶狠凌厉、怨毒无比的火花。

“如果真到了那么恶劣的地步，我们还有孤注一掷的本钱。问题是，你有没有一掷的决心。”

“我有。”祝堡主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得赶快把所有的人召回来，准备应变。魏管事，快发讯号。”

“属下这就吩咐下去。”堂下一名大汉站起朗声答，立即往外走。

蓦地。芦哨声悠然传到。

“也许是他们来了。”祝堡主愁容尽消，欣然大叫：“大洪山三猛兽真够朋友。”

芦哨传讯仅可传达简单的信号，传来的音响仅表示有人接近而已，并非发现敌踪的信号，可知发讯的人还没能分辨敌我，来人还没接近至可以分辨的距离。祝堡主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，并不乐观。

十一个人越野而行，利闻树林草丛小心翼翼，三个人在前面探道，另三个断后，中间五个人中，有一个背着昏迷不醒的禹秋田。

他们不敢走稻田的小径，更不敢经过村落，尽量避免与村民接触，提防各方派出的眼线。

绕来绕去，时走时停，走了许多冤枉路，几乎迷失了方向，不知身在何处，幸好沿途不曾发现可疑的人活动，平安无事不曾发生意外，辛苦有了代价。

往南走是正确的，芦湾村在南面。

一个魁梧的大汉，背着昏迷不醒如同死人的禹秋田，气若游丝极不稳定，如果行家停下来仔细察看，很可能发现这种中毒现象，与中了羽化膏的情形有点不一样。

羽化膏中毒的现象，名符其实像是羽化登仙，神魂飞升，留下皮囊，毫无知觉。

躯体如果失去活动能力，所需的空气必定有限，呼吸必定减弱而平均，不可能像他一样，呼吸呈现凌乱的律动。

查验的行家。必须是知道羽化膏中毒现象的行家，才知道其中异同，

这十一个人显然都不是行家。

由于人分三小组，每组相距约十余步，前后可以呼应，即使一头撞入埋伏区，也不至于被暗器一网打尽，他们是很小心的。

绕过一处荒野，前面的三个人突然打出有警的手式，通知后面的人，三人左右一分，两刀一剑出鞘，凌厉的目光，狠盯着前面廿余步外的密密麻麻矮树丛。

22

久久，毫无声息。

小间那人哼了一声，左手一挥。

左首那位特别雄壮的中年人，手中的刀厚背薄刃形如尖刀，但长度足有三尺，可以双手使用的钢刀，在斜阳下显得光芒四射，好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刀。

这人回头瞥了后面的五位同伴一眼，那五位同伴已到了后面十步左右列阵戒备，昏迷不醒的禹秋田，已放下摆在草丛中像个死人。

向侧一跳两丈，这人从侧方快速接近矮林。

“用五雷梭把他们逼出来。”中间那人沉声叫：“没有必要把他们请出来，别让他们先下手为强，偷偷用暗器偷袭，兄弟。”

“五雷梭一发，一定有人会死的。”那人在矮林前止步，左手伸出徐徐摆动，掌心有一把蓝黑色的六寸钢梭：“没弄清楚是敌是友，发梭把人毙了，岂不良心有愧？我雷神如果用五雷梭毙了一个小辈，脸上也不光彩呀！”

口气像个英雄，不愿用五雷梭滥杀无辜，但他摆出的姿态，却有随时将五雷梭发出的意图。

枝叶摇摇，四个人钻出矮树丛。

为首的人，是外堂星主擒龙客黄世超。这位星主是江湖前辈，辈份比暗的二副会主八表狂生高，但在鹰扬会的地位却低了计多，因此在八表狂生面前，经常摆出桀骜不驯的态度，以发泄心中的不满。

一听到五雷梭的名称，擒龙客心中发虚，知道来的人是何来路了，躲不住啦！埋伏偷袭的打算落空，只好知趣地现身打交道了。

雷神萧天禄，湖广大汉山尚义山庄，八位守护神之一，名号响亮的黑道杀星。

尚义山庄的大洪三猛兽，更是黑道大豪中有数的大人物，敲诈勒索强收规费常例钱的专家，也经常替有头有脸的人物讨债，向有头本脸的人士收保护费，但他们不偷不枪，所以名列黑道而非强盗。

雷神一亮名号，也亮了霸道暗器五雷梭，擒龙客知道碰上了可怕的劲敌，出来时脸上变了颜色。

鹰扬会的地盘，无法扩展至湖广。

驻节湖广的税监陈奉陈钦差，一到湖广便召募死党，花重金礼聘各方牛鬼蛇神做保镖，黑白道的高手名宿济济一堂，实力空前雄厚，仅比陕西的梁剥皮，和山东的陈阎王差一分半分而已。

督税署的保镖主要人物，共有十八个武功极为出色的人物，称为十八妖魔。

每一妖魔都是心狠手辣，武功出类拔萃的当代风云人物，严禁江湖各式各样的帮会组合在湖广活动，抓住了一律就地处决，甚至公然在法场正法，雷厉风行。

鹰扬会不敢将爪子伸入湖广，过境决不敢打出鹰扬会的旗号，悄悄往来，不敢暴露身份，以免遭到上法场的噩运。

鹰扬会在明处的重要人物，甚至不敢踏入湖广地境，连以个人名义进出的勇气也消失了。

“诸位远离湖广，未免走得太远了吧？”擒龙客一面接近一面说：“光棍不档财路，诸位在咱们手中，乘乱将咱们的人掳走，是否太过分了？”

雷神傲慢地冷冷一笑，徐徐退回原处。

尚义山庄的大庄主大猛兽青狮许永泰出来了，越过把关列阵的三神，等候擒龙客四个人接近。

“湖广南京是隔邻，不远不远。”青狮许永泰声如洪钟，高大魁梧的身躯真有猛兽的气质，泛青的脸膛相当摄人：“我认识你，擒龙客黄世超。阁下，你应该知道，大洪山三猛兽并非一直在湖广家门口耀武扬威，天下各地都有咱们的踪迹，大洪山尚义山庄在江湖扬名立万时，鹰扬会还没半点影子呢！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你给我听清了。”青狮许永泰威风凛凛沉喝：“财神见者有份，谁到手就是谁的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硬指人是你们的，许某不吃这一套，理字上太爷站得住脚。你走吧！太爷放你们一马。”

“许庄主，这个姓禹的小狗，与贵山庄并无瓜葛，阁下实在没有夺走的理由。”擒龙客不得不采取低姿态，双方的实力相去太远了：“本会愿与堡主套这份交情，将禹小调……”

“免谈。”青狮许永泰断然拒绝。

“请庄主开出价码来……”

“免谈。”青狮再次郑重拒绝：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；禹小辈与咱们尚义山庄没有瓜葛，但太爷受人之托，不可能不守信诺，没有什么价码好谈。”

“许庄主受谁所托？”

“那是太爷的事。”

“本会愿加倍……”

“给我一万倍也是枉然，一万倍也买不回本庄的声誉，你不走是不是？”

“许庄主，禹小狗中了两种奇毒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如无对症的独门解药，他只能算死人一个。”

“那不关太爷的事，太爷只负责把人弄到手，交出，死活与太爷无关。”

“本会愿以一万两银子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青狮许永泰怒叱：“你侮辱了本庄的尚义二字，你要付出代价。”

“你也将付出代价。”擒龙客态度转硬；“本会已查出人是你们夺走的，敝会主已召集所有的弟兄，正加快赶来找你们讨公道，天罗地网已经布妥，你们是走不了的。许庄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

“雷神，打发这个混蛋。”青狮愤怒大叫。

“我砍下他的驴脑袋。”雷神操刀直上。

擒龙客的擒龙爪功非常了得，但却不敢用爪应付雷神的宝刀，拔剑出鞘开始移位，不想用剑与宝刀正面硬拼。

一声暴叱，剑抢制机先。切入点出，有如电光一闪，剑上的造诣极为浑厚，一剑急袭极见功力。

雷神哼了一声，刀光疾闪，无畏地硬接射来的剑虹，镇定地身随刀进，要崩开剑切入反击，豪勇地发挥挤命单刀的威力。

擒龙客怎敢硬挤？而且也志在争取时间，等候大援赶来。

剑走轻灵，一沾即走，展开飘忽不定的游斗技巧，应付狂野如雷霆万钧的宝刀强攻急袭。

搭上手，就各展所学周旋，刀光剑影飞腾，草木遭了殃，被刀风剑气摧折得八方飞扬。

“速战速决。”青狮许永泰看出对方的心意，声如沉雷大喝：“毙了他！”

要毙了武功相差不远，而又存心游斗自的人，谈何容易？至少在闪动或进攻的速度上，要快上一倍或两倍才能办得到。

雷神的刀法勇悍有余，灵巧不足，无法主宰全局，堵不住擒龙客的游斗方向。

“他一定死！”雷神也大叫。

左手一抬，蓝影破空飞射。

擒龙客早对五雷梭怀有强烈的戒心，对方手一动，他已同时向前一仆，剑虚攻雷神的下盘，着地立即奋身急滚，再斜飞而起，远出三丈外去。

砰然一声爆炸，梭裂成五瓣，向五方呼啸散射，笼罩了三丈方圆地带。

只有一瓣梭尖，贴擒龙客的左肩上方格过，衣裂肌伤，划了一道寸宽的创口，鲜血染衣。

擒龙客惊出一身冷汗，飞掠而走。

三名同伴也大惊失色，被五雷梭的威力吓了一跳，回头狂奔重返矮林，如飞而遁。

啸声震天，警讯发出了。

“快走！”青狮急急下令，被擒龙客逃掉，显然大感意外，也心中暗懔：

“必须加快赶往芦湾村，人交出就没有咱们的事了……噢！”

侧方卅步外，两女一男正来势如电，速度惊世骇俗，一眨眼人已到了近旁。

自发现人影至人到切近，像是刹那间的事，只能从正面可以看清模糊的形影，想走已来不及了。

“什么人？”二庄主身材高大的白象杨林，拔出护手大钩沉叱。

两名神将左右齐出，两把钢刀蓄劲待发。

三人在两丈外屹立如山，目光同时落在摆放在草丛中的禹秋田身上。

是栖霞幽园的人，小美女夏冰，和她的姨夫与梅姨，她们认不出是禹秋田。

“栖霞幽园的人。”少女夏冰冷冷地说：“你们不像是鹰扬会的人。”

鹰扬会计算栖霞幽园的事故，早已江湖轰传了。

“鹰扬会的人刚走。”白象傲然说：“咱们赶走的，主事的人是擒龙客黄世超，被他们四人逃掉了，你们追不上啦！”

“这个人……”梅姨指指不远处的禹秋田。

禹秋田被摆放在及膝的草丛中，面貌难辨。

即使走近，也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了，脸色灰中泛青，肌肉扭曲，即使最熟悉的人，也不可能认出他就是庐州现身，丰神绝世的京都秋公子。

“杀人一万，自拔三千。”白象的话杀味甚重：“任何事都需要付出代价的，好运不会从天上掉到怀里来。这点代价，咱们付得起。”

“诸位知道他们的会主，五岳狂鹰在何处？他已经来了，曾经有人看到他。”梅姨不再管禹秋田的事，还真以为是这些好汉们的人呢！

敢与鹰扬会作对的人，没有进一步盘问的必要。

“不知道，我们怕他。”白象说起谎来神情自然，是说谎的专家：“他如果亲自出动，身边必定高手如云。人多人强，咱们怕他并不表示胆怯怕死，诸位只有三个人，还是回避为妙。”

“见了面就知道，人多是否真的强了。”梅姨不再多说，一打手式，向西如飞而去。

青狮目送三人的身影消失，摇头苦笑。

“兄弟，你应付得很好，她们毫不起疑。”青狮向白象说，

“这种人是十分容易应付的。”白象洋洋自得：“所以咱们这种人活得十分如意。”

“快走，可能那头鹰真的赶来了。”三庄主黑麒麟大声催促动身。

芦湾村在望，一栋栋茅舍星罗棋布。

他们是从村东北接近的，老远便被外围的警哨所发现。

由于他们分为三组，速度甚快，警哨发出来人行动可疑的第二次警号时，先头的三个人已到了卅步以内，速度再次加快。

只要迅速进入村中，便可获得祝堡主父子的接应，人手增加数倍，就不怕鹰扬会倚多为胜了。

如果能及时将禹秋田交给祝堡主，也就表示已顺利完成这笔交易，不但保持双方朋友的交情，也算是尽了江湖道义。

警哨终于看出是大洪山的人，一面发出第三次来了自己人的信号，一面现身相迎。

卅余步，一冲即至。

两个警哨从矮树下站起，戒意金消。

“是尚义山庄的朋友吗？辛苦了。”一名警哨欣然叫：“敝堡主在村里……哎呀！小心……”

长笑震天，人影暴起。

发起袭击的人数甚多，先发出一丛丛暗器，再长笑而起，潮水似的冲出、扑深刻，势如电耀霆击。

后面十余步，三位庄主与两名神将，背着禹秋田，受到更多的人袭击。

先涌出一阵不可思议的淡雾，接着风起八步，立即暗器群聚，最后人影涌到，刀光剑影，风雷骤起，浪潮似的淹没了五个人。

两个警哨也受到无情的袭击，来不及发出警号。

等村内祝堡主父子追出，斗场只留下九具尸体。

尚义山庄三位庄主，只留下黑麒麟三庄主的尸体。其他八具尸体，是鹰扬会的人，走得匆忙，来不及招尸体带走善后。

尚义山庄有六个人逃走了，包括了大二两位庄主。鹰扬会的人岂肯放弃灭口的行动？追人要紧，无暇把死亡的弟兄遗骸带走。

祝堡主的人不断赶来芦湾村聚会，这时人数已超过四十大夫，实力极为雄厚，已可和鹰扬会分庭抗礼了，怎肯甘心？立即奋起狂追。

已是黄昏时光，如何追？

天一黑，人都追散了。

禹秋田落在谁手中，成了难解的谜切，谁也不愿放弃追寻的行动。

在这方圆十里内，人影飘忽追逐不休，不时爆发出搏斗的声浪，附近的村落，犬吠声彻夜不绝。

八表狂生带了六个人，其中有擒龙客。

已经搜了三个更次，一个个累得浑身大汗，沿途看不到可疑的人影，逐渐远离搜索区了。

斗转星移，四更天，夜黑如墨。

在一处果林前，八表狂生不得不下令歇息，包括擒龙客在内的六个手下，一个个怨天恨地快要累垮啦！

下身沾满了泥水，快靴里甚至有蚂蝗爬入吮血，这都是跋涉田野池塘留下来的遗患。

有些人被蚊虫叮得脸部颈部全是肿包，叫苦连天英风豪气全没了。

坐下来休息，牢骚更多了。

“谁知道咱们置身何地？”八表狂生倚在一株树干上假寐，信口向不住埋怨的同伴问道。

“谁知道呢？”擒龙客在旁苦笑：“鬼撞墙似的转来转去，风吹草动也得辛苦老半天，连方向也无法分辨了。歇息后，到前面小村问问看，我看到前面有灯光。”

“灯光？”八表狂生一怔，仔细向前察看。

前面黑茫茫，草木挡住了视线，视界有限。

能看到灯光，村落应该在前面不远。

他看不到灯光，农村生活单纯，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，早睡早起，如无必要，决不浪费灯油。

如果有灯光，就表示有不寻常的事故发生了。

“的确有灯光，明灭不定。”擒龙客说。

“没听到前面有犬吠声，没有村落。也许，你把萤火误看成灯火了。”

“也许。”擒龙客不敢肯定是灯光：“江副会主，你把你的女人留在江宁镇，不要她跟来助你，你以为她不知道你的打算吗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，我有什么打算？”八表狂生不悦地说：“大家都在全力夺回禹小狗，我的打算并不例外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”擒龙客语气流露出讽刺味：“你所热衷的事，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小美人弄到手。如果你的女人在旁，她当然不愿意，很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见面就给小美人一枚电核，一劳永逸公私两便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你！”

“江副会主，算了吧！”擒龙客阴笑：“本来嘛！就算把禹小狗夺回，能否将百万珍宝追出，谁也不敢保证。追出了，也对你没有多少好处，你有的是金银，而小美女却是百万全银也买不到的。何况小美女的家属，可以帮助你获得更高的权势声望……”

“你愈说愈离谱了，闭上你的嘴！”八表狂生恼羞成怒：“你把我看成因私废公的奸雄，存心侮辱我是不是？我警告你，少说这种涉嫌挑拨攻讦的废话，别让妒嫉心冲昏了头，你撼动不了我副会主的地位。”

换龙客触及他的心病，所以恼羞成怒。在大胜关，他就表现出对禹秋田的事毫不热衷，不希望丢下搜寻小美女的事，反客为主去全力对付禹秋田。

擒龙客说得不错，把珍宝追出，对他并无多少好处，犯得着全力以赴？

而小美女如果到手，铁定成为他胁迫栖霞幽园的人质，一旦攀上了这门亲，必定一登龙门身价百倍。

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；所以，他带了六个同伴，尽量远离搜索区，希望在区外找到小美女的下落。

“你年轻有为，我不会忌妒你的成就与地位。”擒龙客冷冷地说：“毕竟我是你的心腹，任何事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。但是，我不希望你把我拖入险境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厉声问。

“你心里明白，你对付不了小美女。”擒龙客提高声音：“如果真被你找到线索，你最好不要妄动，你我七个人，妄动不啻白送死。天亮后，你最好派人把你的女人叫来，有她的电棱，至少可增加制胜的机会。”

“我会考虑你的建议。”他悻悻地说。

“那就好，我不想白送死。”擒龙客冷笑。

前面两里地，的确有一家农舍，四更天也的确有灯光泄此的确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。

这种远离村落的单独农舍，通常是家财相当富有的农户，为了照顾方便，而建在田地中间的房屋。

久而久之，由于人口增加，日后很可能发展成一个村。

有人敲开了农舍的大门，软硬兼施作为歇息落脚处。

一盏小灯笼，悬挂在晒谷场旁的大树。是那种夜间走路时，作为照路的普通气死风小灯。

农宅主人不敢抗议，弄不清为何要挂灯。灯引来不少飞蛾，大树下可以看到不少飞蛾盘舞。

辛苦了大半夜，饥渴交加的人，在这种人地生疏的地方搜索，看到了灯，必定像飞蛾一样，向灯光接近。

灯不但吸引飞蛾，也吸引人。

五个青衣人，就是被这盏灯引来的。

首先由两个剑隐肘后的大汉，到了树下仔细观察灯笼片刺，眼中有困惑的神情，然后打出手式。

另三人立即快步通过晒谷场，疾趋虚掩的院门，脚下悄然无声，行动快如捷豹。

大汉的手伸出，要取下架在枝杈上的灯笼。

不远处，另一株大树后，突然传出低沉的语音。

“不要动那盏灯。”随声踱出神色冷森的中年人，少女夏冰的姨爹：“进屋子里去，你们需要歇息以恢复精力，奔波了大半夜，精力耗尽，武技发挥不了三成威力，是相当危险的事。”

“噢！你是谁？”两大汉吃了一惊，一跳丈外，拉开马步，剑伸出立下

门户。

三个到了院门外的人，也急掠而出。

晒谷场旁，出现另一个神情威猛的人，腰间也佩了剑，堵住了五大汉的后路。

“诸位，先表示身份好不好？”姨爹背着手，面对五个杀气腾腾骤悍凶猛的大汉，毫不介意五把锋利的剑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；老夫不希望找错人。请教，诸位声势汹汹有何贵干？”

“你是鹰扬会的人？”大汉沉着地反问：“亮你的身份，看值不值得咱们向你动剑。”

“你们与鹰扬会有何过节？”

“为朋友的事，两肋插刀。看阁下的气概，必定是贵会的有身份人物，必定知道禹秋田被夺走的内情，是不是骗人的诡计？说！”

“你们走吧！”姨爹挥手赶人，态度相当托大。

不是鹰扬会的人，不是栖霞幽园要我的目标。

双方各说各话，大汉当然不满意，挺剑逼进。

剑上传出隐隐虎啸龙吟。

“在下已经打听出正确的消息，悦来客栈禹秋田被夺的事，是贵会安排好了的骗局，以表示人不在贵会手中。”大汉凶狠地说：“然后是芦湾村大举搜索，把咱们这些前来替朋友助拳的人，骗得团团转。消息全在你们两位身上，擒下你们不怕你们不招。拔剑！”

五个人两面一分，三个面对姨爹，两个逼向堵住后路的另一位相貌威猛的人。

“好，你倒有几分英雄气概。”姨爹缓缓拔剑，神色不再阴森：“你们不是老夫要等的人，早些打发你们离开，以免碍事，你进招吧！”

大汉实在受不了这种托大的态度，一声冷此，招发狠招，射星逸虹，走中宫长驱直入，剑上的风雷骤发。

行家一看便知用的是以力胜的正面强攻，封架的力道不够，休想逃过后续连绵不断攻势。

姨爹冷冷一笑，剑信手挥出，有如电光一闪，铮一声狂震，双剑行猝然接触，火星飞溅。

人影乍分，大汉被斜震出丈外。

硬接硬封，大汉剑上的劲道相差太远了！

第二名大汉扑上了，剑刚要发出，剑光已电射而至，直射大汉的咽喉。

“铮！”

大汉惊骇莫名，总算封住了这一剑，也被震出丈外，虎口开裂鲜血如泉，几乎失手丢剑。

第三名大汉打一冷战，骇然刹住冲势。

“你们再不走，恐怕就走不了啦！”姨爹收剑入鞘，挥手赶人：“凭你们几个人的剑上造诣，想和鹰扬会大批高手玩命，愚不可及，枉送性命，何苦来哉？走！别在这里碍事了！”

五大汉终于醒悟，五个人联手恐怕也禁不起一击，不再逞强自讨没趣，乖乖的溜之大吉。

“这真可吸引一些人来吗？”神情威猛的中年人说：“希望能把那头鹰引来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奇怪，那个叫禹秋田的人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了这个人，鹰扬会居然把全力相图我们的大事，撇开暂且不管，这个人值得他们本本倒置大起干戈吗？”

“捉几个人问口供，岂不明白了？”

“咱们不能这样做……”

“霸道？难怪你们一事无成。”神情威猛的中年人摇头苦笑：“妹夫，你再这样瞎马乱搞，永远成不了事，何不全权交给我们梅家的人处理？”

“让你们乱搞，保证天下大乱。”

“算了，我也上了年纪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让你们规规矩矩搞吧！我乐得清闲。”

23

共有三批人经过了农舍，都曾经试图进入歇息或觅食，三批人都不是鹰扬会的人，皆被少女夏冰的人逐走了。

每一批人都逞强发生冲突，也都被三下两下打得铩羽而走。栖霞幽园的武功，让这些参予争利的人灰头土脸。

破晓时分，小灯笼熄了。

少女夏冰与梅姨两人，穿了劲装外加薄绸披风，站在农舍的晒谷场上，取代了小灯笼，以吸引鹰扬会的注意。

那翠蓝色与紫红色的身影，可让三里外的人看得一清二楚。

她们不再暗中跟踪调查，公然现身让仇敌自己找上头来，已表明她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
化被动为主动，要以坚强的实力，与鹰扬会大批高手公然了断。

一条小径从农舍分向南北伸延，是农舍主人的私有道路，横贯自己的田地，是农舍一家老小，与外界往来接触的路径，平时没有陌生人通过。

夜间经过的四批人，都是从南面循小径接近。

南面两里外的果林，八表狂生七个人，正在林中歇息，破晓时分仍然不想动身，昨晚太累了，睡下去就不想起来。

往南或是往北走，决定权在八表狂生。

穿越北面的竹林，便可看到前面唯一的农舍，也就可以看到翠蓝与紫红的窈窕身影，足以吸引任何人的好奇心前往察看。

找食物，农舍是唯一可以供应的地方。

栖霞幽园的人，目标是八表狂生。

双方仅相距两里地，碰头的机会有十之八九。

她们并不知道南面两里外的情景，反正知道南面必定不断有人接近，除非鹰扬会昨晚已经成功地，搜获了被夺的目标禹秋田，从另一方向走掉了。

果然吸引好奇的人接近了，却是从北面来的。

少女夏冰明亮锐利的目光，首先落在缓步接近的墨绿色婀娜身影上。

墨绿色的劲装，墨绿色的薄绸披风，掩盖住玲珑的身段，剑系在背上，剑靶云头垂下伪穗也是墨绿色的。

刚健婀娜中，却流露出傲视尘寰的绝世女性风华。

“好美的女人！”梅姨不胜羡慕地低呼：“不像是虹剑电梭姓樊的贱妇，她美丽的面庞上杀气好浓好浓，小冰，小心她！”

女郎的凤目中，的确透露出无边的杀气，远在百步外，已可感觉出那股凌厉的杀气极为强烈。

但接近至五十步内，双方已可分辨面貌，女郎眼中的无穷杀气，突然地徐徐消退。

女郎后面，紧跟着另一个高大的壮汉，头戴草笠，对面只能看到长了泛黄短胡的下颚。

穿了仆人的两截青袄，挟着一个青布长卷，一看便知是兵刃，非刀即剑。

两人在小径止步，颇感兴趣地打量晒谷场的梅姨两人。

“不进来找食物吗？”梅姨冷然问。

相距十余步，双方戒备的气氛浓厚。

“已经饱餐了。”女郎的嗓音十分悦耳：“鹰扬会的重要人物，都不曾离开南面一带郊野。”

“咦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昨晚我追错了目标，从东面绕过来的。”女郎说：“宰了几个小人物，知道他们仍在发疯似的八方追逐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”

“回去干什么？”

“帮助朋友。”

“哦！你是……”

“是朋友。”女郎居然嫣然一笑：“再见。”

梅姨两人愣在当地，心中疑云大起。

“她像是完全了解我们的底细。”梅姨盯着逐渐远去的背影说：“可能吗？她那善意的微笑，真像朋友，认识的朋友。”

“我也感到迷惑呀！”少女夏冰秀眉深锁：“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可是我确定不认识她。”

啸声从西南天际隐隐传来，惊醒了八表狂生七个人，匆匆向啸声传来的方向，撒腿飞奔，忘了昨晚的疲倦。

八表狂生虽然毫不起劲，但不得不强提精神动身。

绿衣女郎两人也听到了啸声，脚下一紧。经过果林，八表狂生七个人早就走了个无影无踪。

鬼使神差错过了，不知是谁的幸运，免去一场血腥杀搏。

这是一处土丘陵的北坡，野草丛生，疏林散落。

西面，是、望无际的一线芦苇。

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，芦苇的外面，必定是滚滚浊流的大江，因为可以看到高耸的巨大帆影移动。

双方主要的人物，终于在这里碰头。

朝霞满天，将是晴朗的一天。

祝堡主父子，身边共有十一个人。

鹰扬会有十四个人，势均力敌。为首的人，正是会主五岳狂鹰狄飞扬，身后是护法黄山邪怪，以及穿道装法服，身红袍的龙虎大法师。妖道身侧，

是扮成道姑的缥缈仙子。

狄会主一群人的后面，是青狮许永泰、白象杨林，和剩余的两神将，其中一神将把昏迷不醒的禹秋田扛在肩上，手握剑准备搏斗。

大洪山尚义庄的人，如果想把禹秋田交给祝堡主，必须将隔在中间的鹰扬会阵势冲溃，不然免谈。

昨晚，鹰扬会发动埋伏突袭，三位庄主死了一个黑麒麟，八神将牺牲了六个。

为了一万两银子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

侧方，散布着十余名江湖好汉，三两成群似乎各不相关，表现得像是旁观者，也流露出乘机择肥而噬的贪婪者神情。

其中一人，正是在江宁镇暗算了眼线问出口供，又杀了眼线灭口的残剑孤星戚大川，丢掉十万两皇贡的湖广钦差府，逃亡了的保镖。

双方都有人不断发出特殊的啸声，紧急召集散布在各地的爪牙赶来，因此都不想操之过急，等人数差不多了再发动袭击。

祝堡主父子的十一个人，怒形于色，恨意明显。

但大概有自知之明，这时发动混战，胜算有限，不得不暂时隐忍，等后续赶来的人再作打算。

“祝堡主，你并不糊涂。”狄会主发话的神情轻松悠闲，镇定的修养可圈可点：“就算把人交给你，半死人一个，对你毫无帮助，一切成空。

“等本会主问完了口供，本会主以信誉保证，将禹小辈完整无缺地交给你，如何处治他，是你们的事，这点要求不算过份吧？”

“岂仅是过份？简直是欺人太甚，违反道义的卑劣行为，江湖朋友痛恨的无义勾当。”祝堡主咬牙切齿，怒火如焚：“订协议仅有几天，你们就食言背信，不讲道义，硬要禹小狗交给你，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”

“祝某出动所有的朋友，替你搜寻栖霞幽园的人，你答应办完你们的事，立即出动全会弟兄，彻查禹小狗的下落，忠实地完成双方订的协议，言犹在耳，墨渍未干，你们……”

“阁下，该是你食言背信。”狄会主冷笑：“大洪山尚义山庄这一群混蛋，不是你派到悦来客栈，乘机浑水摸鱼夺走的？同盟之间你能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？因此，最先破坏协议的人是你。”

“祝某再次郑重告诉你，许庄主决不是祝某的人，他们是自成一格的江湖猎食者，不接受任何人的调派差遣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主人是他们自己。你们在江宁镇发生事故之前，祝某根本不知道禹小狗已经来了。”

“你这是一面之词，哼！”

“是吗？你同样是一面之词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祝堡主，就算你说得天花乱坠，理由一箩筐，也挽回不了劣势。”狄会主不愿再理论不休：“你没有必要反脸成仇，一个废人对你毫无用处，把人交给我，问完口供，再把他交给你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你给我听清了。”狄会主声色俱厉，一字一吐：“你要报的是毁堡之仇，我会让你有零刀碎剐他的机会。禹小狗在天长堡公然侮辱本会的副会主，大大伤害了本会的威信，所以，本会有权拷问他，问出侮辱本会的用意，是否答应由不了你，希望你不要做蠢事。”

“你不要威胁我，我玄天绝剑是不受任何人恐吓的。你已经逼得祝某无

路可走，看来，除了双方放手一拼，已无路好走了。你是英雄吗？”

“天下的江湖朋友，都尊我五岳狂鹰是英雄中的英雄。”狄会主傲慢地拍拍胸膛：“不像你，你出卖受庇者的可耻行径，已经受到江湖朋友的唾弃鄙视，你玄天绝剑的声誉已经彻底扫地了，你能否认本会主是英雄吗？谁肯听你的？”

“你如果不敢接受祝某决斗的要求；你的英雄形象大概会成为明日黄花了。”祝堡主拔剑出鞘，脚下沉重，一步步向前迈进：“祝某是当代七大剑客之一，你五岳狂鹰算老几？这年头，谁都知道道义价值有一定标准，所以你敢冒大，不短，食言背信。同时谁都知道理字看法不同，强者有理，却为大众所公认。”

“你我的事已经没有道理好讲，那就采用强者有理的方式解决吧！你有胆量面对玄天绝剑吗？有种你就拔剑上吧！”

龙虎大法师拔出七星宝剑，冷然迎出。

“你一个丧家之犬，哪配与本会的会主妄言决斗？我可怜你。”龙虎大法师狞笑着说：“当代天下七大剑客，全是些无聊人士，茶余饭后选出来消遣的，全是一些钓名沽誉的下三滥，哪配称真正的剑客？”

“祝施主，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嘿嘿嘿……你知道贫道是谁吧？你只配和我这种善于驱神役鬼的人玩玩，我陪你。”

“他是龙虎大法师。”远处的青狮许永泰高叫：“小心他的妖术，本庄的人有一半栽在他手中的。”

黄山邪怪哼了一声，一闪即至。

“你上，本神将就毙了这姓禹的，大家不要。”扛着禹秋田的高大神将厉声说：“你最好不要忽视本神将的警告，禹小辈生死与本神毫不相干。”

禹秋田身上有百万珍宝，有十万两贡银。这次你争我夺，名义上是祝堡主报毁堡之仇，而鹰扬会声称雪侮该会威信之耻，说得冠冕堂皇，其实说穿了简单之至：都为了那笔巨大的财宝。

人如果死了，不但报仇雪恨无望，巨额财宝也将随死而逝，大家落空了，谁也得不到好处。

黄山邪怪果然不敢妄动，咬牙切齿退出两丈外，虎视眈眈，随时皆有可能扑上撒野。

投鼠忌器，青狮四个人实力单薄，却是无人敢动的大方，最为安全。

鹰扬会不但要防止他们有所行动，还得防备侧方十余名意图不明、作壁上观坐山观虎斗，可能乘机浑水摸鱼的江湖好汉。

那位残剑孤星，就跃然欲动，四个朋友分开在树方，随时皆可发动猛烈的袭击。

祝堡主心中暗惊，但并不害怕。

一个剑术通玄，内功火候到家的高手，心神全寄托在剑上，无形中增加定力，对妖术有克制的作用，所谓以神御剑，身外的变化现象难以撼动这种剑术高手。

他暗惊的是，这个妖道咸镇江湖，道行甚高，他没有克制妖道的把握。

心神不宁，大事不妙。

但他已别无抉择，必须作破釜沉舟一击，狄会主人多势众，一会之主，当然不会亲自与劲敌决斗，自有那些弟兄分忧，他不可能激狄会主冒险和他生死一搏。

剑一升，龙吟乍起。

龙虎大法师冷冷一笑，七星剑也发出炫目的光华，剑上的七颗星像是妖魅的眼睛，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奇光，足以扰乱对方的心神，似乎每一颗星都是活物。

双方凝神御剑，逐寸接近，在丈二左右开始移位制造进手的好机，双方都慎重地避免正面强攻；正面强攻不可能发挥神奥剑术的威力，更不可能一击致命。

四周鸦雀无声，所有的目光皆落在两人身上。

在场的都是行家高手，谁也不想忽略两个绝顶高手的拼搏。

看一场高手相决，比苦练一年的经验还要丰富些。

远处传来陶哨声，最先出现的八表狂生纵跃如飞，浑身大汗，总算能及时赶到了。

均势立即打破，骚动骤发，不知是谁发出动手的叫吼，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向前一涌，刀光剑影飞腾中，互不兼顾，各自为战，斗场大乱。

如果让八表狂生七个人赶到，加入，鹰扬会便取得绝对优势，这次冲突的胜负，已经决定了，任何人也休想染指禹秋田这位半死的财神爷。

聪明人必须看破好机，制造可以挥水摸鱼的情势。

“不可妄动……”狄会主大叫。

就算鹰扬会的弟兄，忠诚地听从他的指挥，却无法避免怒吼而至的刀山剑海，没有人愿意站着等死，大乱的情势无可遏止。

肩上扛着禹秋田的神将，刚来得及后退丈外，人影来势如流光，异香扑鼻。

女道姑到了，不愧称缥缈仙子，身剑合一，划空而至，几乎难辨形影。

大洪山的神将，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反应极为迅速，把禹秋田向地下一丢，一脚踢向禹秋田的太阳穴，要一脚踢破禹秋田的脑袋，大家不要。

鼻中刚分辨出异香不对，已慢了一步，浑身一震，踢出的劲道锐减。

呃了一声，长剑入体。

缥缈仙子的双脚，也随剑端在神将的腰背上，向前一蹬，长剑脱体，身形快速疾落，左手向下急伸，一把抓住了禹秋田的腰带。

糟了，叱声传到；

“是我的十万两银子……”叱声似天雷狂震，是可怕的，可震昏神智的以声制人绝学，与佛门狮子吼，玄门的夺魄神音具有相同的威力。

她骇然一震，丢了禹秋田招摇欲倒，仓促间居然能再次洒出袖底的缥缈异香，同时慌乱地踉跄舞剑自卫，并没被叱声完全制住。

残剑孤星一闪即至，屏住呼吸一脚贴地扫出，把缥缈仙子扫跌出丈外。

他抓住禹秋田夹在腋下，贴草飞掠一跃两丈，再起跳便冲入一丛矮树，一闪不见。

随后扑上抢夺的人，从四面八方狂冲而至，乱成一切，暴乱中彼此互相纠缠、碰撞、攻击、自卫……

等发觉禹秋田已经失踪，众人又立即一哄而散。

“带定人的是残剑孤星戚大川。”有人高叫。

已在交手的人，也虚晃一招撤出，人群像被捣破窝的马蜂，追赶残剑孤星不甘人后。

斗场人去草残，留下了五具尸体等人善后。

又是一场十分累人的遍野穷搜，人也再次分散，分头搜寻残剑孤星的下落，人人皆志在必得。

一个时辰后，江边的一座小丘。

丘上是绵密的芦苇，经常有走私的船只在内隐藏。

残剑孤星五个人，围住了昏迷不醒的禹秋田。

对面，是八表狂生、擒龙客、外堂三大堂主之一的九天魔鹰陶天英、缥缈仙子、星主五毒殃神公孙浩。

这五个人了都是鹰扬会轻功超尘拔俗的高手，也是能紧蹊在残剑孤星身后的人。

其他的人，包括会主五岳狂鹰，都不知道追往何处去了，也可能被某些人缠住无法分身。

“戚兄，十万两银子，包在兄弟身上追回。”八表狂生不敢冲上硬抢，来软的：“兄弟保证问口供时，让戚兄在场，如何？”

“哈哈！没有人能相信贵会的保证。”残剑孤星怪笑：“祝堡主就是相信你们，成了可笑的笨驴大白痴，你的保证免了吧！”

“戚兄，讲讲理分析利害好不好？”八表狂生心中怒极，但神色却从容不迫：“禹小狗如无两种独门解救，死人一个，不但你的十万两贡银泡汤，百万珍宝也永远失踪无处可追了。”

“哈哈！我打算把他带往京都，去找隐身在京都的千面容闻前辈。千面容不但是一代空前绝后的化装容易宗师，使用的毒药更比毒王高明。”

“那是枉费心机，任何一位用毒宗师，也会老老实实告诉你，毒物千奇百怪，性质各异，没有任何人能完全了解其他名家所使用的毒药性质。毒王不能，千面客不能，你在用十万两银子冒险，冒人财两空的大风险。”

“戚某愿意冒风险。”

“是吗？你能平安离开这里吗？”

“能，一定能。”残剑孤星肯定地保证。

“高估了你们五个人……”

“是吗！你们五个人，一比一绝对禁不起咱们全力一击，何况你们不敢置禹小辈的死活于不顾。”

“兄弟只要缠住你……”

“在下的朋友，即将从江上来，片刻问轻舟扬帆随风而逝，你能缠得住吗？哈哈……”

狂笑声中，丘下的芦苇丛，传出一声大笑，芦叶簌簌而动，钻出七个男女。

“认得这位丰源栈的东主，四海苍龙武元魁武东主吗？”一名中年人站在芦苇前大声说：“他的船与朋友，都在这附近出没。你在湖广钦差府做税丁，应该知道这条水路上，江上朋友是谁的天下吧！你的朋友不来便罢，来了保证靠不了岸。”

“戚兄，何必大家伤了和气？”八表狂生继续用软工夫：“千面客爱财如命，多行不义，他决不会看了百万珍宝而不动容；他是黑吃黑的专家。而且，他决不可能解禹小狗所中的毒。”

此至京师需时月余，你知道中毒过久，会有什么变化。消息一传出，谁也不敢保证，沿途会发生些什么意外。”

“我说过，我愿意冒人财两空的风险。”残剑孤星口气依然强硬，其实心

中早虚。

从江上走的希望，显然微乎其微。

迢迢数千里远赴京都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

解药如果不对症，十万两银子真的泡汤了。

目下人数是五比十二，再逃走的机会消失了。

八表狂生当然知道自己的优势，如非情势紧急，不敢迫狗跳墙，更不愿两败俱伤。

“戚兄如果不放心。”八表狂生鼓如簧之舌，以优厚的条件相诱：“不但问口供时，成兄可以在场目击，本会也为了表示诚意，先齐具南京宝泉局的十万两官票，给戚兄收执，戚兄何时兑现，悉从尊便，戚兄意下如何？”

宝泉局的十万两银子官票，即期兑现，未免夸大得离了谱，只有南京的亿万富家，才有这份实力。

鹰扬会只是一些乌合之众的组合，用尽卑劣手段敛财，本身开支庞大，哪来的十万两银子存在南京宝泉局？

该会在扬州山门所在地，存在地方钱庄的钱，决不会多于一万两银子。

那时，不论是官营的宝泉局；或者私营的钱庄，都是先必须缴交银子，再加上一成的所谓火耗厘金，局与庄才开具凭票即付的官票或庄票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找张纸，自己开票的。

火耗厘金一成，是相当惊人的，因为银子需要改铸，就有杂质残渣消耗。即使缴的是官银不需改铸，火耗厘金照收不误。

因此，当时的大商户或地方官向朝廷教交的库银，通常请保镖或官差解送，以免两面耗损。

十万两银子官票，须先缴十一万两银子，鹰扬会决难张罗，可知八表狂生在信口开河。

残剑孤星在钦差府做税丁兼保镖，经手的金银多得数不清。但钦差府从不与宝泉局打交道，搜刮的金银全由保镖们押送上京，不知道宝泉局作业的程序规矩，被八表狂生给唬住了。

事实上，残剑孤星已别无抉择。

“你要戚某相信他吗？”残剑孤星意动，但口气仍然强硬。

“兄弟可以指天誓日，取信于戚兄。”八表狂生心中狂喜，有转机了。

“好，戚某姑且相信你一次；”

“呵呵！戚兄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。”八表狂生快要乐疯了。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“能否将人交与兄弟？戚兄可一同前往与敝会主一叙交情。”

“好吧！人交给你了。”

八表狂生喜极欲狂，故作从容独自上前，装模作样查验禹秋田的真伪，觉得有点与在天长堡的禹秋田有异，但整个轮廓确凿无误。

“真是这狗杂种。”八表狂生恨恨地踢了禹秋田一脚，咬牙切齿咒骂。

“你不给他服解药？”残剑孤星关切地问。

只要服下解药，事情还没了呢！

八表狂生工于心计，当然了解对方的心意。

“解药在护法黄山邪怪与龙虎大师处。”八表狂生抓住禹秋田的背领，将人抛起往同伴脚下一丢：“本会处置仇家，有一定的程序，成兄跟兄弟前往江宁镇，便知这狗杂种的下场了，走吧[”

残剑孤星向同伴一打手式，跟了便定。

在双方打交道时，不远处丘顶的茂草中大穿墨绿劲装的女郎，与戴了雨笠的仆从，一直潜伏不动。

东行两里余，便是南北大道，北至江宁不足十里，南面两里地便是芦湾村。

十二个人，加上残剑孤星五个笨驴，扛着禹秋田兴高采烈，走上了南北官道，向江宁镇扬长而去。

经过一天一夜奔波，迄今水米未沾，所有的人，皆感到精疲力尽，不可能在路上飞步攒赶了。

人造喜事精神爽，八表狂生是最兴奋的一个。

穿墨绿劲装女郎，奋余力越野狂奔，浑身香汗淋漓，脚下却已有点踉跄了。

“小霍，你再这样死赶，真的会虚脱而死的。”扮仆从的北人屠跟在后面，焦灼地劝告她。

“虚脱死了再……再说……”女郎喘息着含糊地说，她是千幻夜叉。

她和北人屠两个人，怎能对付八表狂生和残剑孤星十七个高手？

救人不成，白饶上两条命，这种纵井救人的愚蠢举动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所以她不敢妄动，离开现场不要命地飞赶。

“就算你赶到了，栖霞幽园的人，不一定会答应帮助你，那些正道人士是十分固执的。”

“我一定要碰运气，一定……”

“好吧！咱们已没有第二条可走。”

“我……一定……”

“小霍，张大嘴行急促呼吸，不要说话。”

“我……支撑……得……住……”

“天保佑你，小霍。”北人屠惨然低呼。

梅姨夫妻与少女夏冰，站在农舍前向西南角眺望；惊疑莫名，紧盯着渐来渐近两个人。

千幻夜叉快要崩溃了，血液沸腾体力即将消耗净尽，她依然拼余力奔跑，跌倒了又爬起来。

她不能停下来，不能被疲劳所击垮了。

北人屠比她好不了多少，脚下仍然举步维艰，但还得不时将跌倒的千幻夜叉拉起，倍感吃力。

两人浑身汗泥，沾满草屑，任何人也认不出她俩先前的外貌，风华绝代的千幻夜叉已不再存在。

“快到了，小……霍……”北人屠气喘如牛，架住她的手臂鼓励她：

“你……要……支撑……去……”

大树下奔出两个佩剑中年人，远出百步外扶住了他们，帮助他们抢入农舍，分别进行急救，给水擦汗十分热心，他们得救了。

栖霞幽园在这里共有八个人，只有梅姨和夏冰是女的。

所有的人，皆对千幻夜叉和北人屠不算陌生，破晓时分他俩曾经从这里经过，目下虽然肮脏狼狈，但由衣着与脸型依然可以分辨。

“你们遭遇了些什么变故？”梅姨给千幻夜叉吞下一颗调和气血的丹丸，关切地问：“如果你们的内功没散，片刻便可正常地呼吸调息了。”

“夫人……”千幻夜叉瘫软在椅内，抓住梅姨的手：“请……请帮助我……”

“你们有了困难，但不知你要的是何种帮助。姑娘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去救……去救人……”

“救人？你先冷静些，救什么人？”

“禹……禹秋田……”

“噢！我听说过这件事。”梅姨颇感意外：“姑娘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了解他的为人……”

“你认识他的。”千幻夜叉元气渐复，说的话已有力量。

“噢！这……”

“夫人，你们欠……欠我一份情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两人就是蚌埠集和庐州的两个老人。”

“哎呀！你……”

“我就是千幻夜叉霍红姑，他是北人屠褚安平。”

梅姨八个人吃了一惊，每个人的脸都沉下来了。

“霍姑娘，我的确欠你一份情。”梅姨不安地说：“可是，你们的口碑太差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是走投无路，才来向你们栖霞幽园的侠义名门子弟求助。”千幻夜叉挣扎着坐正：“你可以不理睬欠我的一份情，但你必须重视另一份情谊，一定要去救禹秋田，一定……”

“你先不要激动……”

“他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生死迫在眉睫，不然我也不会来求你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自给我就不想沾惹你们栖霞幽园的人，那次偶然示警之前，我和北人屠并不知道你们的来历，我绝对没有施恩要挟的念头……”

“霍大姐，你少讽刺我们几句好不好？”少女夏冰一点没有冰冷的味道，亲切地上前握住千幻夜叉的手：“我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十万火急你依然滔滔不绝罗嗦，我不喜欢。”

“他已经落在八表狂生手中了，左从芦湾村押往江宁镇。”

“禹秋田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是……”

“他就是庐州的京都贵公子秋五岳。在逸园，他为了救。你们，堵住了地窟的出入口，让八表狂生乘机溜掉了，现在该让八表狂生杀他……”

“天啊！是多久的事？”少女夏冰跳起来，凤目中冷电湛：“我们在这

里守株待兔，本来就错了。我要把江宁镇闹个血流成河，我要……”

“小冰，冷静些！”姨爹一把抓住她的肩膀：“一切交给我，准备走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另一位中年人大笑：“这才像是我的妹夫霸剑罗涛，一个敢作敢为恩怨分明的汉子。事事小心，任何事也怕贻人口实，躲在这里等他们送上门，这种作法我实在受不了你。霍姑娘，我带你走。”

“谢谢你，大叔……”

“我叫梅一元，南京是我的地盘，听说过我这号人物吧？小冰是我的甥女。那是舍妹贞姑，她的姐姆是小冰的母亲，明白我们的身份了吧？”

“九州游龙？”北人屠惊得几乎要跳起来：“好汉子，我……”

“你也是条汉子，只是杀孽太重。哈哈！救人如救火，准备走。”

另四个中年人，是南京梅家的子侄，兴高采烈准备动身，大概他们在这里，憋得太久了，按捺不住，一听要出击，自然兴高采烈。

成功的信号传出，八表狂生这群人，已聚集了卅二个人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兴奋欲狂。

三里外，江宁镇在望。

残剑孤星五个人，却忧心忡忡，脚下沉重。

自从将禹秋田交出之后，八表狂生就不再与他敷衍，爱理不理要他们五个人跟在后面，似乎完全忘了他们的存在。

鹰扬会的人，甚至不屑和他们交谈。

他心中雪亮，十万两银子泡汤了。

更严重的是，八表狂生的人愈聚愈多，如果一言不合藉机反脸，他们五人岂不有如砧上肉？

“我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笨驴！”他心中暗叫。

一位同伴似已看穿他的悔意，走近用肘碰碰他的手。

“如果他们的会主赶来，会有什么结果？”同伴低声问：“我们没有任何要挟的价码？”

“不要往坏处想。”他硬着头皮安慰同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要烦我。”他心乱如麻，不想多说。

“我可以杀死那个禹秋田，大家落空。”同伴呶呶嘴，表示前面扛着禹秋田的人不难对付：“猛然出其不意冲进两丈，我的三棱镖一定可以射入他的背心。”

“那就得要咱们五个人垫棺材背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咱们还有机会。”

“什么机会？”

“祝堡主那些人，必定会赶来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，咱们可以乘机脱身，甚至可以乘机把禹小辈夺回，不要灰心。”

“好吧！那就等机会吧！”

八表狂生志得意满，走起路来挺胸凸肚不可一世。

陆续赶来会合的人中，没有地位比他高的，目前他是地位最高的领队，夺回禹秋田的大功臣。

今后，他在鹰扬会的地位将提高，他担任暗的副会主，已有点不甘寂寞，今后应该升任明的中枢人物了。

他领先而行，并不急于赶路，人人疲倦，他却精神抖擞。

前面百十步，路旁的竹林踱出一个翠绿身影，老远地就可以看清，那令他梦寐以求的美丽面庞，他似乎已嗅到了少女身上散发的动人芳香。

他第一次看到小美人穿劲装，那不能增减、恰到好处、充满青春气息的诱人曲线，令他百脉贲张。

“她在这里！”他狂喜地大叫。

“栖霞幽园的小美女。”擒龙客却没有他那么兴奋，反而深感不安：“咱们全会的精英，皆在尽力搜寻她的下落去向，她却单人独剑，出现在这里拦路示威。江副会主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”

一看少女夏冰的神态，便知是有意拦路示威的。

披风已经除去，曲线玲珑的穿着劲装刚健形象，再加上堵在路中，双手叉腰冷然相候的神情。

任何人也不会误解她的挑衅举动是出于无意，而是有备而来。

卅二个人脚下加快，蜂拥而上。

孤剑残星五个人，落再后面等候机会。

九州游龙七位男士，分别潜伏在路两旁的修竹内。

梅贞姑与千幻夜叉在一起，随时准备冲出。

“这时救了他，没有解药岂不反而害了他？”梅贞姑不安地低声说：“不是好办法，霍姑娘。”

“已经证实了，他中了两种毒，黄山邪怪的大崩阎王散，和龙虎大法师的羽化膏。”千幻夜叉虽然也感到焦急，但她必须冒险：“大崩阎王散的解药，我留有几颗。看到那位道姑吗？”

“她是……”

“缥缈仙子，武林七仙女之一，也是龙虎大法师的姘妇，她有羽化膏的解药。”

“我来对付她。”

“我不得不冒险，梅姨。”千幻夜叉咬牙说：“一到江宁镇，这些丧心病狂的人，一定先毁他，再施解药逼迫他，我”

“我知道，那是一定的，至少会割断他的手脚大筋，这些残暴人渣会做出这种绝事的。”

“所以我必须冒险，我会设法把龙虎大法师弄到手，妖道不可能天天提防，我会弄到他的，一定。”

“我先把这个仙女弄到手再说。”梅贞姑身形乍隐乍现，现身时已站在夏冰的左侧。

已冲近至十步外的人群，突然发现夏冰身边多了一个人，大吃一惊，哗然止住冲势。

“两个都在，妙极了。”八表狂生不知趣，更为兴奋地大叫。

人左右一分，随即合围。

梅贞姑与夏冰屹立原地，脸上有莫测高深的笑意，任由对方包抄、合

围，丝纹不动，不加理睬。

似乎这些人并不存在，并非杀人不眨眼的歹徒，而是一群无害的虫蚁，或者是一群牛羊。

一声剑吟，夏冰从容不迫拔出背系的长剑。

“小冰，下手不要慈悲。”梅贞姑也拔剑，语气阴森充满凶兆：“我们有一千个理由，为柱死的无辜报仇；为朋友雪恨，我不再阻止你开杀戒。”

“谢谢你，姨。”夏冰冷冷一笑，剑徐徐指向八表狂生：“你，时辰到了。”

八表狂生怎敢和她一比一拼搏？远在丈五六，便感到她剑上的光华，令人心寒，已感到剑气压体，本能的反应是打一冷战，不由自主退了两步。

“今日是本会双喜临门的大日子。”缥缈仙子拔剑高呼：“天赐其便，让本会能控制栖霞幽园，大家准备上，我先秤秤她们的斤两。”

一声娇叱，缥缈仙子挥剑闪电似的扑上了，表现得比八表狂生勇敢，剑招极为迅疾猛烈。

她不愧称当代的武林新秀，敢斗敢挤，比高手名宿表现得更佳。

梅贞姑冷哼一声，身法更快，剑化虹射出，以快打快，剑气排山倒海似的陡然涌发。

缥缈仙子对自己的轻功造诣极为自负，突然发现对方比她更快，吃了一惊，攻击的剑招，浊浪排空半途而废，稳下身形，招变云封雾锁，不得不硬接射来的炫目可怖电虹，已来不及躲闪了。

躲闪将遭受到更为猛烈的追袭，必须争回错失了的先机。

左袖底，已洒出了缥缈异香，这也是她先上，要同伴准备的原因所在，以免反而制住了同伴，同伴事先没施用解药，同时出手必定遭殃。

她却不知，梅贞姑已从千幻夜叉处，知道她的底细，她已输了第一步棋。

铮铮两声暴震，剑气迸发似龙吟，她连人带剑被震飞丈五六，叭一声摔倒在地。

假使梅贞姑志不在活擒她，这两剑她决难侥幸。

剑光划空而至，指向她的右腿弯。

她心胆俱裂，奋身急滚，爬起一窜三丈，回头撒腿狂奔，冲过同伴合困的空隙，剑已丢掉了，性命要紧。

连一招也接不下的强敌，不逃岂不九死一生？

她听到身后传出两声惨叫，知道至少也有两个同伴遭了殃，人急智生，不再寄望同伴策应，折向往路旁的竹林一钻，三两闪形影俱消，缥缈两字名不虚传，逃走的速度骇人听闻。

八表狂生是表现最差的一个，他没有和小美人放手一拼的决心和勇气，尽管他看到小美人便心痒难熬，欲火窜升，根不得一招将人抱住亲热一番。但他有自知之明，放手一拼不啻白白枉送性命。

他用的是游斗术，左一剑右一剑八方游走，夏冰真奈何不了他，附近激斗的人太多了。

“你逃避的功夫真不错。”夏冰已看出他的心意，攻势反而放慢了，尽防不出招，仅用快速的身法，从四面八方逐步逼近。

“你栖霞幽园的武功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他不得不厚颜无耻地反讽，闪避的身法依然灵活：“我早晚会把你弄到手的，那时……”

夏冰的剑突然吐出，像是电光破空。

他大吃一惊，仰面便倒，剑气掠胸而过，把他惊出一身冷汗。

老天爷保佑，一名同伴恰好斜冲而至，泼风刀不假思索地劈向夏冰的小蛮腰。

他抓住机会奋身急滚，一跃而起。

糟了，电光到了眼前。

这瞬间，他看到了死亡。用泼风刀枪救他的同伴，正一手掩住胸口，摇摇晃晃向前栽。

同伴用性命救了他，死在小美人的剑下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而他却丝毫没感到内疚。

他重新仆倒急滚，爬起如飞而遁。

梅贞姑被合围的爪牙挡了一挡，叫了一声糟！追入竹林，便知大事不妙，追之不及，羽化膏的解药泡汤啦！后悔已来不及了。

转身回望，斗场乱成一团。

潜伏的男士们都出来了，正展开风扫残云似的大扫荡，地上已躺了七八具死尸，有如虎入羊群。

“你们出来得太早了。”梅贞姑焦急地大叫：“妖女逃掉了，你们争出误了大事。”

留神察看暴乱的斗场，没有看到地上有禹秋田的身影。夏冰也失了踪，千幻夜叉似乎也踪迹不见。

“真糟！”她跺脚尖叫。

残剑孤星并不是真的笨驴，将禹秋田交出是出于形势所迫，沿途他在向老天爷祷告，希望出现奇迹，让他有机会夺回禹秋田远走高飞。

机会果然来了，栖霞幽园的人替他创造了奇迹。

他和四位同伴已有默契，阵势一动，他便悄然向前急抢。到了背着禹秋田的大汉身后。

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他一掌拍破大汉的天灵盖，抢过禹秋田扛上肩，往路旁一钻，溜之大吉，他的四个同伴也跟来了。

一口气奔出三里外，远离江宁镇，全力飞赶，尽可能远走高飞。

肩上有一个沉重的人，一口气奔出三里外，精力透支过距，脚下已呈现不稳。

“老大，已脱离险境。”一名同伴说：“你快支持不住了，我来背这大牯牛似的小辈。”

“也好。”他止步缓过一口气，将禹秋田放下：“老天爷真的站在咱们一边，凶险算是过去了。”

后面不远处一株大树后，踱出粉脸带煞的千幻夜叉。

“凶险不会过去的，除非能将招引凶险的原因消除掉。”千幻夜叉一面接近一面说：“老天爷也不会站在你们的一边，会惩罚你们这种歹徒恶棍。”

“咦！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。”残剑孤星心中暗惊：“你也是栖霞幽园的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哦！你话中有话，语中带刺。”残剑孤星提高警觉，准备应变：“说你的来意，亮你名号。”

“我的来意很简单，要你带来的这个人。”千幻夜叉面对一比五的劣势，

勇气反而大增：“如果你拒绝，那就杀死你。至于我是何人物，你不需知道。”

“女人，你也是来夺人的。”残剑孤星冷笑：“凭你也敢说这种大话，未免太不知自量了，简直不知死活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你是谁，当然知道你的无坚不摧残剑和百发百中的孤星镖，以及比蛤蟆功更厉害的春雷气功火候惊人。”千幻夜叉毫不退缩，自信的神情写在脸上：“我也不弱。或许武功修为比不上你精博，内功的火候也没有你精纯，但我有决死的勇气和信心，我一定可以杀死你，因为我不是为争名利而决死。”

“戚某……”

“你残剑孤星戚大川，只是为了根本不存在的十万两银子，而盲目地用生命作赌注，而且明明知道这十万两银子并不一定在禹秋田手中，所以你没有决死的勇气和信心，八表狂生因此得意洋洋摆布你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女人，你……你有决死的勇气和信心？为什么？”“我不是什么大丈夫，我只是一个练了几天武，颇为自负的平凡女人，但同样具有恩怨分明的大丈夫气概。所以，我……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千幻夜叉霍红姑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天长堡毁灭，我千幻夜叉是当事人之一。禹秋田救了破岁星，只是凑巧碰上，顺手牵羊从八表狂生手中救了他而已。禹秋田是真正的大丈夫，不会挟恩要胁，将人救出，便任由破岁星两人自由活动，根本不提十万项银子的事，以后各奔前程，谁也不知道谁的下落何方了。”

禹秋田已获得祝堡主价值百万珍宝，哪在乎十万两银子而断送大丈夫的声誉？

他从天长堡的死牢里将我救出阳世，此恩此情没齿难忘，那怕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救他，义无反顾。现在，看你的了。”

“你以为……”

“我不是以为，而是必须这样做。阁下，你知道我的无影冲针，是暗器一绝。你的春雷气功威力仅及两丈左右，我相信在一丈之内，我的天玄神罡一定可以保护得了自己，你我将只有一个人活在这世间。”

“霍姑娘，勇气和信心是不足恃的。”残剑孤星口气一软，真没有勇气面对一个存心决死的人：“我敢向高手如云的鹰扬会在虎口夺食，你怎么认为我没有决死的勇气和信心呢？”

“那是不同的，戚前辈。”千幻夜叉的口气也有所改变：“湖广是你的地盘，你只要带着人往湖广一走，鹰扬会无奈你何，你根本不在乎他们找你算帐。我不同，粉身碎骨我毫不介意。”

“天长堡毁灭时，破岁星两人真是自由的？”

“我以生命保证，禹秋田从不过问他俩的事，是千真万确的，事后他俩悄然走了，甚至不曾乘机至聚宝楼搬取珍宝。”

“好，我相信你这女光棍说的话不假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可是……没有解药，你救了他……”

“我会找鹰扬会逼取解药。”

“难难难，姑娘。”

“我只知道尽其在我。”

“好吧！反正这是你的难题。现在，人是你的了。”

“戚前辈，我欠你一份情。”

“罢了！后会有期。”

残剑孤星向后退，摇摇头一声苦笑，举手一挥，带了四名同伴大踏步走了。

“禹兄……”千幻夜又奔上，抱住禹秋田酸楚地叫唤，泪下如雨，浑身在发抖：“愿上苍保佑我，能杀死龙虎大法师取得解药……”

她以为禹秋田必定昏迷不避，先掏取禹秋田送给她的大崩阎王散解药，含了一片用口度入禹秋田口中，用舌尖送入咽喉，先解一种毒再说；

刚准备将人拉起放在背上，突然发现禹秋田的双目眼皮眨了几下，似乎在躲避强烈的阳光。

“秋田！秋田……”她喜极狂呼，声泪俱下，抱住了禹秋田轻摇：“求求你，醒一醒，醒一……酸……”

“红……红姑，是……是你……吗……”禹秋田虚弱的，她梦寐难忘的熟悉语声，清晰地传入她耳中，千真万确，不是错觉。

她兴奋得快要昏倒了，抬起上身，双手仍然紧拥住禹秋田，泪眼蒙眬中，她的确看到禹秋田的双目睁开了，手也出现反射性的抽动。

“天老爷保佑……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千幻夜又突然重新伏在禹秋田的胸膛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带我找……我处偏……偏僻的地方……”禹秋田虚弱的声音，在她耳畔清晰地流动：“我需要半……半天工夫，才……才能将羽……化膏的余……毒排出体外，不……不能受到惊……扰……”

她跳起来，抱起人撒腿狂奔。

倚多为胜有时候并不灵光，一群羊绝对胜不了一头猛虎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也绝对抗拒不了一小队劲旅。

八表狂生卅余名高手，禁不起栖霞幽园几个人一击，一接触使死伤累累，随即一哄而散。

栖霞幽园的人，也没获得绝对的成功，连一个主要的人物也没留下，八表狂生逃得比任何人都快，甚至在缥缈仙子逃走之前，他已早一步钻入人丛溜之大吉了。

他有自知之明，决难禁得起少女夏冰愤怒的一击，连接斗的勇气都消失了，而且已看出自己的人靠不住。明时势的人永远幸运，他就是明时势的人。

逃入江宁镇，他立即出动已返回镇的人，重新出镇应敌，人数多了三倍，而且明的大副会主掌里乾坤也在，统率号令权转移、他乐得清闲，不需掌理大局，不负成败的责任，所以勇气也重新提升了。

可是，栖霞幽园的人，并没进入江宁镇挑战，似乎一击即走无意扫庭犁穴。

等到会主五岳狂鹰赶到，早已失去栖霞幽园一众男女的踪迹。

八表狂生被骂得狗血喷头，神气不起来了，丢掉了已到手的禹秋田，他在鹰扬会的名气一落千丈。

全力搜寻栖霞幽园众男女的行动，立即加强，全力搏杀奇闻禹秋田的

命令，下得十万火急，所有的人，皆认为禹秋田被栖霞幽园的人救走了。

傍晚时分，各路搜索人马纷纷返回。

江宁镇成了鹰扬会的指挥中心，会主亲自坐镇。

负责往来要道监视的眼线，不曾发现栖霞幽园的人离开。南京的眼线，也坚称栖霞幽园的人不曾撤往南京城，人仍在江宁镇附近。

再笨的人也可以料到，栖霞幽园的人不可能离去，双方已经会开冲突，栖霞幽园的人，决不可能放弃处置滥杀无辜的凶手，甚至可能号召侠义道群雄主持正义。所以双方只有一条路可走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：栖霞幽园的人，一定会找他们的。

因此，天一黑，所有的人皆急急撤回江宁镇，聚集众多人手自保，谁也不敢断言，栖霞幽园的人何时前来讨公道，必须倚仗雄厚的实力，应付可能发生的激烈冲突。

会主五岳狂鹰，也估计栖霞幽园的人会来，救走了禹秋田，必定会来索取解药。这是正道人士的处事原则：救人须救彻底。

迄今为止，他们还不知道，禹秋田与栖霞幽园的人有何牵连，谁也没将禹秋田与庐州秋公子联想在一起加以分析，那完全是两码子事。

祝堡主父子，与召来的亲朋好友，和花重金请来助拳的人，在芦湾村落脚，已有雄厚的实力。双方虽则不曾公开决裂，但已断绝了往来。

最后撤回的人，是三大外堂大堂主九天魔鹰陶天英，共带了十二名手下，浩浩荡荡在落日余晖中，从东面的小径赶返江宁镇，距镇已不足三里。

路旁的树林中，突然踱出梅贞姑，与她的夫婿霸剑罗持，堵住了去路，面对十三个高手，显得神定气闲，一点也没有一代名家的慑人气势。

九天魔鹰不认识霸剑夫妇，但手下一位弟兄，是曾经随同八表狂生返镇，被杀得落荒而逃的人。

“是他们！”这人惊叫。

九天魔鹰见多识广，看到霸剑夫妇现身挡路的举动，便知道来意不善，不可能是友方的人。

“他们是谁？”九天魔鹰心中一凛，止步追问。

“栖霞幽园的人。”这人惶然说：“咱们漫山遍野去搜寻他们，他们却在镇旁等候我们。”

派出搜寻的人，由于需广行搜索，人数当然不敷分配，因此本身并没有攻击的力量。

如果发现踪迹，必须潜伏监视，派人禀报并发出信号，催请主力赶来应付。

九天魔鹰有十三个人，不足与栖霞幽园的众多男女对抗，但一看只有两个人，胆气壮了许多。

“呵呵！很费劲是不是？”霸剑罗涛笑吟吟毫无霸气，修养到家：“十万大军，恐怕也不易在这方圆数十里，搜寻几个精明的老江湖，你们百十个人当然白费工夫啦！诸位辛苦了，好在一进镇，就可以有一顿好酒菜恢复疲劳，值得的。”

“阁下是幽虚子的什么人？”九天魔鹰沉着地上前打交道，而且打出手式，通知同伴准备一拥而上：“在下陶天英，匪号称九天魔鹰。”

“仙长的儿子，是我的连襟。”霸剑罗涛不再隐瞒身份：“我不是栖霞幽园的人，两家沾亲而已。我姓罗，叫罗涛，练了几年剑，小有成就。但有了

妻子儿女之后，就很少在外管闲事惹是非了；当然武功的修练并没停止。”

江湖朋友重视绰号，对姓名毫不重视，除了一些真正的老江湖，一般江湖人士，很少将某些人的绰号姓名，一起记得一请二楚的。

九天魔鹰是老江湖，知道霸剑罗涛这么一个剑术名家，吓了一跳，心中一虚。

“该死的！你不是栖霞幽园的人，就无权干预本会与栖霞幽园的过节。”九天魔鹰采用泼赖的手段撒野，嗓门大表示理字当头：“没你的事，阁下。”

“正相反，八表狂生在蚌埠集谋杀两位旅客，在下是在场的目击者，所以罗某站在此地光明正大的讨公道。这几天，你们已经集中全力，摆足了威风，应该是时候了。”

“对，是时候了。”九天魔鹰仍图作困兽之斗：“可惜八表狂生不在，目下无法证实阁下的话是真是假。请问，那个姓禹的小辈，是你们抢走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霸剑一口否认：“如果是，咱们现身必定早半天，江宁镇很可能早已血流成河了。”

“就算你们抢到他，不但救不了他的命，反而促他早死。如果你们不将他交回，他的死你们要负责任。你们是侠义名门子弟，不会做出害死无辜的犯忌错误吧？”

“你没听懂是不是？”霸剑虎目怒睁，笑容乍敛：“咱们不曾救什么姓禹的，他的死活与咱们无关，明白了吧？罗某不再说第三遍。”

“你……你想怎样？”九天魔鹰被霸剑的怒容所惊，吓了一跳沉声问。

“要你传话。”

“传话？”

“对，传话。”

“传什么话？”

“告诉八表狂生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他必须有敢作敢为的勇气，不要把你们全会的弟兄全拖下水。他必须和五毒殃神几个人，站出来和栖霞幽园的人了断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，他还有机会和咱们凭武功判曲直。明天一早，在此地按规了断。如果他毁约不来，咱们会找他的。”

“你来找他好了，而且他会等你。”九天魔鹰傲慢地瞪了他夫妻俩一眼：“同时，你想必明白，本会正在广布线索搜寻你们。”

“对，我们一直就注视着你们的动静。”霸剑罗涛脸上又恢复了笑容：“但由于某个原因，暂对抑止了我们执行惩罚的行动，所以你们所派出的几队人，每队都是完整阶。你这一队也是，十分幸运可以平安返镇。你们走吧，明早如果八表狂生不出来，幸运就会舍弃你们啦！呵呵！明天见。”

“你威胁在下吗？”九天魔鹰不知趣，对方不强硬，他却认为是示弱呢！

“罗某只是要你传话，你以为如何，那是你的事。”

“凭你们两个人？”

“两个已经够多了。”霸剑罗涛也表现出傲慢的神情：“贵会号称江南第一大帮会，其实虚胖得像纸扎的猪。如果你们真的实力够强，恐怕早就大举涌入太湖了。就因为虚胖，所以堵住咱们经南京返太湖的道路，出动全会精英，乘咱们人数少，妄想一举封锁走险。在庐州你们几乎成功了，不知可一不可再的至理，这次你们将付出可怕的代价，我可怜你们，呵呵呵……”

虚胖得像纸扎的猪，可把这些平时作成作福的强梁好汉骂惨了。九天魔鹰还没冒火，十二个同伴已经先一步发出愤怒的叫骂。

“咱们碎裂了这两个不知死活的狗男女。”两名大汉怒吼如雷，拔剑而起，一冲便超越九天魔鹰，挥剑直上。

九天魔鹰即使知道对方厉害，想制止同伴妄动也无力回天。

双剑齐发，两大汉劲道十足，攻势极为猛烈，怒极出手的人就是这副德性。

一声轻笑，霸剑罗涛以令人目力难及的速度，在双剑急袭瞬即及体的空间里，不但将剑拔出，而且接招反击一气呵成，但见剑光如电，身形乍进乍退。

咋一声轻响，剑已归鞘，霸剑站回原地，点尘不惊。

两枝剑向左右飞抛，远出三丈外跌落草中报失。

两大汉也跌出路外，右肩尖肌绽开，碎骨外露，鲜血迸流，挣扎难起。

“剑下留情，小施薄惩。”仍然站在原地的霸剑罗涛，背着手笑吟吟不带火气：“下一次任何一位仁兄，胆敢再逼在下拔剑，就不会这般幸运了，因为即使是以神御剑的名家高手。也不能保证所出的每一剑，都能得心应手。你们走，记住把话传到。”

闪电乍雷似的一击，把其他的人惊得毛骨悚然。

“咱们后会有期。”九天魔鹰咬牙切齿说，命人扶了两个同伴狼狈而遁。

如果下令一拥而上，得付出多少代价？这头鹰知道这代价付不起，不得不乘机撤走，保存实力，同时知道同伴已被这迅雷似的一击惊破了胆，下令围攻已嫌晚了。

不远处的林子里，千幻夜叉与夏冰陪伴着禹秋田用膳，用荷叶盛菜肴，总算有碗筷。

禹秋田气色仍差，但精力正以快速度复元。

“你真觉得余毒已经离体了？”千幻夜叉关切地，眉梢眼角仍留有忧虑和恐惧。

“放心啦！我有把握。”他投送过感激的目光柔声说。“一发现灯光有异，我就知道不妙了，散发的毒气体有限，不但及时吹熄了灯，阻止有毒气体散发，更及时服下大崩阎王散的解药。他们计算得极精，而我却毫无警觉，糊糊涂涂进入虎口，真是罪有应得。”

“但你仍然中毒，一直昏迷不醒。”千幻夜叉余悸犹在：“像死人一样被他们抢来抢去，我快要急疯了。哦！你怎么知道中的毒是龙虎大师的羽化膏？”

“天地间可化为油脂使用的毒物并不多，被我凑巧料中而已。”他含糊以对，不便将经过的情形说出。

千幻夜叉如此关切他，为他焦急，为他忧虑，为他出生入死，如果说出自己一直是清醒的，岂不辜负了千幻夜叉对他的情意？

他的确是一直保持清醒的，只是不得不装出昏迷的模样，以避免受到伤害，因为他不但要抓住任何机会，一而再聚气行功排余毒，而且必须不让带他的人发觉。

所吸入的剧毒虽然不多，但这种让人陷入昏迷的毒质极难自行中和或排出，神经中枢麻痹，手脚不能自由意识指挥活动，他只能任人宰割。

他不断地用意识抗拒毒质进一步入侵，经常因背他的人走动而陷入半昏迷状态，前功尽弃意识混乱，这种周而复始的好坏循环，让他吃足了苦头。

被掳走的经过变化情形，他大部份了然，只是追逐抢夺的人不少，他做梦也没料到其中有千幻夜叉和北人屠，更没料到千幻夜叉能请得动栖霞幽园的人救他。

“如果没有你们及时抢救，一进了江宁镇，我……”他放下碗筷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世间将没有我这个人了。夏姑娘，请接受我的衷心感谢。”

“在庐州，你还不接受我们的感谢呢！”夏冰粉脸一红，羞笑着白了他一眼：“如果我们早些知道你是庐州的秋公子，或许会早些将你救出了。霍姐事急才来找我们，她真该处罚。”

“我也是逼急了。”千幻夜叉苦笑：“深恐有玷你们栖霞幽园的侠誉。夏小妹，你们毅然立即行动，还真吓了我一跳呢！据我所知，你们行事畏首畏尾，处处维护尊严，公私亦不例外。看你们一直就在暗中活动的情形，便知你们行事十分慎重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本来，我们的意思，不希望累及太多的人，我们只要八表狂生那几个人偿命。”夏冰指指在右方不远处，男士们聚集进食处霸剑罗裱背影做鬼脸：“我姨爹的意思，不是我的。”

本来认为鹰扬会投鼠忌器，不敢贸然向栖霞幽园的声威挑战，岂知他们的人愈来愈多，似已倾巢而至。

而八表狂生行踪飘忽不定，我们无法掌握他的确实行踪，所以拖到现在，高手云集，要捉他愈来愈困难了。救禹大哥的事，正好给我们提早下手的藉口，可惜这个怕死鬼，仍然腿快逃掉了。”

“夏姑娘……”禹秋田欲言又止。

“我叫小冰。”夏冰据然一笑：“我叫你禹大哥。”

“我现在还叫他禹兄呢！”千幻夜叉笑笑：“他和任何人都保持距离……”

“红姑，不要在鸡蛋里挑骨头，多嘴！”禹秋田含笑用肘碰碰她的手臂：

“我已经谢过你了。小冰，你能不能向你姨爹转达我的请求？”

“唷！你怎么找起我来了？”夏冰摆出局外人的神情：“我姨爹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我舅舅他们更是对你十分尊敬，你说的话他们必定言听计从，有必要由我转达吗？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姨爹曾经向鹰扬会提出警告性要求。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要求八表狂生几个人，明早在镇外了断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八表狂生不会独自出来，会主狂鹰决不会同意。目下他们全会精英已经到齐，那些人眼中哪容得下外人撒野？人多气盛，一呼百应，保证不会有人冷静下来权冲利害，很可能倾巢而出，届时你们有何打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夏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：“姨爹已经表明了，和他们来暗的。他们人太多，暗器、奇毒，加上人潮，实在无可奈何，只能夜间一击即走，他们撑不了多久的，人一散就可以穷追八表狂生了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那家伙好似鬼，即使撤走，也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，你们决难掌握他的踪迹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有把握对付疯狗群。”禹秋田的虎目中，幻现肉食兽发现猎物时的光芒：“而且有屠乌合之众的经验和实力。在天长堡我已经让八表狂生见识过了，所以他只敢玩阴的，派人下毒，不敢明日张胆向我挑战。”

“在逸园，我也领教过了。”夏冰羞笑白了他一眼，“霍姐，我不知道他真的发起怒来，是何种光景。在逸园，他把我看成任性的小女孩，已经够可怕了。你在天长堡看到他发怒……”

“天崩地裂，就是那个样子。”千幻夜叉夸大地说：

“那位七仙女之一的幻剑飞虹李小姑娘，胆都快吓破了，所以惊惶地一走了之……”

“你把我看成真的吃血夜叉了，该打。”禹秋田筷子一伸，便到了千幻夜叉的樱口前，有效地阻止她乱吹：“小冰，我的意思，是请你们不要公然大举兴师问罪；等他们人群涌到，乘机撤走，让我制造大张挞阔的藉口。你们在暗中留意八表狂生的动向，有机会再捉他。我当然也留意他的动静，这次我不饶他了，不然以后将有不少无辜，死在他的阴谋计算下。”

“你自己去向我姨爹说，他一定会听你的。”

“且慢！”千幻夜叉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：“禹兄……”

“红姑，你……”禹秋田一怔。

“你制造藉口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没有我和北人屠？好吧！我走，我知道你一直就讨厌我……”

“小红。”禹秋田一把挽住她的肩膀，凝视着她泪水在眼眶里转的明眸：“没有你和北人屠，我哪有心情制造藉口？我会挥剑杀入江宁镇，以我的本来面目，剑剑诛绝这些人性已失的强梁。在山西，我承认我有点对你不满，我个性强，而你也是刚强的女强人……”

“今后不会了，秋田。”千幻夜叉含泪微笑：“你……你真叫秋田？”

“叫仲秋，因为我排行二。”

“仲秋，我会让你了解我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禹秋田转向夏冰：“小冰，请勿见笑，我和小红一而再携手合作，又一而再分道扬镳，两个个性刚强的人。误会在所难免。”

“我好羡慕你们。”夏冰由衷地说：“霍姐如果没有刚强的一面，今天的局面必定完全改观了。我衷心预祝你们能进一步了解，再次携手合作圆满成功。”

“谢谢你，小冰。”千幻夜叉欣然道谢。

破晓时分。

两队杀气腾腾的人，已经从两面潜入预定的会面竹林，每队人数皆有卅名以上。

镇南入口，八表狂生带了廿二名爪牙，装模作样准备动身，久久才动身出发，不徐不疾鱼贯而行，让先发的两路高手能按计划完成大包围布阵。

三里外的一座长岗上，居高临下可以看清三里外的景物，人群的移动清晰可见，所列的阵势无所遁形。

“老天！他们人太多。”在千幻夜叉身畔的夏冰，显得不胜忧虑：“太过

份了，我担心……”

“你担心你姨爹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放心啦！仲秋的流光逸电身法，决不比你姨爹的天遁术差。”

“我领教过了，只是……”

“关心则乱，小冰抹。”千幻夜叉亲昵地挽住夏冰的肩膀：“我也吃过他的亏，他很可恶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和你说啦！”夏冰忸怩不安，扭着小腰肢满脸通红：“你……你才可恶……”

“我当然可恶，所以才把你也扯进计划中的行动里，侠女和夜叉并肩……”

“不许你这么说。”夏冰伸手掩住千幻夜叉的嘴，大发娇嗔：“我还没出道，更不是侠女。霍姐，如果我们在心理上，已经有所芥蒂，永远不会成为知心的朋友，你愿做我的知心朋友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存心感激……”

“永远不要把感激摆放在友情的基础上，霍姐。”夏冰正色说：“别忘了，你救我在先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你我、都心存感激，更能把我们的友情拉得更近，是吗？”

“应该如此呀！哦！霍姐，昨晚我想起仲秋的一向话，有点怀疑。”

“哪一句话？”

“他说，他会挥剑杀入江宁镇，以他的本来面目，剑剑诛绝这些人性已失的强梁。霍姐，他的本来面目，意何所指？”

“哦！你真细心。”千幻夜叉大感佩服：“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”随即指指在不远处，草丛中张望的北人屠：“北人屠猜想到一些形影，但不便问。”

“什么形影？”

千幻夜叉又将柏亭阜所发生的变故，概略地说了。

“三仙女联手，认为他使用的剑术，是传说中的天残剑术，因此怀疑他是当今最神秘，最可怕的报应神。”千幻夜叉最后加以补充：“报应神出动时，扮成鬼神面目难辩，杀孽之重，江湖悸动。至于他是不是报应神，或者把所扮的鬼神形象认为是本来面目，就无法知悉了，问他，他也不会说的。”

“报应神？”夏冰一惊：“那只有为非作歹的人才害怕呀！我听爷爷说过这个人。”

“你爷爷怎么说？”

夏冰的爷爷，正是字内双仙之一的幽虚子。

“我爷爷说，最好请他去报应那些税监，或者进紫禁城去放一把火，这才苍天有眼大快人心。”

“你爷爷也可以干呀！”

“不行，有家有业的人都不行。”夏冰摇头叹息：“只有最神秘无牵无挂的人，才能替上苍执行报应”

“如果他真是报应神，你希望他干吗？”

“这……霍姐，我……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夏冰颓然叹息：“我……我胆子并不大，自私……”

“我也自私，我不希望他干。紫禁城甲士如云，厂卫高手比蚂蚁还要多。”

我们这种草莽男女，犯不着冒谋逆的大不韪，做那种灭族的蠢事；我们不想愚笨得去做力所不逮的蠢事。”

“所以，我的胆子不大呀！”

“不要学我胆子大，小妹妹。”千幻夜叉无限感慨：“混了一个夜叉的名号，想洗掉可就难了。”

这里看不到江宁镇的动静，只能看到镇上一些高楼的形影，所以看到绕外围包抄的两路爪牙，不知道镇口慢慢出米的另一批人。

人都埋伏起来了，五岳游龙梅一元震天长啸，远传十里卧，连江宁镇也可以听得到啸声。

霸剑罗涛夫妇今天将剑改系在背上，已有防止行动不便的戒备。

禹秋田扮成一个紫脸膛大汉，他没有剑，双手也染成紫红色，嘴上加上了大八字胡。千幻夜叉有化装易容道具，其他的仍留在悦来客栈中。

当警告性的啸声传来时，镇口的八表狂生廿二个人正式动身了。

禹秋田一直就贴伏在小径上，用耳朵助地凝神倾听，不时用手式告诉霸剑夫妇，留意他所指方向和距离的动静，比手划脚很有耐心。

啸声传来时，事实上他们已经知道身陷重围了。

“他们已经布妥阵势，不再移动了。”他一蹶而起，拍掉身上的浮尘，一面指指点点：“东、东北、东南，三处人最多，约在百步外。”

“依你的估计，他们会届时合围吗？”霸剑罗涛问。

“如果从西面来的人，挡不住我们，就会合围。”他信心十足地说：“所以西面来的廿二个人，必定是个个可独当一面的主力，认为如果毙得了我们就欢天喜地，毙不了也将逼我们逃走，逃向他们的埋伏，就用不着合围了。鹰扬会真有些人才，统率无数爪牙要有管用的军师。”

“狗头军师，乌合之众而已。”霸剑罗涛有点自负：“想凭廿二个高手击溃我们，也未免太轻视我们啦！”

“小心些总是好的，罗前辈。”他不便劝说，一语带过：“看情势，他们真的打算孤注一掷了。”

这里可以看到镇口，所以霸剑罗涛选择这里，作为约会的地点。前面，八表狂生一群人已到了两里外。

他们忽略了南面的田野，草木与竹林也挡住了视界。

另一群人，正加快脚步向这里赶。共有卅余人之多，为首的人是祝堡主。

当震天啸声传来时，祝堡主讶然止步。

“东面远处有啸声传来，表示那一带有人，你们的埋伏，是不是布得太远了？什么意思？”祝堡主向领路的擒龙容沉声问：“让我们打头阵，你们捡死鱼？”

“本会的精英全部出动了，决不可能将人远派，请堡主相信本会的诚意。”擒龙容坚决地分辩：“很可能是其他来说水摸鱼的混蛋在弄玄虚。像残剑孤星那些人，就惟恐天下不乱，虚张声势在旁捣蛋，乱叫乱吼四出扰乱，堡主千万不可生疑。”

“哼！我还敢相信你的话？”祝堡主悻悻地说：“你们诡计多端食言背信，我已经领教多次了，分明是诱使我打头阵，你们躲在外围候机弄鬼，风声不

对也可以快速溜走。哼！我不去了。”

“不去就不去。”擒龙客冒火地说：“等本会毙死了栖霞幽园的人，夺回禹小辈，你就没有任何讨取的藉口了，迫出的百万珍宝，你也无权过问。你们应该出力而不出，今后可不要怨天尤人。告辞。”

擒龙客颇有几分谋士说客的才干，能屈能伸软硬兼施，当然所说的话颇有几分理由，不由祝堡主不就范。会主派他到芦湾村，说服祝堡主前来相助，再次捐弃前嫌，重新合作，便已一口咬定禹秋田被栖霞幽园的人救走了，如果毙不了栖霞幽园的人，也休想将禹秋田夺回啦！

同仇敌忾，利害攸关，不由祝堡主不心动。

禹秋田不但抢了百万珍宝，更是毁灭天长堡的死仇大敌，祝堡主之所以奋然东山再起，目的便是搜寻禹秋田报仇雪恨，岂能轻言放弃？

百万珍宝，岂能拱手让人？

“罢了，姑且再相信你一次。”祝堡主咬牙说，事实已不能撒手，势成骑虎：“如果你们再骗我，我玄天绝剑将是你鹰扬会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仇敌，看谁先从这世间消失，走！”

擒龙客大喜过望，立即换了笑脸。

“祝堡主，我保证你决不会后悔。”擒龙客奸笑：“夺回禹小辈之后，敝会主一定会信守承诺，先将人交给你取口供，决不食言。”

“最好是不食言，哼！”

论江湖经验与见识，年轻的禹秋田，比霸剑罗涛丰富，他是江湖上真正的行道者，

霸剑罗涛夫妇，已经多年不在江湖行快走动，不再过问江湖是非，急流勇退颇为知足。

这次伴同姨甥女夏冰旅游，权充监护人兼保留，没料到发生了如此凶险的意外，原因就是江湖的各色人物所知有限。

他们幸而平安返回南京，沿途皆无法掌握八表狂生的动向，只好请出梅贞姑南京娘家的人，发誓非获八表狂生几个凶手才甘心。

南京梅家并非武林世家，虽则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九州游龙梅一元，但名气并不大，只能算是颇有名望的一流人物。

但梅家的两位闺女，一嫁栖霞幽园夏家，一嫁姑苏望族罗家。夏罗两家都是武林侠义名门，武功超绝享誉武林，两家数代沾亲带故，武功也逐渐融合为一家，所以霸剑罗涛夫妇，都将夏家的绝顶轻功天遁术，修至将近登峰造极境界，颇感自豪。

在庐州，天遁术火候最佳的夏冰，栽在禹秋田手下，夫妇俩也奈何不了禹秋田，而且反而被禹秋田临危援手，把他们硬从可怕的绝境中救出生天，夫妇俩对禹秋田极为敬服，总算明白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比他们高明的人多的是。

所以，他们愿意听从禹秋田的安排。

事实上他们只有八个人，如果真有对付鹰扬会百余名高牙的能力，早就大兴问罪之师了，为何一直就隐忍着不曾发动？

霸剑罗涛不得不采取消极的手段，以冤有头债有主为藉口，暗中侦伺八表狂生的动静，仅以八表狂生为目标，避免与全鹰扬会为敌。

他们当然知道这种做法，有掩耳盗铃自己骗自己之嫌。八表狂生是鹰

扬会的副会主，怎能不会与全鹰扬会为敌？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帮会，也不容许自己的弟兄任人欺侮，组帮结会，主要的目的就是祸福与共，聚合为一，一致对外，所以才会有人参予这些无所不为的组合。

禹秋田的行动计划，九州游龙是最赞赏的人。霸剑罗涛夫妇，却有点心中存疑，认为年轻人很可能言过其实，高估了鹰扬会的实力。

“小禹，你认为我们必须从空隙中撤走吗？”霸剑罗涛注视着渐来渐近的人群，毫无所惧转向禹秋田询问：“已决定方向了？”

“恐怕得改变计划了。”禹秋田眉心紧锁，虎目中有不安的神情流露：“从江宁镇脱身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他们好阴险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他们的重要人物，都改扮成普通的爪牙。”禹秋田拾起一段三尺长的枯竹拂动：“你看，除了走在前面的八表狂生，穿了代表他身份的青衫之外，其他全是一般爪牙的青劲装。

“不错，表示他是这群人中，地位最高的人。那么，后面三方埋伏的人，该是该会的主要人物了，其中当然有会主五岳狂鹰，主要人物埋伏，势在必得。”

“走在八表狂生后面的第三个大汉，就是他们的会主五岳狂鹰。第四个是龙虎大法师，第六个是黄山邪怪，第七个是女扮男装……”

“咳！真的？”霸剑罗涛吃了一惊。

“涛哥，你最好相信禹小哥的话。”梅贞姑说：“禹小哥是化装易容的专家。”

“我担心前面第一第三两个人。”禹秋田说。

“也是该会的重要人物？”霸剑罗涛问。

“恐怕不是，我不认识。”

“为何值得你担心？”

“他们身上，那股浓浓的妖异诡语气氛，我已经可以感觉出来了。”

“你真会天视地听术？”霸剑罗涛意似不信。

禹秋田已经证明了使用地听术的能耐，但这种贴地听声术并不神奇。但远在几里外，便可看清改扮者的面目，甚至可以遥远地感觉出妖异诡谲的气氛，难免不可思议，令人难以置信了。

“天生。有霸气的人，是可以让人感觉出来的。”禹秋田略加解释：“有些人听到某个人的名号，便会浑身冒冷汗心跳加快，所以连名号也可以慑人。北人屠就是其中之一，胆气不够的人一听就胆寒。”

“他们真打算吃掉我们了。”

“正是此意。所以，我们要从江宁镇脱身。摆出的阵势——不难冲破，后面二流人物布下的埋伏才真的可怕。那些二流人物不会逞英雄挺身而出，躲在革中树后明枪暗箭齐施，只要撂倒咱们一个人，他们就成功了。”

“唔！的确可虑。”霸剑罗涛憬悟，油然兴起强烈的戒心。

“罗叔罗婶，切记不可被缠住，脱身第一。”禹秋田郑重叮咛：“一沾即走，江宁镇。”

“好，我们听你的。”霸剑罗涛信口答，心里可不以为然，一沾即走逃走第一，未免太小看了自己啦！听在心里实在令人不快。

八表狂生神气极了，大摇大摆昂然而至。

他身后第一第二个扮成普通爪牙的人，脸上显然染了得而暗红的色彩，但狰狞的五官轮廓并没改变，瘦削的脸颊加上高颧骨，八字吊客眉；和一双寒光可透人肺腑的鹰目，所生发的妖异光芒，令人一触及这种目光，便平空毛发耸立，有如见鬼魅般心胆俱寒。

第一个人，远在廿步外便从所挟的布卷中，取出一枝黑白相间的三尺长怪棒。

不是棒，是卷着的旗，黑白条纹三角，旗卷在旗杆上，旗尖如戟。三棱锋尖，鹰嘴戟钩，可刺、可劈、可钩，本来就，是缩小了四倍的武士戟。

旗若抖开，功能更多，既可乱人耳目，更可暗藏玄机，挥洒毒物不需内力驱动，用内力也可挡刀剑，比铁袖功的威力更远些。

禹秋田见识广博，熟知江湖秘事，看到黑白旗杆，大吃一惊。

“剑门双残！”他大叫：“你们先走！走！”

霸剑罗涛知道他的叫声，饱含凶兆焦灼，却不以为然，怎么一见便逃？

剑门双残，是川汉栈道令人做恶梦的凶魔，是一双兄弟，往来川陕的高手名宿，都知道这两个切魔可怕，乖乖隐起名号缴纳买路钱走人。剑门山南北六十里，都是这两个凶魔的地盘，任何人都必须缴交买路钱，否则必定下场悲惨。

剑门双残很少在江湖走动，做划地收钱的一方之霸写意得很。这条往来必经的栈道，客货络绎于途，油水极为丰盛，需要他俩坐镇。因此他俩虽然声威远播，但真正认识他们的人并不多，尤其那些足迹不及穷坏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剑门双残是高是矮。

从来没经过栈道的人，当然不相信剑门双残是如何恶毒了得。

霸剑罗涛早年名满天下，但他就不曾走过栈道。

稍一迟疑，走的机会消失了。

禹秋田声发人扑出，乘对方来不及列阵时，发起猛烈的攻击，挥棍猛扑仍在向前接近的八表狂生。

剑门大残一听有人叫出名号，便不假思索向前急抢。

剑门二残身法更快，从侧方超越绕出。

八表狂生不知道此人是禹秋田，如果知道怎敢拔剑上？一声怒吼，拔剑疾冲。

禹秋田手中，只是一根一握粗的三尺竹棒，竟然胆大包天向有刀剑的人群冲，可把八表狂生气得肚中嗝气，咬牙切齿招发飞星逐月，行连续的正面冲刺，想一口气将禹秋田扎十七八个透明窟窿。

剑门大残抢先一步超越，旗戟向前一伸。

禹秋田志在大残，果然将人引出来了。

他以为霸剑罗涛夫妇，会乘机从他的左方冲出，他可以挡住两残，掩护夫妇俩脱身。

一声长城，他向下一仆。

竹棍飞旋，罡风似殷雷，幻化为一个三尺大光环，射向先一步超越的大残。

人着地，恰好躲过八表狂生狂野的冲刺，身形贴地前旅，一腿扫在八表狂生的小腿上。

人影如虚似幻，暴射而起。

这刹那间，变化万千。

大残吃了一惊，大喝一声，挥戟急接飞来的光环，噼啪数声爆震，竹棍碎裂，碎屑暴射。

大残感到戟上传回的震力极为猛烈，虎口发热，卷着的黑白三角旗不但被震松散开，而且出现破裂的腐烂洞孔，身不由己侧震出丈外，骇然变色勉强稳下马步。

八表狂生仰面摔倒，感到右小腿奇痛彻骨，倒下时双手自然而然向后撑，握剑的右手却被剑带得反往上伸，感到手一震，身躯着地之前，剑已被人夺走了，右手五指如裂，痛彻心脏。

暴射而起的禹秋田夺了剑，百忙中扭头一看，心中一凉，立即回头猛扑，长啸震天，身剑像是并合为一，幻化长虹破空飞射。

从侧方绕出的二残，本来想接应乃兄的侧方，看到霸剑罗涛夫妇，立即挥旗长上。

仓卒间双方齐发，接触如电光石火，反应皆出乎本能，没有思索的余暇。

霸剑罗涛不知厉害，一剑向射来的戟旗挥出。

铮一声大震，剑击中旗尖，卷着的黑白条纹旗猛然散开、前扬，挡住了霸剑的视线，旗上的黑白条纹，也具有令人目眩视线散乱的功效。

旗尖突然弹出尺半，嗤一声贯入霸剑的右胸侧近肋处，随即弹回，原来是属于套筒枪一类阴毒兵刃，可以突然弹射出尺半，势尽立即自行弹回。

再向内移一寸，肺部必被洞穿。

“呃……”霸剑叫了一声，剑失手坠地，人向后倒，恰好倒入乃妻怀中。

“你也倒！”二残厉叫，旗一展，附在杆侧的喷筒，喷出一丛灰雾。

正要再次挥旗，将灰雾涌向梅贞姑。

背肋一震，剑已贯肋而入。

是禹秋田，来得正是时候。

一脚踢飞二残的尸体，抓住了浑身发僵的霸剑罗涛。

“交给我！向南。”他急叫，将人扛上肩，一跃三丈，如飞而遁，穿林越野，宛若流光逸电。

梅贞姑不敢不听他的了，衔尾飞奔。

西面不能走了，廿名超等高手已一涌而至。

梅贞姑的天遁术，并不比夏冰精注，但速度已是骇人听闻，依稀难辨形影。但禹秋田肩上扛了一个人，速度依然比她快了那么一点点。

“难怪小冰服输，这小后生到底是如何修炼的？”她心中暗叫，极感佩服。

“禹小哥，裹伤要紧。”她不胜惊惶，关心乃夫安危，在后面急叫：“已经摆脱他们了……糟！”

前面矮林已尽，田野中卅余名高手正掠走如飞迎面而来，双方照面，已在卅步左右了。

“可惜啊！”禹秋田折向便走：“是祝堡主，我找得他好苦，可是……”

他必须脱离险境，霸剑的伤势可虑，眼睁睁让祝堡主耀武扬威，他实在不甘心。

擒龙客认识梅贞姑，一群人大叫大嚷穷追不舍，在后面不断发射暗器。像一群疯狗。

两人已耗掉不少真力，速度慢了许多。

“咱们会被他们追到夫尽头。”禹秋田向跟在后面，已是气促现喘的梅贞姑叫：“你带人先走，我掩护你，不能全被他们留下……”

“决不！”梅贞姑断然拒绝：“你的精力已损耗过半，决难挡住卅余个疯狗，他们会分一半人来追我，凶险反而增加十倍。”

狂奔了六七里，身后，最快的十余个人，已拉近至廿步以内了。

“罗婶，你会水性吗？”禹秋田一面狂奔，一面喘息着问。

“会。”梅贞姑简要地答。

夏家在太湖，罗家在苏州，哪能不谙水性？

“前面有一条河。”

“他们也会水性……”

“不然，芦苇深密，脱身不难。”

“入水？但罗涛的伤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我已经用药塞住伤口，再加包扎便可保短期无虑，他支撑得住。”

“好，入水。”

老夫爷保佑，是一条五六丈宽的河流，水势并不湍急，两岸芦苇绵绵不绝，正是逃匿的理想所在，而且水色浑浊，跳下去便难见踪影。

禹秋田排苇深入，不久便形影俱消。

如果再拖上片刻，势必被迫及在劫难逃。

傍晚时分，他们在十里外的一座农舍投宿。

霸剑罗涛的伤势已控制住了，危险期已过。

肺部受伤，不能活动，连呼吸也不能过剧，相当危险，治疗必须清静不受打扰。

九州游龙地头熟，找到四位村民，用担架星夜将人送往南京梅家治疗，梅贞姑也带了一位梅家子弟同行，护送乃夫远走高飞。

夏冰不走，与九州游龙和二位梅家子弟，心悦诚服听仍禹秋田指挥，随禹秋田行动。

北人屑不再化装易容，堂堂正正用刀。

千幻夜叉也以本来面目现身，换穿了一身红，与夏冰的一身翠绿，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。

禹秋田回复山西时期的浪人装束，在唇上加了两撇小胡子。

他要以禹秋田的身份、外型，名正言顺理直气壮，找祝堡主父子偿命。

人是衣装，佛是金装；他的浪人形象，在两位天仙化人似的美丽姑娘身边，有点不伦不类，不像朋友，倒像个保镖打手。

千幻夜叉第一个不满意，撅着红艳艳的性感樱唇生气。

“不，你要扮成秋公子。”她扔着小腰肢，狠盯着穿着停当出堂的禹秋田抗议：“你是撑大放的人，我和小冰妹站在你身后像什么？不要！”

“呵呵阿……”九州游龙大笑，“我不知道秋公子是何种模样，反正一定是油头粉脸文质彬彬鬼样子，穿起青衫操剑杀人，那才叫不伦不类。小伙子，我喜欢，这才显得英气勃勃，骠悍如狮如虎，不脱江湖狂士本色，咱们是同

类。”

“舅舅……”夏冰显然也不满意。

“小丫头，你不懂。”九州游龙笑吟吟地说：“只有庐州郎郑两家的姑娘，才喜欢油头粉脸的秋公子，文采风流其实是讽刺那些无用书生的话，你两个丫头连这点都不懂？笨噢！”

“我不听你胡说，舅舅。”小姑娘显然仍难释怀，但脸红到脖子上了：“那么，舅舅撑大旗打头阵好了。”

“我？少来了。”九州游龙含笑摇头：“我挡不住双残旗戟上的法宝，恐怕也禁不起妖道龙虎大法师，各种毒物幻术的摆弄，不是撑大旗的料。”

“你们再争论不休，就来不及动身了。”禹秋田一面检查他的新佩剑，一面试出入鞘的灵巧度：“如果不以禹秋田的面目出现，我就没有痛宰他们的理由啦！干脆，你两人改装改发式，扮我的丫头好了，从前我不时带侍女走动，神气得很呢。”

“像小秋明？”千幻夜叉笑问，

“她太小，只能扮书童。”禹秋田信口答：“我有各式各样的身份，每种身份的气质都不相同。你赠给我高明的易容术，今后我一定更能把握各种人的神韵，我扮秋公子就十分成功无情可击。”

“哈哈！”千幻夜叉像男人一样大笑：“你就没瞒过我。”

“呵呵！但瞒得了她。”禹秋田突然轻拍夏冰火烫的脸颊。

“啐！”夏冰羞态可掬白了他一眼。

想起他在逸园与郎秀英的旖旎风光，小姑娘像被雷殛般浑身起了异样变化。

“真的不能耽搁了，快到膳堂饱餐一顿。”九州游龙立即催促。

江宁镇群雄毕集，几家大客栈，已被这些豪客们住满，店伙们一个个忧心忡忡。

丰源栈的店面，成了鹰扬会的临时指挥中心。后厅招待重要客户与贵宾的第三进雅舍，成了各路人马地位高的人物歇息处。

厅堂就是临时的聚会处，也充作会议厅。

已经是二更正，大厅中灯火辉煌。

三张大长案摆设成议事堂形式，会主高坐主座大会各路重要主事人。

“会主接受权堡主结盟，属下期期以为不可。”号称军师的内堂大堂主，铁笔书生梁天青，文绉绉还真有几分书生气概，说话斯斯文文，但他那枝作兵刃的判官笔，却是最趁手的杀人利器。

“梁堂主又有何高见？”明的大副会主掌里乾坤苗伟也是用笔的能手，所用的判官笔短了三寸，是会主忠心耿耿的死党。

“已经了解栖霞幽园的人，本会能应付得了，不再需要祝堡主加入，加入也派不上多少用场。而他的死对头禹小辈，却是无人知悉的可怕高手。依江副会主在天长堡目击的情形估计，假使全力以赴，本会很可能死掉一半人以上。这种得不偿失的同盟，给了将后患无穷，会引起大灾祸，岂能不慎？”

“禹小狗死定了。”龙虎大法师鬼眼一翻，神情不悦：“梁堂主怀疑本护法保证？”

“有谁能证明，那个被咱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捉来捉去的禹姓小旅客，就是毙了天长堡上百高手的禹秋田？”

铁笔书生不在乎护法不悦，就事论事发表己见，语气难免带有讽刺味：“再说，生见人死见尸，这是江湖道的金科玉律。何况栖霞幽园以炼丹术享誉武林，谁敢说他们没有灵光的解毒药？”

“江副全主已证实，那人就是禹秋田，没错。”黄山邪怪也是护法，替龙虎大法师辩护：“而且检查出的确中毒已深，即使目下给他解药也嫌晚了。梁堂主，你始终不信咱们的独门解药？”

“不是不信，而是需要事实证明，要看到禹小狗的尸体才算数。我尊重江湖道的金科玉律，这科律可不是我订的。”铁笔书生仍然坚持己见：“如果他没死，用咱们一半弟兄的性命，来巴结祝堡主替天长堡报仇，对本会又有何好处？所以我反对，我们对付栖霞幽园已经有点难支了。”

“所以我必须利用天长堡的人，先解决栖霞幽园的威胁。”狄会主站起来大声说：“你们不要在小利害小枝节上争论不体，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众说纷纭徒乱人意，必须众志成城，先解决月下的困难。明天，天长堡的人将全力协同本会，一举清除栖霞幽园的几个强敌。我意已决，其他小枝节不必再争议。”

会主有决定任何事的权威，铁笔书生只好失望地闭上嘴生闷气。

“江副会主午后带了几位土地，搜寻栖霞幽园的人藏匿处，迄今仍然不曾返回，无法调派明日袭击的人手。”大副堂主掌里乾坤满意地改变话题，他是绝对支持会主决策的人：“好在各队社员的责任已经分配停当，行动计划明日决定还来得及、加上天长堡的一队强劲精锐，咱们必可成功地歼除栖霞幽园的几个狗男女。今夜，咱们得好好养精蓄锐。”

外三堂各设有十方土地，由精明的眼线担任。八表狂生不在座，带了土地踏探栖霞幽园众男女的落脚处，迄今仍未迟回，相当尽责。

“派人到宿处巡查，要他们严加警戒。”狄会主等于是下结论，讨论到此为止：“丰源栈的警卫更需加强，我不希望被人骚扰，晚上闹刺客，明天必定个个精神不济办不了事。”

“会主请放心，栖霞幽园的人，不会夜间活动骚扰，以免有损侠义名门的声誉。”九天魔鹰信心十足，因为他曾经与霸剑罗涛打过交道：“所以绝大多数所谓白道英雄，不带夜行衣，认为穿夜行衣夜间活动，是极不光彩的歹徒行径。”

“小心些总是好的。”

正要宣布散会早早歇息，后面堂奥深处，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廿余位高手几乎不约而同跳起来。狄会主也吃了一惊，倏然而起。

“可能来的是栖霞幽园的人。”铁笔书生警觉地大叫示警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惊跳起来的九天魔鹰大叫，但却是第一个抢出厅堂的人。

七八个人，解下被吊在院子回廊柱上的警卫。

这位警卫的双手大筋，是被强力慢慢扭断的，因此忍受不了可怕的痛楚，而发出可怕的惨叫。

“怎么一回事，什么人如此虐待你？”掌里乾坤不顾警卫的痛苦，沉声追问经过。

“是……是禹……禹秋田……”警卫绝望地叫：“我……我的双……手残……”

“什么？禹秋田？你认识他？”

“他……他说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他是诸天菩萨，你也相信？”

“那就是……是一个人好了……”警卫爆发似的厉叫：“又何必问……问是……是什么人？我……我哪有机会请……教他高……名上……上姓？”

“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掌里乾坤也感到自己太过份，不再声色俱厉。

“他……他要我……传话。”

“传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他……他是债主……债主，明天就……就开始讨……讨债。要……要本会把……把龙……虎大法师，和……和黄山邪……怪两……两位护法留……下，其他的人滚……滚回扬……州，要快……滚……”

“可恶！”掌里乾坤怒叫：“有人冒充他，想向两位护法讨解药。”

“他逼问天……天长堡的人落……落脚处。”

“你招了？”

“我的手……”

“你招了？”掌里乾坤大声喝问。

“我……我不招，双手被扭……扭断大筋。再……再不招，我的腿恐……怕……”

“你招得好。”一旁的铁笔书生幸灾乐祸，不住阴笑。他是反对与天长堡结盟的人，所以心中大快，等于是证明他的看法正确，与天长堡结盟，将会受到禹秋田可怖的搏杀。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掌里乾坤厉声问，心里十分愤怒。这位大副会主，是支持与天长堡结盟最力的人，地位比铁笔书生的内堂大堂主高，受不了属下唱反调，所以怒火中烧，大有恼羞成怒，要搬出会规镇压的意图。

“老实话，苗副会主。”铁笔书生不在乎威吓，语气冷森：“他如果不招，禹小狗找另外一个人逼供。结果，咱们这里将像被戳破的马蜂窝，今晚谁也别想睡了。更可怕的是：得陪上一些弟兄的性命。”

“你是为了料中某些事而得意。”掌里乾坤不敢进一步责难，因为发现身边几个人神情不正常：“今后你说话最好谨慎些，影响弟兄们的士气，你又得到些什么好处？哼！”

“我并不希望不幸而言中。”铁笔书生叹了一口气：“问题是；任性而为不顾后果的人太多了。”

救人要紧。人抬走，两人也不得不终止你嘲我说，丰源栈的戒备提高了三倍。

全镇鹰扬会歹徒们落脚的大宅和客店，几乎同时有人入侵，入侵的人皆自称是禹秋田。

受到袭击的人，毫无分辨来人到底是谁的机会，打击之快有如迅雷疾风，发觉被制已经被打得天昏地黑了。

这一夜好漫长。人人心虚疑神疑鬼。

到底是不是禹秋田在弄鬼？有一半人将信将疑，另一半人则喷之以鼻。禹秋田应该只有一个，分身术毕竟是传闻中的神话故事，决不可能同时在各处出现袭击警哨，所以谣言不攻自破。

但所有的人，都心中明白。明天，将是决定性的一天，禹秋田是真是假已不重要，反正一定会有人出面找他们讨债的。

祝堡主的人数共有卅六名之多，住在镇上最有名气的福星客栈。由于旅客稀少，这家可招待三四百名旅客的老店，只有七名前来访寻亲友的旅客，十分庆幸能接到如此众多的江湖豪强。

客栈早已濒临关门大吉边缘，店伙少得可怜，天黑之后，偌大的客店冷冷清清，只有第三进的客院有人走动，那是天长堡豪客们的住处。

三更初，在院子里警戒的两名大汉，武功与警觉性皆超人一等，耳目特别锐利。天长堡的警戒，比鹰扬会严密很多，人人警觉，严防意外。也由于白天没有鹰扬会的人辛苦，担任警戒的人精神状况最佳。

隐身在廊柱下的警戒是暗中监视的人，潜伏不动所以耳目最为锐敏。在院中往复走动的大汉，耳目必然地不怎么灵光。

潜伏的大汉，首先发现对面屋顶上，出现一个黑影，站在檐口不动，像个假人。

如何出现的？警觉心极高的大汉一无所知，只知本来空无一物的瓦顶据口，突然幻现一个人影，不知其来自何方，决不是眼花所致。

“什么人？”大汉纵出院子沉喝。

本来在院子里走动的大汉，闻声失惊急急转身回顾，立即发现了同伴，也发现了檐口的黑影。

“来找祝堡主叙旧的人。”黑影的嗓音中气充沛，字字震耳：“房舍太多，你们每个人都不点灯，真不容易找，快叫他出来见见老朋友。”

各处房客一阵骚动，片刻便有人抓了兵刃抢出。

“朋友，先亮名号。”大汉相当沉着，不急于留客先探口风：“看值不值得祝堡主迎接阁下的大驾，并不是每一个阿猫阿狗，都可以随随便便，求见位高辈尊大人物的，你该知道规矩。”

“禹秋田。”

“什么？禹秋田？”两个大汉大吃一惊。

“对，禹秋田。祝堡主从庐州安福园，逃来此地招兵买马，要大索天下报毁堡之仇，所以我来了，免得你们走遍天下脍断狗腿。”

“你下来呢！抑或要在下去请你？”

“好，下来了！”

人像个无重量的幽灵，轻飘飘地悠然下降。

有二间客房的人最先抢出，二个人不约而同跃入院子。

“真是禹小狗，小心……”一个中年人大叫，已听清楚是禹秋田的口音。

“他是我的！”打交道的大汉傲然沉喝，挥剑一跃而上，招发乱洒星罗，洒出劲烈的剑网。

其实，沉喝声一发，左手已悄然发射出三枚连珠镖，跃上出招只是吸引注意的虚着，致命的是快逾雷电的连珠镖，黑夜令根本不可能发现镖的形影。

禹秋田的身形刚飘落实地，镖已挟风雷而至。

他下降的身躯并没因脚沾地而站稳，继续向下沉，但速度加快了，竟

然像是沉没在地下。

三枚透风镖连续掠顶而过，他的身躯也隐没在地下形影俱消。

大汉到了，剑网连虚影也没罩住。

“噢！”大汉骇然惊叫，随即打一冷战，只感到毛发直立，浑身绽起鸡皮疙瘩，感到寒生丹田。

院子是大青砖铺设的，人怎么可能没入地中？

没入处一无所有，大青砖一目了然。

“有鬼！”随后到达的另名警戒大汉，更是惊得毛骨悚然，发出不像人声的尖叫，扭头便跑，怕鬼的神情可怜又复可笑。

跃出院子的三个人，有两个是天长堡的重要爪牙，因此能分辨出禹秋田的熟悉嗓音，所以发声警告，叫声未落，禹秋田的身影已向下隐没了。

“恐怕真是他的鬼魂！”这位仁兄不进反退，惊恐万状向后退。

这句话把陆续抢出的人吓了一跳，怕鬼的人究不少，有人急急向后转。

祝堡主十分机警，始终不见现身。

“桀桀桀桀……”怪笑声刺耳，声源似是发自四面八方，不知到底有多少无形的人在发笑。

恐怖的气氛，吓走了更多的人。

“小子，你在弄巧反拙。”屋顶出现北人屠的身影：“把他们吓得全往房里躲，哪能浪费时间逐房搜索？让我北人屠下去，一刀一个砍了再说。”

禹秋田幻现在发抖的大汉身旁，一把便扣住了大汉的脖子向下撤。

“不能在客店杀人，杀祝老狗例外。”禹秋田叫，一脚将大汉踢翻：“祝堡主，你由来！出来！我禹秋田等你还债。”

灯火全无，人都躲起来了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；禹秋田三个字，把天长堡的好汉们吓破了胆。

祝堡主目下的人手，比天长堡毁灭时少十倍。这次请来高手，数不出几个，这些人怎敢逞匹夫之勇，奋不顾身上前拼老命？

“天杀的！我真的弄巧成拙啦！”禹秋田站在院子里跺脚大骂：“祝堡主，你这混蛋不是怕鬼的人，更不是胆小鬼，为何龟缩不出？你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，我一定要把你这杂种打入地狱，你必须欠债还钱。”

他的确不能在客店公然杀人，也不愿冒险黑夜中进入房舍搜寻。

同来的人中，有夏家梅家的侠义名门子弟，在客店公然夜袭杀人的事传出江湖，岂不有玷夏梅两家的声誉？因此他拒绝让北人屠下来挥刀。

他其不该装鬼的，更不该太早暴露身份。

“该死的！找到踪迹了！”八表狂生兴奋地欢呼起来。这里是镇东北的一处荒野，草地上留下清晰的踏草痕迹。

“两个人的足迹，快靴。”另一名任职土地的大汉说：“昨晚袭击福星客栈，把天长堡的人吓惨了，那两个混蛋自称禹秋田和北人屠，是从这里潜入镇上的，没错，就是这两个人留下的足迹。”

这一队九个人，由八表狂生率领，在各处寻踪觅迹，他们都是追踪的专家。

昨晚禹秋田也把鹰扬会的人搅得鸡飞狗跳，那时八表狂生在外搜踪还没返镇，他当然不相信是真的禹秋田，禹秋田应该仍然是一个活死人。

他对龙虎大法邱与黄山邪怪有信心，认为两人的奇毒天下无双十分可靠，如无对症的独门解药，大罗天仙也难逃成为行尸走肉的噩运。

他却不知道，禹秋田在庐州已获得大崩阎王散的解药。更没料到禹秋田精明机警，仅嗅入些少羽化膏从灯火焚发的毒空气。

佛门的易筋洗髓，玄门的功参造化修炼术，都具有强化体质排除异物的功能，参修的火候可以决定功能的强弱，排除与重生的功能有快有慢而已。

人体的本身，先天上也具有这种功能。

禽兽也具有这种功能，甚至比人类的功能更强盛。

他根本不了解禹秋田的来历底细，武断地认为必定在两种奇毒下成为活死人。

“杨奇。”他向一名大汉发令：“回去禀报会主，我这就循踪追寻，何时返回不得而知，其他的行动不必等我了。”

“副会主真……真的愿意替祝堡主尽力？”大汉杨奇显然有点心不甘情不愿：“本会的事岂不更……更为重要些？让祝堡主自己处理吧！我们再耽搁下去，就……就来不及赶上会主的行动计划了。”

“你不懂。”他不悦地说：“我继续寻踪，就是不想让祝堡主知道我们已获线索，让祝堡主事先一无所知，才能使他死心塌地替本会出死力。如果让他的人找到线索，他就会带了所有的人独自行动，懂了吧？”

“哦！原来副会主另有妙着。”大汉杨奇总算明白了，欣然动身走了。

“毁掉痕迹。”八表狂生一面踏草灭迹一面说：“别让祝堡主的眼线发现。”

他真走运，带了人继续寻踪，失去随同会主行动的机会，也无意中逃过一劫。

鹰扬会人才济济，眼线的人选更是精锐中的精锐。

栖霞幽园的人远在十余里外落脚，以为十分隐秘安全，鹰扬会的眼线不会派出十余里外活动，也无此必要，所以天亮了仍在歇息。

昨晚远至江宁镇骚扰，辛苦了大半夜；回来已是五更天，天亮仍在歇息是极为正常的事。

当第一批高手接近农舍的南端竹林时，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

南面的树林前，一群人已准备停当。

“这简直是攻城屠村的强盗作为，比咱们山西的盗匪更大胆。”祝堡主摇头苦笑：“狄会主，你其了不起，在南京近郊，你居然敢扮强盗，我算是服了你。在天长堡，偶或我也会摆出强盗态势，但那是边地穷荒，扮强盗无伤大雅。但在这里……老天爷！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？”

“祝老兄，南京与边疆，并无多少不同。”狄会主傲然地说：“只要你做得漂亮，做得干净俐落，没有后患，扮强盗平常得很。老兄，为了名利，做什么事与怎么做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你如果顾虑太多，什么事也干不成了，你天长堡也不是一天便建造起来的。”

“高论，高论。”祝堡主不胜羡慕：“贵会在短短的五年中，便荣登江南第一大帮会，难怪名震天下，有此成就决非偶然。”

“夸奖夸奖。”狄会主沾沾白喜，大豪的气概暴露无边：“我办事冲劲十足，任何事全力以赴，知道如何利用众多的人手来达到目的，人多势众是任何帮会一致公认的最佳手段，无往而不利的妙策。”

“可是……。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人多不一定可稳操胜算。”祝堡主迟疑地说。

“那是你的看法，也是你不懂运用的技巧。”

“栖霞幽园的人，都是功臻化境的高手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他们只有几个人？”

“你需要付出多少惨痛的代价？”

“本会有的是人。”

“可是……你用这些弟兄的命，换取对方几个人，未免太……。”

“哈哈！你不懂，老兄。”

“我不懂？”

“不懂这些侠义名门的人英雄心理。”

“这个……。”

“人潮一涌，他们就会乖乖回避，回避就在气势上输了一着，让咱们抬高身价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就算今天咱们杀不了他们几个人，而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，栖霞幽园被鹰扬会杀得落水的事，必将在江湖轰传，鹰扬会的声威身价，必定提升至天下大帮会的地位，不至于停留在江南第一帮会的地区性豪强地位上了。”

祝堡主也是地区性的豪强，是山西的豪霸，在中原，天长堡的地位始终难以提升，这是事实，这与祝堡主缺乏进取心有关。

“我好羡慕你的成就和才华。”祝堡主由衷地说，嫉妒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哈哈！祝兄，你我都是枭雄中的枭雄，在追逐权势名利上，间或手段与方法小有差异，但目的是一样的，成就也就各有千秋了。你我正当壮年，真该好好携手合作，创建更辉煌的局面，会成功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祝堡主兴奋莫名：“呵呵！咱们已经携手合作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希望今后合作愉快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哦！咱们把重要的人手布置在外围，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？”

“哈哈！你不懂。”狄会主得意地说。

“我又不懂了？”

“人潮杀入，栖霞幽园的人必定不敢滥杀二流人物，必定无可奈何地撤出，撤出不可能走在一起。”

“有此可能。”

“咱们在外围的高手，便可分别歼除他们了。”

“高明高明。”

“你等着瞧，可以先预祝咱们成功。”狄会主神采飞扬，得意已极：“成就是必须付出代价的，我付得起。而且，今天我保证所付的代价一定不多，哈哈……。”

如果他知道农台中，真有生龙活虎似的禹秋田在内，恐怕就笑不出来了。

里面还有一个杀人如屠狗的北人屠，还有一个杀人不择手段的千幻夜叉。

呐喊声震天，攻击发动了。

刚启门外出的九州游龙与夏冰千幻夜叉两女，看到从四面八方冲来的人潮，大吃一惊心中发冷。

“老天爷！他们在干什么？”九州游龙倒抽一口凉气，脱口大叫。

“他们在攻城掠地，迫咱们逃走。”千幻夜叉说，扭头急奔。

门窗紧闭，人都上了屋。

栖霞幽园五个人，走不了啦！然而禹秋田三个人不走，来人便登上瓦面气涌如山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禹秋田仰天狂笑，声震九霄：“来得好，禹秋田恭候小鬼送上门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北人屠更是血液沸腾，眼都红了：“北人屠不嫌人多，送上门挨刀的人多多益善，今天看我的屠刀利否。小霍，不要争我的人！杀！”

千幻夜叉抢先奔向第一个跃上瓦面的人，却被北人屠飞身超越，一刀便砍飞了那人的脑袋，人化狂风飞旋，第二刀有如雷电霹雷，拦腰将后续跃上的人劈成两段，洒了一天血雨。

禹秋田的剑，比刀更为凶狠，狂笑声中，先后在三间房舍的屋顶飞腾旋舞，似乎在眨眼间，使有廿余具尸体骨碌碌连续下滚，瓦面上血流如小溪。

九州游龙已别无抉择，四个人保护着也红了眼的夏冰小姑娘，追东逐西剑下绝情，在这种场合里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任何心理上的慈悲念头波动，皆足以付出生命作代价。

屋顶地面，成了血肉屠场。

百六七十名高手，成了砧上肉。

禹秋田八个人，都是超绝高手中的高手，自然而然地成为操刀的屠夫，交叉搏杀指东打西，招招致命有如虎入羊群。

超绝高手对一般高手，人多派不上用场。

好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农舍成了战场。

当人死掉一大半时，攻击者的气势终于一蹶不起。

“天啊……”一名大汉发狂似的奔过尸堆，奔过血泊，狂号着向外狂奔，似乎灵智已经迷失了。

外围潜伏等候截击外逃的人，共分为四队，远在百步外跃然若动，准备四方同时截杀突围的漏网之鱼，人人充满希望，这一仗赢定了。

合围已成而对方仍然不曾发现，便已成功了一半啦！

农舍被茂林修竹所围绕，外围的人事实上看不到里面的情景。

当第一个往外逃的人被看到时，外围的人还以为是栖霞幽园的人呢！

杀声与呐喊声，突然中止了，代之而起的却是惨号和求救的惊呼。

能逃的人，从四面八方逃命。

禹秋田一马当先，从农舍的北面，追逐七名亡命而逃的人，狂狮似的向外围的这一队人冲去。

这一队的指挥者，正是龙虎大法师，共有廿八人之多，正不安地现身相候，也有意接应逃来的七个同伴，还不知道里面的同伴快要被屠光了。

禹秋田后面紧跟着千幻夜叉，半途奋身超越，一剑刺穿那位逃在最后的大汉背心，说狠真狠。

禹秋田再次超越，一剑砍掉第二名大汉的脑袋。

“那穿红袍的妖道是我的。”禹秋田大叫，又劈了一名大汉：“赶尽杀绝，

决不留情。

杀！”

又一名大汉倒了，逃命时以背向敌，怎能不倒？

八人左右一分，狂野地冲阵。

北人屠人刀一体，像一团光环滚入人丛，一滚之下，断手断脚洒了一地。

夏冰小姑娘冲向迎出的缥缈仙子，她找到轻功相当的劲敌了，刚冲出，右侧的千幻夜叉已向她移近，准备超越抢先一步。

“她是我的。”千幻夜叉说，“绕过后去，堵住她逃走的退路。”

缥缈仙子看出千幻夜叉的身份，吃了一惊，一声娇叱，大袖一抖，缥缈异香化雾涌腾。

千幻夜叉不敢冒险，向侧一跃丈外，娇叱声中，无影神针破雾影飞射，却失去缥缈仙子的形影，一针落空。

如火燎原，如汤泼雪；惨烈的屠杀故事重演，这里又成了可怖的血肉屠场。

龙虎大法师自以为了得，玄功盖世，道术通玄，是对付栖霞幽园的主力，鹰扬会的靠山，也是怂恿狄会主向栖霞幽园大动干戈的人，他对宇内双仙的声誉极端嫉妒，自以为武功道术决不下于宇内双仙。

刹那间，他接下了禹秋田雷霆万钧的七剑，却退了三四丈，险象横生，而且连累了四个同伴，死在双剑爆发性的飞腾剑影下，到底是谁的剑所杀的，连禹秋田也无法肯定，可知两人的拼搏是如何快速猛烈了。

片刻的全力搏杀，三两冲错，廿八个人剩下不到一半了，廿八比八占不了丝毫优势。

龙虎大法师哪有施展妖术的机会？应付猛强危险的剑已感到手忙脚乱了，稍一分神，肯定会溅血剑下，只好希望在真才实学上，全力运剑死撑。

终于，妖道发觉不妙了，己方的人怎么急剧减少得如此迅速？大事不好？

“铮铮！”又接了两剑，急剧地换了五次方位，仍然摆脱不了禹秋田的紧逼进招，完全失去反击回敬的机会，禹秋田剑上的可怕劲道，有效地控制了中宫，没留给他任何切入反击的空隙，局势一面倒。

大事去矣！妖道心寒了，问不容发地闪过攻右肋的一剑，乘机侧跃丈外，闪躲而不接，该可以摆脱了。

“你非接不可！”禹秋田循踪追击，如影附形，声到人及剑排空，势如雷轰电掣，追击的狠招流星逐月紧楔不舍，爆发的剑气如天风降临。

想用游斗术决难如愿，非接不可，射来的电光太快了，必须凭本能发剑封架。

“铮！”双剑骤急地接触，火星直冒。

妖道的七星剑是宝剑，宝剑才会出现隐纹。而禹秋田的剑却是平凡的兵刃，应该被七星剑损毁的，因为有火星溅出。

可是，出现缺口的却是七星剑。

巨大的震力，将妖道震得斜冲出丈外，几乎摔倒，马步大乱。

剑上的御剑力道，显然相去甚远，上了年纪的人，是不宜与年轻力壮的人比力的。

电光再次排空而至，禹秋田的攻击耐劲极为惊人。

妖道总算抓住了摆脱的机会，发出一声惊心动魄，撼人脑门的暴喝，身形一挫，侧射出丈外，身形再起折向，眨眼间便远出三丈外去了。

“穷寇莫追，迁地为良。”禹秋田百忙中，出声阻止北人屠七个人四面追杀逃走的人，他自己却去势如电射星飞，狂追妖道去了。

千幻夜叉七个人一定神，已看不到他的身影了。

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追逐，真有如两个似人非人的魅影，在茂林修竹间变幻，倏忽而逝宛若逸电流光，很难分辨形体。

高速破风的音波，更是令人入耳胆寒。

妖道穿了大红法服，因此最为明显，但见一道红光忽隐忽现，已完全失去人的形态了。

如果让迷信鬼神的凡夫俗子看到，毫无疑问会认为是鬼神显灵，惊怖万状跪下来膜拜。

妖道的折向逃遁术十分高明，有几次几乎成功地摆脱了禹秋田的追逐。

时间对妖道不利，大量消耗体能，拖得愈久，耗损愈严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逸电流光已不复见，人影清晰地显现，速度已减至五成。

妖道浑身已被大汗湿透，道袍贴在身上，反而妨碍行动，头上的道冠，不知何时已经不在头上了，脚下愈来愈慢，已可听到急促呼吸的喘息声。

禹秋田也像刚从水中爬起的人，但呼吸依然强而有力，虎目中神光依然如电，脚下比妖道轻快灵活，紧蹙在妖道身后，并不急于尽快结束这场绵长的追逐。

奔过一条小溪流，妖道一不小心，一脚踹入一处泥穴中，叭一声爬伏在泥水浆里，几乎失手格隐藏在肘后的七星剑抛掉，成了个泥人，吃力地爬起便跑。

禹秋田紧蹙在十步外，开始有效地调和呼吸。

谁懂得把握敛神养力的技巧和时机，谁的胜算就大些。

“你说过穷……穷寇……莫……追……”妖道一面踉跄奔逃，一面喘息着怪叫。

“你不是穷寇。”禹秋田不徐不疾说：“你的八宝如意袋中，还有不少吓骗凡夫俗子，装神弄鬼的法宝，我等你大显神通呢！至少，你的羽化膏我很感兴趣，那玩意的确让我吃足了苦头，不深入一步见识怎肯甘心？我不想再上第二次当。”

“放……我一……马……”

“休想。”

“饶……我……”

“决不！”

妖道实在跑不动了，扳住一株大树干，稳下身軀吃力地转过身来，发抖的手将剑举起布下防卫网，摆出暴虎冯河的态势。

“施主，留……留一条活……活路给……给人走……”妖道胆寒地叫。

“你龙虎大法师为恶满天下，不知有多少愚夫愚妇死在你手里，你从不留活路给人定，我为何要比你慈悲？”禹秋田一面说，一面信手连点三剑。

“铮！铮铮！”妖道吃力地架开这戏弄性的三剑，呼吸更急迫了。

禹秋田并不进逼，像戏鼠的灵猫不时伸伸爪。

“你无法凝聚真气启运玄功。”他轻拂着剑狞笑：“只能任我宰割，你已是拉了一天破车的老牛，我有充裕的时间从容宰割你红烧清炖。”

妖道一咬牙，从法袋中急急忙忙掏出一把小法刀，大喝一声，脱手飞掷。

双方皆力尽，相距仅丈，这一刀虽则速度有限，但力尽的人很难躲避。

禹秋田信手一抄，小法刀在手。

“唔！还有四两力。”他将小法刀丢掉：“我不用暗器杀人，虽则我是暗器的宗师级专家，你用这种小法刀对付我，不啻班门弄斧，省省吧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赶快掏有些威力的法宝。”

“我给你拼了！”妖道厉叫，一剑点出。

“铮！”禹秋田崩开剑，叭一声一剑拍在妖道的右颊上，力量恰到好处，当然比一耳光要重一些，幸好剑锋并不锋利。

妖道嗯了一声，斜撞出丈外。

“贫道……认栽……”妖道狂叫。

如果双方无仇无恨，只是小意气小是非之争，对方公然服输认栽，就不能再加煎迫了。

但今天的你死我活大杀搏，不是小意气之争，更不是小是小非或较技论武，不能以认栽作藉口。

“不要用这种下三滥口吻乞命，我不吃这一套。”禹秋田岂肯干休？一剑划开了妖道的右膀，出剑快如电闪，妖道毫无躲闪的机会。

“放……我一……马……”妖道崩溃了，丢掉剑表示没有武器，像在叫号。

“我要羽化膏……”

“给你给……你……”妖道急急接口。

“还有解药。”

“我……给，我给……”

妖道手忙脚乱，探囊取物。

手一动，剑光一闪，妖道的右掌背被刺了一个小洞，鲜血直流。

“先解掉你的两只皮护臂，不可乱动。那里面藏有法宝，你胡动乱动，万一引起我的疑心，不被思索一剑毙了你，你岂不死得太冤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禹秋田不再拖延，反正已经知道妖道的羽化膏和解药，必定贴身藏在怀里就够了，换出并不难。

黄山邪怪的解药藏在靴统里，如果先把人杀了，很容易忽略靴统，不易搜获解药。

一脚将妖道踢翻，再制了双肩井穴，粗鲁地摘掉如意八宝袋，仔细地搜身。

妖道的怀中，缝有所谓胸囊，也称怀袋，里面藏了不少害人的法宝和小器物。

羽化膏不难辨别，那是一种含油量高的小丹丸，可强迫受害人吞服，化在菜油中点灯，毒质可随火焰上升、散发，相当巧妙。

解药也是脂量高的小丸，藏在腰间的精巧荷包内，与一些银票在一起。

妖道向受害者卖解药，声称受害者中了邪犯了煞，除了做法事疏解之外，还得靠药物治疗，这种药物一颗千金，贵得离谱。

当然，受害人一定笃信鬼神，家财万贯的富豪仕绅，才承受得起敲诈诬骗。

买不起解药，死路一条。

27

禹秋田没收了解药，捏开妖道的牙关，将一小瓶羽化膏，全部强灌入妖道的肚子里。

“不……嗯……嗯……”妖道发狂般蹬腿、挣扎、叫号。

“我不屑杀你。”禹积田冷冷述说，将十余张宝泉局的官票一一打开，一一丢在妖道的脸上：“让苍天报应你，因为我并不曾目击你的罪行。”

“你……残忍……”

“双方交手拼命，我当然必须残忍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禹秋田哼了一声，转身大踏步走了。

“解我的……穴道……”妖道狂号。

禹秋田转身，狠狠地盯了妖道一眼。

“你的腿仍可走动，我对你已经够仁慈了。”说完，身形飞掠冉冉远去。

“我不……能……自救……”妖道仍在狂叫。

远远的看到有人走近，妖道心想：我得救了……

可是，高兴得太早了。领先的人，是残剑孤星威大川。

残剑孤星曾经夺获禹秋田，却又在八表狂生的逼迫下受辱。

“是……你……”妖道胆寒地叫。

“残剑孤星威大川，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，都不会错认我。”

“贫道……”

“你是鹰扬会的护法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残剑孤星一一抬起撒了一地的银票，逐张察看。

最高额的一张，一千二百两，最少的一张，也有三百两之多。

“谁把你弄成这鬼样子？”残剑孤星狞笑着问。

“禹……秋田……”妖道不敢不说。

“哦！他很了不起，你的妖术非常了得，居然奈何不了他？”

“罢了……”

“看来，千幻夜叉的话是真的了。”

“戚施主，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“千幻夜叉说，禹秋田并没向破岁星讨取那十万两贡银，我相信她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妖道，你是个大财主。嘿嘿嘿……这些银票，总额不少于一万两，他竟然弃如蔽履，可知他是一个不取不义之财的好汉，不是挟恩要挟吞没我十

万两银子的人。天长堡的珍宝，是他应得的，不算不义之财。嘿嘿嘿嘿……妖道，你不反对在下没收你这些银票吧？”

“贫道能……能反对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贫道认了。”

“谢啦！”

“呃……”妖道叫了一声，浑身抽搐。

残剑孤星不是善男信女，所以在湖广税监陈奉手下做税丁保镖。道谢的方式，与那些凶魔豪霸毫无二致，一脚踢破妖道的脑袋，拳拳服膺江湖的金科玉律：杀人灭口永除后患。
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

江宁镇重归宁静，英雄好汉们一哄而散。

禹秋田八个人，亦重回悦来老店投宿。

九州游龙与三位子弟，都受了不算严重的伤，几乎全是暗器所造成的伤害，幸好暗器皆没击中要害部位，伤势不重也不轻，至少也无法用全力与人交手拼搏了。

北人屠挨了一剑，右胯裂了一条小血缝。

千幻夜叉与夏冰皆毫发未伤，两女相互联手，居然相当圆熟，占尽了便宜。

已经是午后时分，店伙替他们在客堂备妥饮食。

“八表狂生踪迹不见，让他逃掉了，真不甘心。”夏小姑娘懊丧地说：“我真的不甘心。”

“这个人容易找，包在我身上。”千幻夜叉显得信心十足：“我恐怕永远找不到祝堡主了，这次他一定躲到天尽头……”

“我知道他会走哪一条路，在路上等他。”禹秋田的虎目中，闪烁着阴森的光芒：“他不会上天入地，卅九条人命等他偿还。”

“在路上等他？什么路？”千幻夜叉问。

“回山西的路。”

“他敢回去？”

“为何不敢？其实，他如果真有躲起来的决心，躲在山西反而安全，花十年岁月也不容找到他。他躲在庐州，用意在于联络各地的朋友，时机一到，就向你我行致命一击，夺回他的百万珍宝。”

“事实如此。”

“这次，他算是完全绝望了，所以像久在阳间的游魂，逃回山西真正躲起来享福，哼！”

“你打算何时动身？”

“不急，小红。”禹秋田胸有成竹：“这期间，他会暂时找地方躲起来避风头。”

“我们……”

“先找八表狂生，彻底挖掉鹰扬会的根，如果让他们重新壮大，今后咱们日子难过。小冰，你们犯不着和他们玩命，扫除奸毒，是我这种人的老本行，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名正言顺找他偿命。”

“对啊！他在蚌埠集行凶，我和北人屠是目击者，有正当的理由，要他

偿两位旅客的命，理直气壮。小妹，放心交给我们啦！”千幻夜叉欣然说。

九州游龙想起血肉横飞的情景，感到惻然不安。

“这次大屠杀，鹰扬会死伤过半，就算我们不找他，鹰扬会也不肯罢休的。”九州游龙黯然叹息：“我担心他们走极端，不顾一切向栖霞幽园行自杀性的袭击，必须赶回太湖应变……”

“梅大叔，日防夜防决非了局。”禹秋田说：“不要怪我残忍，以杀止杀是最佳的良药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舅舅，我不回去。”夏冰郑重地说：“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？回去日防夜防，不如彻底挖根锄苗。禹大哥，我要参加你们，我是当真的。”

“看来，我阻止不了你了。”

“是的。舅舅。”夏冰语气极为坚决。

“禹小哥，何不从长计议？”

“大叔的意思……”禹秋田问。

“我梅家夏家，还有几个朋友。”

“侠义道名人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是……”

“不争名利的高人逸士。”九州游龙淡淡一笑：“为虚名所累的人，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大事，而且树大招风，做事缚手缚脚。”

“事实如此。”禹秋田的口气有不满。

“我认为我可以组成撒网队，负责暗中策应。”

“我也有不少人，准备带他们出来策应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将有两张保护网。”

“和强劲的打击主力。”

“哈哈！你同意了？”

“只是……大叔作得了主？”

“毫无疑问。我九州游龙熟悉四海九州，宝剑还未老呢！”

“请你答应，大哥。”夏冰含笑央求，挽住了千幻夜叉：“姐，教我易容术好不好，谢谢你啦！”

“唷！你小不点，能扮什么？”千幻夜叉打趣她：“小香扇坠一样，扮什么都不像。”

“扮你的丫头，该可以吧？”

“老天爷，让你爷爷知道，你跟着夜叉闯祸已经不得了，再扮夜叉的丫头，他老人家不活剥了我才怪，你想陷害我呀？嘻嘻嘻……”

“我爷爷才不会对你有成见呢！他老人家才是真正的难缠人物。他搜杀两大妖神之一，九地冥君萧老魔的妻子神荼，把九地冥君夫妇的四川华阳地府迷宫捣毁，把他们追得上天入地，到现在还在找他们呢！他老人家除恶务尽的念头，比你们还要激烈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吃饱了我们再好好商议。”九州游龙促众人就膳。

鹰扬会是半公开性的组合，交通官府潜势力庞大，所以早称江南第一大帮会，黑道行业谁敢拒绝向该会缴纳常例钱？

正当的商贸，也不敢不交保护费。

扬州该会的山门，依然一如往昔照样开，但接待的人像是全部撤销了，没有像样的人接待登门的访客，只留了两个傻呼呼大汉，看守厅堂打扫门庭，上门问讯的人一问三不知，两大汉不住傻笑，不回答任何问题，答也答非所问，来客不得不知难而退。

江湖朋友议论纷纷，对鹰扬会江宁镇死伤惨重的事，先是存疑，然后亲痛仇快，谣言满天飞，其象与因果也逐渐被发掘出来了。

山西天长堡的毁灭，并没造成轰动；天长堡地处边疆，相隔太远了。

这众，像一声春雷，轰动江湖，武林大震。

谁是禹秋田？是何来路？

禹秋田成了死神的代表，有人干脆把死神当成绰号送给他。

那些大豪大霸们，开始睡不安枕啦！明暗之间，以重金发掘消息线索，以便预作提防。

大快人心，欢呼鼓舞的人更多。

江南地区，被鹰扬会压榨得叫苦连天的黑道朋友，总算喘过一口气，日子混得比往昔容易些了，莫不额手称庆，对禹秋田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半月后，高邮湖北面的白马湖。

高邮湖天连水，水连天；风高浪急，一望无波，千帆过往，万商往来。

白马湖正好相反，除了运河所经的主水道之外，处处港湾，庐州遍布，大多数地方是沼泽区，只有小船可以在内行驶，客货船罕见往来。

高邮湖有大埠，高邮州号称小扬州，是盐河的入口，运盐船必泊的埠头。

白马湖方圆数百里，只有宝应一座小县城，星罗棋布着一些小渔村，繁荣不起来，所以也称宝应湖，大多数外地人不知道这处地方。

其实，白马湖真不配称湖，称沼泽区倒还符实，不具有湖的条件。

一叶小舟，泊上了鸭头洲。

这是一个与西面洲洛相连的洲，向东伸出如鸭头，即使闹水灾洪水泛滥，鸭头洲也不会淹没；是属于已经定型，成了陆地的洲。

洲北，有一度小渔村，有三四十户人家，全是本地的渔户。

小舟泊在洲南，地势偏僻，满目芦苇绵绵无尽，视野有限。

显然，小舟不是故意驶错水道的，而是别有所图，避免直接泊靠小渔村。

两名骠悍的舟子，等舟上的四位男女乘客跳上洲之后，轻而易举将小舟拖上岸，藏在芦苇中。

“二少爷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去？”舟子之一向扮成渔夫的禹秋田笑问：“多一个人……”

“多一个人，就会引人生疑了。”禹秋田挟起长包裹：“少在附近走动，小心了。”

“食物充裕，我们就躺在船上睡几天，不走动就是啦！”舟子笑嘻嘻做鬼脸：“可是，如果动手厮杀，别忘了发啸声招呼，拜托啦！”

“五哥，拜托你看好船，厮杀没有你的事。”扮成渔妇的千幻夜叉说：“万一船丢了，破了，我和小妹可就惨啦！大姑娘泡在水里游三十里，像话吗？”

“哈哈！小冰妹妹生长在太湖，太湖三万六千顷，她可以游三个来回，廿里算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小妹高明……”

“二少爷可以带你，怕什么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禹秋田笑骂：“船出了问题，我陪你练一个时辰拳脚。”

“老天爷！你想打扁我呀！”舟子怪叫伸伸舌头：“恕不奉陪，我和七弟看妥船好了。”

两个舟子是禹秋田的人，名义上他是二少爷，其实称兄道弟感情深厚，与小秋明小女孩一样，是禹秋明的老爹所收养的孤儿孤女。都是天灾人祸煎熬下，家破人亡的可怜虫。

另一个北人屠，也是朴实渔人打扮，尽量将双目半闭，避免天生的凌厉目光泄漏身份。

四人各挟了长包裹，排芦往里走。

四人隐身在芦苇丛中，透过叶隙向渔村窥伺。

卅余户人家，全是草屋，零零落落，屋外的棚架晒着网具。这里，通常夜间打渔，因此不时可以看到渔夫渔妇在外走动。

“最西端那几间稍大的茅屋，就是鱼鹰汪浩的家。”禹秋田低声向同伴解说：“在天下七只鹰中，他名列第一头鹰。五岳狂鹰排名第四，九天魔鹰排名第七。这头鹰为人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作案，专劫大户官吏。空中搏击的能耐世无其匹，算是飞贼中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。如果他在家，五岳狂鹰消息灵通，一定会来找他的，也有把柄捏在五岳狂鹰手中，五岳狂鹰交通官府，有把握把他送进牢狱吃太平饭。”

“如果梅大叔的消息不够灵通，我们在这里守株待兔，岂不浪费光阴？”千幻夜叉提出疑问。

“请相信我舅舅的消息准确，姐。”夏姑娘说，她称呼亲近的人，娇滴滴亲昵得十分令人喜爱。称梅贞姑不叫姨妈，亲昵地叫姨。

对千幻夜叉，起初称霍大姐，然后是霍姐，最后干脆叫姐，童心未泯，极易获得对方的好感。

千幻夜叉一向以女强人自居，对男对女都一样，一旦碰上了一个天真无邪，依赖她、缠住她、向她撒娇的小妹妹，便激起了潜在的母性情怀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自然而然地以大姐姐自居，衷心喜爱上这位可人的小妹妹啦！

夏冰确是善解人意的小精灵，连凶暴的北人屠，也深探地喜爱这位名门小侠女，有时甚至以长辈自居，这当然与夏冰称他大叔有关。

“我只是担心万一呀！”千幻夜叉说：“连天老爷也会出差错呢！不然怎会有些地方缺雨水，另一些地方又闹水灾？”

“小霍，姑奶奶，你不要尽挑毛病好不好？”人屠大摇其头：“我们只有这条线索，万一也得来呀！狄会主奔走呼号请入助拳报仇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不乘船走陆路，一上北行官道就失踪，总不能就此放弃，沿路翻过地皮找他。”

“别吵别吵。”禹秋田低喝：“看，那位挟了五股鱼叉的人。”

“是他！”北人屠不胜惊讶：“这家伙居然也躲在这鬼地方打渔，大概太阳要改从西天升起来了，天底下人人都反常啦！”

“谁？”禹秋田问。

赤着上身，穿了一条青中泛灰长裤的人，年约半百，精壮结实手长脚长，长了一个鹰钩鼻，八字吊客眉，走动间活力澎湃。

半百年纪，是练武有成的人，登峰造极成熟的最佳年龄。以后的岁月，能保持已有的成就，已是难能可贵了，大多数名家不进反退，岁月不留情。

“横行登莱海疆的大海贼，曾经劫掠天津卫的闹海神蛟胡大海。”

“你的山东老乡嘛！”禹秋田轻松说俏皮话：“闹海神蛟闹到小湖里来了，他真有出息呢！梅大叔就不好意思跟来，他是一条九州游龙，在小湖沼泽游不出什么名堂来的，所以他拒绝跟来，以免龙游浅水遭虾戏。”

船在薄暮时分，泊上了高邮州的运河码头。

运河在湖外，不受风涛的威胁，两三百艘巨大的客货船，把码头区变成喧闹的夜市。

舱门窗紧闭，静悄悄像是空船。

二更天，几个舟子悄然登上码头，像要到码头半边街的酒肆买醉，消失在闹哄哄的入潮中。

城内市河北面的通济桥旁，孙家大宅的门灯迎风摇曳，逛街的市民逐渐稀少，夜禁即将开始了。犯禁的人，被捉住会挨板子的。

夜行人从不理会夜禁，巡捕们对这些犯禁的人无可奈何，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，哪有闲工夫上屋捉人？爬上屋人早就跑掉啦！

五个夜行人，悄然隐没在孙家大宅的房舍深处。

孙家的大老爷孙坤，一听便知道他排行二，所以家里的奴仆，皆尊称他为二老爷，只有不知底细的外人，才称他为大老爷。

凡是有钱有势的人，都有人尊称为大老爷。

孙大老爷靠航运起家，他的船行叫鸿远，拥有卅余艘南行北往的货船，在京都设有分号。

船行的总账目，通常皆由账房夫子，每旬按期从码头的店堂，携往城内的大宅，交由大老爷清核过目。大老爷应酬多，平时很少出现在船行。

这天是初十，账房夫子照例到了大宅报到，在书房向大老爷请清核，通常要忙到三更天。

书房其实是密室，奴仆们不许接近。

长案上灯光明亮，三个夫子打扮的人，正与孙大名爷商议，而不是核账。

“这一趟北航，共需一千二百两银子关节。”一位夫子说：“外加漕运船附行的水费开销，总数约需二千两银子左右打发。”

“两艘船一于二百两关节，是不是多了些？”孙大老爷的炯炯鹰目，有不满的神情流露：“沿途的关卡，胃口愈来愈大了。”

“老爷，关节费用每天都在涨，就是咱们的荷包不胀。”夫子无可奈何发牢骚：“听说德州的税署，打算不承认济宁州税署的税单，由德州重新估税。这一来，不但耽误行程，所送的关节也将加倍，简直是天打雷劈，说不定白跑一趟分文不嫌，还得赔老本呢！”

“我们仍可承受，能忍则忍。”孙大老爷叹了一口气：“再这样下去，真要被迫铤而走险了。”

四人似有所觉，倏然惊起。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阴笑声透窗缝而入。

孙大老爷哼了一声，从案下抽出一把尺八鹰爪钩。

三位夫子也三面一分，衣下拔出锋利的巴首。

孙大老爷顿首示意，一位夫子拉开了东首的明窗。

五个夜行人毫无顾忌穿窗而入，领先的赫然是五岳狂鹰狄会主。

另一个是黄山邪怪；第三个是外堂大堂主，九天魔鹰陶天英。

最后一个五短身材，獠头鼠目貌不惊人，不像武林高手，倒像一个落魄的混混。

“是你！”孙大老爷的目光，讶然落在五短身材的人身上：“你来做什么？竟然带了这许多人，有何用意？你不该来的，尤其不该带陌生的人来。”

“呵呵呵呵！”五岳狂鹰怪笑：“孙老兄，在下不算陌生人。”

“是吗？狄会主。”孙大老爷冷笑：“在下做的是上行买卖，不曾下行扬州，怎能不算陌生人？你找我是不是捞过界了？”

“孙老兄……”

“高邮虽然地属扬州府，但高邮湖以北，是淮安府大河老龙的地盘，你老兄该比我清楚。”

“孙老兄，我不是来和你谈地盘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令拜弟有话和你说。”

“我不再是这混蛋的拜兄。”孙大老爷怒地一指五短身材的人：“这混蛋吃里扒外，狗屁不如，我早已和他情绝义尽，他最好早些滚！”

“他不听，我说。”

“你说吧！我在听。”

“请你老兄陪我跑一趟白马湖、拜访鸭头洲的汪老兄。有你老兄一同前往，他会识相些。”

“鱼蹄？你和他同列七只鹰，有话好说，我去算什么？他不会卖我的账。”

“有你在场，他赖不掉十年前的山西平定州血案，我是目击者，你是证人，所以……”

“可恶！你要我陪你去胁迫他？”

“他如果肯乖乖和我合作，用不着胁迫他。”

“混蛋！孙某不是出卖朋友的人，你给我滚！”孙大老爷火冒三千丈，指着敞开的明窗下逐客令，激动得乎在发抖：“我耻于和你这种人说话，滚！”

“滚就滚，反正你是死人一个。”狄会主冷笑，往明窗说：“你想死，就让你死吧！”

“老鹰，你奈何不了我的。”孙大老爷举爪戒备：“你最好安静地走，我厌倦了刀头舔血的生涯，但被逼急了……”

“逼急了就铤而走险？”

“一点不假。”

“你没有机会，孙老兄。”

“笑话！我……”

“已过了一百下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一百数？”孙大老爷脸色一变，听出不吉之兆。

“认识这位老兄吗？”狄会主指指阴笑的黄山邪怪，也阴阴一笑。

“眼生得很，老兄是哪座庙的大菩萨？”

“在下姓陈。”黄山邪怪笑意更阴森了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大崩阎王散的主人。”

“哎呀！黄山邪怪……”

“正是老夫。”

孙大老爷骇然变色，猛地一扳案下的底板。一声怪响，外面警钟大鸣。

“不好，灭口！”狄会主大叫。

孙大老爷妄用了真力，正趴伏在案上向下滑。

狄会主抢进，一掌拍破了孙大老爷的天灵盖。

三位夫子也失手掉落匕首，踉跄向后室门走。

九天魔鹰与黄山邪怪一跃而上，手下绝情。

护院与仆人惶然抢入，室中暴客早已走了，四具死尸的头部破了，没有知道致死之物其实是大崩阎王散，人死了当然说不出致死的原因。

灭口，江湖道的金科玉律。

28

三艘小舟，载了不少人，悄然驶入白马湖，消失在隐秘的河道深处。

破晓时分，鸭头洲在望。

出现第一艘小舟舱面的狄会主，显得精神抖擞意气飞扬。

“没有姓孙的，咱们同样会成功。”他向身侧五短身材的人说：“有你在，鱼鹰必定心虚，即使伪装强硬，也维持不了多久的。”

“我会说服他。”

“你会的。”狄会主阴阴一笑：“秦兄，令拜兄的船行，你可以放心大胆，在本会的支持下接收了。”

“谢谢会主栽培。”五短身材的秦兄，眉飞色舞行礼道谢。

“呵呵呵呵呵……”狄会主大笑。

笑声引起满天飞禽的噪鸣，湖上空各类水禽急急四散而飞。

狄会主夜入孙家大宅的次日清晨，鸭头洲的渔村有了动静。

经过半天一夜的侦伺，禹秋田对渔村的动静，已有进一步的了解。

天一亮，四人出现在村口。

立即引起一阵骚动，返航的渔舟纷纷争先抢靠码头。

“咦！你们……”两个渔夫吃了一惊，劈面拦住去路讶然问。

“船沉了，借贵地歇息。”禹秋田笑容满面，一切和气：“打扰贵村，务请方便一二，感激不尽。”

“船沉了？”

“是呀！在下的船籍在县南的小瓦甸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小瓦甸的人，该到五湖，那是小瓦甸的渔区。”渔夫冒火了：“说！你们为何而来？不可自误，说实话。”

“好，说实话，来找鱼鹰汪浩。”禹秋田依然笑容可掬：“我们自己去找他。”

“噢！你们……是办案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，你们……他认识你们吗？”

“见面不就认识了？”

“好家伙！你……”

渔夫的手，刚沾上腰悬的剖鱼刀，手肘便被禹秋田三个手指扣住，动弹不得。

“让他来！”侧方传来沉喝。

是闹海神蛟，手中有一把雪亮的分水刀，目光极为阴森凌厉，似乎比刀光更锋利更寒森，是那种目光有天生慑人威力的鹰目。

“谢啦！”禹秋田放手：“你这条闹海神蛟，在这里能掀起多大的波涛？哈哈……”

闹海神蛟大吃一惊，目光更阴森了。

禹秋田谈笑自若的豪气，也让这条蛟依然而惊。

全村骚动，紧张的气氛浓得化不开。

“跟我来。”闹海神蛟在前领路，不再追问。

“谢谢。”

鱼鹰汪浩的草堂，破破烂烂鱼腥味刺鼻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隐身大飞贼的家，任何高明的巡捕，也不会对他生疑，伪装的工夫十分到家。

这里，一年到头没有外人进入，县城的巡捕，也很少乘船往这里跑。

鱼鹰汪浩在家，半百年纪龙马精神，也长得鹰目钩鼻，身材瘦削，举动轻灵。

三个人陪四位客人，在草堂奉茶，其中一位是鱼鹰的廿余岁，身材精壮的儿子汪德。

各怀戒心，神情却友好。即使是死对头，客套之前皆保持良好的风度，这是高手名宿该有的修养，目下双方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名宿。

客套一番，禹秋田露了禹秋田的姓名，北人屠与两女，说了姓而不道名。

半个月前江宁大屠杀的消息，还没传至鸭头洲，地处偏僻闭塞，消息难以传至。

“诸位不像是寻仇而来，更没有办案公人的可憎气势。”鱼鹰立即开门见山提出质问：“我相信与诸位素昧平生，但不知诸位为何枉顾。禹老弟，希望能给在下满意的答复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，就留下我们，我知道。”禹秋田好整以暇，泰然自若：“知道两位的根底，毫无顾忌登门造访，如无满意的答复，换了我，我也会搬取防险的手段，来保障我的权益，这道理我懂。江湖朋友都懂。”

“请说让在下满意的答复。”

“为拯救汪老兄而来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一语惊人，鱼鹰大为不悦：“无礼！你敢说拯救我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拯救你。汪老兄可认识五岳狂鹰狄飞扬，七只鹰的第四只鹰。”

“鹰扬会的会主，很有霸气，有出息，他比我这排名第一只鹰的鱼鹰神气多了。”鱼鹰脸色微变：“添在近邻，同一代混出闯江湖，要说我不认识他，

那是欺人之谈，睁着眼睛说瞎话。”

“交情不薄吧？”

“交情两字很难讲，老弟。”鱼鹰的鹰目中，幻现莫测高深的光芒：“生死交情与泛泛之交，都会随时间情势利害而改变的。你提他，与拯救我有何关连？”

“他的鹰扬会，已面临存亡续绝关头。”

“咦！谁能撼动得了他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不是开玩笑？”不但鱼鹰吃惊，闹海神蛟也脸色大变。

“没有开玩笑的必要，汪老兄。目下他正秘密地奔走天下，四出找朋友助拳，第一个要找的人，可能是你。”禹秋田察颜观色，知道消息还没传到。

“他有找我的理由吗？”

“这我就不知道底蕴了，聊算是我凭空臆测吧！如果他来，汪老兄，不要答应他，那不会有好处的，他只会替朋友带来灾祸。”

“你要先发制人？”

“不，我要在你这里等他，在江湖追逐，太累人了。”

禹秋田不再微笑，虎目中神光湛湛：“我让你先在心理上有所准备，届时你是否肯替他担是非，是否拔刀相助，全看你了。我办事的宗旨，是尽可能不累及他人，不想牵连过广，刀头舔血的事，参予的人愈少愈好。言尽于此，休嫌打扰，告辞。”

“你说了很多不中听，饱含威胁性的话。”鱼鹰推椅而起：“年轻人狂不是坏事，狂得不知天高地厚就不对了。狄会主绰号狂鹰，其实他表面上狂，骨子里冷酷阴奇，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不信你能逼得他奔走天下找人助拳。咱们门口广场上见，看你配不配说这些狂话。不配，我要你把这些不中听的狂话吞回去，请。”

“这是意料中事，不怪你。”

村中想来看热闹的人，全被闹海神蛟赶走了。

广场宽阔，足以施展。

禹秋田是晚辈趋下首从容亮剑。

鱼鹰的左手，亮了亮掌心挟藏的小鱼叉，表示必要时动用，颇有英雄气概。

手中剑一升，这头鹰阴鸷狰狞的神情十分慑人，真有即将攫食的猛禽气势，凌厉的杀气撼人心魄，一代飞贼名不虚传。

“恕在下放肆了。”行礼毕，禹秋田朗声说，剑诀一引，先进手的意图十分明显。

“你请吧！”

“得罪了！”

声出剑发，蓦地电光排空，风雷骤发，以无与伦比的声势，招发长虹贯日，走中宫强攻，而且是攻上盘，行家极易化解反击的招式，名家高手很少使用这一招，闪避封架皆容易，更易乘隙反击。

一声暴露，鱼鹰不但及时封住了这惊电似的一剑，果然剑一沉，立还以颜色，电虹疾吐，速度与劲道似乎益为猛烈，锋尖光临禹秋田的右肋。

只差一寸，在这种速度下，一寸是无法用肉眼分辨的，因此旁观的人

皆以为剑已贯胁而入。

“好……”闹海神蛟兴奋雀跃喝采。

禹秋田淡淡一笑，腕向下疾沉，被封上扬的剑化为一道激光，靶下尖上陡然沉落。

短短的一寸，绝顶高手眼中已经够长了。

“铮！”

奇准地挡开了锋尖，接触有如电光石火。

剑尖易受侧方的力道所左右，硬被禹秋田的剑身近锷部位，一触即外张八寸。

嘎一声刺耳的切刮声传出，禹秋田滑进一步，剑强行挤开鱼鹰的剑，激光射出有如变戏法。

鱼鹰心胆俱寒，暴退出丈外。

一星血珠滴下肩膀，右耳垂被锋尖轻触了一下，皮破血流，这一击妙到极点，神乎其神。

如果再进一寸，保证锋刃可以割裂藏血穴的大血脉，方向假使稍偏些，甚至可以贯入这致命的穴道，那将血如喷泉。

禹秋田如影附形移动，剑尖指向鱼鹰的咽喉，距喉结不足半尺，冷然不动虎目神光似电。

他有充裕的时间将剑送出，但他没送。

鱼鹰脸色灰败，目定口呆，手中剑根本无法封架，锋尖远在中宫外，马步也无法稳住。

彻骨的剑气似乎仍遗留在耳旁、肩上、颈部右肩的肌肉仍感又冷又麻，可知禹秋田剑气之强烈，真有彻肌裂骨的威力。

千幻夜叉三人，看到鱼鹰肩上那滴血，和耳垂仍在凝结增大的另一滴。

闹海神蛟站在另一面，没看到血滴，但却清晰地看到色鹰的恐怖神情，看到屹立如山，剑随时可以贯入鱼鹰咽喉的禹秋田，那恍若当关天神似的坚强背影。

“噢！怎么可能……”欢叫声变成自问，闹海神蛟的嗓门变得好快。

“你……你一剑击败了我天下第……第一只鹰？”鱼鹰问的话也令人感到好笑。

“大概是的，汪老兄。”

“是的，我应该信。”鱼鹰将剑往地下一丢，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十年。

“承让。”禹秋田收剑入鞘，向后退。

“你们走吧！等那头鹰来了再说。”

“你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和决定。”

“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利害切身，你会的。”

“我希望他别来。”

“我并不希望把你这里作为屠场。”

鱼鹰打一冷战：屠场？

“你可以在村子里安顿。”

“谢了，我们另有宿处。”

“随便你。”

“打扰了，告辞。”

“不送。”

谁也不知道狄会主何时可以到来，岂能在满足敌意的村子里安顿？

四人镇静地觅路出村，鱼贯而行，小心翼翼，明里泰然自若神情轻松，心中警惕不敢大意。

如果鱼鹰下令袭击，在这种地方的确施展不开，到处都可以藏匿，想追赶难免弄得一身泥浆，休想擒住会飞天潜水的鱼鹰。

绕过一座茅舍的右侧，一座小窗撑竿一动，防雨窗扇向下一沉。

四人倏然转身，提高。警觉。

啪的一声响，窗户放下了。原来是有人凑巧在内放下窗，虚惊一场。

这瞬间，四人的眼角余光，察觉到窗扇微向上掀，就在他们重行转身举步的同时，有模糊的小物体，从微向上掀的窗扇下射出。

四人虽然小心提防意外，但相距太近，速度也太快了，发现有警已闪避困难。

闪避是本能反应，有时是不由自主的。

千幻夜叉不经思索，向前急扭娇躯。

糟糕，唉一声响，臀部挨了一击，力道有限，碎屑爆散，且有雾状物飞扬。

打击力道有限，但姑娘们的臀部挨了一击，岂不尴尬？

千幻夜叉又羞又怒，不假思索飞跃而起，砰一声大震，捡破了小窗滚入。

“不可鲁莽，是泥块。”禹秋田急叫，但也跃身穿窗而入。

羞怒交加的人，反应是相当情绪化的。

茅舍内部设备简陋，家具堆放杂乱无章，尤其是内室部分，空间狭窄不能横冲直撞。

千幻夜叉追人的心念急切，怎能冷静下来，避免横冲直闯？

一个矮身材的村姑背影，灵活地钻走如飞。

千幻夜叉不熟悉狭窄幽暗的环境，无法像村姑一样钻走灵活，她像一部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速大车，所经处家具遭殃，乒乒乓乓响声援耳。

挤入一度窄门，门宽仅尺余，应该不像是门，村姑像老鼠般窜入，熟练地斜身滑走。

千幻夜叉不便滑走，用手扶壁向里挤。

感觉中，墙壁似乎很粗糙，甚至有米粒大的尖状突出物，手掌触及像有被沙磨的感觉。

不是走道，其实是一条泥砖筑的夹墙；长仅丈余，挤出便是一间斗室。

小村姑已经不见了，室门是大开的。

不远处是后院，她出院跳墙而走。

“别让我抓住你，小女人。”她站在墙头，向屋内愤愤地大叫，这才跳墙走了。

她已听到禹秋田的叫喊声，知道被人用泥块戏弄了。

回到藏舟，膳食已具。

扮舟子的两个人，叫禹商东，禹商商，都是十八岁的雄壮小伙子。

十余年前，豫东陈州一份闹瘟疫，有些树庄死得人烟断绝，有些人幸而逃至徐淮一带，苟全性命。

禹秋田的老爹，当时恰好行脚府南的商水县，无意中救了这两个四岁左右的孤儿，带至府城治疗，事后无人收容，只好带回家抚养成人。

两人不知自己姓什名谁，只知道自己的小名叫大柱子和小富。因此，无可奈何替他们取名禹商东，禹商南，意思是商水县东县南的人。

在禹家收养的孤儿孤女中，他们排名第五、第七。

这些孤儿孤女，与禹秋田自小在一起长大，亲如兄弟姐妹，感情深厚。

因此，千幻夜叉与夏冰姑娘，客气地称他们为五哥七哥，她俩已在引介时，看出禹秋田与两人的深厚感情。

小秋明年仅十三岁，把禹秋田当成最亲爱的兄长。这次小秋明没来，千幻夜叉颇感遗憾，她由衷地喜欢乖巧可爱的小秋明。

千幻夜叉以及所有的人，迄今为止，还不知道禹秋田是何方人氏，家在何处。禹商东、禹商南两人，是在南京会合的禹家子弟中的两个。

禹家到底来了多少人，她们也弄不清，也不便问。与梅家的子弟联络，也使用特定的手式和暗号，直接联系则以禹秋田为中心，神出鬼没令人莫测高深。

禹商南两人不是好厨子，菜肴都是从高邮买来的烧卤，用竹筒盛的冷沸水，必须节约分配饮用，因为他们不知要在这里等候多少时日。

他们像有耐心的猎人，有耐心地等候猎物光临。

每个人有一块香喷喷的大光饼，香但并不可口。这些人中，除了北人屠之外，全是锦衣肉食的少爷小姐，但居然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仲秋，你猜，那头鹰何时能来？”千幻夜叉傍在禹秋田身旁，坐在船舷上进食，一面问，一面下意识地用右掌在船板上磨擦来止痒。

练武有成的姑娘们，如果赞美她那双玉手，像春笋，像柔荑，柔若无骨，温润滑腻如脂，那么，这人如不是失心疯，就是白痴。

天天出拳发掌，抓握刀剑，苦练暗器，双手能柔若无骨滑腻如脂？即使练的是内家，肌肤的增强、变异，变化是相同的，仅程度稍异而已。

千幻夜叉的手掌，无意中在船板上磨擦，她却毫无所觉，也没引起禹秋田的注意。

磨擦的力道不轻，发出嗤嗤怪响。如果换了一个千金小姐，这种摩擦，足以擦掉一层掌皮。

“谁知道呢？”禹秋田用巾拭抹手上的饼屑：“希望来得愈快愈好。小红，急不来的。”

“我有过漫无头绪追踪的经验，的确很烦人。”千幻夜叉伸伸傲腰，打个呵欠，换了右掌磨擦船板：“腿是别人人，又无法料中对方的想法和做法，天下大得很，那种焦急、无助、茫然、无能为力的感觉，会让人得胃气痛，真不好受。”

“只要不急切心急，这些杂乱情绪就不会烦你了……唔！你是否有点心神不宁？”

“没有呀！在你身边，我怎么可能心神不宁？”千幻夜叉粉脸一红，妩媚地白了他一眼，女人味十足：“我一点也不担心任何一只鹰。”

“精神不济，我看到你打呵欠。”禹秋田终于感觉出异状了。

“胡说！”千幻夜叉娇嗔，心中一甜，连打呵欠也让心爱的人注意到了。

“你的手怎么啦？”

“手？”千幻夜又抬起掌：“哦！感觉有点麻麻痒痒地，没什么！”

禹秋田握住她的手，仔细地察看她的手掌。

“没什么啦！”她心头如小鹿乱撞，一阵难以名状的异样感觉袭击着她，心跳加快，体内温度急骤增加，想抽回手却又难舍那种触电似的、又惊悸又快乐的感觉，有浑身软化的现象震撼着她。

她知道，脸已红到脖子上了，那种灼热的感觉，她自己心中明白。

“是没有什么，奇怪。”禹秋田轻拍她的手掌：“感觉如何？”

“是有点奇怪，有点迟钝。”她急急收回手，因为一旁的夏冰姑娘，正转头向她俩注视。

“为免发生意外，今晚得轮流值夜。”北人屠中气充足的嗓音，打断她俩的思路：“我对飞贼和海贼，都有点不放心。”

“那是我们男士们的事，褚叔。”禹商东收拾食具：“四周里外，都是水禽的栖宿处，连小猫也过不了关。需要提防的是临水一面，我不信人会变成鼉龙爬上来。上来也讨不了好，剥皮可卖到卅两银子呢！”

猪婆龙(鳄的一种)的皮，如果加工制成革，足可卖到百余两银子，因此大江与各湖沼泽的猪婆龙，快被杀光宰绝了。

所以，它的皮和肉都十分值钱。

狄会主站在舱中，举目四处眺望，

“怎么没有看到回航的渔船？”他像是自问：“唔！我不喜欢这种情势。”

破晓时分，也是渔人们返航的时光。

这一带打渔皆在夜间，天一黑，星星渔火闪烁，景致颇为迷人，湖中有收渔货的鱼鲜运走，返航的渔舟，除了留些低价值的鱼食用外，活舱内通常都是空的。

小舟乘载量有限，每艘仅载了七个人，两个操桨，五个坐在无篷的舱中。三艘小舟，共有廿一个人，实力十分雄厚，狄会主是有备而来。

“也许渔船早就泊岸了。”黄山邪怪不以为：“这条航道太隐秘，恐怕不是渔船的航道，鱼鹰躲在这种鬼地方，真亏了他。换了我，住三天我就会发疯。”

“为后代子孙的日后生活着想，就不会发疯。”九天魔鹰的见解不同：“一代辛苦，百代安乐。”

“狗屎！”大副会主掌里乾坤嗤之以鼻。

“苗副会主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九天魔鹰是地位低一级的堂主，不悦但不敢冒火。

“谁都知道，富贵不出三代，你懂不懂？”掌里乾坤冷笑：“所以咱们这些江湖豪霸，或者混混亡命，都知道及时行乐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只有一些蠢蛋，才愿意为子孙做牛马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不要哼，这是事实。秦始皇想传千年万载，秦二世就完蛋了，三世还传不到呢！”掌里乾坤摆出训人面孔：“咱们这些人，赚的大半是造孽钱，能善终一生享用，已经是老天爷网开一面了，还想百代安乐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，没知识。”

九天魔鹰正打算反唇相讥，小舟已箭似的向渔村的滩岸冲去。

滩岸不见人踪，不见拖上岸的船只，全村死寂，像一座死村。

“真的有点不对，人呢？”跳上岸的狄会主，警觉地大声问。

“空村？”黄山邪怪也惑然叫。

“会不会搞错了地方？”掌里乾坤也在问。

“不可能，就是这里。”将小舟拖上岸的操舟大汉，信心十足加以肯定。

“也许是遭了瘟疫，人都死光了。”有人叫，惊恐地向后面的滩岸退。

谁不怕瘟疫？一座村一夕之间，就可能死得一个不剩，在劫者难逃。瘟神，是最可怕的凶神之一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右方不远处，传来骂人的声音：“老夫不是活生生的吗？看你就像一个怕死鬼，何必在江湖上活现世？呸！”

那是一座草亭，供老年人聊天讲古，打发日子的聚会地方，亭基高出地面五尺。

亭中的排椅上，安坐着鱼鹰和闹海神蛟。由于两人不言不动，相距也在卅步外，隐约利用亭柱挡住视线，因此不曾被这些高手及时发现。

“呵呵！是汪老兄，好久不见，一向可好？”狄会主堆下一脸假笑，领着众人直趋草亭：“兄弟特地带了一些弟兄，专诚前来拜候。”

“不敢当，好说好说。”鱼鹰也皮笑肉不笑：“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？你不受欢迎，狄会主，你带来的人其不少。诸位，随便坐。”

“呵呵！不请咱们到移府小叙？”

“蜗居狭溢，难容贵宾，这里不是很好吗？朝阳璀璨，正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好地方。”

“汪兄言中有物，似乎已预知兄弟要来。”狄会主心中暗懔，怎么可能走漏消息？

“不知道，反正汪某不欢迎你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，我承认我怕你。”

“兄弟……”

“请开门见山，不必客套。”鱼鹰不住冷笑：“我这人天生贼头贼脑，但胸无城府快人快语，最讨厌阴毒狡诈，所以我永远不配做领袖群伦的豪霸。”

话中带刺，冷嘲热讽，还真有点快人快语的粗犷味，一点也不贼头贼脑。

甘一个人，已经把草亭围住了。

黄山邪怪照例站在上风，永远在双方打交道时，做一个冷眼旁观者，冷静得令人莫测高深。

鱼鹰冷冷地瞥了黄山邪怪一眼，向闹海神蛟送过一道会意的目光。

在江湖闯道的人，创出事业扬名立万的人，上千上万有死有生，那能每个人都认识？天下大得很呢！鱼鹰和闹海神蛟，就不认识黄山邪怪这个人，闻名而已，不通名谁也不知谁是老几。

“好，汪老兄快人快语，兄弟也就不再客套了。”狄会主其实也无意拖延，早办完事早走早好。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兄弟碰上了可怕的仇家，特来恳请老哥助拳，重礼相酬，义利两全。”

“老天爷！贵会高手如潮，人才济济，仅你们仨一个人，就足以倒海翻江，居然请我这个半退休的飞贼，助拳替你对付仇家，你是说来玩的？”

“兄弟怎会灭自己的威风。”

“真的？对方是何来路？诸天菩萨呢？抑或是广成子元始天尊？”

“一个叫禹秋田的小辈，没有人知道这小狗的根底。兄弟是栽到家了，不得已而求助于老兄，事非得已，只好来打扰老兄了。”

“哦！禹秋田？没听说过这号人物。怪事，你老兄没用人海淹没他？贵会倚多为胜是江湖公认的手段呀！”

“对付这种人，不能用倚多为胜的手段对付。”狄会主轻描淡写一言带过。

“加上我，有用吗？”鱼鹰摇头表示拒绝：“何况我怕你，我宁可去跳湖，也不愿替你卖命。狄老兄，不要在我身上打破主意。”

“有用的，汪老哥。兄弟打算出动五只鹰，用五方上空搏击术，暗器渔网齐下，同时下搏必可成功，出其不意用天罗地网捉他，有九成九胜算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你的一只鹰？”

“不错，会从上空撒网的鱼鹰。两年前，神鹰淳于明已经参予本会旗下。狂鹰、魔鹰、神鹰，加上你鱼鹰，已经有了四只鹰。咱们一同出面，去请另一只鹰。”

“猛鹰去年断了翼，飞不起来了……”

“我是指第二只鹰，大雷鹰江西熊宇翔。他的小雷珠是地网，你的鱼网是天罗。”狄会主把战法也说出来了，有信心请鱼鹰参予布网张罗。

“抱撤，我必须拒绝参予你的谋杀计划。”鱼鹰断然拒绝，连询问的兴趣也消失了：“天下七只鹰名震江湖，名号得来不易，居然要五鹰联手对付一个默默无闻小辈，我鱼鹰今后有何面目见天下英雄？”

“狄会主，这不叫搏杀，而是不折不扣的谋杀。我鱼鹰决不是谋杀犯，你老兄另请高明吧！”

“你拒绝我了？”狄会主脸一沉，声色俱厉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

“不错，坚决拒绝。”

“不想再谈谈？”

“不必。”

“你想到后果吗？”

“概略猜到一些眉目。”

“你这座村不要了？”

“所有的人，都打发走了。烧掉这些茅屋，要不了多久又是一座崭新的村子，正好乘机消除多年来，所积存的垃圾，你不要用村子的存毁来威胁我。”

“原来你果然知道狄某要来，哼！你。”

“我怎么辣？你知道我飞的功夫比你高明，所以我是第一只鹰。你们拦不住我的，混浊的湖水，更是我鱼鹰的天下。”

“就算你逃得掉……”

“我一定可以逃掉的，信誉保证。”

“就算你逃得掉的，十年前你在平定州，谋杀山君项虎丧德败行犯忌的事，将传遍江湖，你鱼鹰今后将成为丧家之犬，在江湖除名，甚且有上法场的可能。”

“混蛋……你知道那次事故，是在酒后冲突，公平决斗下所造成的憾事，结义兄弟相残事属子虚……”

“我承认我在场，我看到的事与你不同。另一位目击者铁爪飞狐孙洽，

他的说法也和你一样呢！这两天，孙老兄会带他那位囚牢常客拜弟，一起来拜会你老兄，你希望他改变证词吗？”

“狗养的！你真的好阴毒！”

“好说好说，无毒不丈夫，你以为我这位会主的地位，是平空捡来的？”

“你……”鱼鹰变色而起。

“你想撒野？最好不要。”狄会主不住狞笑：“你该听说过黄山邪怪陈又新老兄，他的大崩阎王散是江湖一绝。你只要一聚气运劲，一定手脚僵死，一定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认栽吧！我不希望你死，你也不希望做一个残废的人，唯一的活路是听我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手脚真不能动吗？”

“一定。”

啪一声巨响，亭栏崩碎散裂，是被鱼鹰一掌拍毁的。

这一掌最少也有五百斤力道，不聚气运劲，力道决难聚于掌心，发出此雷霆一击。

闹海神蛟山大手一伸，五指如钩，扣住了海碗粗亭柱的一边，猛地一拉，抓出一满把木片，手一摊开，木屑纷飞，爪功化木成粉。

这也需要聚气运功，才能让让五指坚逾金铁。

“咦！”黄山邪怪惊呼，大崩阎王散失效啦！

“我不能听你摆布。”鱼鹰冷冷一笑：“因为你要对付的人，已经等了三天啦！狄老兄，我怕你，你自己的事，先摆平了再说吧！”

“咦！你是说……”

“隙，他来了。”

众人随他的手指方向，转头察看。

微风飒然，鱼鹰与闹海神蛟，已经乘机破空飞跃出亭，超越人丛脱出困境。

禹秋田出现在一座茅屋前，轻拂着晶亮的长剑，笑吟吟不带丝毫火气，泰然自若缓步而来。

“禹小狗……”有人骇然惊呼。

“毙了他！”呐喊声如雷。

甘一个人，潮水般向禹秋田涌去。

禹秋田外表轻松，暗中已神功默运。

“除恶务尽。”他似笑非笑在空地上等候：“可惜八表狂生不在。下次就轮到他了。”

瞬即合围，廿一比一。

“狂鹰，下令围攻呀！”他的嗓音提高了三倍：“谁都知道，我禹秋田最欢迎群殴围攻，可以大开杀戒，以免逐一收拾多费手脚。”

一名中年人看破好机，从他身后悄然扑上，身剑合一电射而至，猛攻他的背心。

他像是背后长了眼，其实从举起的剑身中，可以像镜子一样，看到他身后景物的模糊形影。

身形一扭一挫。让对方的剑掠左肩上方而过。而他的剑，却从顶门向后伸，奇准地劈开了中年人的天灵盖，避招反击一气呵成，从顶门伸手向后反击，得心应手，妙到巅毫。

一长身，他重新站直。自始至终，他的身躯一直是向前的，也不曾扭头回顾，似乎身后所发生的变故，他丝毫不知，死了的人与他无关。

中年人的身躯向前一栽，倒在他的脚后猛烈抽搐，红白脑浆流了一地，好惨。

“有勇敢的人，上前决斗吗？”他再次催促：“禹某的剑下，对卑鄙的懦夫决不留情。

哼！”

一声怒啸，两个中年人挥刀猛扑，左手连续发射飞刀飞镖，随着刀镖狂野地扑上了。

禹秋田的左手，像在变戏法，五个指头点弹挥扣，快得令人目力难及，共有三刀三镖，在他的手指乱点乱弹下，纷纷堕地成了废物。

“铮！”他左闪，剑架住了左面中年人的刀，再一挑，电光一闪，锋尖贯入中年人的右内胯。

“滚！”同时响起他的沉叱。

中年人的身躯斜飞而起，手舞足蹈向慢了一步的同伴猛砸。

同伴大吃一惊，几乎一刀将同伴误伤了，仓促间撒刀右闪，以避免碰砸。

激光无情地吞吐，人影进退如虚似幻。

“啊……”躲闪的中年人狂号，身形也斜飞外抛。

右肩并被剑贯穿，再将人挑飞而起，劲道之巧猛，骇人听闻。

一声长啸，他猛扑惊惶失措的狄会主。

“天啊……这是什么剑术！”有人狂叫、奔逃。

伸剑越顶门，杀掉身后的人。另两个中年高手，皆中剑之后被挑飞，完全不合乎剑术力学原理，要挑飞一个人，需要多少力道？难怪有人被吓破了胆，惊怖之下只顾逃命了。

四周，千幻夜叉五个人已悄然潜出，截杀散了的人，米一个杀一个。

鱼鹰与闹海神蛟不参子，袖手旁观吓白了脸。

狄会主心虚了，禹秋田的神勇，他是第一次看到了，看到就失惊胆寒，无法发挥剑术应有的水准，感到手脚已有点不受指挥。

精神状态不平衡，喝口水也可能被呛住。

在连续飞射而来的激光逼迫下，他狂乱地挥剑封架，快速地闪避，有几乎迟慢了分秒，以致右肋右胯出现了血迹，被刺伤了皮肉。

这片刻的纠缠，共有五个策应他的人，死在禹秋田的剑下，再也没有人上前拼死接应他了。

“铮铮！”他又幸运地封住了两剑，也幸运地移至禹秋田的左侧空门死角。

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！他兴奋欲狂，神意凝聚为一点，剑发似电耀霆击，剑光疾射禹秋田的右肋肋。

他听到一声冷哼，看到自己的剑光偏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这一点点，不是他的神意所能指挥修正的，剑一发结果已经决定了，不是中的，便是落空。

这一点点，他的剑落空了，禹秋田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左扭旋身，

他的剑光便贴着衣衫擦到后面去了，剑身的角度不对，他看到了及体的激光。

已无法闪避，一切都嫌晚了，感到右肋近胸处一震，一阵目眩，身躯已被巨大的可怖力道挑起、飞抛、翻腾，砰然着地。

彻骨奇痛突然在着地时光临，呃了一声便失去知觉。

黄山邪怪的武功，其实非常扎实，只是为人明险狡猾，工于心计，不愿与人凭真才实学与人拼命，倚仗大崩阎王散以避免浪费精力。

能不动手而把劲敌杀死，这是他的想法，对所谓英雄气概嗤之以鼻，他不想做英雄，对怪的绰号颇为满意，英雄是死得很快的。

当他发觉身边的人渐来渐少，自己又抓不住机会策应会主时，他心惊胆跳了。

其实，他无意拼命上前支援会主，因为他看到同伴为了参子支援，上去一个死一个，已经令他毛骨悚然，完全失去上前拼命的勇气，只敢在旁游走呐喊，一沾即走打滥仗，自保要紧。

又上去一个人，眨眼间这人又倒了。

“我得走……”他心中一紧，动了逃走的念头，上去一个死一个，何时会轮到他去？

已经没有几个人了，再不走可就嫌晚啦！

眼角余光看到了九天魔鹰，正展开可在半空振臂滑翔的绝顶轻功，从北人屠的顶上空掠过，双臂一抖，身躯化不可能为可能，上升了尺余，侧身张臂折向飘落，真像一头翱翔的老鹰，远避开下面北人屠的纠缠。

“这头魔鹰果然名不虚传……哎呀！”他的叫声，已救不了九天魔鹰。

一个淡淡的人影，从斜方向上空疾射而过，恰好从九天魔鹰的斜上方一掠而过，电光一闪，交叉通过时，洒下一天血雨。

九天魔鹰的背部，被剑剖裂了一条大缝

淡影疾掠沉降，是夏冰小姑娘。

看清是小美人夏冰，他心中一跳，又兴奋，又恐惧，一缩脑袋，似乎在无意识地躲开小美人的一剑，幸而这一剑只是他幻想中的虚影而已。

他扭头狂奔，向没有人的地方逃命。

他逃走时，狄会主还没被禹秋田击中致命一剑。

冲出茅屋的土拐角，黄山邪怪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前面是另一座茅舍前的广场，千幻夜叉正用冷电湛湛的目光等候着他。

“你的人还没死光，你这位护法就悄悄逃命，太说不过去吧？”千幻夜叉语气阴森极了：“别怕，你曾经是一代邪怪，位高辈尊，没有理由怕我一个后生晚辈，你成名我千幻夜叉还没出生呢？怕死鬼！”

四下无人，他胆气一壮，一咬牙，一跃进入广场。

他僵住了，不敢再进。

千幻夜叉的左手，抛起三枚无影神针。

“我怕你的大崩阎王散。”千幻夜叉语气更阴森：“所以，我要用暗器送你下地狱，一定要杀掉你，你坑害的人太多太多了。”

“小女人，暗器唬不倒老夫。”他硬头皮大喝。

他心中雪亮，无影神针的可怕。千幻夜叉的轻功身法，已经名动江湖，闪动时有如变化，所以绰号称会变化的奴神夜叉。当然，这也与善易容术有关。

想躲过三枚比电击一样快的无影神针，他实在没有把握。

“我不是唬你，而是要杀死你。”千幻夜叉接口：“说一不二。”

“老夫的大崩阎王散，已经洒出了。”他仍图侥幸：“你瞧，你站在下风。”

“对，下风。”

“你快要倒了。”

“是吗？连鱼鹰都不怕你的大崩阎王散，我会倒吗？你真驴。”

“咳！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们有解药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天下间，绝对没有任何解药，只有我的独门解药有效……”

“本来就是你的解药呀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记得吗？庐州，逸园，那位秋五岳秋公子。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他就是禹秋田。”

“鬼话！我不信，不信……”

不由他不信，没有人再怕他的大崩阎王散了。

“你这种人，就是听不得老实话。”

他心胆俱寒，再不走，禹秋田就会来找他了，这次，禹秋田决不会饶他啦！

一跃三丈，他折向狂奔。

千幻夜叉早已料中他想逃走的方向，同时身形乍动。

“嗯……”他感到右背肋一震，有异物入体。

身形仍向前冲，背肋又震了一下。

“留给我！”他听到有人娇喝，是小美女夏冰。

背肋第三次微震，突然感到痛楚了。

“呃……”他叫出最后一声，手脚因背肋的陡然剧痛而虚脱，重重地向前栽倒。

倒地的前一刹那，眼前出现一个人影，挡在去路上，果然是小美人夏冰。

“我完了！”他最后发出绝望的呻吟。

空荡荡的渔村，没有半个人影，令人油然生出空茫死寂的感觉。

这种感觉容易引起心理上的恐惧，没有人愿意留在这种地方。

鱼鹰和闹海神蛟都失了踪，益增一番神秘的恐怖。

廿一具尸体，全抛落在村旁的芦苇丛中，村中血腥味。浓得令人作呕。

找不到主人打交道，谁也猜不透鱼鹰为何避不见面。

拖尸体是男士们的事，两位姑娘在茅亭中歇息。

“姐，你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夏冰黛眉深锁，盯着千幻夜叉关切地问：“你不断看你的手，不时无缘无故摇头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我的手，好像愈来愈反应迟钝了，发射暗器，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”
千幻夜叉举起双手，不住抓握、放松：“好像多了一层没有感觉的皮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早两天会觉得麻麻痒痒，今天不麻不痒了，却变成了感觉迟钝，好像手上有一层硬壳，”千幻夜叉惶恐的神情显而易见：“偶或觉得头有点昏眩，昏眩为期甚短，当时意志便不能集中，而且微觉恶心。很糟糕，我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形，尤其是这双手。”

“老天爷，姐，这不是好现象呀！”夏冰焦灼地捉住她的手，不住拍打，揉搓：“有何感觉？这里呢？这里如何……”

“好像真的多了一层没有知觉的皮，更像你在替我隔靴搔痒。”

“姐，你不要吓我。”夏冰急得快要掉眼泪了，突然大叫：“仲秋哥，快来，快来……”

禹秋田匆匆洗掉手中的血迹，听叫声急切，心中一惊，飞奔而至。

“小冰，怎么啦？”

“你……你快检查姐的手，还……还有她的头，不对劲哪！她……她她……”夏冰惶乱叫嚷。

夏冰词不达意，但禹秋田似有预感，慌张地抓起千幻夜叉的手，一面检查一面问症状。

“糟！那天我应该起疑的。”禹秋田记得那天进食时，千幻夜叉猛擦手掌的事：“显然，情形愈来愈严重了，这是恶化蔓延的症状，问题是到底是何病变，又由何种物体导致的。”

“仲秋哥，有……有办法医治吗？”夏冰在眼眶里的泪水，终于流下脸颊。

她是一个敏感的小姑娘，好恶爱憎写在脸上，而且有点多愁善感，心地善良的人，通常犯有这种毛病，为了一条小虫的死，也会掉上几滴眼泪。

“但愿我知道就好了。”禹秋田心中大乱：“如果所料不差，已经拖了三天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以后呢？我们赶快走，到南京找专治疑难杂症的郎中。”

“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好不好？”千幻夜叉叹了一口气：“这点麻木感觉我忍受得了，相信不久之后，会慢慢好转的，不要大惊小怪啦！”

所有的人都过来了，北人屠尤其关心，问长问短，急得头上的青筋也在抽动。

“这种日渐恶化的怪症，是很难慢慢好转的。你不急我们急。”禹秋田五内如焚：“小红，想想看，三天前你曾否吃过，足以引起恶心的食物？”

他算是白问了，众人一同进食，同一种食物，连水也是相同的竹筒所盛的。

“双手曾否把玩过什么奇怪的小动物？”他不死心，继续追问。

“没有呀！我连小猫小狗都不喜欢碰呢！”千幻夜叉摇头苦笑。

“我们准备立即动身。”禹秋田跳起来叫。

“仲秋哥，你不能急。”夏冰苦着脸：“你一急，我们都六神无主了。”

“那就走吧！”北人屠挟起了刀囊：“该死的鱼鹰，到现在还不露面，不等他了，他不是一个好主人，天知道他怀了些什么鬼心眼？居然……”

“且慢！”禹秋田心中一动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会不会与色鹰有关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除了那天我们四个人，喝了他的招待茶水之外，饮食都是我们自备的。”北人屠的思路相当敏捷：“再说，四个人喝同一壶茶，其他三人没有任何症状。就算鱼鹰用了鸳鸯壶，也没有理由计算小霍呀！目标应该是你或我。”

“不对，我想想看，那天……”

“那天有个小女人，用泥挾戏弄我。”千幻夜叉忆起当时的情景：“我追她，哎呀！”

“小红，怎么了？”禹秋田惊问。

“那……那狭窄的、粗糙的夹墙，当时，我是摸索过去的，墙有砂状的刺……”

“我们去看！”禹秋田跳起来。

“是有一种淡淡的怪味，不是泥腥。”禹秋田仔细举着油灯，察看两面的粗糙夹墙，用鼻子嗅闻。

“没有任何理由，筑这种粗糙的墙。”北人屠大声说，“将泥糊上去，也决不可能出现这种形状与纹路。问题是，用何种工具能糊抹出这种会擦伤人的平面来。”

“用特殊手法抹上去的。”禹秋田咬牙说：“任何人经过这里，除非身材特别矮小，都必须用手撑扶着挤来挤去，轻者擦触掌皮，重者可能磨损皮肤，所以从这里潜出潜入的外贼，必定受到伤害。该死的！这见多识广的可恶飞贼，我等他！他防贼的技巧高明着呢！”

刮下一些碎砂用碗盛了，占据了鱼鹰的家。

禹商东商南兄弟俩，也把船撑过来拖上滩岸。

次日一早，禹秋田找来了一根大木棍，先从近河滩的两栋茅舍开始，一阵乱棍，把两栋茅舍打得稀烂，连泥墙也打平了。

拆屋的巨大声浪，远在数里外也可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明天拆三间。”他向寂静的湖面大叫：“或者，用火烧。”

今晚，他们有卧室就寝了，睡了三天草窝，快要成为野人啦！

千幻夜叉愈来愈感精神不济了，手掌发麻的感觉已传至小臂，手腕的转动显明地发僵。

点起了油灯，禹秋田细心地替她揉动双手，推拿麻木发僵的肌肉关节，不住柔声安慰她。

夏冰在一旁帮不上忙，坐立不安，不住掩面饮泣，完全乱了方寸。

有一个坚强的大男人在旁照料，至少可以控制紊乱的情绪。

“是否感到好过些？”禹秋田无限关切低声问，双手揉动力道渐增。

“没有用，仲秋。”千幻夜叉的情绪，出奇地低落：“我……我想，我不中用了……”

“千万不可失去信心，小红。”禹秋田心中一酸，深深吸入一口气：“那老贼会现身的，撑下去，小红，不要让我失望，我……”

“也许，这是上苍的报应吧！”个性坚强的千幻夜叉，凤目中终于有了泪光：“记得，你说过，你不用暗器杀人，虽则你是宗师级的暗器大行家，你接暗器的手法，可说举世无双……”

“不要说这些，小红。”

“所以，我尽量克制使用暗器的冲动。而这次，以及在江宁镇，我克制不了自己，我一而再使用无影神针。所以，上苍从我的手开始惩罚我……”

“我不听这些，姐。”夏冰伏在她身上，泪下如雨：“你使用无影神针，都是为我，上苍应该惩罚我……”

“不关你的事，小冰妹……”

“不，该怪我，是我在蚌埠集与他们结仇，而且害死了两个旅客。天啊！为什么受害的不是我？不是因为你救了我而感恩图报，而是你我一见如故，我好喜欢亲近你，爱称。我只有兄弟没有姐妹，我好寂寞，我……”夏冰又哭又叫，尽情倾诉：“姐，不要弃我……”

“小冰妹，不要哭。”千幻夜叉出手，轻抚夏冰的秀发，像在抚摸心爱的妹妹，她自己泪下如断了线的珍珠：“我是独生女，比你更寂寞。真的，我把你看成让我呵护关心的小妹妹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命个注定是你的，上苍不会拿走；不该是你的，绝对保不住。我活了廿二年，上苍该要我回去了。”

“不！我不听你说这种话。”

“你要听，小冰妹。”千幻夜叉绵绵的目光，含泪注视着直吸气的禹秋田：“这段日子里，我发觉仲秋哥不再讨厌我了，我好高兴，我在梦中也在笑。小冰妹，我走了之后，不要为我悲伤，人早晚要走的，迟早而已。”

“姐……”夏冰哭了个哀哀欲绝。

“我走了之后，什么事你要和仲秋哥商量。我太刚强，刚则易折。他也刚。你兰心蕙质，善良纯洁，有你调和他的刚，我很放心……”

禹秋田嗯了一声，踉跄入室定了，脚下蹒跚，像是肩上负了万斤重荷。

北人屠出现在床口，牙关咬得紧紧地。

“小霍。”他的嗓音全变了，“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女儿。廿午前，我曾经有过一个小女儿，她三岁，死在我的怀里，和她娘一起死在我怀里。”

“褚……叔……”千幻夜叉颤声低唤：“大婶和小妹一定在天……上……”

“天地混沌，我不信天。地方豪强械斗，波及我家，这是千万年来，老掉牙却一而再重演的老故事，平凡得让人打瞌睡。此后，我杀。这也是无休无止的老故事，有人，就有刀剑，就有杀。我亲手埋葬了妻女，你去了，我也要亲手埋葬你……”

“褚叔，求求你，不要说，我受不了。”夏冰打着床柱哀叫。

北人屠也嗯了一声，入室走了。

天终于亮了。

禹秋田赤着上身，剑捆在背上。

他动手扎火把，脸上肌肉绷得紧紧地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北人屠问。

“焚村。”他头也不抬：“然后，焚洲，焚所有的洲，然后……”

“还有然后？”

“有。”答得坚强有力：“驾舟穷搜沿湖各村落，凡是这座鬼村的人，杀！”

“算我一份，主人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举起扎好的火把，虎目中杀机怒涌。

“贼，永远是贼，偷偷换接见不得人的减，不拔掉贼根贼苗决不罢手。”他举火把怒吼：“他胆敢坑害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小姑娘，我为何不能残杀他的老少妇孺？他以为他逃得掉？少做清秋大梦。”

“给我，我到厨下点火。”

四面八方，传来连绵的芦哨声。

“来了，你的刀利吧？”他向北人屠大声问。

“保证杀人如割草。”

湖上传来桨声，第一艘渔舟从芦苇丛中驶出，接着，另一方出来了第二艘。

每一艘渔舟上，皆站着六名大汉，赤着上身，手中有刀有剑，有鱼叉，有铁桨，有镰钩。

共出来了九艘渔舟，在卅步外一字排开。

水波一动，鱼鹰和闹海神较，穿了水靠，各带了一把分水刀，出水踏上滩岸。

一声剑玲，禹秋田阴沉沉地拔剑出路。

刀光霍霍，北人屠的泼风刀发出隐隐龙吟。

剑向前一指，杀气汹涌如潮。

“你是我的！”禹秋田向远在卅步外的鱼鹰一指：“生死簿上，阁下的大名已勾。”

远在卅步外，鱼鹰依然可以感觉到强大杀气的压力，心里一紧，脸色渐变。

“好重的杀孽！”鱼鹰心中惊叫，感到握刀的手，出现反射性的痉挛，掌心冒的汗与水混成一切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鱼鹰大笑，向前走，笑得相当勉强：“也许你真有霸王之勇。”

“昨日你已经见识过了。”

“但你绝对杀不了我。”

“不久自可分晓。”禹秋田用手向北人屠一指：“他，山东褚安平，北人屠。”

连闹海神蚊也打一冷战，倒抽一口凉气。这头蛟即使不认识北人屠，必定听说过北人屠的名号。双方第一次见面，只通姓不道名，鱼鹰还以为北人屠是禹秋田的仆从呢！岂知却是威震江湖的大杀星。

“你这些子弟。”禹秋田加重心理压力：“三分之二是他的。他的刀很利，不会痛的。”

“不要把嗓门愈放愈大了，阁下。”鱼鹰撇撇嘴：“我可以用一百个人换你一个，但你舍不得换。”

“必要时，我舍得。”

“像刘玄德？夫妻如衣服？”

“我还没成家呢！”

“好，就算你还没成家。”鱼鹰收了刀：“你说，换了你，泄了底，你会不会放人平安离去？”

“也许你不会，任何人不会，但我会。”禹秋田豪气飞扬：“有时我也杀人灭口，但决不恩将仇报。而且，我不是大嘴巴胡说八道的人，该守秘的事，

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。”

“我相信的是就事论事。”

“那么，昨天的大屠杀即将重演。”

“不要威胁我。如果你舍得，早已经扑上来了。”

“天杀的老贼，你说怎办？”他咬牙说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如果我舍得，早就扑上用剑裂了你。开出合理的价码来，不要狮子大开口。”

“避免泄底的最好办法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“依你的办法，当然是灭口了。”

“不需血腥暴力。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老蛟，告诉他。”鱼鹰向闹海神蛟说。

“结亲。”闹海神蛟懒洋洋吐出两个字。

“什么？”禹秋田一头雾水。

“诱使你女伴中毒的人，是老鹰的爱女。”闹海神蛟阴阳怪气：“她很喜欢你。两家结了亲，你就不会泄老丈人的底了，你说妙不妙？”

“去你的！我一辈子没听说过，这种荒谬绝伦的事。”禹秋田跳起来：“连我老爹老娘，也不会替我作主娶个媳妇进门，你以为我是垃圾收藏家？”

“混蛋！我女儿可不是垃圾，岂有此理。”鱼鹰暴怒地吼叫，冲上恶狠地就是一刀。

禹秋田一跳八尺，当然他知道鱼鹰无意真砍他一刀。

“老贼，不要撒野。”他也怪叫：“惹火了我，小心我拆散你一身老骨头。”

“你少臭美。”

“你听我说。”禹秋田压低声音：“你对我一无所知，只知道我杀人如屠狗。你在用女儿，生的幸福做赌注，把她嫁给一个你一无所知的人，嫁给一个凶残强悍杀人如屠狗的人。”

老天爷！天下居然有你这种不爱女儿的父亲，我真想狠狠接你一顿。”

鱼鹰气消了，想了想拍拍自己的脑袋。

“你是强盗？”鱼鹰问。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土匪？”

“也差不多”

“那一家的子弟？”

“你少来。”禹秋田收剑大笑：“哈哈……你套不出什么口风的，我是比你更坏的坑人专家，真正老江湖的老江湖……”

“又来吹牛了，混蛋！”鱼鹰也笑了：“你摆出放火、杀人等等，虚张声势的外强中干面孔，就知道你是一个混小子。”

“把你哄出来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到屋子里去，把解药给你，给我滚！”

“遵命。”

“泄了我的底，我会找你。”

“你根本不用耽心，我布下天罗地网，杀光了鹰扬会的人，用意就是灭口，减少你的麻烦。”

“你好狠，小子。”

“那是不得已，大叔。”

“毕竟太残忍了些，小子！”

一场可能爆发的大屠杀，在禹秋田的良言劝解，与鱼鹰的明智权衡利害下，化戾气为祥和，皆大欢喜消弭了一场浩劫。

扬州鹰扬会的山门，终于正式关闭了，树倒猢狲散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主的下落。

号称江南第一帮会的鹰扬会，正式从江湖除名。

会众四散，但暗潮汹涌。

一辆轻车，八名男女骑士，仆仆风尘向西又向西。驾车的两匹健马十分雄骏，拉这种只可坐两个人的轻车，跑起来鸾铃叮当响，显得轻快神气。

八名男女骑士衣着华丽，头上都戴了宽边垂缨，颇为名贵的遮阳帽，连站在路旁向上望的旅客，也看不到骑士们的本来面目。

近午时分，归德府城在望。

车折入路商的小径，驰向三里外的城郊新安庄。

后面两里地，两位中年骑士并辔小驰，并不急于赶路，马鞭轻摇，有说有笑西行。

经过三岔路口，仍可看到已接近新安庄的车马背影。

两骑士一打眼色，健马仍以均匀的速度小驰。

“没错，那是新安庄。”右面的骑士说：“霹雷神鞭贾彪贾八爷的家，大名鼎鼎的豫东一霸。”

“这位仁兄自视甚高，有名的投机取巧老狐狸，决不会拍胸膛抬出大仁大义，站在失败者的一边济危扶倾。他永远识时务，谁强就与谁并肩站。”另一位骑士说：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不久之后，马车一定狼狈地被赶出庄外，乖乖到府城投宿。”

“到府城等，错不了。”

“丧家之犬，依然如此神气。老天爷！那混蛋是不是有意插标卖首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人家必有所恃，何所惧哉？咱们走着瞧。”

蹄声得得，驰向五里外的府城。

新安庄距府城五里地，本城谁不知贾八爷是地方豪绅？附近十里方圆的农地，全是他的产业，也是这一届的粮绅，东乡一带农庄，都是他的农户。

贾八爷的保镖护院，而且一个家丁，在府城走动，没有人敢招惹以免遭灾。

骑士们在庄前停车驻马，一名骑士上门投帖。

片刻，庄门大开，车马在三名健仆的迎接下，疾趋大宅的青龙门停车下马。

如果是贵宾，主人应该启门相迎。

主人不出来相迎，由仆人领了男女两主客，绕过垂花门走向大厅前的大院子。

七名骑士与两名车夫，皆留在大门外。车上还有一位女客，也不曾下车。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客人并没受到应有的欢迎。

大厅中，主人霹雷神鞭贾八爷，高坐堂上款待来客，半百年纪雄健如

狮，团花理袍内，腰间缠着他那根颇有名气，可接宝刀宝剑的九合蚊筋丈八长鞭。

鞭缠了四匝，因此显得腹大如鼓。

客人是八表狂生和虹剑电梭，一双江湖情侣毫无倦容，男的英俊，女的艳丽，是颇为江湖朋友羡慕的佳侣，但有些人却称他们是姘头。

贾八爷脸上看不出半点欢迎的表情，粗眉深锁，大八字黄胡一翘一翘地，似乎欲言又止。

“江贤侄，你这样公然招摇走动，会出大纰漏的。”贾八爷声如洪钟，神情似乎骨梗在喉不吐不快：“鹰扬会山门倒了，积怨已深乘机报复的人多得很，你居然不收敛些秘密往来，早晚会碰上大钉子的。”

“贾大叔，话不是这样说。”八表狂生的口气，有强烈的不满：“虎死不倒威；鹰扬会山门倒了，散处江湖的弟兄还多着呢！谁敢轻视我们？再说，唯一的对头禹秋田，目下在江淮附近走动，远得很呢！除了他，小侄不怕任何人挑衅。”

“想不到经过多年磨练，你依然如此疏狂。”贾八爷摆出长辈教训人的面孔：“也许你真的很了不起，没有人敢向你挑衅；愚叔我却担不起风险，人老了也家大业大，无可奈何。

哦！贤侄意若何往？”

“入陕，到西安。”

“到西安？”贾八爷俭色一变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投奔梁钦差。”

“什么？去投靠天怒人怨的梁剥皮？”

“小侄已走投无路，这是唯一的安身立命去处。本来，小侄想进湖广投奔陈钦差，怎奈有残剑孤星那狗东西的朋友阻挡，拒绝让小侄踏入湖广地境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不要去，贤侄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天下异变不是常数，梁剥皮早晚会倒的，到了那一天，你们这些犯了众怒的英雄好汉，哪有好日子过？算了吧！安份些是好事。”

“可是，小侄钱财将尽，没有大笔金银，怎能东山再起？而目下唯一能赚取巨金的地方，就是少数几位无为不作的钦差。”

“愚叔无法说服你，遗憾。”贾八爷装模作样呼出一口长气：“愚叔事忙，还得到南下庄处理一些事务。天色尚早，贤侄还可以赶不少路呢！”

等于是直接下逐客令，哪像一个长辈？

八表狂生怒火中烧，但不便发作，哪有将远道而来拜望的晚辈，随随便便打发走的？

甚至连茶也没有一杯，四名健仆站在一旁不理不睬。

“贾叔，小侄在府城还有几天逗留，拜望几位朋友。”八表狂生有求于人，不得不低声下气，尽管心中恨得要死：“可否借尊府暂寄几天？而且，拜会朋友尚需贾叔鼎力周全，贵地的几位朋友，与小侄的交情不算深厚。”

“嗨！我这里可不是打抽丰的地方。”贾八爷立即变脸：“你可不要搞错了，新安庄是规规矩矩的地方，你鹰扬会在南京江宁镇留有疑案，你以为我敢收留你在这里惹是招非？太过份了吧？”

八表狂生气得几乎要吐血，委实下不了台。贾八爷与他老爹交情匪浅，

他在鹰扬会荣任副会主期间，往来途经归德，贾八爷哪一次不竭诚欢迎？

“人杰，天色尚早，我们走吧！”虹剑电梭忍无可忍，倏然推椅而起，凤目带煞：“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两丢开。世态炎凉，没有雪中送炭的人。咱们再不走，恐怕就难看了。”

“贾兴，送客。”贾八爷拍案极不礼貌下令，愤然转入内堂走了。

“当我八表狂生重新站起来，获得扬眉吐气的一天，我会回报今天所受的侮辱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贾彪！”八表狂生悲愤地向内堂大叫。

不久，车辘鳞马萧萧，驶向归德府城，果然不出两骑士所料。

只有锦上添花，投入雪中送炭。

东关的来福老店，是颇具规模的客栈。

虹剑电梭愈来愈出落得娇艳动人，成熟女人的风韵，取代了青涩少女的含蓄，为了博取八表狂生的欢心，她每天都打扮得如花似玉。

八表狂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美女鉴赏家，相处一段时日后，她使知道情郎的这种不良习惯了，也曾为了小美人夏冰的事发生勃谿。八表狂生不但无理睬她，反而又打又骂警告她不许多管闲事。

她也许有点犯贱，八表狂生愈是嚣张，她愈加顺从，地已被八表狂生完全控制了身心。

恋奸情热的人，就是这副德性。

上房的客院，住宿的旅客品味要高些，而且多半据有女眷，闲杂人等不许乱闯。

距晚膳时光已是不远，她梳洗毕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改穿了有坎肩的月白色衣裙，与大户人家的淑女比较毫不逊色，启开明窗探头外望，想看院子对面，用甜甜银嗓子说话的女人，相貌是不是可与嗓音相配？

合该有事，一探头，恰好有位青衫旅客经过长廊，看到了她，猛地邪邪一笑，色迷迷地用手向她招了招，秽褻的神情令人可憎。

她对八表狂生死心场地温柔，对陌生人可又是另一副女皇面孔。

在姘上了八表狂生之前，她在江湖走动，本来就是不饶人的女光棍，到处惹事招非乘机扬名立万，得罪她的人，保证会灰头土脸。

她不知道自己倚窗外望的神韵，是如何吸引人犯罪，登时怒火上冲，淑女的气质消失了。

“该死的！你找死？”她不假思索开口骂人，老毛病又犯了。

中年青衫旅客一怔，鹰目一翻。

“唷！你这位娘子泼辣得很呢！”青衫客脸上的邪笑消失了，换上了阴森狞笑：“很够劲。喂！你是用这种手段勾引我吗？”

她压下跳窗而出的冲动，顺手抓起窗台上的一盆小矮菊盆栽。

不等她将盆栽掷出，廊下急步来了她的一位同伴，那是男骑之一。

“朋友，你说什么？”她的同伴厉声问，大概曾经听到青衫客那段刺耳的话。

“你要听？”青衫客毫不示弱。

“不错，我才有打掉你满口狗牙的藉口。阁下，你再说一遍试试？”

“哼！你倒会说大话。”

“更会揍人。”

“口气不小，贵姓？”

“公孙浩，五毒殃神，没听说过吧？”

青衫客哦了一声，冷冷一笑。

“听说过，落水狗。”青衫客说；“他娘的！你是不是跑错了地方？”

“你阁下……”

“开封飞刀张。他娘的！你耀武扬威到咱们河南来了，河南不是丧家落水狗乞食的地方。”

五毒殃神吓了一跳，凶焰尽消。

开封飞刀张，江湖上几位飞刀圣手之一，三丈内飞刀百发百中，连珠飞刀三把可以同时贯入钱大的小孔内，这种人惹不得。

五毒殃神害怕，虹剑电梭不怕，猛地一长身，飞身穿窗而出。

“该死的狗东西。”她像男人一样破口咒骂：“飞刀对电梭，本姑娘要你后悔八辈子。”

飞刀张傻了眼，这才知道她是谁。

两个暗器名家赌命，同归于尽的机会有七八成，极为凶险，手一动便可能结束纷争。因此名家之间，通常避免冲突，了解暗器的人，才知道暗器拼搏实在冒险，宁可保持距离，非必要决不轻言用暗器决斗。

女人气量小些，不讨回公道决不甘休，一开口便要求赌命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
人声吵杂，店伙及时赶到解围。

“诸位客官，请息怒，包涵一二。”店伙打恭作揖求：“大热天火气旺，有话好说，大家让一步，天下大可去得。诸位一生气，小店担待不起。”

飞刀张冷冷一笑，徐徐向后退，双手外垂，十指缓缓伸屈，鹰目紧吸住虹剑电梭的眼神。

“你们像瘟疫，到何处何处遭殃。”飞刀张一字一吐：“免费奉送请位重要的消息，因为我很欣赏你这种反叛性高的女人。”

“该死的！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有人给我捎口信，要我探听八表狂生的去向。看来，真是你们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千幻夜叉霍红姑。”

“还有谁？”虹剑电梭一惊，心中一凉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出卖朋友？”

“冲江湖道义，张某曾与千幻夜叉有一面之缘的交情，所以答应她，没附有任何条件。

我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河南地境，以免累及咱们不少乡亲。”

“那贱女人在何处？”

“比你们早到一天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虹剑电梭尖叫：“她……她还在江淮一带游荡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反正你心里明白。”

“鬼才相信你的话。”

飞刀张冷冷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客店占地甚广，房舍众多。

飞刀张跨入另一进的大院子，对面廊下站着的一个壮年旅客，跨越栏

干也踏入院子，有意无意地身躯随着他转动，目光冷森狠盯着他。

“你认识千幻夜叉？”旅客突然问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他脸色一变。

“我等你的回答。”

“可恶！阁下……”

“你为何冒充飞刀张？”

“混蛋！我本来就是飞刀张。”

旅客淡淡一笑，左手一抬。

电光闪烁，三把薄薄的回风柳叶小飞刀，在上空有次序地翻腾，轮流上飞下落，有如活物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他大吃一惊，脸色冷灰。

“我，张士强，简称飞刀张。”旅客手一张一合，三把飞刀蓦然失踪：“你也是飞刀张？也是开封人？未免太巧了吧？”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假飞刀张颤抖得牙齿也在震动，语不成声。

“亮你的飞刀，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位本家。”

“放我一……马……”假飞刀快要崩溃了，双腿已在弹琵琶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你……你也来了，你很……很少离开开封……”

“谁派你传播这种消息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不说，我送给你一把飞刀。一把，你必须碰你的运气了，老兄。”

“新……新安庄贾……贾八爷。”

“哦！为什么？”

“他……他希望八表狂生那……那些人，早早离境免得连累他。”

“你可以走了。”飞刀张挥手赶人。

真的飞刀张进入一间客房，掩上门。

“都听到了？”他问。

里面躲着高大的北人屠，招摇头苦笑。

“开封飞刀张，真有那么大的名气？”北人屠说：“一连出现两个假的飞刀张，真的飞刀张不气才怪。”

“他不会，喜欢还来不及呢！”这位飞刀张也是假的，他是化了装易了容的禹商东：“二少爷了解这个人，修养不错。很不妙，褚叔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怕死鬼如果真的怕死，赶快远走高飞，二少爷就赶不及了，这个混蛋贾八爷真该死！”

“正相反，怕死鬼不敢走。”北人屠肯定地说：“他怕被咱们追上，在路上呼救无门，叫天不应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他会躲在客店里，咱们怎能杀入店里行凶？等找到机会，出其不意溜之大吉。呵呵！”

贾八爷反而帮了咱们一次忙，真该谢谢这个无情无义的混蛋。”

“希望你估计正确。”

“一定正确，包打保票。”

北人居估计完全正确，八表狂生知道走不了。

虹剑电梭不是不信，而是不愿相信。

一匹健马出了东关，向新安庄飞驰。

庄门外，三名保镖站在紧闭的庄门前，叉腰凸肚像威武的门神，把关的天将。

健马飞驰而至，是八表狂生。事急矣！这里只有贾八爷可以帮助他。

他忘了上次所说的狠话，忘了所受的侮辱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一名保镖大声喝问。

“在下江人杰，求见贾八爷。”八表狂生飞身下马，牵着坐骑赔笑脸：“劳驾兄台通报。”

“八爷不在家，到南下庄去了。”

“兄台请包涵。”他不得不低声下气恳求：“在下已是走投无路，如果八爷肯……”

“老兄，你放明白些。”保镖厉声说：“你撂下那么多极话，如果认为八爷受得了，那你一定是疯了，至少也快要疯了。八爷不宰了你永除后患，已经算你祖上有德啦！你滚吧！”

小心本庄的爷们改变心意剥你的皮。”

“兄台……”

保镖大为不耐，发出一声呼哨。

庄门拉开，冲出八个人。

“把他弄到东下庄处理埋掉！”有人大叫。

他一看不对，飞身上马狼狈而遁。

健马不再飞驰，人与马皆显得垂头丧气。

完全断绝了求援的门路，八表狂生绝望地胡思乱想，思量下一步的打算。

蹄声得得，后面一匹健马轻快地接近。

转头回望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“是他！”池心中狂喜暗叫。

骑士在他扭头回顾的瞬间，便已认出他的面目了。

“咦！江副会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骑士策马接近，颇感意外。

“没什么副会主了，南兄。”他长叹一声：“你一个人落单？贵堡主呢？”是天长堡地位颇高的人物，九州神眼南天禄。

“我是替堡主传信的，传回山西。”九天神眼也喟然一叹：“贵会闭了山门，实在可惜。哦！难道迄今仍然不知道贵会主的下落？”

“怎会不知道呢！会主的行程有案可稽的，只是不便也不忍宣布而已。”

“不忍？死了？”

“别说了。贵堡主目下在何处？”

“抱歉，在下不能说。”

“你送信回天长堡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经过府城，千万要隐起行藏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千幻夜叉在城里，禹小狗想必也在。”

“哎呀！”九州神眼惊叫：“真的？”

“可韶是真的，所以我向贾八爷求救。”

“糟糕，我得走。”九州神眼不安地说，兜转马头加上一鞭，健马发蹄狂奔。

“原来祝堡主也走上这条路，老混蛋一定在后面，九州神眼这家伙，没说一句真话。”他喃喃自语。

传信至山西，应该继续往西走，而九州神眼却是兜转马头，反而向东往回走的。

加了一鞭，他策马急驰，一面想：我得设法与祝堡主会合，要死也可以拉一个陪葬。

祝堡主在江宁镇最后一击，并没与禹秋田遭遇，眼看鹰扬会的人死伤枕藉，父子俩立即悄悄带了人溜之大吉，所以实力仍在。只要能与祝堡主父子会合，至少也可以一拼。

抱着一线希望，他回店立准备分派人手，由五毒殃神出马，不分昼夜东行，打听祝堡主的下落。

五毒殃神是八表狂生的死党，地位虽低，武功却可以跻身一流高手之林，而且善用可令人气血崩坏的奇毒，对八表狂生忠心耿耿。

健马鞍后携有马包，一看便知道是长程旅客。

五里、十里……已是日向西沉，晚霞满天，倦鸟归林，黄昏降临了。

按八表狂生与九州神眼相遇的地段估计，加上时间的预测。祝堡主父子的位置，如果是旅程，那就该在廿里外。如果是匿伏，就无法估计了。

五毒殃神是老江湖，他不打算夜间也赶路，夜间不可能沿途找人，打听九州神眼的去向，错过可就无望啦！

前面路有出现一度小小的村落，近路的两家小店，一线酒旗子，一家供应旅行用百货。

小店前拴马栏，拴了五匹健马，鞍后有马包，显然是错过宿头的旅客，在小店用晚膳。

这种路旁的小店，可以接待错过宿头的少数旅客。

“晚膳有着落了！”他心中狂叫：“就在这里投宿，没有赶路的必要。”

拴妥坐骑，他挟了马包踏入店堂。

店堂灯光明亮，目光首先落在那位英俊的年轻人身上。

还有女人，幽香扑鼻。

“老天爷！冤家路窄。”他脱口狂叫，扭头便跑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行船偏遇顶头风。

人走起霉运来，连盐钵子里也会生蛆。

五毒殃神想偷懒，不肯遵八表狂生的指示昼夜兼程，天一黑便打算落店休息，睡个好觉再说。

他随八表狂生逃离江南，这期间饱尝到丧家之犬的苦味，倒霉透顶，到处都不受欢迎。

这次八表狂生知道千幻夜叉竟然在归德，而且比他们早到一天，这可急坏啦！显然千幻夜叉是冲他们而来的。

事急矣！狗急跳墙。

目下的情势，重新与祝堡主联手是唯一的去路。

在没联络上祝堡主之前，最重要的事，是如何逃避千幻夜叉的报复性袭击，这个鬼女人会千变万化，被缠住后果可怕。

五毒殃神在店堂看到的五位男女旅客中，其中穿红的正是他要逃避的千幻夜叉霍红姑。

江宁镇决战的后期，千幻夜叉是以本来面目出现的，穿红衣裙，夏冰姑娘则穿绿，鹰扬会的人一清二楚，看一眼就可以认出她的身分。

他最佳的反应就是逃跑，吓了个屁滚尿流。

五位进食的男女旅客，本来并没留意他，他的惊恐反应，反而引起注意。

“是这个坏蛋凶手，五毒殃神！”

夏冰姑娘对他的印象，和八表狂生一样深刻，认出是他，立即高喊着离座急迫，速度比他快一倍。

如果去抢坐骑，很可能来不及上马。

窜出店，他采取了正确的行动，将马包向后一扔，阻止追出的人，向屋角一窜，老鼠似的窜入店侧的树林。

马包向门投掷，夏冰姑娘不得不伸手抓住，身形一顿，慢了一步，没看到他贴地窜走的身影。

五毒殃神是颇具名气的高手，不是胆小鬼，但千幻夜叉与夏冰姑娘，却是超等的高手，高手碰上了超等高手，逃跑并不丢人。

他用的是鼠窜术，这就失高手的身分啦！但事急矣！用狗爬术也未尝不可，只要能脱逃，什么术都不丢人，性命要紧。

他真用对了方法，追出府外的五个人，都不知道他是连爬带窜走掉的，无法衔尾穷追。

远出里外，他躲在一处草丛中藏身，蜷伏如猬，体积缩小至最大限，天色昏暗，即使走至身边，也不易发现草中有人，绝对安全。

“真该死！不是说那夜叉已早一天到达府城吗？”他心中响咕，疑云重重：“显然她刚从东面来：府城那个夜叉又是谁？”

他并不知道，飞刀张是假的，消息也是假的，更不知道八表狂生的长辈贾八爷在弄鬼呢！

“我得回去通知副会主。”

他倒是忠心耿耿，比擒龙客桀骜不驯的表现好得太多了：“早知道这夜叉根本没有在府城，岂不早离疆界平安大吉？”

他不再理会追查九州神眼下落的事了，回去警告副会主，才是当务之急，不能在这里久躲。

仔细倾听良久，再慢慢将头伸出草梢，警觉地察看附近可有异状，直至将四面八方看清，才断定附近无人。

夜风萧萧，鬼影俱无。

“五行有救了！”他心中一宽：“老天爷保佑，摆脱她们了。”

刚小心翼翼站起，便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阴森的怪笑，有如鬼怪发声，入耳便全身毛发竦立。

他大吃一惊，倏然急旋身，剑已在手，左手也完成用毒制敌的准备。

仍然鬼影俱无，他锐利的鹰目一无所见。

他不是个怕鬼畏神的人，猛地斜跃两丈，飞掠而走，出其不意脱离

现场，反应极为敏捷。

突然以高速脱离不测的险境，通常可以争取到有利的时间和空间，有些人受惊就吓呆了，注定了要任人宰割。

他以为他反应快，岂知一跃之下，单足点地正要再次起跳时，眼前人影乍现。

他的确称得上高手，反应之快极为惊人，人向下挫、前伏，不但消去冲势，而且在身躯前沿的同时，左手打出一枚淬毒钢镖，更喷洒出致命的剧毒粉末。

淬毒钢镖是吸引对方注意的诱饵，毒末才是他制敌的利器，尤其在这种仓卒遭遇的情势中，对方十之八九会被他成功地杀死。

眼前朦胧的人影凭空消失了，镖与毒白用啦！

一长身，正要向前飞跃，突觉后颈一紧，巨大的扼力，把他扼得眼冒金星，浑身一震，气散功消，剧痛君临，不知人问何世。

“谁暗……算……我……”他狂叫。

他被按倒在地，脸深陷在草中，幸好不是坚实的地面，草有空隙可以勉强呼吸，不至于窒息，甚至可以让他张嘴呼叫。

制他的人很有经验，反扭他的手，用膝压住他的腰背，开始卸除他身上的零碎，最后只剩下一条裤子遮丑，搜得十分的底。

“呵呵呵！你真健忘呢！”

制他的人怪笑，放了他的手，一脚把他踢翻了两匝。

“禹秋田……”

他惊骇其名，爬起发抖。

确是禹秋田，他一点也不健忘。

他总算清醒了，千幻夜叉两女既然出现，有禹秋田在，该是合情合理的事。

千幻夜叉与夏冰姑娘固然可怕，禹秋田更可怕。

“猜中了，有奖。”

禹秋田嘲弄地说：“挺起胸膛来，我无权要你的老命，你只是鹰扬会的一个小星主，而且不曾先向我动手动脚，所以我不杀你，我是一个相当讲理的人。”

“那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这里距府城有十八里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应该在府城，或者到了六十里外的宁陵县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可是，你从府城来。”

“我……我往回走……”

“往回走，一定有理由，一群丧家之狗，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，我要知道理由。”

“我……我要另谋出路。”他依然忠心耿耿，信口文吾：“是……是各谋生路的时候了，跟……跟着副会主实……实在不是了局，没……没有人再……再帮助我们，东山再起毫……毫无希望。”

“是吗？你这种人的话，十句中没有半句是真的，不用残忍手段逼供……”

他一咬牙，猛然飞扑而上，双爪抓上盘取五官，下面双脚踢端小腹，扑势极为凶猛，算定了突袭必可成功，掏出了所有的精力孤注一掷。

禹秋田身形略闪，一掌劈在他的右肩肿骨上，有如千斤巨锤，给了他一记重击。

砰一声摔落……

还来不及挣扎，右腿挨了一踹，肉裂骨伤痛彻心脾。

又被按住了，劈劈啪啪挨了四记耳光，再被抓住发结，把他的头拼命撞击地面。

“放……我一马……”他狂叫：“烧……命……”

“你准备招了吗？”

禹秋田放了他，站在一旁笑问，揍人时不带火气，问话也不带火气语调温和，用这种态度问口供，通常问不出什么来的。

禹秋田问话的态度不凶狠，他反而心惊胆跳。

“我……我我回……回去找……找人……”他只好吐实，免得皮肉受苦。

“找什么人？”

“九州神……眼……”

“噢！天长堡的人？”禹秋田一怔。

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“天长堡的人不是躲起来了么？好家伙！原来暗中跟在你们后面，难怪在别的地方，查不到任何线索，你们这一招相当高明啊！你们完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，还以为你们闹翻了，绝不可能仍在一起呢！高明！”

“我们本来就……就不在一起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我们……”

“好，说吧！我在听。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他乖乖地将经过说了。

归德府城人杰地灵，是古周代的宋国帝都，一度曾经是梁国的首都，宋朝称为南京，名门望族甚多，目下更是开封以南治安最佳的一座古城。

地方的权势人士，对保护自己的权势不遗余力，不但花重金聘请高手保镖护院，更训练家族子弟勤练武功。

一有风吹草动，这些权势人士就一致对外，所以外人如果在归德闹事，结果是相当悲惨的。就连官府也管不了，也懒得管。

八表狂生得不到贾八爷收容，便失去强力的援助。

但他十分机警，经验丰富，知道早已落在千幻夜叉的监视下，这时向任何方向逃走，都逃不出对头的掌握，便把心一横，不走了。住在府城内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同时，也希望能与祝堡主联络上，多一些便多几分力量，目下，他

哪里有能力自保？

他这步棋还真走对了，连黑道人士，也不敢犯忌在闹市行凶，只要不离城，他是安全的。

当初江宁镇溃败，他们一群劫后余生的人，就是挤命逃入南京城，才摆脱了禹秋田的追杀。

在乡野杀人放火可以一定了之，在城市可不能大举杀戮无法无天，引起官府的注意，后患无穷。

尤其是正道人士，在官府落案是大忌，声誉身份一笔勾销，再也不能挺起胸膛来做人了。

在归德，他还有朋友，只不过交情泛泛而已，贾八爷则是父字辈知交。本来，他希望熊获得贾八爷的支持，与其他的朋友打交道，就容易多了，因为贾八爷在府城的声望甚隆。

次日一早，十一个男女迁入城内的六福老店。

这是本城最高尚、规模也最大、后台最硬的一家客栈，就是过江强龙也不敢撒野的地方。

住进该店的各色旅客，等于是保了平安险。

眼巴巴等候五毒殃神返报，祝堡主成了八表狂生的希望所寄。

五毒殃神始终音讯全无，希望不大。

他不能坐而待毙，必须设法自救。

他并不在乎千幻夜叉，却怕与千幻夜叉同时出现江宁镇的禹秋田，假使这次禹秋田也一同追来，后果的确十分可怕。

必须及早找到援兵，而且要快。

三仁街毕家的门子，看到上门投帖拜望主人的一双男女，只觉眼前一亮，不敢怠慢。

八表狂生人如临风玉树，虹剑电梭像是仙女临凡，佩了剑更添增几分颜色，这种人值得尊敬。

在毕家，八表狂生受到的接待，比在罗家热城得多，而他与毕家仅是一面之缘的朋友，甚至还谈不上交情。

毕家目下的主人，是横天一剑毕世礼，三十余岁年纪，在江湖却享誉将近廿年，是名气颇大的剑术名家，在武林有其地位。

八表狂生也是剑术名家，他的狂风十八剑名气也不小，所以自命剑客，极为自负，对自己未能名列天下七大剑客，认为是平生憾事。

江湖人士对他的成就忽视了，未能给予他应享的声望与地位。

他带了人远至天长堡索取破岁星，骨子里已有来硬强索的准备，怀有必要时，斗一斗祝堡主的念头。

祝堡主名列天下七大剑客之一，他八表狂生为何不取而代之？

横天一剑亲自率领内外总管，隆重接待这一双俊男美女，给予热情的欢迎招待，给足了面子。

主人在大厅款待嘉宾，内外总管与三位亲信相陪。内外总管也是保镖护院的头头，当然是江湖上有头脑，名气不小的高手。

奉茶毕，客套一番，客人正式道出来意。

“敝会因会主的失踪，而不幸被逼关闭山门，一些散落各地的弟兄，不得不各自谋生路。”

八表狂生不讳言鹰扬会失败的事实，也表现出挑得起放得下的能屈能伸气概：“这次离开江南，向西出关另图发展，委实事非得已。途经贵地，特地专程拜会，毕兄予以接见，兄弟十分感激，深感荣幸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横天一剑豪爽地说：“人生在世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些许挫折算不了什么，日落日出有升有沉，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，贵会仍有不少人才，应该作东山再起的打算呀！”

“短期间还没有再起的打算，善后安顿的事是当务之急。兄弟打算入陕，往投西安的梁钦差，听说贵地有几位朋友，有子弟在关中钦差府有一份差事，因此打算小留数日，向几位朋友打听入陕的门路。

毕兄是本地的仁义大爷，可否请替兄弟先容，引介兄弟与这些朋友见见面？”

“敝地确实有几位出色的弟子，在关中钦差府中混得有声有色。不过，近日来日子不那么舒服了。据我所知，关中差府目下亟需人手，江兄此次前往投效，必定受到热烈的欢迎，根本不需任何门路。

需要用人手殷切的地方，不需任何打点，以江兄的武功与声望，兄弟几乎可以保证，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，不需这里的朋友推荐仲介。”

“上次兄弟前往山西，不曾经过关中，想起来仍感遗憾。”

“听说，贾八爷与江兄是世交。”

“本来是。”

八表狂生咬牙说：“世态炎凉，人情淡薄；兄弟已是丧之犬，贾八爷哪肯认我这个世交晚辈？罢了，昨天登门我自讨没趣，没齿难忘。”

地方豪霸之间，难免有利害冲突，也难免明争暗斗，面心不和是常事，一有机会，就把对方吞并、埋葬，绝不迟疑。

贾八爷住在城外，与城内的豪霸难免有利害冲突。

横天一剑是城内豪霸的代表性人物，与贾八爷这位前辈，就维持这种面和心不和，静候机缘你吞我并的微妙局面。

总有一天，会爆发出你死我活的明朗化冲突。

“这就怪了。”横天一剑剑眉深锁：“据我所知，贾八有两位近亲，在关中钦差府得意，他自己也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，保镖护院不断增加，稍有名气的人皆来者不拒，可用的人派往关中帮助他的近亲，没有理由冷落你呀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也许，他想断绝我出关的路。”

八表狂生冷笑：“怕我到了西安之后受到重用，影响他那两位近亲的前程，他这样做，实在够卑鄙，哼！”

“应该不是原因。”横天一剑摇头道：“西安梁钦差号称梁剥皮，但对付关中的巡抚和御史相当感到棘手，需用大量的武功高强能人，去投效的人全都受到重用，谁也影响不了谁的前程。

再说，他尽可把你留下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保持他在本府第一豪霸的地位，岂不是一举多得，为何存心把你气走？说不通。”

“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反正他赶我走是千真万确的事。”

“所以令人莫测高深呀！用人之际，他却把人才往外赶，岂不反常？”

“哦，贵地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发生？”

“今年元宵，南门碧照堂的黑煞星王霸，被人雇杀手当街暗杀了，引起了各种猜测。地方上稍有名望的人，都有雇杀手的嫌疑，各霸一方的均势局

面，也因此而打破，因此，各自雇请高手加强实力。

你猜我忌，各怀戒心，谁也无法估料，哪一天会爆发你死我活的冲突。以我来说，我就欢迎你留下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凭你和贾八的世交关系，他请你未必肯留下，居然拒你于门外，岂不可怪？”

“也许，他怕我连累他。”

八表狂生不想深究：“已经有仇家追踪到此地来了，他害怕是可以原谅的，只是态度太过恶劣，令人难以忍受而已。”

“什么仇家追来了？”

“千幻夜叉。”

“哦！那个令男人又爱又怕的鬼女人，她算不了什么呀！你没有怕她的必要，江兄。”

“她会千变万化，在大街上也可以要我的命。当然，堂堂正正交手，她并算不了什么...”

江湖消息的传播，是十分快速的。

鹰扬会江宁镇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，早已传遍江湖了。

消息的传播，肯定会走样的，一句话如果传入第三个人耳中，传出时可能与原意完全不同了。

问题是，江湖人士并不知道禹秋田这个人。

因此，江宁镇事故，主事人除了栖霞幽园的人以外，已有名气的千幻夜叉反而成了众所瞩目的人。

她成了鹰扬门关闭山门的关键人物，禹秋田却在传闻消息中，居于次要的地位，甚至已从消息中淡化了。

横天一剑知道千幻夜叉这个人，并不认为她有对付鹰扬全的能力，只要来的不是栖霞幽园的人，八表狂生没有理由害怕。

如果千幻夜叉行刺，又当别论。

即使有飞天遁地本领的无敌高手，也怕在大街上行刺的三流杀手，人哪能每天都全神防备意外？

更不可能永远不在街上行走。

练成钢筋铁骨的旷世高手，在毫无戒心，来不及行功护体时，一个凡夫俗子，用小刀也可以出其不意捅死他，与平凡人的血肉之躯并无两样。

“刺客不是不能预防的，我在外走动，就不怕有刺客能接近我行刺，小心提防便可保平安。”

横天一剑一副傲然道：“咱们这里的人，自从黑煞星被刺之后，对那些卑劣的杀手恨之入骨。你放心啦！那鬼女人如果胆敢扮刺客，保证她出不了归德城，犯了众怒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毕兄真不介意她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兄弟打算在贵地小住一段时日，务请毕兄替兄弟壮壮胆，感谢不尽。”

“包在兄弟身上，江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咱们也好好聚一聚。”

“请接受兄弟的衷心道谢。”

“不敢当，江兄随时可来舍下小聚，无任欢迎。”

八表狂生颇感失望，他以为，横天一剑会请他到家中安顿的，住在客店里，危险性毕竟高得多。

他以为横天一剑外强中干，口说不怕千幻夜叉，其实心中却有所顾忌，所以不请他迁来安顿。

其实他料错了，横天一剑真的不介意千幻夜叉，而是怕贾八爷另有阴谋，哪有极需召揽人才的人，反而将可靠的人往外赶的道理？

此中必有阴谋，不得不防，弄不好引鬼上门，麻烦大了。

再小叙片刻，他只好告辞走了。

回到六福老店，他大吃一惊。

同伴告诉他，禹秋田带了一个北人屠，住进了六福老店，就住在前一进的上房，成了毗邻而居的死对头，真是冤家路窄。

他出入客店，皆需经过前一进院子的走廊，除非他不再出店办事，不然一定会和禹秋田照面的。

这一进客院上房甚多，天亮之后，旅客一一离去，只有少数需要在府城里逗留的旅客留下。

禹秋田与北人屠，是少数留下的旅客，两人住的是相邻的上房，曾经向客店店伙表明是同伴。

八表狂生不能待在客店里，必须继续寻找倚靠。

仍然是虹剑电梭陪伴他，强作镇定通过这一进院子的走廊。

果真是冤家路窄，禹秋田与北人屠，正在院子里活动手脚，死对头面面相觑。

“喂！江副会主，久违了。”禹秋田的邪笑怪怪地，神情倒还算友好：“还好吧？”

“主人，用不着给他好脸色。”北人屠的嗓门像打雷，两人一扮红脸一份黑脸：“生死对头见了面，宰了他不就完了？”

“老褚，使不得。”禹秋田的邪笑更浓了：“咱们又不是强盗土匪，更不是无法无天的豪霸，怎能在有王法的城市里公然行凶杀人？在官府落案，咱们今后路寸步难行，没有什么好混的啦！”

“你是说，不能杀？”

北人屠的腔调也怪怪地。

“不能杀。”禹秋田摇头晃脑怪腔怪调：“反正他们不可能永远躲在城里，对不对呀？”

“对，除非在这里成家立业落地生根。”

“可能吗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还怕没有机会宰人？我们并不急。其实，这种鳖脚货，丧了家的小脚色，又不是罪大恶极的狐群狗党，我还真没有杀他们的胃口。”

“对，我也没有胃口了。”北人屠拍拍肚子。

“重要的是，他是栖霞幽园要捉的凶手，夏小姑娘要捉他解至蚌埠集法办销案，咱们如果多管闲事宰了他，夏小姑娘会大发娇嗔找咱们算帐啊！”

“对，这混蛋很得女人缘，靠女人包庇而活命，不管包庇的用意是好是坏。”

两人一弹一唱，讥讽嘲弄句句伤人。

八表狂生如想通过，必须从两人的中间挤出去，他当然不愿意冒险，站在廊口僵住了。

八表狂生受得了，虹剑电梭可就受不了啦！

不管禹秋田在双方的冲突中，表现得如何杰出强悍，但始终不曾与虹剑电梭交过手，而往昔的接触，虹剑电梭一直就是胜家。

因此在下意识中，这位骄傲自负的大姑娘，始终认为禹秋田是她手下的败将，不敢和她放手一拼的弱者。

“姓禹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”虹剑电梭终于忍不住出头干预了，粉脸生寒杀气腾腾：“鹰扬会山门已收，你应该满足了，双方并无深仇大恨，你没有理由赶尽杀绝，追到河南来就不上道了。”

“唷！樊姑娘，你要和我讲理？”

“和你讲理，也论道义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禹秋田仰天大笑：“想不到你虹剑电梭居然讲起道义，要和人讲理，真是奇闻，我实在不了解你的心目中，对理字的解释根据从何而来的？”

鹰扬会派人用毒暗算我，八表狂生将半死的我捉来捉去，为什么？理由何在？你说呢？抑或由八表狂生说？我在听。”

鹰扬会绝对没有对付禹秋田的理由，祝堡主反而可以用自卫的理由而大动于戈。

祝堡主甚至不能以复仇毁堡为理由，因为祝堡主父子屠杀了卅九名无辜的旅客，是凶手。

凶手哪能以复仇为理由作藉口？

虹剑电梭是江湖女强人，从来不和任何人讲理由。

“他们能说出什么狗屁理由？”北人屠粗野地大叫：“一旦他们人多势众时，刀剑就是他们的理由。小女人，没你的事，滚到一边凉快去，你还不配替鹰扬会担冤背债，在鹰扬会你算老几？”

虹剑电梭粉脸气得泛灰，银牙一咬手按上了剑柄。

“恼羞成怒的人，就是这副德性。”禹秋田冷笑：“樊姑娘，不要逼钱在旅店杀伤，你已经三番两次在大庭广众间占了上风，我已经给足了面子。这次，你将自取其辱，你最好识趣些，别让我失去耐性。”

“这叫给脸不挣脸。”北人屠的修养有限，恨透了这种狂妄的女人，说的话锋利伤人，毫不留情：“你如果想在在大庭广众间行凶找死，你算是找对了，咱们等这种机会，等得太久啦！最好亮你的什么电梭！”

“不要上他们的当。”八表狂生拉住了情妇抓剑的手，冷冷地说：“时辰未到。目下不必计较，算总帐的一天会来的，但不是现在。”

挽了虹剑电梭的手，大踏步从两人中间穿越而走。

“是女人保护男人呢？抑或是男人鼓起勇气护花？”

走廊对面，有人大声嘲笑。

“人家手牵手走路，表示没惹谁，咱们当然不便无理取闹呀！毕竟他们不是我们要捉的大鱼。”禹秋田大声为八表狂生两人送行。

通向另一排上房的走廊，个浑身黑衣的人，站在廊角暗影处不言不动，冷然注视着双方冲突。

那死板板的苍白的面孔，不时涌现令人心悸的阴笑。

禹秋田目送八表狂生两人的背影消失，向北人屠用手式示意，左手拍拍腰间，右手作出握剑状。

北人屠也拍拍腰部，作出询问眼色。

禹秋田摇摇头，表示不必带刀。

北人屠大踏步进入禹秋田的上房，随即出现在房门口，手中有一把连鞘长剑，嘿了一声向禹秋田抛出。

黑影一闪，人影乍现，站在禹秋田身侧丈余，黑衫飘扬，现身速度之快，有如鬼魅幻形。

禹秋田丝毫不感惊讶，不加理睬，信手一抄，接任了长剑，泰然自若地将剑插在腰带上。

“刚才面对两把剑，小子你依然咄咄逼人，是存心激怒对方呢？抑或是真的有恃无恐？”

这人说话的声调极为阴沉冷厉，与那身宽大的黑衫同样令人感到阴森寒栗，一股流露在外的鬼气，胆气不够的人真会望影心惊。

看年纪，约在五十出头，把禹秋田叫成小子，似乎理所当然。

所佩的剑装饰古朴，黑把黑鞘，连剑饰的剑穗也是黑色的，黑得令人心中发毛。

“你该问那两个男女。”

禹秋田也语气冷森，脸上的笑容消失无踪：“所谓旁观者清，并不代表真的清，表面的清只是一种假象，你只能看到你主观上的假清。阁下，首先你就先入为主，看不惯我的傲态，所以主观上就认定我有恃而无恐，认为我咄咄逼人，你又如何分清谁是谁非？你站出来指责我，你本身就狗屎。”

“可恶！称这小混蛋……”

“你这老狗不要在这里狂吠，呸！”禹秋田一反往昔以嘻笑讽刺应付挑衅者的态度，虎目怒睁威风八面怒斥：“你是自取其辱。”

“你这不知死活的小杂种，敢在老夫面前无礼。”黑衫人气得脸更灰了，一双鸟爪似的怪手，十指不住抓阖，愤怒的神情十分吓人。

“你勾魂吊客算不了什么真的凶神恶煞，少在我面前卖狂。”

禹秋田指出对方的身分，轻视的表情显而易见：“我不管你是闲得无聊管闲事，或者受谁指使想出面吓唬我，我都不在乎，不要妄想吓唬我这种游戏风尘的人中之龙。”

另一条走廊口，出现另一个青衫梳道髻的中年人。

“气傲天苍，你这种人死得最快。”青衫客阴森森的嗓音同样刺耳，背着手缓步而来。

“你魔剑无常也曾经年轻，也曾经气傲天苍，也曾经商手血腥坏事做尽，也曾经自以为是自订杀人的歪理，你怎么能活到现在？你应该早就死了。”

禹秋田毫不留情挖苦对方：“你这种人不早死，实非江湖之福，我这种偶或插手主持正义的人，早死路是江湖一大损失。”

“无常，别插手。”勾魂吊客冷叱：“没你的事，他是我的。”

“你也是我的。”禹秋田冷笑：“是你找上我的，这将是你的平生所犯的谬误中，最大的一次谬误，你将为这次谬误仍出代价。”

勾魂吊客的右爪，本来已经提起，已经作势抓出，爪上运劲的光景一清二楚。

但一看到禹秋田屹立如山的气势，以及虎目中的湛湛神光，用爪进攻的念头，在这瞬间消失无踪。

一声剑吟，泛着乌光的怪剑出鞘，传出龙吟虎啸似的轰鸣，在拔剑时

劲道已经形之于外了。

禹秋田徐徐拔剑，脸上没流露出任何波动的神色，冷静从容没有丝毫激动，真有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气势，让对手感到无穷的压迫力难以抗拒。

“小心他！吊客。”

魔剑无常已经感受到强大气势的压力，好意地提醒勾魂吊客注意。

白担心了，勾魂吊客托大地冲上，剑发灵蛇吐信，走中宫强攻，剑上的凌厉剑气陡然进发，毫无名家长辈的风度，要用浑雄的内劲一招抢制机先。

不知己不知彼，自陷危局。

一声铿锵金鸣传出，禹秋田进发的电光，毫不迟疑向射来的乌光发出，双剑交错的瞬间，无穷大的潜力似山洪溃泻，但见光华一旋，风雷乍起。

乌光流泻而出，勾魂吊客连人带剑飞撞出两丈外，轰然大震中，搜断了一根廊柱，再撞在房间的墙壁上，几乎反弹倒地。

“再来再来。”禹秋田点手叫：“老年人妄想拼内力，是十分可悲的。”

勾魂吊客踉跄站稳，灰脸变成死灰色，死盯了自己的剑，片刻，似乎仍然难以接受一剑栽了的事实，以为自己的剑出了毛病呢！

魔剑无常大吃一惊，脸色也大变。

“院子很宽广。”北人屠大概有点不忍，一个名家高手一招出彩，的确是极为难堪的事。

凶名昭著的人屠，居然有兔死狐悲的感觉：“足以施展剑术的神髓，利用你的见识与经验，来保全你的名头声威吧！不要安想用愚蠢的强攻硬压图侥幸，那会输得更惨的。”

31

勾魂吊客重新冲入院子，手中的墨剑再次发出龙吟虎啸似的振鸣。

“我和你拼了！”勾魂吊客厉叫，像是疯了：“老夫横行天下半甲子……”

“你仍然像一个不中用的蠢蛋。”禹秋田接口：“你之所以能横行天下半甲子，是因为你欺善怕恶，从来不敢向真正的名家高乎挑战，用不着吹牛打肿脸充胖子。今天你碰上真正的高手了，还你一剑！”

声出剑及，激光破空势如排山倒海。

这才是真正的硬碰硬狂攻，正面发招长驱直入。

铮铮两声清越震鸣传出，勾魂吊客连击两剑，才将迎面射来的激光挡了一挡，斜闪八尺才摆脱激光的控制，鬼眼中凶光一敛。

“这一剑我主攻。”

禹秋田并没乘机追袭，在原地准备出招，剑尖徐徐降至发招部位，那股无可匹敌的凌厉气势，已完全涵盖了对方的全身。

勾魂吊客本能地向左一闪、再闪，失去全力接招封架的勇气，不想在原地挨打。

“别怕，我主攻的劲道，是不会全力施展的。”

禹秋田的身形，随对方的闪动身影转移，剑尖也跟着对方的身影旋转，保持随时待发扬进招马步。

“小子，且慢！”一旁的魔剑无常沉喝：“老夫技痒，挡你一剑。”

“混蛋！”北人屠大叫：“要联手你就直说好了，你一个剑术名家，居然说出挡一剑的外行话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岂有此理。”

“你们两个驴蛋，联手。”禹秋田豪气飞扬，威风八面叫：“禹某的剑，还没正式碰上真正的劲敌，你们联手，在下倒要领教什么叫魔剑。”

魔剑无常向勾魂吊客一打眼色，左右一分，凌厉的气势增长三倍，两支剑先开始逼进争取空门，马步移动的默契十分圆熟，要制造最好的机会同时发招。

禹秋田仅在两尺圆径内移动，剑左移右转，分别迫两人进退，不让两人抓住同时出剑的有利位置，也无形中造成只许一人逼近的机会。

仅移动片刻，蓦地激光暴射，刚被逼移位的勾魂吊客，看到激光劈面射来，本能地再次移位，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单独封架激光。

魔剑无常仍然以为禹秋田虚张声势，移动剑势逼勾魂吊客闪移，正是他该欺进的机会，应该可以抵达禹秋田的左后侧啦！

刚急迈右腿，激光突然反旋而至，罡风厉啸，迎面进射出耀目的光华。

无暇思索是虚实了，大喝一声，一剑斜封全力御剑要趁错剑的好机乘势反击，连捎带打经验老到，必可让勾魂吊客的墨剑乘虚行雷霆一击。

一剑错空，光华一升一沉一旋，快得令人目眩，完全看不清剑路。

右肋一凉，传出划破护体气功的轻啸声。

老凶魔经验丰富，反应超人，顺势侧倒，飞快地滚出丈外，一跃而起。

宽大的青衫破了，右肋被划开一条尺长的大缝，肌肉麻麻地，有液体流出。

还没站稳，老凶魔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感到浑身发冷，忘了右肋受了轻伤的痛楚。

勾魂吊客的墨剑，静静地躺在院角。

禹秋田的剑尖，抵在勾魂吊客的喉结下。

勾魂吊客惊怖的神情令人不忍卒睹，简直就像一具受惊而吓死的行尸，背部倚在廊栏上，双手在后面死撑住廊栏，像是僵死了。

“谁指使你来的？”禹秋田语气寒森，杀气腾腾：“我不能在这里杀死你，以免打人命官司，但我可以毁了你的气血二门，让你的对头找你。你不说不要紧，反正破气血二门的人不是我。”

勾魂吊客似乎咽喉已经塞住了，惊怖欲绝说不出话来。

魔剑无常一挺胸膛，挺剑砍上。

“你一上去，恐怕就没有刚才那么幸运了。”北人屠说：“省省吧！你救不了吊客，反而促使他早些成为废人，也赔上你自己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仍然死不认输？”北人屠叹了一口气：“要是在无人地带，你必定死得很快，他杀人绝对冷酷无情，连我北人屠也心惊肉跳，你走吧！还来得及。”

魔剑无常没听说禹秋田是何方神圣，却知道北人屠的来历、吃了一惊，心中平空加了三分虚。

“他……用的是……什么剑术？”

魔剑无常迫问，嗓音大变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他杀起人来，剑可以将人挑飞。”

魔剑无常打一冷颤，踉跄而走。

剑可以将人挑飞，那需要多少力道？难怪勾魂吊客一剑急攻，连人带剑被绞飞出两丈之外。

勾魂吊客完全绝望了，魔剑无常已经将他置于不顾，一定了之啦！

“你不说？”禹秋田沉声问。

只要剑尖略动，咽喉便会出血了。

“你……你不敢杀……我……”勾魂吊客惊恐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无奈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光华一闪，一剑拍在勾魂吊客的左耳门上，耳轮破裂，鲜血涌流。

接通而至的一眸拳脚狠揍，拳拳着肉脚脚及体，好一场惊心动魄的痛打，仆而又起起而又仆，倒下去再抓起来，再几拳又重新倒下。

最后，勾魂吊客成了一团死肉，五官流血，脸部完全变了形，肋骨可能断了好几对，站不起来了。

附近围了几个不敢上前劝解的店伙和旅客，一个个张口结舌脸无人色。

“现在，你该已气散功消了。”禹秋田抬回剑归鞘，伸出食中二指像铁条：“毁你的气血二门，再制任督工脉，我的确不敢杀你，要你变成废人省事多多，别慌，你运功抗拒奸了，我不急。”

“放……我一马……”

“没胃口放你一马。”

“是……是文雅台的欧……欧三爷……”

“欧什么？”

“欧百川……”

“字号呢？”

“汇……源三爷。”

“哦！我知道丁，三手准提欧汇源，或者不空居士欧长河，他的家在这里？很好很好。”

禹秋田揪起软绵绵的身躯，向店伙示意将人抬走：“归德府七雄五霸的第五雄，我会找他要理由，但愿他的理由让我心服口服，不然……哼！”

抡出两名店伙，慌慌张张把人抬走了。

天下每一处有人的地方，就一定会有豪霸人物，做地方的主宰，各划地盘，瓜分势力范围。

归德府辖一州七县，有七雄五霸并非奇事。

府城内外，也有五豪割据，贾八爷霹雷神鞭贾彪，排名第二豪。

文雅台，在城东南一两里的淮河北岸。

据府城记载，孔圣人适宋(这里商朝是亳都，周朝是宋都)，在大树下教弟子习礼，就是这处地方。

后人建文雅台，以纪念这件事，确否待证。

这里累遭兵祸，目前附近仍留下两条小街，是城外一处小聚落，文雅台附近荒草萋萋。

欧家的大庄院，其实距文雅台约里余，与两条小街的居民漠不相关，居民对欧三老爷，怕的成份比敬多，没有人敢沾惹这位名列府城五豪欧大家。

论财力，欧三爷比不上贾八爷，贾八爷的田地多。

论在交通官府方面的权势，欧三爷却强多了，翻云覆雨八面玲珑，衙门里的世袭胥吏，有一半人与欧三爷关系良好，互通声息。

刑房的巡捕马挾步快，有一半是欧三爷的朋友。

但在保镖护院的实力上，大豪比不上二豪。

贾八爷的打手，比其他四豪多一倍以上，家大业大，必须养众多的人手，以保护自己的权益。

禹秋田这一放出要理由的口风，当天使来了五名公人巡捕，盘查旅客抖足了威风。

禹秋田与北人屠的旅行证件虽然是伪造的，但绝对与真品一模一样，路引发自南京，目的地是河南开封，期限是一百天，有效期早着呢！

终于查到 he 住宿的上房，五位巡捕如狼似虎。

禹秋田摆出权势大爷的派头，因为路引上记载的身分，是上元县的仕绅，该县的举人。

举人不是官，比秀才高一级，比进士低，秀才已经是地方上的仕绅了。

任何巡捕，见了秀才举人，先天上就矮了一大截，绝不敢科威风，即使是外地的过境秀才举人，也得毕恭毕敬称一声老爷。

这就是读书中举的好处，打官司上衙门不用跪，而且有座位，真的犯了法，必须有凭有据，请出学政大人，当堂革去功名，才能打荆上条上刑。

查完了路引，五位巡捕仍然神情倨傲无礼。

“你这张路引有问题。”领队的巡捕沉声说：“我要彻底查个一清二楚。”

叭一声大震，禹秋田一掌拍在木桌上，虎目怒睁，威风凛凛。

“大胆！”他怒吼：“在我面前，你胆敢你你我我无礼乱叫？去请你们的推官大人来，看他怎么说？滚！”

“你……”巡捕吃了一惊。

“我欢迎你去南京查路引的真伪，这期间我按规矩要住进府衙的招待宾馆，所有的有形无形损失，你要完全负责。去，先把你们的巡检找来说话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禹……禹爷。”巡捕凶不起来，真要闹上府衙，吃不完得兜着走：“这里发生械斗……我……”

“不错，发生械斗，有两个不法匪徒，在这里动剑向我行凶。”禹秋田愈说愈大声，全院的人都可听见：“贵府的治安太坏，说不走将出惊天动地的大血案，死上十七八个人，府大人的乌纱帽铁定要丢。

而你们首当其冲，恼得他们火起，杀掉你们百十个易如反掌。你们穿了公服，定在大街上也得小心背上成为暗器的标靶。

不要上当做替死鬼，阁下，为你的妻子儿女想想吧！你得不到多少好处，却用性命来巴结，让妻子儿女成为孤儿寡妇，划得来吗？滚！”

这一番饱含威胁性的话，把五个巡捕惊得毛骨悚然。

这些公门人消息是十分灵通的，千幻夜叉据说已经到了，不知藏在何处，而千幻夜叉是禹秋田的同伴。

千幻夜叉会千变万化，在大街上用暗器无影神针，杀三五十个武林高手小事一件，谁敢说不害怕？

真要出了几件惊天动地大血案，每一个官都得挂冠甚至撤职坐牢。

禹秋田这番话的弦外之音，巡捕们怎能听不出？就算能出动大批丁勇，

不见得能捉住禹秋田，万一反而被杀死三五十个人，责任谁负？

巡捕们知道碰上了扎手货，文的武的都行不通，有如碰上太岁煞神，只好狼狈而遁。

不久，来了两个师爷型的中年人，叩门求见，态度倒还和气。

禹秋田在外间接见两个自称周三吴四的人。

北人屠则在一旁虎视眈眈。

“欢迎你们先来文的。”禹秋田也表现得一团和气，语气温和但饱含威胁：“两位有何见教；禹某洗耳恭听；千万不要再连累官府出头，江湖朋友尽可能不惊动官府。

贵上甘冒大不韪出动巡捕，未免太不上道了，下不为例，我不希望在贵地闹个烈火焚天。”

“禹兄……”

“我还没讲完。”禹秋田阻止对方打岔：“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有能力在贵地杀得血流成河。我不管贵上冲什么人的交情，胆敢不顾后果向在下挑衅，在下自问与贵地的豪霸们，并无任何恩怨利害冲突，不介意你们为朋友两肋插刀……”

为道义助拳，将生死置之度外值得尊敬，但如果用卑劣的手段玩阴的，甚至利用官府出面干预，那就不可原谅了，我有权以激烈的手段报复。

今晚，在下就到文雅台欧家讨公道，你们可以好好准备，我不信欧家比山西天长堡更坚牢。好，该你们说了，周三兄，你先说。”

“禹兄，咱们不希望外地人在敝地闹事。”周三泰然说：“禹兄与鹰扬会八表狂生的恩怨，那是你们双方的私事，在这里闹，咱们地方人士担当不了风险。敝上只想请诸位离开，变生仓卒，情急请巡捕出面，情有可原。”

“首先，在下明明白白告诉你，鹰扬会瓦解，在下与该会的恩怨已经不重要了。在下不是为八表狂生而来的，只要他不惹我，我不会对付他，他与另一些人欠债待还，在下无权替人索债。”

“那……禹兄此来……”

“为另一批人而来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也想替他人挡灾？”

“不敢不敢。”周三连忙摇手。

“那就别问。”

“敝上……”

“贵上不肯罢休？”

“只是……”

“想按江湖规矩，要求划道？周三兄，你要明白，他已出动官府违规在先，已失去划道解决的资格。在下闯荡江湖多年，不是初出道的生手，江湖规矩我懂。”

“禹兄，可否平心静气谈谈解决之道？”

“没有胃口。周三兄，今晚我准到，届时再谈犹未晚，两位可以走了。”

“好吧！在下这就回报敝上，告辞。”周三只好知趣地告辞，总算得到正

确的消息，不虚此行。

这一进客院成了是非之地，闲杂人皆不愿走动避免麻烦，连店伙也蹑手蹑脚往来，显得特别寂静。

禹秋田突然听到房外传来一阵怪异的声波，车辘辘，马萧萧，一声声吃喝，长鞭的叭叭暴响，轮声隆隆。

真像一辆大马车，正在车夫的鞭策下，在大道上超赶，以雷霆似的声势，向客房冲来。

声浪自低至高，自缓趋疾，自远而近，似乎客店已不存在，面客房正处于大道中心，马车正飞驰而来。

他拉开房门，声浪倏然中断，万籁俱寂，哪有什么疾驶的马车？那只是幻觉而已。

“好高明的口技，佩服佩服。”他微笑着说：“在下也小有涉猎，但比起阁下的神技，显然火候稍逊，甘拜下风。”

对面的廊角，一位青衣大汉倚栏向他这一面眺望，神态悠闲，但骠悍勇猛的气势颇为慑人。

“夸奖夸奖。”青衣人也一团和气：“班门弄斧，见笑方家，在下唐寿。”

“禹秋田。”

“毁灭天长堡的大英雄？”

“狗屁的英雄，只能算是讨债的江湖好汉。在下深感奇怪？”

“禹兄，有何可怪？”

“贵府距南京，区区数百里，鹰扬会遭到报应的消息，这里一清二楚该是必然的事。但山西吕梁天长堡，地处于余里外的边疆僻壤，此事居然尽人皆知，未免匪夷所思了，超乎常情之外，在下百思莫解。”

“八表狂生就是当事人之一，有何可怪？”

“不然，八表狂生不可能自己灭自己的威风，把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，大嘴巴到处宣扬。”

“依禹兄的猜测……”

“所以在下百思莫解呀！”

“禹兄是英雄吗？”唐寿改变话题。

“英雄两字，本来就极为抽象，牵涉到每个人主观意识认定，永远没有标准，永远没有肯定结论，永远受到争议，盖棺也无法论定的名词怪胎。”

禹秋田的话，充满嘲世意味：“你我两人的看法，必定有相当歧异的差距，你所认同的时间和范围，绝对和我不一样。唐兄，如不先说出你心目中的英雄定义，在下无法答复你。”

“好，我心目中的英雄，应该是一剑在手，气傲天苍，问天下头颅几许？”

“那我就不是，那是北人屠的气概，他经常高举手中宝刀，问天下头颅几许。”

“至少，我认为你足以称英雄。”

“夸奖夸奖，那又怎样？”

“有。些人不服气，要斗一斗你这位剑术怪异的英雄，你如果害怕，可以不理睬他们。”

“激将法？”

“可能。”

“对我有何好处？”

“他们如果服输，绝不干预你在本府的行事。”

“如果我不接受呢？”

“你将与全府的人为敌，明枪暗箭公私齐来。”

“好，我接受。”禹秋田语气十分肯定。

“你必须单剑赴会，不然沿途必定有人断绝交通，任何陌生人通过你所走过的路，必然将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。你如果害怕，有权拒绝。”

“好，单剑赴会，何时？何地？”

“以谯楼的钟声午炮声为难，午正日正当中，南门外南湖的海雁桥头，有人迎接尊驾前往湖畔的斗场。时辰不多，尊驾可以决定去否，还不算迟。”

“在下准到，除非沿途发生意外。”

“本府的人，绝不会在沿途施诡计。”

“走着瞧。”

“告辞，并祝顺利。”

“不送，谢谢唐兄祝福。”

归德城并不是通都大埠，它只是黄河南岸，以农业为主的平原中，古朴守旧的一度七里小城，它代表了平原中的传统城池，矗立在一望无涯的平原上。

四四方方的高高城墙，东南西北四座巍峨壮观城门，围绕着五六丈宽的护城河。

城门外各有一度桥梁通行，坚壁高垒，池湟深宽，天下大乱刀兵四起，毁掉四座桥便可闭关死守。

这就是传统式的城池，一座可守可攻的封闭式城市，利于死守以待援兵的古老王都。

南门外的桥，叫通济桥，水通睢河。桥头至城门口，有一段距离，形成一条小街，行人络绎，进进出出颇为热闹，是四座城门中，最热闹的一座城门。

南湖距城五里多一点，过了通济桥便是田野，星罗棋布着一些小村落，也有大户人家的别墅园林。

禹秋田一袭青衫，佩剑，发挽道士髻，有几分飘逸气概，不像一个闯荡江湖的武林高手，倒像一个挂剑游学的书生。

他的佩剑式就是挂剑，一种文官或读书人的佩剑式。武官与江湖武夫，是佩在腰带上的。

沿南大衙南行，城门口在望。

街旁来了两位穿鸦青公服的巡捕，目光灼灼狠订着他，

“别瞪我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他笑问。

“不许再械斗。”一位傍着他行走的巡捕说：“我会用现行犯名义，逮捕任何人，包括皇亲国戚，举人老爷也不例外。”

“嗨！你看我像一个要械斗的人吗？哈哈！”他大笑：“我是堂堂正正书剑游学的书生，我佩剑是合法的。你瞧，我佩的剑就很难一下子就拔出来，哪能与人械斗？械斗应该用小刀子，用小刀子在人家背后捅一下，方便多了。逮捕现行犯，你逮得住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往屋顶上一跳，再一跳就上了城墙。”

“你出了城，就没有我的事了。”巡捕无可奈何她说。

“哈哈！我知道，出城过了桥，就是商丘县那些巡捕老爷的事了。城门到啦！你怎么还不向后转？免送。”

两位巡捕哭笑不得，狠瞪了他一眼止步。

他哈哈大笑，夹在人丛中向城门走。

城外小街行人往来不绝，谁也不管旁人的事。

他前面有人，后面也有人。当然，在这种地方，不可能有人行刺或行凶，而且对方已经保证了。

桥头在望，他的脚长步大，泰然超越一个脚下不便，头发乱糟糟的老太婆，便毫无警觉地踏上桥头，注意力放在桥上的行人，尤其留意在桥栏停留的人。

如果有人行刺，在桥上得手的机会多。

走了十余步，前面和桥两侧，都没有可疑的人，但他并没撤去戒心。

眼角人影急动，是一个老化子。

“电梭……”他耳中听到棕恐的尖叫。

有人将他扑倒，他也奋身急滚。

可怕的破风声入耳，有物以高速掠过他的左肩外，几乎贴衣按过，生死间不容发。

是老化子将他扑倒的，双手抱住他的脚，肩顶住他的大胆，一撞便倒。

一声爆震，破风厉啸慑人心魄。

惨叫声刺耳，有两个无辜的行人，被爆裂的电梭瓣击中要害，惨叫着摔倒。

他愤怒如狂，一跃而起。

老太婆正飞越桥栏，一声水响，直入河底，河面只留下泡沫。

“不要下去！”他急叫。

前面一个小后生，正要飞跃出栏，闻声止势，急急向他奔来。

是夏冰姑娘，失去入水追逐的机会了。其实城河的水又浊又脏，水性再高明，也无法追逐入水潜水逃走的人，追也枉然。

禹秋田挽起了扮成老化子的千幻夜叉，心潮汹涌。

“天幸你……你无恙。”他的嗓音抖切：“你……你冒了万……万千之险，我好害怕……”

“我……不要紧。”千幻夜叉披散着有头扑了粉的灰白头发，一块碎核带走了她右顶门的一片发丝：“救人要紧……”

两个行人已用不着抢救了，一块梭贯胸，一块入腹，躺在血泊中抽搐。

扮成老农的北人屠也过来了；急急催促众人速离现场，夹杂在狂乱奔跑的人丛中，过桥溜之大吉。

在行人众多的公众场合，行刺是相当容易的，哪有工夫留意所有的人？

禹秋田四人，都成了易容的专家，但对方也易了容，行走中不可能仔细分辨每一个人。

五个人保护一个，也几乎难逃大劫。

千幻夜叉要不是恰好在禹秋田的左侧后方，要不是鬼使神差恰好扭头回顾，想发信号要最后面的北人屠拉近些，也就无法在千钧一发间，发现老太婆有异，棱一发，她绝对来不及把禹秋田撞倒。

老太婆发射电梭的前一刹那，必须拉开马步全力运劲发梭，拉马步的神态，难逃行家的眼下。

千幻夜叉冒了万千风险，扑出时恰好位于电梭飞行的射线上，仆伏快了电光石火似的一刹那，丢掉了右顶门的一绺头发，危极险极。

金梭在前面丈余爆裂，杀死了两个无辜的行人。

北人屠气愤填膺，他一辈子没杀过普通的无辜，每一刀杀的都悬武林健者，屠杀的都是江湖好汉，所以绰号叫人屠，但绝不滥杀无辜。

“我早知道，这贱女人早晚会要你的命，将是你的心腹大患，果然应验了吧？”他在禹秋田身后埋怨畸咕：“你不忍心杀她，我杀。她必须替那两个可怜无辜偿命，我回去就找她。”

“老褚，你应付不了她的电按，她是我的。”千幻夜叉咬牙说。

“不！小霍……”北人屠大声抗议。

“以后再说。”禹秋田说：“我敢打赌，她和八表狂生一定迁出客店躲起来了。”

“她躲不掉的，最好把她交给我，姐。”夏冰挽着千幻夜叉自告奋勇；“她也是蚌埠集凶手之一，我有权处治她。现在，一起是四条人命了。仲秋哥，如果再容许她行凶肆虐，天知道日后还有多少无辜，死在他们手中？”

“等我回去再说，我们的人或许已经盯上她们了。”禹秋田止步，已经进入了田野区：“你们可以在这里按计等候，再前行会引起误会的。”

“经过这次凶险，你以为我们肯让你独自前往冒险？不，绝不，要去一起去。”于幻夜叉第一个不依：“谁敢担保贱女人不是他们一伙的？”

“按情理，不可能是姓唐的人唆使贱女人行刺，所以没有改变计划的必要。”

禹秋田不同意千幻夜叉的看法：“如果我不去，那就无法避免这些地头蛇的闹事，将会掀起可怕的血雨腥风，枉死更多的无辜。你们放心，真有危险光临，我会见机退走的，我有把握摆脱轻功天下第一的绝顶高手，请相信我。”

“仲秋哥……”

“我意已决，不必更改计划。”禹秋田阻止夏冰劝阻：“你知我的轻功很不错，青天白日也影响不了我闪电似的身法。”

夏冰对他的轻功有强烈信心，只要他不逞强愿意脱离，她深信没有人能阻挡得了禹秋田来去，她自己的天遁术，也具有白昼来去如电的能耐。

费了不少唇舌，终于劝服三人不再异议，留在原地找地方藏身，随时准备接应禹秋田撤回。

海雁桥横跨在南湖上，南湖日渐淤塞，风景依然有点江南的绮丽。

古代名人夏竦所放养的两只雁，据说千余年来经常会回湖翱翔，成了传说中的不死雁。

两名大汉在桥头相候，当禹秋田抵达时，五里外府城谯楼，隐隐传来报午时的悠扬钟声，与三声隆隆午炮，十里外也可以听到。

“禹兄守信，咱们深感荣幸。”大汉行礼恭敬地说：“在下兄弟领路，请移步。”

“有劳两伤了，请！”他也客气，双方毫无敌意，修养到家。

西行里余。前面展现一座平岗，几株大白杨高入云表，散落着一些硫

林，茅草一片青绿，地方平坦，正是理想的决斗场所。

四十余名男女，围成半圆目迎客人，四十余双眼睛，全用怪怪的眼神迎接他。

其中有些人的眼中流露出愤怒，似乎认为他这种大胆的举动，狂妄得全投把归德的英雄好汉放在眼下。

唐寿带了四个人，离队上前迎接，保持主人的风度，先礼后兵理该如此。

客套一番，唐寿立即表明立场，他是毕家的护院总管，代表按天一剑毕世礼，邀集府城内外的英雄好汉，有志一同要以地头蛇身分，斗一斗禹秋田这条强龙。

强龙来势汹汹，不但不会按规矩拜会地方豪霸，而且公然张扬寻仇闹事；强宾压主，他们忍不下这口气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南湖之会。

八表狂生到达，首先便拜望了贾八爷，然后拜会横天一剑毕世礼。礼数已到，所以没受到归德群雄的敌视，横天一剑更将八表狂生看成朋友。

表明身分后，唐寿替一同迎客的四个人引见。

一指空空俞兴山，一个以指功见长的名宿。

擎天一剑任天翔，当代的名剑客之一，天下七大剑客中排名第三，比排名第四的祝堡主要高一名。

多臂人熊袁成梁，当代暗器名家之一。

一剑愁柳炎阳，也是剑术名家，虽然不曾获得排名天下七大剑客之列，但剑术绝不比七大剑客逊色。

勾魂吊客与魔剑无常，也是剑术名家，名气没有七大剑客大，但他俩的剑术，也并不比七大剑客逊色多少，心情好精神足时，甚至有自信可以击败七大剑客呢！

禹秋田感到好笑，这些人以归德的地头蛇自诩，自认是归德的英雄好汉，却只有一指空空俞兴山，是真正的归德府夏邑县人氏。

其他，都是五大家请来做保镖的高手名宿，岂能代表归德的地头蛇？

唐寿绰号叫六合幻剑，也不是归德人。

人大多，不便一一引见，其中绝大多数的人，不知道禹秋田是老几。

府城五豪都没来，这五位主人，不用与一个外地的无名混混打交道，虽则他们已经风闻，禹秋田是导致鹰扬会收山门的主将。

五岳狂鹰狄会主，与玄天绝剑祝堡主，都是当代有数的人物，名头声成比禹秋田高出不知多少，惊然被禹秋田杀得落花流水。

而这五位豪霸，居然还不屑与禹秋田打交道，愚昧可知，名气害人不浅，难怪所有的人，为争名夺利，不惜生死与共。

一旦有了名气，阿猫阿狗都会受到尊敬，值得花一生心血争取。

场面话交代毕，六合幻剑唐寿话上了正题。

“咱们都是吃刀口饭的江湖好汉，尊重江湖道义和规矩。”六合幻剑话里

藏刀，表面却摆出英雄气概：“禹兄初出江湖，谅必也心中明白，道义和规矩并非一成不变的，会随时地而有所差异。好在这些道义和规矩，都不是你我参与修订的，大可不必介意其中的差异，遵守的程度彼此心知肚明。”

“呵呵！唐兄，你的意思我懂，你懂，大家都懂，谁都不会介意。”禹秋田大笑，相当不礼貌：“你说得好，我禹秋田初出江湖，既然我来了，你们都是前辈高手名宿，你们怎么说，我怎么听，所以有何吩咐，请尽管指教，诸位满意了吧？”

“禹兄谦中有傲，快人快语，我敬佩你。”六合幻剑一脸得意的邪笑，像逮住了鸡的黄鼠狼：“唐某五个人，每人公平和你较量一场，中间可以休息片刻，五打三定胜负。你胜了，拍拍腿走路，咱们归德的好汉，今后绝不过问你的事。”

“不是好汉，就可以过问了？”他信口问。

“禹兄，不要在鸡蛋里挑骨头。”

“好，不挑，你说。”

“你输了，向咱们归德的人磕头谢罪，带了你的人，日落之前出城远走高飞，走了就不要回来。”

“很好，很公平！”

六合幻剑举手一挥，出来了十个男女。

“这十位仁兄仁姐是见证，保证双方公平相搏。”六合幻剑愈来愈得意了，说的话也风趣：“他们代表了归德群豪的尊严，绝对公平裁决，你有异议吗？”

“没有，很好，我信任他们的公正。”

这些家伙已经把他当成砧上肉，有异议又如何？

“谢谢禹兄的信任，禹兄是否有话要说？”

“一件事，为何不许在下带人来？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六合幻剑发出一阵得意的阴笑：“咱们已经知道，你明里带着北人屠，暗中还带有一个千幻夜叉。这两个人，都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，真正的亡命之徒，他们如果发起疯来，这……咱们将付出可怕的代价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，我知道如何对估你们了。”禹秋田欣然微笑，心中却说：“你们真不幸，原来都是些掐死鬼。”

怕死鬼是容易对付的，北人屠千幻夜叉这种亡命徒却很难对付，吃定了怕死鬼，至少在心理上，这些怕死鬼已注定了是输家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六合幻剑显然没听清他的话。

“没什么，在下就等唐兄宣布开始啦！”

“对，准备宣布开始。哦，禹兄，还有一件事……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两兄。刀剑无眼……”

“对，刀剑无眼，即使是宇内第一武功宗师，也不敢夸口说他可以神到意到，认穴出剑，攻左鼻孔绝不会误中右鼻孔，我懂。”

禹秋田神态轻松，信心十足，用行家的口吻说：“双方交手，人、时、地、心情、精神状态，皆影响出剑的技巧和力量，高手名宿栽在二流人物手上，时有所闻，所以，剑出鞘各安天命，又不是用木剑印证较技，谁也不敢保证谁幸谁不幸。”

“放心啦！在下如果死在这里，北人屠和千幻夜叉，会在这里把个坑把

我埋了，拍拍腿走路，不会怨天尤人，因为我是在公平较量下把命输掉的。他们了解输是怎么一回事。伯输的人是不会赌命的。”

“好，快人快语。现在，咱们准备，一指空空俞老兄是真正的地主，他先下场。”

烈日炎炎，没有一丝风，在烈日下赌命拼搏，需要大量的体力。

要拼五场，那简直开玩笑，要耗损多少体力？多流一滴汗也会影响肌肉内水份的平衡，显然没有人带水，而且斗场远离南湖里余。

这是说，即使禹秋田的武功，一比一他都比五个人高明，但只要采用游斗术，拖一段时间再认裁退出，一定可以把他累死。

这是一场注定了的拼搏，归德群雄用这种绝对不公平的手段，逼他走上绝路，存心置他于死地。

这世间不可能有公平，他必须接受不公平的挑战。

双方照面先客气一番，说些恭维对方的场面话，尽管双方即将你死我活，仍然保持英雄好汉的风度。

公证人等双方客套毕，宣布就位。

禹秋田占下首，表示尊重对方的成名前辈地位。

公证人并没宣布规矩，也没查验武器。

就是说，这是一场可以任意施展的决斗，而不是有限制性的较量，更不是以武会友的印证武学。

行礼毕，剑出鞘，禹秋田客气地献剑致敬，表现出武林朋友的豪气和风度。一拉马步立下门户，脸上的肌肉开始松弛，因此而涌现傲世者的飘忽笑容，与那些争强斗胜者怒目而视，气涌如山的神情完全相反。

一指空空先前威风凛凛的神情消失了，换上了庄严肃穆的表情，大概是真正的行家，知道禹秋田已修至元神内敛，不为外界所撼的境界，即使摆出泰山压卵的气势，也撼动不了禹秋田的情绪，不得不提高警觉，及时收敛浪费过多的精力。

摆出穷凶恶极神态吓唬人，是会耗损精力的。

“得罪了！俞前辈。”禹秋田用不带感情的嗓音平静地说。

这表示他要抢攻，反客为主。他是晚辈，前辈应该让招，如果是较技印证，前三招是他主攻。不管六合幻剑把这次约会称作什么，他仍然按规矩行事。

“请便。”一指空空沉静地说，剑遥升龙吟隐隐。

指功是一指空空的绝技，食中两指已神凝力聚，在双剑接触的瞬间，突然发指行致命一击，百发百中，功力相当的劲敌，绝难在这位名家的空空指下侥幸免一死。

空空指，是指功中最为霸道的刚劲指功之一，火候到了八成，可在一丈以内的空间，虚空洞穿胸腹，两面开孔中间空空，所以称空空指。

双剑接触时，双方的距离必定已在八尺内了，正是指力最猛烈的距离，发如必中。要抗拒这种劲道聚于小小一点面积，具有凶猛贯穿力的指劲，一般正宗的气功，必须具有十成火候。才能减少伤害至最小限度。

一指空空以为禹秋田必定小心翼翼地探进，以制造进手的空门，一定避免左手方位，以减少空空指攻击的机会，争取攻右侧是最佳的选择。

完全料错了，禹秋田公然放胆从正面进攻。

请便两字余音仍然在耳，迸射的电光陡然迎面压到。

禹秋田出剑的劲道极为猛烈快速，不由一指空空不接招，闪避不当，后续的追袭攻势必定更为猛烈。

一指空空果然来不及闪避，大喝一声全力接招，剑上风雷乍起，迎着射来的剑光吐出、外振，要将射来的电光震出偏门。

左手一伸，传出指劲高速破空的尖锐厉啸。

犯了最严重的错误：心无二用。

如想指力奏功，剑上的劲道必定分散，封招的劲道减弱，速度也必定不够。

指力指向禹秋田的右肋，这是正面攻击唯一受攻击面最大的部位。头部固然也是攻击目标，但头部转动灵活不易击中。

禹秋田出剑的速度，半途突然增加了一倍。

他已经存心要地主好看，这一剑志在必得。

出剑速度突然倍增的瞬间，他的身形也神乎其神地，从高速直进改变为向左斜移，间不容发地让指劲擦右背肋而过。

一指空空的剑，封得太慢了。

电光排空而入，封出的剑无法与电光接触，更不可能外振，劲道相差太远了。

“滚！”剑光乍合瞬间，传出禹秋田的冷叱。

剑无情地贯入一指空空的右背肋，几乎贯入右肋窝，锋尖楔入琵琶骨的前缘，猛地一跳。

一指空空嗯了一声，向左飞翻而起，砰一声摔出丈五六，右肋肋鲜血泉涌，爬不起来了。

“在下显然胜了这一场。”禹秋田退回原位，向四周的十名公正男女冷然问：“诸位公证是否有疑问，在下等候宣判。”

四周哗然，人人变色。

有人抢出救助一指空空，看到伤口，一个个心惊胆跳，这一剑伤得好重，如果左偏一寸……

不可能有胜负的争议，堂堂正正一剑将人挑飞，是千真万确的事，没有阴谋，没有诡计，众目睽睽，目击这场按理不可能发生的事故。

任何一个练了两年武的人，也可以抵挡或闪避这种正面的攻击，正面攻击没有技巧，可攻击的部位有限，封架容易，闪避更容易。

“你……胜了这一场。”为首的公证中年人，用并不稳定的嗓音宣布，余悸犹在，脸色泛青，鹰目中惊恐的神情十分明显。

“在下不需歇息，请擎天一剑任前辈下场赐教。”禹秋田以剑支地，站在那儿屹立如山像把关的天神。

他指名单挑，挑剑术最高明的擎天一剑。

擎天一剑出来了，双方按例先客套一番。

仍然是禹秋田站在下首，下首是南，烈日的光芒当顶，不影响双方的视线。武朋友较量分主客，用意就是避免分占东西影响视线，日正当中拼搏，谁也无法利用阳光扰乱对方的视力，机会是均等的。

擎天一剑的信心，因一指空空一剑受创而打了折扣，拉开马步，竟然一反往昔的习惯采取守势。

以往，这位天下七大剑客排名第三的高手名宿，通常用雷霆万钧的声

势，抢制机先狂野地主攻，所以绰号极为狂妄：擎天一剑。

禹秋田滑进一步，剑映着烈日光华熠熠。

“我让你尽量发挥。”他沉静地说：“以便今天替你在江湖除名。我姓禹的剑，多年来在江湖默默无闻，因为我不想用鲜血染我的剑在江湖扬名立万，是你们逼我用剑在江湖扬威的。”

四周全是来自天下的江湖好汉，正式目击他神乎其神的剑大发神威。

“小辈，你狂妄得离了谱……”

禹秋田不等擎天一剑的话说完，一剑点出。

电光进射，风雷骤发，这一剑引发了擎天一剑的豪情，发起空前猛烈的进攻，一剑连一剑绵绵无尽，快速移位形如疯狂，人与剑已无法分辨，

“铮铮铮铮……”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双剑碰撞声，急剧连绵震耳欲聋，火星与电气火花漫天闪烁，进爆的剑气激飞起漫天草屑。

禹秋田在三尺方圆的地段内闪动、旋转、移位，来一剑封一剑，来者不拒，而且不乘机回敬，尽量让对方从四面八方疯狂攻击，虽则险象横生，但绝对有惊无险。他像是磨心，擎天一剑成了拉磨的驴，怎么拉怎么转，也接近不了磨心。

这是一场罕见的绝望攻击，枉费精力而已。

狂攻了一两百剑，擎天一剑心慌了。

无法将禹秋田逼离原位，如何能制造发挥神奇技巧剑招的机会？

禹秋田剑上的劲道强劲一倍，甚至两倍，想强将禹秋田逼退。只有一个可能：用身体硬向禹秋田的剑上闯。

四周观战的人都是行家，一个个心惊胆跳手心冒汗，浑身也在冒汗，都知道大事不妙。

一剑愁柳炎阳也是剑术名家，自以为剑术不比天下七大剑客逊色，至少也可以和擎天一剑不相伯仲，武林人最大的毛病，就是永远认为自己比别人强。

就算比擎天一剑强，又能怎样？旁观者清，一看便知自己上去，也攻不破禹秋田的防卫网。

“任老兄的名号，今天真要被这小子勾销了。”一剑愁无限感慨，向一旁的多臂人熊说，知道谦虚了：“他的剑真的神乎其神，人与剑已凝合一。袁兄，咱们的希望在你身上了。”

“柳老哥，我的暗器，并不比一指空空俞老哥的空空指强。”多臂人熊也不敢吹牛了：“但愿他不会安器，也许还有希望。”

金铁交鸣震耳欲聋，但耳力敏锐的人不受影响。

“这个姓禹的人。”一旁的花甲老人接口说：“曾经用飞钱，击毁了毒龙石承章的龙须针。柳老弟，你知道毒龙的龙须针是何玩意吧？那是天下无双的独门暗器。但愿那姓禹的年轻人，不是这位禹秋田。”

“李老哥，你在打击我们的信心和士气。”一剑愁一脸无奈：“咱们已经信心全无，一蹶不振人人不安，已经够糟了。”

“那就下令一拥而上呀！”花甲老人李老哥指指惶然不安的六合幻剑：“去找唐老兄下令吧！他是这次约会的主事人。”

“那会死多少人？鹰扬会不比咱们强？”一剑愁苦笑：

“糟！任老兄完了！”

情势逆转，主容易势。

擎天一剑浑身大汗，呼吸已呈不稳，仍然不死心，仍然妄动真力挥剑进攻。

一招猛烈的冲刺，传出最惊心的一声巨响，擎天一剑硬被封得斜冲出丈外，脚下一乱。

禹秋田反击了，一声冷叱，离开了原地，如影附形跟上，招发杀着乱洒星罗，一剑连一剑，进射出满天星斗，每颗星皆向擎天一剑集中攒射。

擎天一剑脚下已经不俐落，闪避的速度太慢，只能严密防守，利用正面窄小的空间全力自保。

接一剑暴退两步，仅接了六七剑，已经远离斗场中心，被逼退出四丈外的边缘，手忙脚乱。

除了挤命闪避，仍是闪避。

先前禹秋田是不屑反击，这时是擎天一剑无力反击。

“撒手！”响起禹秋田一声冷叱。

一声清鸣，擎天一剑的剑，翻腾着飞出三丈外，落在凌乱的草丛，发出隐隐雷鸣。

禹秋田的剑，锋尖点在擎天一剑的胸口上。

“你很幸运，知趣地撒手。”禹秋田冷笑：“你的剑，已经擎不了天，只能插地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的剑有鬼！”擎天一剑脸色死灰，在剑尖前失魂。

“你输了！”

“我……你赢了。”擎天一剑有气无力，不住喘息：“你的剑术，足以称霸江湖。”

擎天一剑不是傻瓜，更不是不怕死的亡命徒，没有将命作赌注的勇气，搏斗的经验十分丰富，双剑一接触，剑上所承受到的可怖压力，震得握剑的手发僵，以至握力不但不减，反而握得死紧，压力循臂直撼心脉。

禹秋田喝令撒手，其实是要激起他的豪气和傲气，有豪气和傲气的人，不会听命于对方的侮辱性指挥，激他奋余力拼死支撑到底。

他不上当，运坚强的意志力，迫使五指放松，硬把剑放弃飞抛。

假使他不放手，禹秋田的剑必定循势贯入他的胸胁，九死一生，在数难逃。

他从死神手中逃出来了，从七大剑客行列中除名。

禹秋田倒垂着剑，大踏步回到原地。

“诸位不准备宣布吗？”他向发呆的公证人问。

“你……胜……胜了这一场。”公证人宣布得有气无力，垂头丧气。

五打三胜，禹秋田已经胜了两场啦！

“那么，请六合幻剑唐老兄下场赐教。”禹秋田再次指名挑战，“找上了主谋六合幻剑。”

六合幻剑唐寿似乎不感意外，硬着头皮昂然出场。

“第三场，在下志在必得。”禹秋田豪气飞扬大声说：“唐老兄，你明白在下的意思吗？”

六合幻剑唐寿只感到寒流发自尾间，上冲昆仑顶，大热天烈日炎炎，却感到彻体生寒。

这位剑客名家当然明白，禹秋田要下杀手了。

“你也明白你的处境，是吗？”六合幻剑不死心，用上了威胁性的话。

“你用不着替你这些人担心了。”禹秋田以牙还牙，给予对方同样的心理压力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他们都要死，为替你报仇而死。你虽然比他们先走一步，看不到结果，不必遗憾。”

“你禁受得起……”

“四十几个土鸡瓦狗，算得了什么？”禹秋田的嗓门声震四野：“五岳狂鹰近卅名鹰扬会的精英，每个人都比你们两个人还要强，片刻问在下就把他们屠个精光大吉，你们，算什么东西？要不，你们一起上，杀不光你们，我姓禹的从此不在江湖现世。”

他这番话，揭开了五岳狂鹰一群人失踪之谜。

鹰扬会的弟兄，包括八表狂生在内，都不知道会主一群重要人物失踪的内情，虽然猜想已遭到不测，但仍然怀有一线希望。生见人、死见尸；谁都不愿真的发生全部死亡的惨事，更不希望证实会主已经死亡的事实。

禹秋田这番话，说得豪气飞扬，这时的虎猛神情，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。

他的剑高举，他的虎目神光炯炯杀机怒涌，奔腾的气势汹涌如怒涛，这瞬间，他成了死神的代表，先前温和沉静的神情一扫而空。

“不想死的人，离开我的剑，愈远愈好。”他继续怒吼，声如洪钟：“向在下递爪子的人，杀无赦，绝不留情，多杀掉一个，就少一个人在世间造孽，你！”

他的剑向下一沉，指向六合幻剑。

六合幻剑吓了一跳，被他威猛的神情吓得退了两步。

“你准备了，莫道皇天无报应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们这些助人为恶的混蛋，没有一个具有真正武林人的风骨和尊严，把你们杀光，天下虽然不见得会更好，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，你必须第一个先死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一声长啸，他扑上了，电虹破空，人影朦胧。

六合幻剑侧射三丈，再一跃又远出三丈。

剑气压体，电虹如影随形。

脚一沾地乘势下挫、前仆、滚翻，剑丢掉了，再侧滚三匝挺身跃起，反应之快，无与伦比。

但还不够快，光华熠熠的锋尖，已停留在胸口，像是支撑不稳身躯的一根支柱。

只要用一分劲，就可贯胸而入了。

禹秋田阴森的目光，凌厉得像锋利的尖刀。

六合幻剑像是失魂，浑身发抖快要崩溃了。

“你算什么？”禹秋田沉声质问。

剑丢了，表示认栽，但认栽岂能一逃了之？

四周的人，有一半已经悄悄走掉了。

“蝼……蝼蚁尚且……惜……生……”六合幻剑几乎语不成声。

“狗屁！你不是蝼蚁，你是人，是有尊严敢作敢为的武林高手。”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你说路上保证没有人沿途施诡计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有人在通济桥上行刺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如果知道，天打雷劈。”六合幻剑情急发起咒来：“你的仇人甚多，我……我怎能保证……”

“狗屁！八表狂生曾经是毕世礼的贵宾，你是毕家的护院总管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”禹秋田厉声质问：“横天一剑毕世礼替八表狂生撑腰，由你出面召集那些不明事理的匹夫，向禹某挑战，我会相信你不知道？你知道我有权将剑送入你的胸膛，对不对？”

“禹兄，我……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……”

禹秋田沉思片刻，收剑后退。

“你可以走了，我会去找托你的人。”禹秋田说完，扭头大踏步扬长而去。

禹秋田当数十仇敌之面，击败擎天一剑几个有名剑客的消息，在江湖上不胫而走，而且愈传愈离谱。

他的神奇剑术是何来历，成了众所瞩目、追根探底的目的。

江湖出了一个剑术名家禹秋田的事，成了公认是事实的江湖大事。

六合幻剑离开南湖，正要走上返城大道，前面走的两个青衣人，突然转身路面拦住去路。

他有五个同伴，六人不约而同手按上了剑把，已看出拦路的人不怀好意，准备撤剑是本能的自保反应，他们都是机警的老江湖。

“你们能全身而退，真该早晚加烧一炷香，多谢老天爷慈悲保佑，其实你应该被杀死的。”年约半百的青衣人冷冷地说：“我保证，下次幸运绝不会再次降临在你的头上，一定死，可预立保单。”

“可恶！阁下是何来路？”六合幻剑火来了，忍受不了恶意的警告。

“你该听说过我这个人，咱们是同一代的人，你比我多混了些日子。”

“阁下高名上姓？”

“九州游龙梅一元。”

“哎呀……”

“只要你的人敢卑鄙地发起疯狗式的围攻，所面对的将不止一把剑，而是许多刀剑，当然我这一把也在内，可以绝对保证，你们不会有一个活人。”

“阁下是禹老兄的……”

“朋友，但他办他的事，我办我的，各行其是，各找相关的凶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特地现身警告你，因为我不希望禹小哥杀人太多，有伤天和。他毕竟是凡人，不是主宰人间善恶生死的神祇，历以，你最好收起或打消所有的恶毒念头，不然即使他不杀你，我也会杀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在下记住了。”六合幻剑沮丧地说。

“那就好，希望今后咱们不再碰头。”

目送九州游龙两人去远，六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发呆。

“好险！”六合幻剑终于不再发呆，拍拍脑门悚然说：“咱们以为禹秋田最多只有三个人。”

“三个人已经多得令人做恶梦了。”一个同伴余悸犹在，不住打冷战。

“姓禹的一个已经嫌多了。”另一位同伴说得更严重，不啻承认禹秋田一个人，就可以屠光他们四十余名高手，禹秋田不是在吹牛。

“走吧！我不希望再碰上其他的人，硬着头皮蠢蛋一样受羞辱，毕竟不是惬意的事。”

归德府的地头蛇，似乎一夕之间，都躲起来了，英雄好汉都躲在豪霸们的大宅院里，不再管外地人的闲事，毕竟外地人的仇怨。与他们无关。

他们被禹秋田吓破了胆，不敢存有争回面子的念头，虽说强龙不改地头蛇，但强龙太强了，地头蛇的道行有限，不得不避避风头。

三更天，毕家大宅暗沉沉，没有灯光，没有走动的人影，全宅死寂。

没有灯光，入侵的人必定找不到要找的地方，当然找不到要找的人。这种大户人家的大宅，连房叠进不知到底有多少房舍，大白天闯进去，也无法分辨东南西北，夜间更是门门加锁，路路不通。

一个黑影出现在二进院的屋顶，开始在各处屋顶巡行，忽隐忽现像是鬼魅幻形，几乎曾经在每一座房屋顶上出现过一次或两次。

摸清所有房舍的方位，办起事来就容易了。

再让这个黑影往复勘察，铁定可以摸清每一座房舍的位置啦！

主人受不了这种大胆的公然骚扰踩探，终于忍无可忍，第一个护院上来了，然后是第二个……

黑影在第三进院的正屋屋顶相候，等候接二连三登上瓦面的人聚集。

已经上来了十一个人，围住了黑影，屋顶已有人满之患啦！居然没有人敢抢先打交道。

最后上来的是护院总管，六合幻剑唐寿。

黑影一直屹立在屋脊的中间，不言不动像个石人。

六合幻剑是老江湖，也是名号响亮的名剑客，心中有数，知道来人是谁。

但一看黑影的装束，这位名剑客心中打鼓，对自己的猜想存疑，认为可能猜错了对象。

浑身黑，黑得成了黑夜的一部分，如果不接近，不易发现是一个人，也可能认为是鬼怪。

穿的是宽大的黑长衫，没装有剑穗的剑系在背上，大袖飘飘，更增三分恐怖的鬼气。

绘了白花纹的头罩，绘出奇大的眼睛大圆眶、大白嘴，其他是勾勒的云雷纹图案，白的色彩稍暗些，可以显突出眼和嘴的形状。

如果出现在暗巷里，对面的人只可看到有白纹图案的头，一个恐怖的鬼头，看不到身躯，胆子小的人，保证一看便魂飞魄散。

“是禹老兄吗？”六合幻剑沉声问，手中剑遥指鬼气冲天的黑影。

十二个人都是江湖的玩命者，吃刀口饭的狠脚色，心目中对鬼神报应的事嗤之以鼻，虽则他们心中有鬼，根深蒂固的古老神观念仍在，只不过比一般愚夫愚妇们，信的意念淡薄得多。

传出一阵风声、雨声、鬼哭、神号……声浪时近时远，连绵不绝，边远在数十步外的另一进房舍的人，也听得一清二楚。

十一个人，一个个感到汗毛直竖。

“阁下的口技，在下拜下风。”六合幻剑是行家，并不怕这些怪声浪。

他曾经用口技吸引禹秋田的注意，禹秋田也称赞他的口技高明。

怪声倏止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阵令人发寒颤的阴森怪笑，像是来自地

底恶鬼的尖声。

“请回答在下的话，装神弄鬼不算英雄。”六合幻剑硬着头皮沉声问：“亮名号，阁下为何而来？不太重要的事，唐某尚可担持。”

“我要横天一剑毕世礼，桀桀桀桀……”鬼怪用另一种僵硬的嗓音说，最后是一阵令人闻之心向下沉的怪笑，直撼脑门劲道甚强；

“阁下是……”

“叫他出来！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他出来就知道了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六合幻剑断然拒绝。

“是吗？人死多了，他不出来行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们将是第一批要死的人。”

“在下却是不信。”六合幻剑怒叫，忍无可忍升剑待发。

如果他今天不是被禹秋田逼得豪气全消，面对入侵的人，他职责在身，狂傲自大的冲动个性，早已激使他说不了三句话就挥剑扑上去了。

今晚，他知道尽量克制自己了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再狂妄自大，早晚会碰上另一个禹秋田。

鬼怪用话一激，他故态复萌了。

他的剑术的确高明，有一代名家的根基，但绰号称幻，主要是他口技出神入化，激斗时可发出各种声浪，扰乱对手的心情。

心神一乱，就影响视力听力的灵敏度，而看不清他的剑路，糊里糊涂便被他击倒，他这种旁门绝技，还真整死了不少高手名宿。

鬼怪露了一手更高明的口技，就是针对他班弄旁门左道而发，给予他心理上加重压力，警告他这种小技不要再班门弄斧。

绝大多数的武林人和江湖豪客，都不信自己的武功不如人。更糟的是，每个人都想找机会，打倒那些名头响亮的高手名宿，来证明自己比高手名宿强，不但可以扬名立万，更可以名利双收。

“你如果在我剑下不死，就可以跻身入宇内十一高手之林了，宇内十一高手泰半凋零，真该有人递补啦！上吧！你等什么？”

“你也要跻身宇内十一高手之林？”他居然能再次压下怒火沉声问。

鬼怪的口气太大，因此他不敢发作。

“不，敬谢不敏。”鬼怪说：“在江湖横行了六七年，满手血腥，积不义之财无数，也散发不义之财无数，从来不想钓名沽誉死出风头，愈来愈对名利淡薄。不像你阁下六合幻剑苟苟营营于名利，挤命想挤入七大剑客之列，风头之健，七大剑客也对你心怀恐惧。废话已经说得太多了，我要动手啦！”

说话中，鬼怪的剑已经出鞘。

“打旗的先上，我宰他！”右方有人怒吼。

这人动口不动手，并没上前递剑。

鬼怪后方的两个人，却一声不吭悄然上扑。

从低处向高处攻击，攻下盘是必然的事，双剑齐发，要砍断鬼怪的双脚。

谁也没看清变化。只看到黑色的形影倏忽而动。

鬼怪在原地来一记几乎肉眼难辨的后空翻，双剑掠靴底而过，鬼怪的

剑，已在一挥分张之下，划断了两人一左一右颈侧的肌肉，断了大血脉，颈椎也伤了。

两人分向左右跌出，发出凄厉的叫号，人体与剑分别向下滚，滚落屋下砰然有声。

鬼怪仍站在原地，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。

“这种偷袭的下三滥，死一个世间就少一个祸害。”鬼怪刺耳的噪音令人心寒，手中剑发出龙吟似的震鸣：“一剑一个，绝不留情，我大发慈悲，把你们一个个全送下地狱。”

冷酷无情的迅雷一击，可把六合幻剑惊得浑身发冷。

“不可妄动！”六合幻剑厉叫，制止众人一拥而上。

其实，他剩下的九个同伴，是受惊骚动而已，并没有人敢冲上。

鬼怪这一番杀气腾腾的话充满凶兆，连他也不敢冲上，其他的人早已胆落，那敢逞英雄自寻死路？

豪霸们养的护院保镖和打手，固然数量相当多，但真正的高手为数有限，平时横行乡里只需打手摆场面，用不着许多高手摆威风。

毕家真正的高手，就只有这十二个，也只有这十二位仁兄，可以一跃登屋而不需用木梯，所以能派真正用场的人都上来了。

一照面便死了两个，其他的人怎不心惊肉跳？

“你们不动，我动。”鬼怪大声说。

“老兄，你……你到底要什么？”六合幻剑胆寒了，用哀求的口吻问。

“我要横天一剑毕老爷，简单明了。”

“毕爷是咱们的东主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们必须先死光，他才能出来。”

“老兄，不要逼……我……”

“非逼不可。”鬼怪的话霸道得很。

“毕爷与你有何过节？”

“他心知肚明。”

人影飞升，横天一剑不得不上来了。

“在下一点也不知不明。”横天一剑横剑沉声说：“在下等你说个一明二白。”

“带你走称就明白了，你反对吗？”

“去你的！你配……”

黑影迎面压到，剑如匹练近身。

横天一剑大骇，一剑急封。

铮一声狂震，横天一剑虎口出血，五指如裂，剑脱手翻腾而飞。

还来不及有所反应，耳门便挨了一劈掌。

微风飒然，黑影似是破空而逝。

“八表狂生一双狗男女藏在何处？”鬼怪震耳欲聋的噪音，在夜空中轰鸣。

被弄醒的横天一剑神智刚恢复，打一冷颤，终于知道鬼怪是谁了。

“我……发誓，绝不是我包庇他。”横天一剑痛苦地叫号，绝望地拍打身旁的杂草。

身在城外荒郊，他叫天天不应。

“狗屁！你要我相信？”

“请相信我，我根本就不信任他……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我怀疑池是贾八那混蛋，派他投奔我卧底的。”

“你说谎，分明是他唆使你出面，纠集全城豪霸的精锐，诓我到南湖宰我。同时为了保证成功，由虹剑电棱那贱妇在通济桥行刺，你这狗杂种……”

“天啊！我出面诓你到南湖，根本不是我的主意，我更怕千幻夜又向我行刺，我那敢先发制人派刺客计算你？岂不怕你用同样的手段向我报复？”

“诓我又是谁的主意？”

“贾八那狗东西的护院总管，阴司秀才东门贵。他危言耸听，指我接待八表狂生，有意与他贾家作对，也与你作对，目下釜底抽薪的妙计上策，就是除去你永绝后患。”

贾家不再计较我接待八表狂生的过节，我……我一时糊涂，也怕贾八那狗杂种向我报复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鬼怪是禹秋阁，往复走动沉思。

跃坐在地的横天一剑想爬走，手脚一动便被踢得翻倒在丈外。

禹秋田仍在沉思，横天一剑愈来愈害怕。

“贾八没有唆使你赶我杀我的理由。”禹秋田突然自言自语：“这混蛋到底在弄什么玄虚？我等于是替他赶走八表狂生，八表狂生一走我当然也会走，应该会遂他的心愿，为何做出这种反常的事？他不是四肢发达，心智不全的笨驴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横天一剑心惊胆跳慌乱地问。

“我在问你。”

“问我什么？我去问谁呀？”

“混蛋！”

“禹兄，我……真的怕你，不得不……”

“自保的金科玉律之一：先下手为强除去祸患根苗。这是豪霸们的共识，我懂。”

“我错了……”

“我要知道八表狂生的下落？”

“打死我我也不知道，那混蛋早就躲起来了，我那能派人查遍全城？那一家房屋不能藏人？他只要威胁屋主，谁敢向外透露他的居所？”

“我有权找你，你是地头蛇，人手多手面广，公门中也有人可用，给我彻底查。”

“是是是，我一定……全力查。”

“你可以定了，日后我还会找你，你知道我住在何处，滚！”

横天一剑如逢大赦，连滚带爬逃之夭夭。

三位骑士骑马在三岔路口，据鞍向三里外的新安庄眺望。
庄院的廓依稀可辨，似乎隐藏在花木树林中，四周田野围绕，的确是

一座十分富裕的大庄院。

三骑士是禹秋田、北人屠、千幻夜叉。

“有侦查新安庄的必要吗？”北人屠问。

“有。”禹秋田笑笑：“想想五毒殃神的口供，再参详贾八的种种反常作为，我已经揣摩出其中蹊跷，有脉络可循。”

“我不懂这种用心思的技巧。”北人屠脸一红：“要我提刀上，一句话：奋勇争先。”

我办事直肠直肚，抓住一条线就一直追到底，穷追猛打一了百了，抽丝剥茧勾心斗角的事，我一窍不通没有耐性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和梅家的人，回头重新寻踪觅迹，远至碭山、夏邑，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人，沿途也没有可疑的人落脚。我问你，按九州神眼向后转的时辰计算，除非他昼夜兼程，他能走多远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他一听凶讯便急急忙忙往回赶，按情理，祝堡主一群人，不可能远在一两天行程后。”

“应该如此。”千幻夜叉说：“这已经表示，九州神眼是在前面探道的人，一有消息就往回赶报讯，行程应该不多于十里。而我们的人，陆续在这条路上西行，估计约在批里之后。可是，我们一直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往返，更没看到九州神眼这位单行骑士往东走。”

“所以，祝堡主一群人，一直就走在我们的前面，所以我们一宜就得不到有关他们的消息，因为这次我们是打听出八表狂生的下落，才急急赶来找他的，并没把祝堡主计算在内，因此也不曾留意祝堡主的消息，忽略了祝堡主这个目标也可能走上这条路。”

“你是说，祝堡主一群人应该在这附近藏匿，八表狂生消息不灵通，派五毒殃神跑冤枉路？”

“不错，五毒殃神追过头了。现在，我们广布眼线，查贾八的底。如果有人知道祝堡主进入中原邀游作案时，曾经在归德逗留，那么，与贾八套上交情就合情合理了。这消息瞒不了人，祝堡主邀游时从不隐瞒行踪。”

“可能藏在新安庄？”

“查一查就知道了。”禹秋田说：“看到麦地里的几个人吗？即将收获的麦地，需要如此仔细照料吗？”

“唔！是有点不对。”

“新安庄贾八的眼线。我们已经让这些眼线不安了，我第一颗棋子已下定了啦！回去吧！”

蹄声得得，三人悠哉游哉返城。

文雅台三手准提欧汇源的大庄院，这几天警卫特别森严，甚至请来了几个巡捕坐镇，如临大敌。

勾魂吊客与魔剑无常前往客店，向禹秋田挑战，不堪一击被打得昏天黑地，欧家便开始紧张了。

尤其是南湖群雄一败涂地之后，欧家上下人等更是惶惶然不可终日，每天每夜都怕有黑影出现。

三手准提另有名号，叫不空居士欧长河，绰号准提，表示他对菩萨并不怎么尊敬；绰号居士，却表明他是在家修行的佛门信众。

不空，意思是说，他做任何事也不会落空。豪霸们财足势大，当然所

要做的事不会落空，横行乡曲予取予求，想要什么都可以顺利到手。

他早年在江湖做豪门的私人保镖，也曾经在开封中州镖局做过镖师，算是出身白道行业的成名人物，急流勇退做地方大豪相当惬意。

至于他凭什么在短短的廿年间，能成为本城大富豪之一。偌大的财富是如何赚来的，这就无人得悉了，只知他在卅年前出道闻天下时，老家中他父母只有几亩地，他父母是从不为人所知的小小农户。

三手准提，表示他是多了一只手的菩萨，与他交手的人，最怕他突然冒出来的第三只手。

既然称为居士，定然是一个慈善的佛门信众，所以他壮丽的大宅内，建了一家佛堂，早晚一定会上佛堂供上三炷香，念念经祝祷一番。

所供的菩萨，就是准提佛，据说准提佛可以幻化千手，他只有三只手。

佛堂是唯一有灯火的地方，神案上的两盏长明灯，发出暗黄色的光芒，但如果从不从对面的屋顶察看，便看不到透出门窗的灯光。

天刚黑，不是夜行人活动的时光。

佛堂中香烟缭绕，正是欧居士净手焚香，礼佛祝祷的时光，不许奴婢们接近，甚至连家小也回避。

因为他的祷词，不希望让家小听到，那是他与准提佛之间，相互享有的秘密。

两个贴身保镖，远在院子外缘的月洞门附近戒备，附带的职责是禁止任何人接近，当然也留意屋上屋下是否有异样动静。

两位贴身保镖，武功比主人更为扎实，忠心耿耿，是全宅众所敬畏的特殊人物。

一个站在门外，一个站在门内，分向门外门内戒备，两双锐利的鹰目，足以监视内外的范围，远远地也可看清佛堂内的动静。

三手准提跪在拜台上，正在虔诚地合掌念经。

一个黑影贴伏在月洞门的上方墙顶，体积缩小至极限，似乎只有平常人三分之一大小，仔细察看也不易看出是人。

门内的保镖刚将眺望院西屋顶的目光，转向北面的佛堂殿门，透过殿门可看到主人在跪拜台上的背影，未发现任何异状。

这瞬间，一颗飞蝗石从天而降，奇准地击中后脑的玉枕穴，力道恰到好处，昏字诀拿捏得神准无匹，如果稍重一分半分，穴道毁人也会失去记忆成为白痴。

人还没倒下，便被无声无息飘落的黑影挟住了，将人扶至门侧的墙根塞入，脚下无声无息，幽灵似的到了门外保镖的身后。

一声轻咳，保镖不悦地转身，以为是同伴离开门内的把守位置，违反规定。

眼角刚看到黑影，雷霆打击已经光临，一记双风贯耳落实在左右耳门上，咽喉随即被扣住了。

毫无戒心之下受到有备的袭击，天下第一高手也难逃大劫。

念完经，再上香，击磬、礼拜……接着，是向准提佛祷告的时候了。

刚重新在拜台上跪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咳。

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谁敢胆大包天在他向佛祷告时擅入？

猛地扭头回望，刚要张口骂人，便看到贴在身后的黑影，那鬼怪般的脸孔，真可以吓飞胆小小朋友的真魂，似乎鼻中也嗅到了鬼怪的气息。

他想叫，叫不出声音；想站起，无能为力；想出手自卫，两手已经僵化了。

鬼怪扣住了他的双肩，中指已制死了肩井穴。

“你最好识相些，不要大呼小叫，没有人会救得了你。我有话问你，所以不掐住你的喉咙。”鬼怪将他按伏在拜台上，拍拍他的脸颊表示他很乖：“我扮鬼怪，以免被人公认我是谁，你指证不能算证据，要第三者证实才算数，我不想落案。你知道我是谁，对不对？”

“禹……秋田……”他心胆俱寒，嗓音大变。

“不错，但你如果在公堂，咬定今晚整治你的人是禹秋田，虽然你交通官府，也算不了数的。你可以咬张三李四，但咬我这个举人公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而且我可以让你无法张扬出去，脑门上给你一掌，一劳永逸。”

“你……你要怎……样？有……有话好说……”

“我本来就在和你好好说话呀！”禹秋田轻松的口吻令他更为害怕：“你派勾魂吊客两个保镖，打上客店要我的命，这笔帐你不会赖吧？嗯？”

“天啊！不……不是我的主意……”他惊恐万状呼冤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表示对……对过江的强龙不……不满，他……他两个就……就自告奋勇去……去找你了，我……我绝不是我授意的。”

“我已经盘问了你两个守后院的打手，他们的口供可不一样，对你这主人大大的不利呢！”

“我发誓……”

“混蛋！我对你们这种拜神拜佛，心中却无神无佛的人，动辄发誓赌咒烦透了。好，如不先把你打个半死，你是不会吐实的……”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他狂叫，勾魂吊客被打得半死抬回来的惨状，想起来就让他每天晚上做恶梦。

“那你是愿意吐实了？”

“禹……禹爷，我……我真的不曾授意他们去找你，他们之所以自告奋勇，表示曾经有人向他们保证，只要他们一出面亮名号，就可以把你吓跑。据我所知，他俩甚至得了一些好处。”

“保证的人是谁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阴司秀才？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惊诧中，他不打自招。

“我要你将功折罪，不然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帮我出动所有的人手，包括利用官方的人，严密追查八表狂生一群人的下落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一定全力去……去办。”

“有件事问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在府城，你在官方的权势，比横天一剑毕三大得多，你与高阶层的人士走得比他近。”

“我不否认。”

“好，你利用官方的力量，替我查天长堡主，玄天绝剑祝天长，这几年的过境记录。

再派你的爪牙，查每一家客店的旅客流水簿记录，看是否有祝堡主投宿的底案，如果有眉目，你我的帐一笔勾销。

如果，你不尽力查不出线索的话，我要你捐一千两银予给府里的卑田院，你办得到吗？”

卑田院，是公办收容乞丐的地方，每府每州每县都必须设立，经费少得可怜，能吃饱已经不错了，每州每县都在闹穷。

“我对菩萨发誓，我一定办到，只是……。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你掏不走我的银子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现在就可以把消息告诉你，毕竟我是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大爷，更是早年扬威江湖的高手，对保护自己的手段相当周全小心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三手准提当年也曾是风云人物，江湖上有名气的英雄。”

“老了，所以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吃定我了。”

“你还没老，半百年纪，是内家高手登峰造极的好时光，我就不敢大意和你正面交手。阿呵！你准备保护一千两银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看你如何保护？”

“那是四年前八月天的事，玄天绝剑不但经过本地，而且住在东门外的丁家洼，随行的有三十多个男女，没落店，所以不用到客店查旅客流水簿底案。”

“丁家洼距城……。”

“出城不足两里，向北岔出一条小径，阴森的小小村落位于低地上，那就是丁家洼，一问便知。”三手准提非常合作，详加叙说：“丁家的两个儿子，据说曾经跑到嵩山五虎岭做强盗。你要去查，小心他们的窝弓伏弩，那地方不许有陌生人接近，连地里也装设了陷人的机关消息。”

“好，谢啦！”

“我的债勾销了？”

“对，你不欠我的了，把消息放出去，好吗？”

“一定，哦，你不怕走漏风声？”

“风声不走漏，心虚的人怎会着慌呀！打扰啦！得罪处休怪，休怪！”

微风飒然，双肩一震，穴道已解，鬼怪也不见。

“好险！”三手准提吃力地爬起直发抖，自言自语：“这家伙比鬼怪可怕百倍，难怪横天一剑吓出一身大病，我死过一次了。”

他重新上香礼佛，感谢准提佛慈悲。

城内藏身的确不难，出其不意侵入民宅，以杀绝全家老小相威胁，谁敢不顾身家性命反抗？

八表狂生十一个人，分为两批藏匿，控制了两户人家的老小死活，安安稳稳的躲了几天。

公人们开始逐屋搜查了，躲不住啦！

他失去了一切后援，府城的地头蛇反而掉转头对付他，弄巧成拙，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

这天二更时分，五个人在大宅的后房计议。

风声紧急，必须及早另作打算了。

“明早必须动身离开。”他向虹剑电梭与三名亲信坚决地说：“留在客店的坐骑不要了，必须加快远走高飞，多留一刻便多一分凶险，咱们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，再想行刺必定失败。”

“明早就走？”一名亲信颇感意外：“夜间脱身，不比白天容易？”

“我敢保证他们希望咱们夜间脱身，而且也料定咱们夜间远走高飞，各处也必定有暗桩守候，监视夜行人的活动。咱们即使出城走掉，禹小狗也将衔尾穷追，在路上咱们死路一条。”

“我赞成明早脱身。”另一亲信说：“化整为零，扮成旅客在闹哄哄中出城，绝对安全。”

“我就是这样打算。”八表狂生已经成竹在胸：“但咱们不能往西走睢州了。”

“不去陕西了？”虹剑电梭问：“人杰，我的确不愿你去陕西投奔梁剥皮，毕竟你我都是有声誉的人……”

“你而且是有名气的侠女呢！”八表狂生悻悻地说：“我当然不如你……”

“人杰。你……”虹剑电梭无限委屈，几乎要流泪了。

自从她和八表狂生鱼水合欢，上了床之后，过不了几天，一离开天长堡，八表狂生便换了一副面孔，稍不如意就把气出在她身上，接着打骂随之。

偶或也使用甜言蜜语安抚她，时而暴戾粗鲁，时而轻怜蜜爱，把她整治得伏伏帖帖，甘心情愿任由情夫摆布。令她痛苦的事，是八表狂生从不重视她的意见，只要她顺从，其他免谈。

短短数月相聚，她女强人的高傲气质已一扫而空，变成屈服在淫威下的可怜女人，而且改变得十分彻底，八表狂生一生气，她惶恐惊惧完全失去自制的能力。

所以，连鹰扬会的弟兄，也认为她犯贱，被恋奸情热俘获的可怜虫。

从她居然帮八表狂生计算夏冰姑娘的事看来，她的确犯贱，哪有一个女人，替情夫另找情妇的道理？而她竟然做了。

也许，八表狂生在床上，主宰了她的情欲，而令她深陷欲海不能自拔吧！

八表狂生毫不留情地讽刺她。她的委屈不言可喻。

“我又怎样？你如果不愿意，可以自己走呀！”八表狂生乖戾地说：“在梁剥皮手下当差的侠义英雄多得很呢！我可不愿自甘菲薄。”

“副会主，禹小狗一定会在西行的路上穷追不舍。”亲信心中不忍，赶忙提出严重的问题引开眼前的不快。

“咱们不走睢州。”八表狂生断然宣布。

“抄小径？”

“不，先走鹿邑。”八表狂生说：“拼命逃不是办法，我要请人对付这狗东西。”

“谁还敢帮助我们？”亲信绝望地叹息。

“有一个人，他不可能知道禹小狗的底细，而且也对付得了禹小狗，只要能提供有利的条件，他会答应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鹿邑太清宫的幽冥教主道宏大法师。”

三位亲信脸色一变，虹剑电梭也大吃一惊。

“老天爷！谁能请得动这个半人半鬼的妖道？”一名亲信惊呼：“他的紫薇宫其实是地底冥府，里面美女如云，珍宝积山，好色如命，分文必争，与他打交道的人，倾家荡产是必然的结果。副会主，咱们的盘缠不多了，那有珍宝奉献给他？””

“我有我的打算。”八表狂生咬牙说：“五裁心血付之流水，禹小狗坑得我好惨，鹰扬会山门已倒，他仍不甘休穷追不舍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
“但……与魔鬼打交道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八表狂生回避虹剑电梭的目光：“今晚必须准备停当，明早出南门走鹿邑，让禹小狗在西行的路上等我们。”

接著，商量出城、聚会、赶路等等细节，有了完备的脱身计划。

东行官道第一条北岔的小径，通向两里外的丁家洼。再东行里余，南岔的小径，至三里外的新安庄，两者之间，毫无疑问有地缘关系。

守住官道，越野南行北走的人无所遁形。

丁家洼四年前曾经接待玄天绝剑的风声放出，心虚的人果然沉不住气了。

夕阳西下，五个庄稼汉越过官道，岔入通向北面田野的村径，肩上荷着锄头，挑着大型的柳条大萝筐，不折不扣的当地朴实农夫，毫不引人注目。

这条村径，不是通向丁家洼的小道。

但条条大路通长安，乡野小径也可以通长安。这是说，这种平原地带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无阻。

天刚黑，丁家洼的十余户人家，家家炊烟四起，在田地工作的人皆已返家，妇女们皆在厨下准备晚膳，厅堂中，油灯的光芒勉强可以照亮全厅；

犬吠声一阵又一阵，今天小村的狗好像都反常了。

丁龙丁虎兄弟俩，各有农宅毗邻而居、其实本来是一座大四合院住宅，兄弟俩分住东西厢，正屋由一位三叔全家居住。兄弟俩的父母和大伯，早已逝世多年，产业是三叔名下的。

兄弟俩在南房外的厅上闲谈，等候晚膳先彻上一壶茶。

“狗不断惊扰，不可能有妖魅出现。”丁龙眉心深锁，不安的神情显明朗摆在脸上：“我感到眼皮整天都在跳，有不祥的预感在心头，二弟，真得小心留意。”

“大哥，你认为有人踩采？”丁虎也感到不安。

“可能的。”

“应该不会呀！狗可以侦察出一里左右的不寻常声息，如果有人踩采，该已接近至一里以内了。可是，一里以内咱们布下的机关削器，不可能全无效用呀！”

“咱们这些简陋的机关削器，对付不了行家，砍一株树开进，窝弓伏弩便成了废物，小陷坑也陷不了一步步探道的人，所以，我怀疑人早已到附近潜伏了。”

“他们来好了，哼！”丁虎冷笑：“我的砍山刀好久没磨了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”

“好的，所有的人都得好好准备，我这就将警讯发出，但愿只是虚惊一场。”

“我们的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了，警觉心都快生锈了啦！大哥，能猜出是何来路吗？”

“很久没进城打听消息，怎知道江湖上的风声？明天你走一趟，找到贾家探探口风，他的消息灵通得很呢！”

“也好，又聋又瞎，早晚会被仇家找上门来的。”丁虎放杯而起：“把刀磨利，我不信有仇家能讨得好去，我的砍山刀砍脑袋仍然灵光呢！”

兄弟俩各自回家，戒备的信号发出了。

十余栋农舍，有一半是丁家兄弟的，其余九家，是堂兄堂侄的产业，其余没有几个壮丁，老少妇孺占了一半，能操刀保家的没有几个人。

犬吠声一阵阵，此起彼落，间歇不定，吠得令人心烦。有两家人干脆把狗唤入，闭上了狗洞，狗便无法出屋与狗群起哄了。

三更初，每家农舍都黑沉沉。

犬吠声突然转剧，太不寻常了。平时如果发生这种情形，如不是来了陌生人，那一定是有不长眼的狐或狼，闯入材觅食了。

东北角传出一声叫号，引起了更剧烈的犬吠。

丁彪刀隐肘后，出现在大院子里。

“我出去看看，好像有人出了纰漏。”他向隐身在暗处的丁虎低叫：“真不妙，来的人真不少。”

刚跳上屋顶，侧方的另一间厢房黑影幻现，三个人影一跃而登，轻灵矫捷可圈可点，三个人同时飘落瓦面，毫无声息发出。

“是丁兄吗？”黑影之一低叫，语气友善。

“噢！你们是……”他一怔，飞跃而进。

“水无痕。”

“哦！”他在三人身前丈余止步：“贾八爷的东下庄管事，踏水无痕水兄，诸位为何？”

“兄弟特地来传警的，不请咱们下去坐坐吗？”

“哦！白天你们就来过了？”

“没有呀！咱们直接从新安庄来，沿途快赶并没停留，你这里发生事故了？”

“没有，哦！刚才那边有人喊叫。”丁龙用手向东北一指：“兄弟躲在下面，听不真切……”

“是断魂刀与丧门剑两人，跌了一交。”水无痕也用手一指：“你瞧，他们俩来了。”

两个人升上瓦面，其中之一脚下挫了挫，传出瓦片断裂声，可知脚下因摔交而闪了踝骨。

“原来如此，诸位能安全通过外围的警戒线，本村的子弟毫无所觉，佩服佩服。请诸位下去吧！请。”

“且慢！嘿嘿嘿嘿……”后侧另一间房舍的瓦面，出现了五个黑影，怪笑声刺耳。

“又是你们的人？”丁龙不悦地问。

“不是。”水无痕嗓音一变：“我们只来了五个人，这五个……”

“多五个不嫌多。”黑影接口：“但对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的混蛋，半个也嫌多了。”

“你们是于什么的”丁龙厉声问。

“来等要等的人。”

“等人？”

“不错，等了一整天，总算如愿等到了，不虚此行。”黑影朗声说：“料中了所怀疑的事，拨云见日真值得高兴欣慰。”

丁虎上来了，带来了两个子侄。

“你们要等什么？”

“他们。”黑影指着水无痕：“新安庄的人。”

隔了一座屋顶，天太黑看不真切，只看到朦胧的黑色身影和那奇怪白纹的头部。

“为何要等我们？”水无痕沉声问。

“等你们来杀丁家兄弟灭口呀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是吗？东北角村外的土堤后，你们已经杀了一个警哨了，一剑没将他咽喉切断，被他临死叫了一声。你其中的一个，也一脚踩入一只陷马坑，仅扭伤了踝骨而脚未断；相当幸运呢！伤踩的那位仁兄不要紧吧，仍能高来高去，很了不起。”

丁龙兄弟大惊，四人忿急退出文外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水无痕！”丁龙大喝。

“丁兄，别听他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哈哈！是吗？”黑影抢着说：“丁老兄，四年前八月天，天长堡的玄天绝剑一群人，在你们家落脚，晚上便到新安庄会晤贾八，从此他们就秘密遣使往来，玄天绝剑必定有一批金银财宝资存在新安庄。

目下东窗事发，你这落脚处成了泄露天机的地方，只有杀炸你们灭口，贾八才可以放心大胆一口否认，拒绝承认他与玄天绝剑有往来，所以你们非死不可。”

“水无痕，可有此事？”丁龙火爆大叫。

“他不是说要来传警吗？”黑影说：“问问他传什么笛，不就明白了？”

“水无痕，你听到了吧？”丁龙相当精明，已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：“我在听你的警讯。”

“有人找你。”水无痕硬着头皮说：想不到他们快了一步先采了。”

“你们找我？”丁龙向黑影问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有仇？”

“无仇。”

“有怨？”

“无怨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要你证明曾经接待过玄天绝剑。”

“对，四年前八月间的事，我与他有数面之缘，交情并不深，接待他是普通的朋友应酬。他三十余人住了八天，便东下徐州，从此不再往来。”

“好，没有你的事了。现在，是水无痕几位仁兄的事啦！”

“你们是……”

“玄天绝剑的死对头，我，大破天长堡的禹秋田，仗剑在江湖缉凶的债主。”

“我不管你们的事。”丁龙说，钢牙一咬，钢刀向水无痕一指：“回去转告贾八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惹得我火起，我会召集三山五岳的绿林好汉，把新安庄踏成平地，你们滚吧！”

“我会把他们带回新安庄找贾八的。”禹秋田说：“你的话我也顺便带到。”

水无痕发出一声撤走的怪叫，向邻屋飞跃而起。

这家伙的注意力，全放在禹秋田五个人身上，忘了一旁的丁家兄弟，飞跃时恰从丁虎身侧约八尺左右，扭头回望身形前飞。

泼风刀光芒一闪，丁虎斜掠而出，出其不意一刀背敲在水无痕的腹背上，再伸手一把将人抓住按倒在瓦上，又一刀背般在水无痕的右肩尖

“我的弟兄如果真被你们杀死了，你得偿命。”丁虎厉叫。

禹秋田身后的北人屠、千幻夜叉两位姑娘、九州游龙梅一元，分头追赶四散飞逃的四个人。

禹秋田到了丁虎身旁，背手而立。

“人交给我，放心啦！他会偿命的，”他向丁虎说：“贾八要杀你全家，是真正的主凶。”

“你休想！”丁虎发疯似的怒吼，一刀挥出。

眼一花，提刀的右腕被扣住，扭转，咽喉立即被勒住了，乖乖丢刀就擒。

“你并不聪明，丁兄。”禹秋田放了丁虎推至一旁：“与贾八为敌，不啻以卵击石，他派五个人，就有把握屠绝你全家。人交给我。置身事外岂不两全其美？人我要定了，谢啦！”

手一抄，挟了水无痕一闪即没。

34

天刚亮，守庄门的庄丁，便看到距园门百步的大道两旁，廿余名骑士据鞍高座，似有所待。

警钟大鸣，全庄戒备。

不久，雄伟的庄门楼挤满了人，居高临下看得真切。廿六位男女骑士衣着华丽，女骑士甚至不穿骑装穿衣裙，红红绿绿争奇斗艳。

“咱们枉布了两张网，连一条小鱼也没捞到，真是栽到家了，这些鱼实在够精明够狡猾！”九州游龙似有无穷感慨：“谁也没料到分道逃命的两批人，最后鬼使神差仍然逃到一条路上来了，以至估计错误，失败得真冤！”

“梅叔，咱们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。”禹秋田倒是乐观得很：“至少迄今为止，咱们仍然找对了路。有些人追踪仇家几十年，追得头发都白了还毫无音讯呢！”

九州游龙所指的两张网，是梅家与禹家的子弟，都是些江湖追踪的能手，发誓要捉住祝堡主而甘心。

至于八表狂生，禹秋田并不积极，不是两张网的主要目标，关键是祝堡主的下落。

这次得到八表狂生的踪迹，禹秋田对祝堡主下落不明的事深感烦恼，只好转而追踪八表狂生，大鱼网不到，小鱼也不错，没料到居然在无意中，发现了大鱼的踪迹，以为一举两得，便迫不及待来硬的了！

廿六个人，足以踹平与天长堡同样坚固的堡寨。

庄门终于大开，出来百余名好汉列阵，刀枪耀日生光，阵容十分浩大雄壮。

贾八爷贾彪，腰间缠着他那威震江湖的霹雳神鞭，乌光闪亮颇为唬人。

左右八位号称新安庄守护神的保镖，雄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。

廿六位骑士下马，留三个人看守坐骑，廿三个人在阵外三丈止步，雁翅排开泰然自若。

禹秋田一身黑骑装，显得雄壮如狮英气勃勃，背系剑腰挂囊，今天他破天荒以武林健者形象出现。

“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贾彪不认识你们！”贾八爷嗓门像打雷，态度极为强硬。

“你只是不愿认识而已，贾八！”禹秋田独自上前打交道。

“你们是强盗吗？归德可是有王法的地方！”

“呵呵！贵地真有王法，你能活到现在？贵地的可敬大爷们，在官府的影响力比你贾八大得多，他们讨厌你包庇祝堡主，为他们带来灾祸，所以全都愿意置身事外，任由你我用烈火焚天的手段了断，所以官府已经装聋作哑了。你贾八死了，他们一定大宴宾客三天！”

“你们几个人奈何得了我？”

“祝堡主大概没告诉你，天长堡是如何毁灭的？”

“你……”贾八爷打一冷战，原来他知道天长堡被毁的情形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祝堡主，简单明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给你数十声决定。一！”

“他们本来寄住在我的南下庄，自从九州神眼匆匆赶回报讯之后，当晚便带了他廿二个扮驮商的人，从南面官道向亳州走了。”贾八苦着脸大声说：“冲江湖道义，我不得不设计逼走八表狂生，也逼你们去追八表狂生那些人，以掩护祝堡主争取时间远走高飞。为朋友尽道义，我不后悔，你要怎样，瞧着办好了！”

“我先宰了你这狗杂种！”禹秋田失望中怒火上冲，投剑怒气冲天一跃而上。

四名保镖大喝一声，一四文剑火杂杂抢出相迎。

风雷乍起，剑气漫天，他盛怒中用上了盖世奇学，狂野的剑招发如电耀霆击！

响起数声惊心动魄的金铁交鸣，激光如金蛇乱舞；

“啊……”第一个人狂嚎着飞摔出两丈外，第二个立即向另一方抛掷。

一冲错两盘旋，四个人分抛向三方，四支剑有两支折断，洒了一地鲜血！

四个人都是被剑挑飞的，伤势之沉重可想而知，有一个已经有气出没气入，右肋裂开了一条大缝，内脏外流，活不成了。

血迹斑斑的长剑，向人丛一指。

“你们误了我的大事，罪有应得，杀！”他虎目怒睁，杀气腾腾，发出兽性的怒吼，挥剑直上。

百余名高手心胆俱寒，被他的可怖剑术惊呆了，人群大乱，纷纷向庄门退，他那惊人的杀气腾腾脸容，可真吓掉胆气小的人三魂七魄。

贾八连鞭也不敢解，惊恐地在四名保镖保护下急退。

夏姑娘绿裙飘飘，像临凡仙子般飞掠而出，一把拉住了他握剑的手。

“仲秋哥，冷静些，求求你……”姑娘惊惶地急叫：杀死了他们，仍然无济于事。

祝堡主已经逃走好几天了，贾八有罪，但罪不至死，他拼了身家性命，掩护朋友逃生，情有可悯，你忍心屠杀他的庄院吗？求求你冷静……”

“这种恶霸，杀一个不畜积一份德……”禹秋田冷静不下米，但不再冲进。

“天下问，每一座城镇都有这种人。”夏姑娘含泪而笑，知道他的气正在消散：“仲秋哥，你能把他们剑斩绝吗？”

“至少，不会有人再敢包庇他这天杀的凶手！”

千幻夜叉到了，拖开脚下一个重伤垂危的人。

“仲秋，我也觉得于心不忍。”千幻夜叉温柔地劝解：“多杀有伤天和，贾八的确值得原谅。我相信祝堡主，一定没将杀害卅九名旅客的事告诉他，他明知天长堡毁灭的惨状，仍然尽道义掩护朋友脱身……”

“罢了！这天杀的狗杂种！”禹秋田气消了。

“我根本不知道你和祝堡主之间的恩怨是非。”在庄门发抖，脸无人色的贾八爷说：“只知道你杀入天长堡，抢了他百万珍宝，我……”

“狗东西！你当然听他的一面之辞。”禹秋田大骂：“你说，祝堡主留了多少金银珍宝在你这里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说！小心我剥你的皮！”

“约……约有五柜金银，金六银……银四，每……每柜三千二百两纹银或金锭。以前寄放的两箱珍宝，他都带走了！”

“午正之前，你要把五柜金银，捐给卑田院，不然我会再来。一定来，你准备挨剑好了！”

“那……那不是我的……”

“他不会回来了，回来你活该倒楣！”

“天啊……”

“天也会惩罚你，哼！”

廿六匹健马走了，贾八仍在仰天长号如丧考妣！

廿四匹驮骡，速度不徐不疾的向南行。

仅走了廿里，便折入偏西的小径。天色黑沉沉，领路的人竟然十分熟悉道路状况，可知领路的人是向导。

南下的官道只有一条，连串各乡镇的小径却四通八达。这里的所谓小径，都宽阔得可通车马，这是平原地带的交通特色，与有山的地带完全不同。”

改定小径，如果不熟悉道路，那就麻烦了，一走岔便会南辕北辙，不知何日方能绕到地头。

祝龙就是一个暴躁的人，他扮驮夫的领队，乘马而不必牵骡，也跟着乘马的向导走在前面。眼看绕来绕去，绕了大半夜，举头分辨天上的星斗，

紫微星时在右时在后，有时反而在前面出现，那表示反而向北行啦！所以愈来愈感到焦躁。

“施永兴！”他向向导用怀疑的口吻问：“我们到底走对了没有？这里是何处？”

“小地方的村落，我怎知道？”领路的施永兴扭头解释：“路是错不了的，这一带我往来了好些年。天一亮，可以到达一处叫小双楼的小村，有地方安顿。小双楼距拓城七十里，刚好是一日程。”

驮骡一天定七十里，速度已经不错了。

“什么？府城距拓城县城，全程只有九十里，咱们走了一夜。还有七十里？”祝龙火冒三千丈：“你带着我们转磨呀？”

“这样才能完全摆脱可能追踪的人，”施永兴不以为杵，心平气和解释：“昼伏夜行走大道并无困难，走小径就很多了，廿四匹骡加上八匹马，拖长近百步，速度略快些，后面一定会掉队的。咱们走了一夜，其实到小双楼全程还不到五十里。”

“儿子，不要干预你不懂的事！”后一匹健马上的祝堡主说：“咱们抄小径走拓城，绕远些值得的，让禹小狗往亳州追，天南地北咱们稳可摆脱他了！”

“谁说追的人是禹小狗？九州神眼……”

“九州神眼说，八表狂生他们发现了千幻夜叉！”

“是呀！我们并不在乎千幻夜叉。”

“怕禹小狗。千幻夜叉现身了，那小狗必定隐身在暗处，一明一暗，可伯的程度增加了数倍。”

“爹！并不能证明他们两个狗男女走在一起呀！”

“儿子，你是装糊涂或者真糊涂？”祝堡主不说地说：“到现在你还认为他们不会走在一起，真是可悲，他们在江宁镇一同现身大开杀戒，可不是假的吧？不错，千幻夜叉是个女光棍，戏弄男人整治男人。”

“但人是会改变的，尤其是年华渐增的女人，一旦她倾心于某一个男人，便不会恋栈女光棍的生涯了。虹剑电梭就是活见证，那贱货成了百依百顺的小媳妇啦！”

“我认为禹小狗一定还在扬州附近，找五岳狂鹰算帐。”祝龙坚持己见：“咱们真不该闻风远扬的，该干脆毙了夜叉永除后患，再等候机会活剥禹小狗！”

“在实力不足之前，我可不想打草惊蛇。”祝堡主冷笑：“如果千幻夜叉真有禹小狗在暗中撑腰，咱们禁不起一击，我可不想冒无此必要的险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儿子，咱们不能再输，输不起了！”

“咱们在涡阳有朋友，该引他们到涡阳决战的。”

“涡阳的阴阳鬼手那些人靠不住，儿子。”祝堡主叹了一口气：“白花银子而已。”

阴阳鬼手那群人的实力，其实还比不上贾八爷！”

“贾八唯利是图而怕死，他会不会出卖我们？”

“会的，一定会！”祝堡主信心十足：“假使禹小狗精明，找上了他，他新安庄那能与咱们的天长堡比？他不催促禹小狗往亳州追才怪，所以，我们不能走亳州，亳州也与咱们的归路相反，也许永远回不了山西了！”

又是一声叹息，这位大豪真有日暮途穷的感慨。

父子俩根本没把千幻夜叉看成劲敌，却伯定了禹秋田，经过天长堡与

江宁镇两次大屠杀，父子俩提起禹秋田便心惊胆跳。

两次大屠杀千幻夜叉都在场，所以精明的祝堡主，已肯定认为千幻夜叉已放弃女光棍的生程，与禹秋田相恋走在一起了。一想到千幻夜叉，便联想到禹秋田，因此一所千幻夜叉到了归德，便匆匆连夜远走高飞。

他还真猜对了，也料中贾八爷靠不住。

天终于亮了，小双楼村在望。

“歇息一天，晚上动身！”祝堡主向众人宣布。

昼伏夜行，是摆脱追踪的古老而又有效的手段。

拓城的县城说小真小，连县衙门也像一座土地庙，绕城走一圈，要不了半个时辰。

施水兴是天长堡的人，而不是请来的向导，早年浪迹江湖，在这里有朋友。

破晓时分，驮队到达县城东门外。

驮队日标太大，不敢进城投宿，这里也没有容纳他们的大客店，于是便在城外的小村借宿。

施永兴领着祝堡主步行进城，进入东大街的一座小宅院。主人姓朱，叫朱永寿，早些年也曾在江湖闯荡了一段时日，无法出人头地，几经挫折，乖乖回故乡啃窝窝头，不再在江湖鬼混。

双方引见毕，朱永寿深感光采，七大剑客之一的大家，拜会他这个江湖小人物，等于是抬高他的身价，自然小心巴结。

“堡主意欲抄小道赴许州，道路不熟，希望朱兄能替咱们雇两位能乘坐骑赶夜路的向导。”施永兴道出来意：“最好是有武功的人，但不要曾经闯过道的朋友。”

武功并非指在武馆练了几路拳，举过石祖石锁的普通防身拳脚。一般村镇的子弟，练力练掌脚，或者练单刀花枪，以便战乱时编成男壮自卫保乡，并不算武功。

武林人的看法，是武功应该包括专练的拳脚、兵刃、轻功、内外功等等，而且有格斗的经验，才算是有武功的人，不是会打两趟拳便可称会武功的。

“没问题，包在兄弟身上。”朱永寿拍胸膛保证：“但路不好走，你们如带了驮骡，恐怕一天走不了卅里，驮了重货更是不便，山路崎岖……”

“咱们打算把骡换马。”祝堡主说：“其实，咱们并不急于赶路。”

“不急于赶路，何不走大道？”

“请不必多问。”施永兴说；“咱们准备夜间动身，一天必须把行装办妥。”

说不急赶路，却十万火急要在一天之内办妥行装，换骡马易背袋，岂是一天可以办妥得了的？

“哦！”朱永寿有点醒悟，难怪向导要会武功：“向导可以和山贼套交情，但追的人……”

“追的人堡主应付得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朱永寿心中有点不安，祝堡主名列七大剑客之一，追的人岂是庸手？如果这些人应付得了，又何必抄小道逃祸避灾？

“那就拜托朱兄啦！”施永兴相当满意，有朋友帮忙，困难迎刃而解当然兴奋：“向导雇妥之后，请起快带他们到城外相见，各项开销，当然加倍给付！”

“小事一件，这是兄弟的荣幸。”

“以后如果有人前来打听，务请朱兄守密。”

“那些人是何来路？兄弟希望心中先有准备。”

“一个姓禹的年轻人，和一个姓霍的年轻貌美女人。女的精于化妆易容术，很可能不以本来面目出现打听，反正不论什么人，都得守密。”

“兄弟理会得，只怕……”

“只怕什么？”

“敝地旅客稀少，对陌生人相当好奇，只要费些工夫打听，不难查出线索。诸位虽然夜间莅临，而且寄于城外，但如想完全避免被人目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偏僻小城镇，地不当往来要津，陌生人经过，势必引起居民的好奇，那能完全守密？

“走一步算一步。”祝堡主硬着头皮说。

“如果事急，而堡主手头宽裕，何不请人保镖？”朱永容好意地提出建议。

“保镖？祝某名列天下七大剑客。要请保镖？”祝堡主大为不悦。

朱永容心中也在嘀咕，颇不自在，七大剑客又怎样？被人追赶总是事实！

“能获得强而有力的人保护，不无裨益呀！”朱永容虽感不自在，但冲朋友份上，依然和颜悦色解释：“如果能获达人的保护，宇内十一高手也不敢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撒野。”

“哦！这人是谁？”祝堡主兴趣来了。

“幽冥教主。”

“这个人沾不得！”祝堡主脸色一变。

“那妖道贪得无厌，他不榨干你是不会罢手的，而且仇敌太多，日后将有后患。据我所知，他并不远出保镖，他那八个徒弟幽冥八鬼，派不上用场，远出怕出纰漏灭他的威风。他自己根本不想在外走动，他不是有福不知享的人。”

“暂时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安顿，等风声过后再作打算，也是上策呀！贵堡不是也做这种买卖吗？不同的是，道宏大法师不将人留在太清宫，得自行设法找地方安顿。他只负责对付前来追索寻仇的人，他忍受不了任何人，在他的势力范围内，向他的权威挑战，不信邪的人胆敢进入撒野，结果只有一个：死！”

“哦！你是……”

“不敢相瞒，兄弟是教主的眼线。”朱永容亮出身分：“不过，并不完全听受太清宫的驱策，有绝对的自由办自己的事，并不负责引介需要的人，前往太清宫求助。眼线只负责留意外来的人一切动静！”

“堡主，有考虑的必要。”施永兴郑重地说：“禹小狗日益壮大，名头愈来愈响亮，气候已成，日后图谋他更为不易，将永远是咱们的心腹大患。假如因此而将他引至太清宫，岂不一劳永逸，永除后患？”

“这……”祝堡主意动。

“咱们分开定，货物尽可能多带。堡主这一队，留下足以应付需要的货物，大不了全给他们，只要能把禹小狗打下地狱，即使花光所有的货物，也是值得的。”

所说的货物，意指他们所带的金银财宝。这次祝堡主反而遁入中原，固然有意广散家财，以对村禹秋田，另一目的，却是想取回他多年以来，做案所藏匿在各地的金银财宝。这次在贾八爷处，就取回了三箱金珠宝玩，金银太重，数量又多，因此忍痛留下，日后有暇再来取回。

施永兴的意思，是将人分为两队，一队带了多半的珍宝，抄小径走许州，慢慢往山西赶。禹秋田的目标是堡主父子，不会追另一队人。

堡主父子，则带了一队人，以及小部分珍宝，前往太清宫托庇，引禹秋田跟踪前往，让幽冥教主收拾这个最可怕的心腹大患。

祝堡主舍得花大把金银，应付得了幽冥教主的需索，对村禹秋田，他已经花掉可观的巨额金银，再多花一倍他也心甘情愿。

“好吧！值得一试。”祝堡主略一思量，终于下定决心：“朱兄是否能替咱们安排？”

“不需安排，祝堡主。”朱永寿说：“也用不着引介，只要你们有仇家是事实，请教主庇护也是事实，就可以大摇大摆前往鹿邑太清宫求见教主，就会有执事人员与你们商讨细节。如不想在附近安顿，八大弟子负责将你们护送出两百里外，保证安全。两百里，是太清宫不许任何人撒野的势力范围。许州超出范围一百里，堡主或许可以找教主情商，派精锐护送至许州。远送曾有前例可循，问题是对方是否付得起费用而已！”

钱可以通神，祝堡主有的是钱，一切好办。

但他不想付远送费，他希望幽冥教主宰了禹秋田，一劳永逸，打算在太清宫附近安顿一段时日。

经过再三商讨细节，立即付诸行动，人分为两队，各奔前程。

抄小道赴许州的一队，带走了三分之二的珍宝，雇了两个向导，不再昼伏夜行，以正常的脚程，仍用驮骡载货，动身前往许州，走的是西行入山小道。

祝堡主父子，留下十名爪牙，公然大摇大摆南下鹿邑县，有意吸引追来的人。

生有时，死有地；八表狂生和祝堡主，本来各走各路，禹秋田不可能分身，也不可能花漫长的岁月搜寻他们，却鬼使神差，让他们走上了同一条路。

祝堡主见机走得快，并不知道归德以后所发生的事故，所以到达鹿邑时，八表狂生仍在归德和禹秋田捉迷藏。偏僻地区消息传播慢，归德是太清宫幽冥教主的势力范围边缘，驻有太清宫的眼线，事故与太清宫无关，眼线并没将消息传至太清宫，所以太清宫并不知道事情的经纬，也懒得过问。

归德是交通要道，每天都有事故发生，如果势力范围内的每件事都要管，恐怕得需十万兵马调度才行。

太清宫不许外人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撒野，是指有关向太清宫权威挑战的人，事不关己的事那能管？连负责治安的巡捕也管不了那么多。

八表狂生十一个人到达鹿邑时，祝堡主十二个人，已在太清宫附近租了一座大宅，快快乐乐的过了好几天啦！

禹秋田在府城逗留两日，得到归德群豪的合作，的确证实八表狂生和天长堡的人，不曾向东折回，也不曾向西走，这才决定南行。

猜想两个狼狈为奸的家伙，必定已取得默契。真的向亳州走了。

廿六个人分为两队，前后可以策应，立即兼程南下，居留如果过久，

就不易掌握线索啦！线索一中断，又得浪费不少时日了。

他们动身的前两天，太清宫派来查证的眼线已经来了。幽冥教主是相当小心谨慎的人，接受托庇者必须经过查证才放心，但对远在势力范围外托庇者的旧恩旧怨，通常不屑查证。

如果事故发生在他的势力范围内，对付的手段必定最为冷酷无情。

禹秋田也是有心人，他放出的口风是：向亳州追捕祝堡主，八表狂生的事以后再说。

归德的人，都知道他要向亳州追。

亳州地属南京，河南的群雄如释重负。

禹秋田的剑太可怕，最好永远不要在河南地区挥动。每一个地方豪霸，都划有自己的势力范围，也多少做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经常会发生利害冲突的事故。万一这把剑涉入，谁禁得起这把剑雷霆一击？

绝剑、魔剑、幻剑……都在这把剑下崩溃了，江湖朋友不知道该给这把剑何种名称？

他们一离开，第一个设宴庆贺的人是贾八爷！

未牌时分，日影西斜，热浪袭人，健马驰入市集。

这里已是南京亳州的北境，两地毗邻的中型市集，算是离开河南地境了，市集已散，集上不再闹哄哄。

禹秋田急趋集中最大的两家客店投宿，今店伙惊讶不已午后热散正好赶路，他却打尖投宿。

洗掉仆仆风尘，天色尚早，距晚餐还有一个时辰，几个人在内院的厅中品茗。

没有其他的旅客，店伙也知趣的备好茶就走了。

“明天一早，红姑，你和小冰带人先走，在亳州等候。”禹秋田即席宣布他的决定：“我、梅叔、北人屠、商东、另带六个人、十个人就够了。”

“我一定要去！”红姑坚决地说：“有我一份，我有权参予，小冰带人走好了。”

“不，你绝对不能去！”禹秋田也坚决拒绝。

“我非去不可，仲秋，别刁难好不好？”千幻夜叉不死心，继续要求。

“不可以！”禹秋田毫不让步：“妖道好财好色，紫微宫冥府是女人的地狱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冒丝毫风险。”

“我愿意……”

“我不愿意！”禹秋田拍拍她的肩膀：“听话，别让我担心。对付幽冥教生，武功是靠不住的，比刀剑更厉害的杀人器物甚多，妖道把这些器物使用得出神入化。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……我会发疯。听我一次，好吗？告诉我你愿意。”

千幻夜叉正要分辩，觉得身侧的夏冰，悄悄在桌下拉了她两下，立即改变态度。

“好吧！我听你的。”她流露出无限委屈的神情，表示答应得十分勉强。

“小哥，你断定两个凶手一定在那边？”

“一定。”禹秋田信心十足：“归德群雄的搜索探探结果，绝对可信，我们的两张网也一无所获，可知他们已别无他途可走了。”

“如果他们真的走亳州……”

“我们沿途打听已有结果，他们根本不曾走过这条路，所以，鹿邑是唯

一的去向。”

“从亳州再西行，是否要秘密些？”

“不，我们要堂堂正正去宰他们！”禹秋田虎目生光：“不管走那一条路，化装术如何高明，也逃不过眼线的耳目，何必让他们小看了我们？”

“你真有把握对付幽冥教主？”

“早在三年前，我就想制造找妖道的藉口了。只是他很聪明，最近十年来已不再在江湖为恶，躲在太清宫享受他卅年来历获的造孽钱，徒子徒孙也不远离巢穴为非作歹，所以我不愿意积极计算他。这次，如果他干预我缉凶的行动，这叫做天假其便，他报应临头。”

“我承认对妖道颇有顾忌……”九州游龙苦笑：“我知道，再高明的武功，也奈何不了妖道的妖术。武朋友天不怕地不怕，却怕和无用武之地的妖人赌命！”

“我只要你们吸引他行凶，准备防守的法宝，便成功了一半，另一半是我的事。老实说，我知道他的底细，而且敢去找他，他已经死掉一半了，如果对付不了他，我决不会和你们前往冒险。梅叔，相信我。”

“仲秋，你既然有必胜的把握，为何我和小冰妹不能去？你……”千幻夜叉又提出抗议了。

“我说过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”禹秋田抢着说：女孩子都不许去，连老太婆都不许跟去冒险！”

“姐，好啦好啦！仲秋哥是怕我们牵累他，也算是一番好意呀！”夏冰又拉了千幻夜叉一把：“我们到亳州玩，听说那是古亳国的都城，一定有许多风景优美的古迹，在那儿玩一定很写意的！”

“好吧！我们到亳州去等。”千幻夜叉只好不再争取：“仲秋，你们可要小心哦！”

“我会小心的，不要你们去冒险，便知我十分谨慎，不会鲁莽掉以轻心。”

晚膳厅，他们还详细地计议一番。

鹿邑太清宫的幽冥教主，数十年来皆被人看成无恶不作的妖人，好色如命，有收集美女的癖好，被他碰上中意的美丽女人，这女人便注定了必定神秘失踪的恶运。

豢养爪牙需要庞大的开支，物质上的享受更是样样要钱，所以妖道也爱财如命，仅靠信使供奉的香火钱，那能填满他的欲望？为非作歹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一早，千幻夜叉偕同十五骑士，依依道别南下亳州。

禹秋田并不急于离开，必须在这里准备对付妖道的法宝。已经料定八表狂生和祝堡主的下落，急不在一时，多一分准备，便多一分胜算。

这天不是集期，集上冷清清，七八十户人家安静之极，官道上不时有疾驰而过的车马，旅客络绎于途，似乎天底下一切太平，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故。

近午时分，院子里出现三个劲装中年人，所佩的剑装饰华丽，一看便知是品质极佳，可列入宝刃的名剑，看气宇风标，也流露出剑术名家的气概。

禹商东负责警戒，已先一步发出讯号。

三人一踏入院子，禹秋田也恰好启门外出。

三人一打眼色，三双凌厉的怪眼，狠盯着脸上挂着温和微笑的禹秋田，似乎想用凌厉的气势把他吓垮，也似乎不相信他是江湖的剑术名家。

在客房内准备法宝的九州游龙，启门向外瞥了一眼，重新掩上门，不想看结果，对禹秋田有十足的信心，三个家伙不会对禹秋田造成威胁。

禹秋田也穿了一身黑劲装，佩剑，浑身黑，没有任何颜色的装饰。

三个中年人的青劲装却不同，衣边皆加绣了月白云雷图案，宽皮护腰用银钉，有盛刀镖的插袋，不像普通的武师，倒像是全副武装的走镖镖师！

“贵姓？”为首留了大八字胡，有一双阴森鹰目的人，用傲慢的态度问。

“姓禹，禹秋田。”他毫不介意对方的傲慢，恋上仍然一团和气：“老兄高名上姓，有何指教？”

“在下姓季，四季的季。你还不走？”

“该走时，禹某会走。季老兄，你要赶我走吗？”

“对！赶你走！”

“给我赶的理由？”

“没有必要！”

“姓季的，能表明你的身分吗？”

“反正你走就是了，到亳州只有七八十里，走了就不要回来，此地不欢迎阁下，任何地方也不欢迎你逗留。咱们不希望刀来剑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归德府的消息已经传到，你是个所经之处灾祸随之的瘟神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可是，禹某是仗剑闯江湖的行道者，我有权在天下任何地逗留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出了事决不怕事，我的剑不饮无辜者的血。总不能让你叫我走我就走，我还得在江湖扬名立万呢！”

“你非走不可！”

“是吗？你用什么赶我走？”

“剑！”

“妙极了！哈哈……”禹秋田大笑，笑得相当无礼：“我就是用剑杀人的专家，迄今为止，好像还没碰上真正的劲敌对手，颇感遗憾。季老兄，你的剑利吗？”

“小辈少卖狂……”

“竖起你的骡耳听清了。”禹秋田脸一沉，不怒而威：“禹某既没招惹你们，也没践踏你家的祖坟，更没调戏你们家的娘们闺女，没踢你家的狗，你凭什么充人样，找上门来用剑赶我走？呸！你是什么东西？”

霸气十足，骂得痛快，任何人也受不了这种侮辱，三流混混也会被激怒得失去理智。

激将法果然有效，姓季的忘了一切利害，愤怒得气炸了胸膛，咬牙切齿疾冲而上，双掌来一记上下交征，上攻五宫下探腹，招出逾电闪，下手沉重而阴毒。

禹秋田大喝一声，也用的是上下交征封架，四手闪电似的接触，胜负立判。

姓季的突然双脚离地，身躯半扭转，狂叫一声，沉重的身躯飞她而起，手舞足蹈不时旋转，砰一声飞上丈五六高的瓦面，瓦裂声大作，接着向下滚。

“这种货色也敢向禹某递爪子，简直不把自己当人看！”禹秋田拍拍手冷笑着说。

姓季的并没重伤，接近地面稳住身形重重飘落，手一抄长剑出鞘，剑青光蒙蒙，果然是百炼精钢铸造，颇有名气的青铜宝剑，硬度佳，开锋特别锐利。

但这种剑也有缺点，如果缺了口，磨起剑来真会累死人，使用时更须小心保护剑锋。

“小辈，拔剑！”姓季的厉叫，倒还有点风度，不曾趁机冲上发剑突袭。

“我如果怕你的剑，你的双掌早已寸裂了，怎会留给你完整的双手拔剑穷叫吼？”禹秋田徐徐拔剑：“你真是至死不悟，甘愿死在我的剑下。我成全你，也让江湖朋友知道我的剑厉害。上，阁下。”

姓季的清醒了，这才知道情势严重。

35

能将人飞抛上屋顶，双手的劲道该有多大？，

双掌怎么可能仍是完整的？；

双臂的筋也不留扭伤，可能吗？

对方手下留情显而易见。

打一冷战，姓季的剑垂下了。

“教主知道你很了得。”姓季的完全清醒了，握剑的手有气无力的道：“所以，要在下请你走。”

“不是赶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教主？什么教主？”

“幽冥教主。”

“哦！我知道这个人。”禹秋田不动声色，干脆装糊涂套口风：“但我不认识他，他为何要请我走？”

“教主上了年纪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只要你不在他地盘上逗留，就不会有伤和气。”

“就这样？”

“是的，就这样。你已经把归德闹得鸡犬不宁，不许再发生同样事故，要你早离疆界，永远不要再来！”姓季的口才不错，有做说客的才干。

“还有其他原因吗？”禹秋田追问。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贵教主要不要回音？”

“无此必要。”

“他没问我愿不愿意呢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叫贵教主亲自来赶好不好？”

“阁下，不要以为你的剑术天下大可去得……”

“本来就在天下行道，我不承认任何人划地盘圈禁区。好，贵教主既然要赶我走，先礼后兵颇有风度，我也有我的原则，礼尚往来，劳驾阁下返报，要他收回成命，不过问在下的去来，否则……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姓季的傲慢毛病又来了。

“你给我安静些！”禹秋田虎目怒睁，对付强梁不能用软的：“否则，他

不来找我，我就去找他，我说得够明白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这里到鹿邑，来回一百卅余里，腿快的一天来回绰绰有余。明天这个时候，禹某在店中等回音，他如果不来，我就去找他！”

“你在找死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事，不劳指教。禹某办事，必须有充分的理由，理由愈多愈好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不懂就算了！现在，你们可以走了！”

“你会后悔的，一定！”姓季的气冲冲怒叫，带了两同伴愤然离去。

“我猜对了吧？梅叔。”禹秋田欣然叫。

“小哥，真有你的！”九州游龙启门，向他含笑伸出大拇指称赞：“两个凶手果然在那儿，妖道欲益弥彰，不打自招，拙劣得很，他心虚了！”

“梅叔，你料错了。”

“料错？”

“妖道不是心虚怕我前往闹事，而是故意激我前往，以便一劳永逸。我猜，祝堡主所给的金银珠宝，一定极为可观，倾家买我的命，妙哉！这种财不发，岂不是白痴？想起来就乐上老半天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搬空他的紫微地底冥宫！”

“我看你真可以做强盗，后生可畏！”九州游龙苦笑：

“天长堡故事重演，你把那些昧着良心，巧取豪夺的妖魔鬼怪整惨了，我真希望你到各地钦差府做一票！”

“没胃口。”禹秋田摇头：“钦差是皇帝所派的，天下也是皇帝的，连阴沟里的老鼠也是皇帝的，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；破岁星那十万两页银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”

“陈奉那狗王八丢掉那十万两银子，最后仍向湖广的百姓硬征十万两补上，受害的仍是成千上万的百姓。”

“我如果去钦差府搬，结果，反而会害万千百姓破家，我想起来就作呕，晚上会做恶梦，每一两银子都沾了鲜血，我不能拿，不能！”

“那就宰了他们呀！”

“宰？那会有多少地方官的脑袋，被皇帝砍下来？梅叔，请不要再说，请……”

他进房关上门，颊肉因咬紧牙关而绷得死紧，一双手十指不住伸屈，猛地一爪抓在门上，五指穿透了寸半厚的门板。

九州游龙盯着他的房门发怔，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。

“一个性情中人，心情是寂寞而痛苦的。”九州游龙喃喃低语：“难怪他闭口不言行侠，他不能做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！”

英雄必须义理分明，天下间有谁真能办到？

连天地鬼神菩萨也办不到，所以天下苍生血流漂杵。

八表狂生并不知道祝堡主先到了，大摇大摆的进入不大不小的鹿邑城。

鹿邑城比柘城大一倍多一点，比府城也大四分之一以上，市面相当繁荣，但是交通状况并不佳。

太清宫不在城内，在东门外十里，至亳州的官道旁。

该宫占地甚广，大殿雄伟壮丽，散布着廿余间殿堂，香火鼎盛。

观后不远处，有一座会仙桥。

桥前不远处，便是建了廿年的紫微宫。

在外面看，小巧玲珑，一木一石皆精雕细琢，内外皆华丽，真可以比美宫殿。

但地底的建筑，面积比地面大三倍，称为迷宫名符其实，下面的陈设更是极尽奢华。

江湖朋友消息灵通的话，一定知道妖道的自己人，称之为地底冥宫，或者上下一起称为紫微冥宫。

外人决不可能进入的，也没有门户可入。

只有妖道的八弟子和一些亲信，才有资格从极隐秘的门户出入。

至于被掳入宫的人，永远不可能再出来了，下面设有埋尸的坑道，所以从没听说有活的人被放出来或逃出来。

那些在天下各地失踪的美女或珍宝，也从来不曾出现在人间。

有些人特别好名，喜新厌旧的毛病极难治疗，所以热衷于改朝换代，厌了汉就改唐，唐腻了就改宋，乐此不疲，每改一朝就新鲜一阵子。

地名也改来改去，有权势的人说改就改，既可留名后世，也可突出自己的地位。

古迹寺庙也难逃此劫！

某一个住持看寺名不顺眼，说改就改，留下他的大名以便流芳千古。

以镇江的金山寺来说，原来叫泽心寺，后来改名龙游寺，又改金山寺。后来的满清康熙大帝，堂而皇之改为江天寺。

太清宫也不例外，原来叫紫微宫，改太清宫之后，宋真宗又将之改为明道宫。

但太清宫的匾额一直不曾毁掉，挂在偏殿上，玄门弟子有点怀旧，依然称之为太清宫，只有不明就里的人，才叫明道宫。

宫后面高耸的升仙台，目下成了道宏法师的警视台，以灯笼或旗帜标示方位，全宫何处有警，一望便知，入侵的人无所遁形。

八表狂生心怀鬼胎，把虹剑电校十个人，留在客店等候，他自己匆匆忙忙直奔太清宫。

众所周知，幽冥教主好色如命，贪婪爱财，六亲不认，有东西没投其所好，想要求他相助，休想！

八表狂生盘缠有限，即将捉襟见肘，如果他有钱，还会去投奔梁剥皮发血腥财？

对六亲不认的人，怎能套交情？

他与幽冥教主，也没有交情可套，素昧平生，他不认识幽冥教主。

他与贾八爷有两代交情，贾八爷也把他赶走呢！

他却不知，幽冥教主已从祝堡主口中，知道他在归德府被千幻夜叉和禹秋田盯上了，更进一步知道他的底细，知道他是鹰扬会的副会主。

在知客房一投帖，便受到热烈的欢迎。

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幽冥教主竟然在住持客室接见他。

执事道人领他先在客室等候，他受宠若惊心中大定。

一声传呼，两名道人与两名道童，随着幽冥教主出堂，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。

幽冥教主成名，他还没有出生呢！

一阵紧张，他不由自主的肃立恭候，迫不及待上前行礼，自报名号毕恭毕敬。

“小施主请坐。”幽冥教主昂然受礼，居然堆下笑容肃客就座。

“谢谢大法师，晚辈谢坐。”他小心翼翼在客座坐下，不敢正坐以表示尊敬。

这时，他才定下忐忑不安的心，打量这位传闻中的幽冥教主，江湖人士闻名变色的妖人！

幽冥教主倒也一表人才，身材高瘦，还真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概，只是一双鹰目特别阴森，半白的头发并不能增添老诚祥和的神韵。

留了花白山羊胡，脸和手的肌肤泛出健康的红润色，不像一个年已化甲开外的老人。

所穿的道常服虽然是青色的，但却是绸制特级品，所以显得高贵而飘逸。

在走动时袍袂轻扬，真带了几分神仙味，与粗青布制的道常服，气韵相差了十万八千里！

道髻上所插的法针，竟然是纯金的，针尾加镶了一颗红宝石，金光闪闪，红芒耀目。

“小施主在江湖声誉甚佳。”幽冥教主说话一声一吐，抑扬顿挫有板有眼，不愧称太清宫的有道住持：

“少年得志颇为令人羡慕。贫道像施主这般年纪时，还是一个走方小道人呢！但不知小施主大驾光临敝宫，是礼神呢？抑或有所指教？”

话说得客气，他更感到受宠若惊，兴奋莫名。

“大法师夸奖，晚辈深感汗颜。”他恭敬地回答：“晚辈虽则小有成就，但那已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
“呵阿！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哪能全如人意？些小挫折，算得了什么？你还年轻，前途无量！”

“谢谢大法师勉励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！”

幽冥教主的确暗中建了幽冥教，但人数不多，不收一般的凡人俗子，徒子徒孙都从不公认自己的弟子身分，但却公然称之为教主。

外人，只能称他为大法师。

在乡愚信徒前，他是道宏大法师，大清宫的住持，也是乡愚心目中的活神仙，道法通玄的有道全真。

江湖朋友称他为妖道、妖人、半人半鬼的恶魔，沾惹不得的妖孽。

八表狂生怎敢乱叫？

他只好称之为大法师而不名。

“晚辈有了困难。”他开始提出要求：“特地专程前来，拜请大法师慈悲。”

“哦？小施主有何困难？”

“一言难尽，晚辈的鹰扬会已毁于一旦。”

“真遗憾，贵会在五年中，已打下了良好根基，毁于一旦，委实是江湖一大损失。”

“晚辈被仇家追得上天无路，只好前来请求大法师伸出慈悲之手。”

“这个……小施主，贫道虽然小有道行，但无法籍神泽普及众生。”

“以大法师通灵于天的地行仙境界，大慈悲手早已普及众生造福江湖了！”

能捧就尽量高捧，反正捧高对方，必定可让对方高兴，地行仙正是玄门人士梦寐以求的境界。

“好说好说。”幽冥教主满口江湖味：“江湖朋友抬爱。贫道却不敢居功。”

“大法师实至名归，江湖朋友众所共尊！”

“仇家是谁？”

“一个叫禹秋田的人。”

“禹秋田？”

“这人出道为期甚暂，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，连名字也经常更换，武功之高，令人莫测高深；鹰扬会就是毁在他手上的。”

“这人在何处？”

“恐怕很快就要追来了，那是一个最狂妄，最可怕，最凶残的杀手。”

“哦！出于你口，贫道深信不疑。”

“大法师的名头声威，他可能没听说过，很可能胆大包天，追来贵地撒野，惊扰大法师仙驾。”

“小施主要贫道阻止他？”

“是的，请大法师慈悲！”

“小施主可知道贫道的规矩？”

“这……晚辈知道。”

“好！清风。”

“弟子在！”一名中年道人稽首答。

“领江小施主至神光殿。与执事法师清松商讨。”

“弟子遵命！”清松道人应喏毕，转向八表狂生：“施立请随贫道来，请！”

“且慢！”八表狂生一急，急急离座：“大法师，晚辈目下阮囊羞涩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幽冥教主脸色一变，露出本来面目：“你知道本法师的规矩，阮囊羞涩却胆敢前来烦扰本法师，该死！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没有钱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

“晚辈……”

“清松，打他出去！”

清松一拉马步，右掌一抬，鹰目冷电倏现。

不等清松发掌攻击，八表狂生先一步闪在一旁。

“且慢！”他急叫。

“你带来了多少金银或珍宝？”清松问，立掌待发。

“还有三百余两纹银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买小米喂鸡吗？”

三百两银子，可买五十亩地了，而清松道人惊嘲弄地说，只能用来买小米喂鸡，这太过份了！

“晚辈另有大法师喜爱的。”八表狂生大声说，是说给幽冥教主听的。

“是什么？”仍然是清松问。

“千娇百媚的年轻美女！”

“美女？”

“对！美女。”八表狂生毫无羞耻地大声说：“大法师一定满意。”

“是吗？人在何处？”

“县城客店。”

“是什么人？七仙女之一？”

“武林七仙女算得了什么？那只是生涩的桃子。”

“哦！有这么好的女人？”

“好！真好！她叫虹剑电梭樊飞琼，武功比武林七仙女高得多！”

“我明白了！”清松阴笑：“你的情妇？”

“这……”八表狂生总算不怎么无耻了，总算脸一红脸有愧色。

“你很有种！”

“道长耻笑了。”八表狂生低下了头。

“为达目的，你什么事都客以做得出来！”

“在下已……已无路可走……”

清松不再挖苦他，扭头向幽冥教主送过一道询问的目光。

幽冥教主也用眼色示意，转身带了随从入堂走了。

“未牌正，带她来！”清松冷冷地说。

“是的，未牌正。”

“决定之后，你们就可以到宫右的小村，租房舍安顿，自会有人与你联系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决定之后，你们就正式在本宫的绝对安全保护下，其他的事，你们不必管！”

“在下这就回城准备。”

“你请便吧！”

十里地健马一冲便到，返回客店仍只是已牌初。

距未牌正还有两个半时辰，有足裕的时间，把人带到太清宫，目下可说已成功了大半啦！

虹剑电梭不但美，而且武功暗器皆出类拔萃，幽冥教主是色中饿鬼，正是妖道所需要的人才。

八表狂生也是色鬼，而且喜新厌旧，还没玩腻虹剑电梭，便已打夏冰姑娘的主意了；

这期间，他到底曾经与多少女人上过床，虹剑电梭并不知道，知道也不敢声张吵闹，反正只要不时能跟在他身边，不时能获得情欲的满足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一个情妇，又能和情夫争什么？

返回客店，他向同伴推说没见到幽冥法师，提前午膳，午后再去一趟。

虹剑电梭如在梦中，这一早她就在整理房间，洗濯昨晚换下的衣物，像个勤劳好洁的好妻子。

女人的贴身衣物，住店时十分不便，必须自行洗濯，而且必须晾在男人看不见的地方。

八表狂生一回房，她侄在内间替八表狂生准备盥洗的用具，情意绵绵地在旁看情夫洗脸净手，洗掉一早往来太清宫的一脸风尘。

“人杰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她柔声问。

“白跑了一趟，幽绵教主到施主家做法事去了。”八表狂生一面抹掉脸上的水，一面说：“所以午后还要跑一趟，我已留下名帖，宫里的道士，几乎全知道鹰扬会，所以对我颇为礼遇。”

“人杰，我们的银子不多，我很担心。”

“我们还有三四百两银子，担心什么？”

“那妖道岂是三四百两银子打发得了的？”

“废话！”八表狂生将面巾往脸盆里一丢，向外走：“一两银子就可以请人捅仇家一刀，三四百两银子可以引起一群人暴动。”

“全给了他，我们日后的盘缠呢？”她跟出卧房，满脸忧虑：“此至关中迢迢数百里，十一个人的食宿，坐骑的草料……”

“不要用这些事来烦我！”八表狂生大不耐烦：“可以沿途向朋友打抽丰，甚至……你别管啦！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没有任何一个江湖高手，会为盘缠烦心的！”

“你不烦我烦呀……”

“叫你不要烦！”八表狂生怪眼一翻。

“好吧好吧！茶刚沏的，我把它善凉了。”她不敢多说，乖顺地奉上一杯茶。

“午后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八表狂生一口喝完杯中茶，说起谎话来面不改色：“穿体面些，但不穿裙，穿那套绣鹊花的骑装，不必带兵刃暗器以免误会。”

“人杰……”她粉脸变色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不去！”她一咬牙，断然拒绝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八表狂生声色俱厉，一脸丈夫相。

“那妖道是色中饿鬼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恶魔。我问你，如果他打我的主意，你抗拒得了他吗？”

为了自身的安全，她不得不坚强起来。

“你在说不可能的废话！”八表狂生冷笑道：“咱们是求他保护的人，也是他的财神爷，他一代高手名宿，决不会做出犯忌的事！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祝堡主就敢出卖他庇护的人。”

“祝堡主那能与幽冥教主比，哼！”

“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！”

“胡说！再说，在太清宫大庭广众之间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“我是说以后，他随时都可能露出狰狞面目……”

“你太多虑了，不要把他看得那么恶劣，目下我们有求于他，你和我跑一趟，也可以表达我们的诚意。”

“求求你，我不去，不要勉强我。”她开始哀求：“我什么事都不敢拂逆你，但这件事有关我的安危，求你不要勉强我去，我……”

“你一定要去！”八表狂生乖房地叫。

“我不去！”她第一次有勇气大声拒绝。

“你……算了，不去就不去！”八表狂生突然改变态度，脸上要吃人的凶暴神情消失了，换上了让她心荡的温柔笑容：

“其实你的江湖身价比我高，你不去，妖道很可能增加价码，甚至狮子大开口，可就损失惨重，咱们真的要囊空如洗了！”

“人杰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怕那妖道对我……”

“这得怪你呀！”八表狂生一把挽住她的小蛮腰，把她挽坐在腿上，先亲了她一吻：“天生丽质，沉鱼落雁，走到那里都不安全，以后我得好好看紧

你，怜惜你……”

先抱紧，再一面吻一面毛手毛脚，手探上了胸怀，轻怜蜜爱地揉抚那高耸的酥胸。

“嗯……”她感到浑身火烫，激情地作象征性的挣扎：“人杰，不……不要……大……大白天……”

“房门是上了闷闷的，小亲亲，不要管门外的事，哦！吾爱……”

生，应该指读书文士，满口优雅文章。

那一声吾爱，确是风流文士情意绵绵，带有文味的低唤，可把已被挑起情欲的虹剑电梭，忘了人间何世。

一声嚶吟，一声娇喘，迷乱的玉手，反而更热烈地纠缠正在忙碌的八表狂生，已陷入意乱情迷欲火焚心的半昏眩境界。

片刻间，床上呈现了一双大白羊。

午膳是由店伙送入房中的，但只送到外间。

虹剑电梭不曾出房进膳，八表狂生把两人份的食物全吃光了。

虹剑电梭的四位侍女，在江宁镇大搏杀之后，已经被八表狂生藉故遗走了，一切事务皆需她自己处理。

她是否进食，没有人关心侍候她。

八表狂生的九个同伴，个个装聋作哑。

她赤裸裸直挺挺地仰躺在床上，不但哑穴被制，双肩井、双环跳也被封闭了，成了浑身瘫软的可怜虫。

除了呼吸和转动满是泪水的眼睛之外，全都不能自由活动了，呼天不应，叫地无门。

她那完美的胴体，即使同性看了也会心动神摇，每一条曲线都是完美的，成熟女人应该有的她都有了，足以让男人疯狂！

泪水把枕巾濡湿了一大片，居然不曾流干，听到推开内间门的声音，看到令她死心塌地痴爱的情郎，她的泪流得更顺畅了！

八表狂生瞥了床上的裸女一眼，毫无表情地打开马包取出月白色绸制，绣了喜鹊和梅花的骑装、白袜，先恣意在她的赤裸胴体上抚摸一番，每一处皆摸遍才满意地邪笑，替她穿起衣服。

没替她穿胸围子，穿起绸骑装，那光景真令人大叹人心不古，成何体统，连乳珠也可以从外衣看清轮廓，简直存心诱人犯罪！

她这样子走出去，真可以引发一阵暴动。

“别怪我，小宝贝！”八表狂生一面替她穿衣，一面邪笑着说：“我也是不得已，其实我那舍得将你送入别人的怀抱？我已经走投无路，只有你才救得了我，原谅我，小宝贝！”

她不再流泪，只用怨毒的目光，死瞪着这位她一度痴爱、甘愿生死相许的狼心狗肺的情郎。

她想咒骂，却无法出声。

八表狂生开始收拾她的暗器，将仅有的三枚电梭纳入腰间的革囊，准备与人一起交给买主。

“把你送给幽冥教主，其实是救你，我舍不得你死。”八表狂生温柔的声音，不再让她如醉如痴：

“如果没有幽冥教主庇护，你我都会死在禹小狗手中，死一双不如活一双。我会永远记住你我这段醉人时日里，恩爱缠绵的刻骨铭心好时光。”

“噗！”一声响，她终于喷出一口带血的痰！

八表狂生十分机警，一晃身避过血痰。

“叭叭！”八表狂生回复狰狞面目，毫无怜惜地给了她面耳光。

“我们该走了！”八表狂生将她扛上肩。

她欲哭无泪，心在滴血。

突然，她想起了禹秋田批评八表狂生的话。

“天啊！我真的瞎了眼睛！”她心中在狂叫着：“八表狂生你这畜生！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……”

她后悔，已来不及了！

八表狂生将她扛入马厩，已有两名同伴准备受坐骑，将她抱坐在鞍前，三马四骑出店，出城驰上了至太清官的大道。

城门口，九州神眼扮成村夫，好奇地目送着三骑去远，冷冷的一笑，回头也定上了东行大道。

太清官旁的小村，是一座小小的市集。

有二、三十家店铺，大半是贩卖香烛神器，靠香客光顾的小店，其中居然有一家书坊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由于距城过近，所以没有客店；但村中有些房舍，可以租给香客暂住，一切自理，没有人招待侍候。

祝堡主十二个人，就在这里租了一座有院子的房屋居住，雇了两个村民和一个村妇听候使唤，大有在这里做公寓的意味。

本来 he 可以到县城居住的，但认为在太清官附近比较安全，幽冥教主在城中有人暗中保护，有点靠不住，保护网张得太大，必定有空隙难以周全。

天长堡就是把包庇的人，安顿在堡内严密保护的。

父子俩住了几天，就已经感到有点不对了。

太清官每天都有香客往来，怎知道其中有没有意图不明的人混入？

出了事再善后，亡羊补牢未免风险太大。

显然，妖道用的就是亡羊补牢的老手法，提供庇护人的安全。

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混来闹事，再出动人手加以格杀，让心怀不轨的人不敢前来送死！

但如果来人不怕死，以命换命，事后虽然逃不掉被格杀，仍算是成功了。

如果禹秋田混进来，一剑宰了他父子，幽冥教主即使能杀得了禹秋田，但这对他父子又有何好处？

父子俩曾经向太清官的执事人员，提出住进太清官的要求。

宫内有許多道侶們住宿的精舍，接待部份有头有脸的香客住宿，父子俩应该受到同样的接待，但却被拒绝了，父子俩甚感失望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这几天中，父子俩多次进入太清官拜神和游玩，但始终不曾见过幽冥教主一面，似乎这位教主已经失踪了，想见上一面比登天还难。

九州神眼回到小村后不久，八表狂生九个人，也在村中租了一家住宅，恰好在祝堡主的同一条小街上，中间仅隔了六户人家。

祝堡主恨透了八表狂生，两方的人尔虞我诈，合合分分，彼此都认为对方反复无常，阴毒诡诈不可信任。

但目下双方又都走上了同一条路，又成了同乘一艘破船的人，恨解决不了眼前的困难，必须再次同心协力才能自救了。

八表狂生穷途末路，也有心争取同盟，所以上次派五毒殃神，追寻祝堡主的下落。

有难同当，有志一同。

祝堡主先派人造访，八表狂生大感兴奋，一拍即合，双方又成了朋友。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可是，如想毫无芥蒂相处，势不可能，这只能建立暂时互相呼应的友谊。

村口有一家还像样的小酒肆，如不是重要的神诞节日，有腥荤供应，鸡鸭鱼肉俱全。

36

祝堡主作东，他先来几天该作东道主，邀了八表狂生在酒肆中小饮，也算是江宁镇败没后，双方第一次聚会把酒言欢。

八表狂生将派五毒殃神东行寻访的事说了，对五毒殃神一去不回颇感忧心。

五毒殃神是他的得力臂膀，也是唯一的用毒专家，对付强敌的主将，失踪所造成的损失太大了。

“我在路旁的小村躲了几天，九州神眼是进城打听消息的，你派五毒殃神沿途寻找，肯定是白费劲啦！”祝堡主当然不肯把躲在新安庄的事说出，更不能把唆使贾八爷，骗赶他们离境的事重提，免伤感情：

“五毒殃神并不笨，我想，他乘机自谋生路，另投明主啦！老实说，你不是一个好主人！”

双方表面上暂保和平，内心芥蒂仍存，说不了几句话，讽刺尖酸的话便脱口冒出来了。

“我不像你呀！你是一堡之主。”八表狂生心中有鬼，口气也尖酸：“我只是一个副会主，副会主明的暗的共有六个之多，大权不操在我手上，我想做一个好主人也力不从心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我从不苛待出卖我的弟兄。”祝堡主话中带了锐利的刺：“对雇用的人。也情至义尽。所以大洪山三位当家，得了我一万两银子，付出性命也心甘情愿，我对得起他们！”

“你也把破岁星两个人卖给我呀！”八表狂生反唇相讥：“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。祝兄，你给了幽冥教主多少银子？”

“珍宝一箱，金锭两箱共六百四十两。你呢？”

“初期款刚付。”八表狂生含糊以对：“等渡过难关，我再设法筹措尾款。”

“渡过难关？”祝堡主苦笑：“你认为幽冥教主，能有效保护我们的安全吗？”

“你怀疑？”

“我当然怀疑。”

“理由何在？”

“你瞧。”祝堡主指指店内店外：“禹小狗如果突然闯进来，有谁能保护

你我？”

“你错了，祝兄。”

八表狂生似乎消息比较灵通：“幽冥教主的保护网，以布在外围为主，他的眼线和徒子徒孙，遍布全境每一角落，留意每一个可疑的陌生人。

格杀的主力也布在外围，幽冥八鬼就是格杀执行人。太清官外围廿里方圆内，是前来寻仇的人，处死示众的屠场，仇敌无法渗进来，这里会不安全吗？”

“我总觉得……”祝堡主仍然难以释怀：“幽冥八鬼，能挡得住像禹小狗那种超绝的高手吗？千幻夜叉可千变万化，八鬼那些眼线，能知道她是陌生人吗？江兄，你不要太乐观了！”

八表狂生一怔，感到有点毛骨悚然。

“唔！咱们最好少在外走动为妙！”八表狂生心虚了，而且打一冷战。

“你最好设法迁入宫里去。”祝堡主话中又带刺：“你与幽冥教主关系不寻常，应该办得到的，至于我，只有自求多福了。”

“只要有些风吹草动，我一害怕，幽冥教主又有要我增加捐赠香火钱的藉口了，他会把我榨光的，希望不要有风吹草动，阿弥陀佛！”

同一期间，一匹健马向南飞驰。

这是宋集通向鹿邑的小径，过了松冈店，前面就是鹿邑的横沟村。

两个村妇分别躲在路两侧的大树后，目迎飞驰而来的骑士；

在这条路上，只有回乡的人行走。

偶或有小驴驮着货物经过，乘马的也是慢慢小跑，几乎不可能有村夫快马加鞭在道上飞驰。

健马飞驰而至，骑士哪有余暇察看路旁的景色。

尘埃一动，一名村妇猛地拉紧一条粗绳，贴树勒紧缠得牢牢的。

绊马索，简单实用，而且非常危险的玩意，对付飞驰的健马万试万灵；当然必须计算得十分准确。

一声马嘶，健马砰然倒地！

骑士骤不及防，被抛离马鞍向前飞。

另一面的村妇飞射而出，好高明的轻功提纵术，半空一掌劈在翻腾的骑士背心上，抓住一只手斜飘而降，砰一声将半昏迷的骑士抛入路旁的草丛。

控制绊马索的村妇抢出，先毫不费力地一脚踢中健马的额心，健马双蹄已折，注定了必死，早些杀死也算是慈悲，减少马儿的痛苦。

她一个人，就能轻松地把死马拖入树林藏妥，再重新掩埋绊马索。

擒人的村妇，把人拖入林深处，几耳光把骑士打得神智一清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骑士大骇，想要爬起力不从心，身子已被控制，浑身发僵动弹不得了。

“传什么讯？。说！”村妇凶狠地问，嗓音娇嫩悦耳，那像一个穷苦的中年村妇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不许问，说！不说就砍掉你的手脚！”村妇更凶狠了，拔出骑士衣内暗藏的尺长尖刀晃了一晃。

“姓……姓禹的快……快要动身了。”骑士怕死，不敢不招：“好……好像要……要公然硬……硬闯……”

“你的口信传到何处？”

“十……里外的苦井店，那是传……传递站……。……”

“你不要传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一耳光再加上一劈掌，骑士立即昏死，村妇解开骑士的腰带，熟练地捆人，撕衣勒嘴，把人塞入草丛中。

“姐，他们动身了。”村妇向奔来的村妇同伴叫道：“我们不要等啦！先走一步好不好？”

“好哇！依你。辛苦些，绕路走！”这位村妇是千幻夜叉：“早一步布置，多一分先机！”

两人撤掉绊马索，从树后取出两个背箩，越野而走，奔向三十里外的鹿邑城。

“仲秋哥真会米硬的？”另一村妇是夏小姑娘，扮村妇极为神似，她也成了千幻夜叉的得意弟子。

“毫无疑问。”千幻夜叉肯定地说：“他是什么都不怕的，要堂堂正正兴师问罪。

我们在暗处策应他，可以弥补他的不足，所以我要来。”

“你不怕他生气？”

“你别让他生气的鬼样子唬住了，小妹！”千幻夜叉得意洋洋：“我了解他，死老虎不吃人，样子难看唬人而已，他是真心对我们好。”

“我好羡慕你们。”夏小姑娘由衷地说：“相处愈久，感情愈深，了解也日深，关切更探。不像我，若即若离……”

“他在疼爱你，知道吗？”千幻夜叉说。

“像小秋明？”

“对，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”

“我不要……”

“笨！症结是可以解开的，有我帮你，你自己也要努力，不要让他把你当成小秋明。

放心，我是站在你一边的！”千幻夜叉恶作剧地拧了夏小姑娘一把：“有时候，有必要用一些手段的。”

信息始终无法传抵太清宫。

信使在途中——失踪了！

当十匹健马，以轻快的小驰经过苦井店时，传递站的人大吃一惊，十个劲装陌生人竟然扬长而过。

事先为何没接到任何的信息呢？

苦井店位于三岔路旁，也是宋店至鹿邑的小径，衔接亳州至鹿邑官道的三岔口，向东至太清宫十五里，至县城二十五里多一点。

这里的传信站，快马传信至太清宫，片刻可到。官道上旅客往来不绝，快马加鞭也不会引人注意。

禹秋田十个人是有备而来的，他对偷偷摸摸的手段毫无兴趣，在归德，他也是堂堂正正进出的。

他的理论是：让对方找他。

当然，他不怕对方找他的坚强实力。

穷找祝堡主和八表狂生，迄今一无所成。

虽然他有两张网撒出，但天下大得很呢！要网两个怕死鬼谈何容易？

让对方找他也不失为上策。

以雷霆万钧的实力，击溃包庇两个怕死鬼的人，今后，敢收容两个怕死鬼的人就没有几个了。

归德群豪受挫的消息，已经在江湖不胫而走，禹秋田与他那把可怕的剑，成为众所瞩目的中心。

他露面为期甚暂，没有高手名宿赐绰号，他也不自取绰号，其他的人信口胡叫，是不当数的，其他的人不会认同。

众所谈论提及的，通常是“禹秋田和他的剑如何如何”而已！

急讯传出了，强敌压境。

不能让强敌直捣太清宫，兵临城下岂不颜面尽失？

廿余年来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，太清宫的人急怒交加的情景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最先迎出拦截的八人八骑，在一声咆哮下，左右一分，八匹马堵住了三丈宽的官道。

中间两骑士高大狰狞，像森罗殿的鬼王，如果手中有托天叉，那就更像了！

幽冥八鬼中的两鬼：五鬼和六鬼。

八鬼姓甚名谁，恐怕只有幽冥教主知道底细而已，太清宫的道侣，和所有的徒子徒孙，地方上的信徒，都称他们为大爷、二爷……

五鬼和六鬼，就是五爷和六爷。

七鬼和八鬼，当然就是七爷八爷了。

某一鬼出了意外，就会有人补上缺。

所以，幽冥八鬼的数量，谁也不清楚，反正公然露面的名额是一定的，到底有多少鬼等候递补，谁也不知道！

“干什么的？”五鬼声如乍雷，据鞍沉喝。

禹秋田十匹坐骑，分两路小驰，不徐不疾，在三丈外缓缓勒缰。

“混蛋！”禹秋田大骂，声如洪钟：“堂堂大道，朗朗乾坤，你们公然拦路，是不是扮强盗劫路？他娘的！鹿邑难道是没有王法的地方？你们又是干什么的？”

比看谁的嗓门大，嗓门大无理也有理。

“少给我含糊，狗东西！”五鬼气冲牛斗，伸手拔出沉重的剑刀，一拍刀匣，匣盖一动刀已在手。

“你才少给我含糊，明知我禹秋田为何而来，问什么？好狗不挡路，让开！”

北人屠跳下马，倒垂着沉重的泼风刀。

“找到对手了，泼风刀对剑刀！”北人屠大踏步而上：“我北人屠横刀向天笑，从来没碰上操刀的劲敌，来来来！吃我一刀！”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！”五鬼跳下马，愤怒地挥刀冲进。

“来得好！”

“铮！”的一声狂震，五鬼斜震出五六步。

“回敬你一刀！”北人屠怒吼。

刀光电闪，刀气袭人，人与刀浑如一体，双手运刀势如天雷下击。

五鬼一刀便吃了亏，他这才知道北人屠名不虚传，不敢硬接，刀随身走一闪一旋，避开正面快速贴上了北人屠的右后侧，蹈隙反击刀发如掣电！

北人屠一声狂笑，半旋身钢刀疾沉，“当！”一声刀背击偏光芒四射的剑刀，立还颜色一旋一跳！

“嗤！”一声轻响，刀尖划破了五鬼的右小腿侧，裤裂血出！

刀贴身相搏极为凶险，一接触便可能刀头舔血。

北人屠技高一着，劲道也足，第三刀便得手，可惜准头偏了些。

五鬼一跳八尺，扭身大喝一声，左手一扬，袖底喷出浓浓的黑雾，迎风一进而散，向北人屠飞涌。

北人屠已先一步急退，也左手一扬，一团灰光破雾而入，恰在浓雾喷出的后一刹那穿越！

“法宝来也！”北人屠同时狂吼。

“啪！”一声响，灰光飞越浓雾，在毫无戒心的五鬼鼻尖上并爆，白粉洒了五鬼一头一脸。

北人屠从来不使用暗器，第一次使用便得心应手！

“哎哟……我的眼睛……”五鬼掩住双目狂叫，踉跄急退，一脚踏空，摔落路旁的大排水沟挣命！

不是暗器，只是一颗石灰丸，是禹秋田准备的法宝之一。

石灰入目如不急救，双目算是完了。

禹商东已经下马掠出，剑向六鬼一指。

“你也下来松松筋骨，我送你下地狱！”禹商东指名单挑：“我，禹商东！”

六鬼愤怒地冲出，正是北人屠一刀伤了五鬼的瞬间。

“你死吧！”六鬼厉叫，刀攻出左手同时一扬，喷出满天流星，青绿色的星丛幻织成一具网，迎面向禹商东罩去，刀是骗人的虚招！

禹商东似乎早有准备，向下一仆，剑把着地，左手立即顺势摔出三颗小纸包。

“法宝来也！”禹商东的叫声，紧接着北人屠的叫吼响起。

满天流星网罩到，腥风刺鼻，而禹商东已在摔出小纸包时，急滚出丈外去了。

三个小纸包贯破流星网，传出三声爆炸，三个小纸包同时在六鬼的胸腹开花，火光一闪即没。

是三颗攒炮，小石激飞，劲道伤不了人，火花也伤不了人，但震撼力却可造成心理上的大惊恐，弄不清是何种的爆炸的怪物。

六鬼大骇之下，身不由己疾退，以为这一下必定完了，手脚立即失去灵活的反应。

禹商东贴地射到，一剑贯入六鬼的右大腿，向右翻滚，双手握剑劲贯剑身。

“啊……”六鬼狂嚎，剑贯入腿中横穿在肉上，巨大的扭力和滚转劲道，把六鬼庞大的身躯扭翻、摔倒，创口扩大，肉开骨绽。

禹商东哈哈大笑，跃起急退而回。

“宰掉这些强盗！”禹秋田拔剑大叫，策马前冲。

六个拦路的人，眼看两个鬼一照面便倒了，狂嚎声惊心动魄，已吓得魂飞魄散，怎敢拦阻八匹健马的冲阵？不约而同策马冲入田野，落荒而逃，丢下不知是死是活的两鬼不管了！

禹秋田其实并没有真的冲阵，在痛得乌天黑地，无法站起的六鬼身侧勒住坐骑。

“你们是最幸运的人。”他笑吟吟一团和气：“下一批胆敢撒野的人，一定肝脑涂地。杀戒一开，鬼哭神嚎，我保证太清宫将成为烈火焚天的屠场，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。”

回去告诉幽冥教主，不要再派一些不中用的人来送死，来几个像样的英雄好汉，和我堂堂正正赌命，文的武的，禹某一概奉陪。再见！”

第二批人远在里外，看到前面的人在作鸟兽散，相顾失色，十二骑立刻兜转马头向后转，不敢再逞强拦截。

前面八骑精锐一照面便散了，虽然远在里外，不知道发生了何种变故，但溃散的情景却一清二楚，再逞强拦截，恐将遭遇更惨。

十匹健马驰入宫旁的小村，小村已先一步家家关门闭户，像一座死村。

接不到信息，太清宫失去集中人手在途中重重埋伏决战的先机，惊慌失措乱了章法。

禹秋田十骑士，像一把尖刀，快速地贯入心脏地带，收到春雷惊蛰的惊人震慑效果。

陆续赶到的人甚多，但人人气慑。加上太清宫的执事人员措手不及，应变的行动来不及传出，赶到的人不敢妄动，只能在远处紧张地观望。

太清宫戒备森严，从四面八方赶到的人，纷纷入宫各就警戒定位，先加强防守再说。

面对超绝的高手，派些乌合之众出面拦截，不啻枉送性命，没有人再敢妄动。

“没有人敢接待我们了，找不到宿处啦！”禹秋田失望地说。

“哈哈！有两个办法。”北人屠嗓门像打雷，声震全村：“不！三个办法。”

“怎么说？人屠。”九州游龙的嗓门也不小。

“一，焚庄；二，到太清宫借宿，咱们是远道进香的施主大爷；三，野宿。”

“一，使不得，咱们不是强盗。二，行不通，宫门紧闭，岂能破门而入，毁坏这座唐代所建的宫观？第三嘛！很好，活动自如，建立大屠场方便容易，凶手们可以从四面八方涌入屠场就歼！”

“当然好，野宿是江湖朋友必须适应，经常使用的睡觉方式之一，走！”

瑟缩在宅内的祝堡主，心惊胆落叫苦连天。

“这混蛋阴魂不散，真找到此地来了！”他向祝龙说：“贾八果然出卖了我们！”

“该说他是跟在八表狂生后面来的。”祝龙咬牙切齿：“八表狂生真该死，他是个瘟神！”

“我料定幽冥教主靠不住，果然不幸而料中，儿子，咱们得另谋生路。”

“进太清宫去躲！”祝龙愤怒地一掌拍在桌上：“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；这妖道该替咱们挡灾，把咱们丢在外面等死，这算什么？”

“对，咱们准备走！”

“谁知道禹小狗是否真走了？”

“派人出去看看就明白了。”

派了一个人从后门窜出，十匹健马早就不见了。

禹秋田并不知道死对头就在村里，过门不入错过了！

小村已有人走动，市面仍未恢复正常。

太清宫已严密封锁，严戒外人进入，祝堡主十几个人，被拒于门外。

“咱们得自求多福了，白花了许多金银珍宝。”祝堡主向紧闭的宫门咒骂，垂头丧气返回住处。

他去找八表狂生，狂生九个人已经失了踪。

“这狗东西躲到太清宫去了！”祝堡主的恨意涌上心头：“他把情妇送给妖道，有情妇替他撑腰，就不拉咱们一把，这赋王八卑鄙无耻，所以活得比别人都如意！”

“他本来就是这种贱贼！”祝龙更是愤怒：“为了活命，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，送情妇算得了什么？就算要他去挖他老娘的坟送尸骨，他也会毫不迟疑找把锄头，高高兴兴去挖。爹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“分散躲藏。”祝堡主说：“禹小狗自命英雄，气傲天苍做事大而化之，不会逐屋搜查，也许，咱们躲在外面反而安全。”

“也只有如此了，好像十个人中，没有女的，千幻夜叉并没来，不会有人用暗杀手段对付咱们了。”

“好像真的没有来，化妆易容术再高明，也不可能把一个娇小的女人，扮成魁梧的大汉。儿子，但不可大意，鬼女人说不定早就来了，给咱们玩阴的，背后来一记无影神针，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呢！”

十二个人分为六组，每两人租一间小房，闭门不出，心惊胆跳待变。

他们在向神祷告，希望幽冥教主能早些送禹秋田下地狱，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只好求神保佑啦！

这时候逃走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凭他父子俩的武功和经验，决难摆脱禹秋田十个人的紧迫追踪。

四个人叫了一桌酒菜，大鱼大肉酒香四溢。

酒是英雄财是胆，英雄们喝酒是论碗的，四人酒到碗干，旁若无人。

有五分酒意的人，气壮话多，嗓门特大。

禹秋田四个人，已有了五分酒意。

市面早已恢复平静，百姓小民不敢干预打打杀杀的事，酒肆的店堂十张桌，有五张有酒客进食。

近窗一桌，是五个大汉，另一桌，是梳道髻的老道，六个老道鹰目炯炯，佩了法剑法刀。

“主人。”北人屠一直不肯改口，硬把禹秋田叫成主人，嗓门大得像打雷：“一个做教主的人，一定有许多教子教孙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禹秋田的嗓门也够大。

“教子教孙人一多，就成了暴民！”

“那也是一定的，甚至可以成为教军。”禹秋田瞥了老道们一眼，冷冷一笑：“咱们的开国皇帝朱和尚，就是参加香军起家打天下的，好像当时叫闻香教，或者弥勒教，从暴民变成军。”

“如果那个什么狗屁教主，出动暴民闹事，你怎办？”北人居也瞥了老道们一眼。

“哈哈……”禹秋田大笑：“我是对付暴民的专家，你可找对人了！”

“如何对付？”

“你也可以对付呀！”

“我？”

“你不是绰号叫北人屠吗？”

“没错，如假包换！”

“把刀磨利。”

“我的刀天天磨，快得很！”

“那就对了，把暴民看成羊，排头一刀一个砍下去，十个、廿个……五十个……一百个；那就差不多了。这时，愚民一定会像鸟兽散，再追东逐北，一刀一个，直至鬼影俱无为止。或者，放火。暴民们通常会放火的，你先放，反正房子不是你的，褚叔；你知道结果吗？”

五个老道打一冷战，脸色大变。

“那还用问吗？最少有几百家办丧事，哭声震天，主使暴民的人有麻烦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官府会来弹压，缉凶。”

“弹压的对象，应该是暴民，对不对？缉凶，怎么缉？天下大得很呢！谁知我禹秋田躲在那一角落？说不定我已经远走蛮荒，或者到外国享福去了！”

“对，天地间谁又知道我北人屠是老几？”

“所以，例霉的决不会是我们。呵呵！你看这座太消宫如何？”

“要建这么一座宫，至少得花十万两银子。”

“一把火，十万两银子化为灰飞啦！真可惜！”

“你又不是杀人放火的强盗。”

“必要时，为何不做强盗玩玩？”

“说的也是，天地间盗贼多如中毛，多咱们几个，不会把地挤破的！”

一弹一唱，六个老道变色而走。

九州游龙含笑而起，手上举了一碗酒，到了五大汉桌旁，一脸邪笑。

“我敬酒，一人一碗。”九州游龙也气大声粗：“我不管你们几位仁兄是老几，喝！”

哈哈一笑；不喝，我拧断你们的鸡脖子，瞧，我先干为敬！”

一口喝干了碗中酒，一照碗，碗突然像塌倒的沙山，化为碎粉纷纷飘落。

五大汉脸色泛灰，一打眼色，乖乖站起，狼狈地各喝了一杯酒，趁九州游龙哈哈狂笑转身团座时，老鼠似的窜出店外溜之大吉。

折入至南部的小径，四人脚下踉跄，醉态毕露，一路大叫大笑，十足的酒鬼相

跟来了两名老道，脚下一紧。

四人蹒跚地转身，醉眼朦胧盯着两老道怪笑。

“敝宫主有请！”一个老道冷冷地稽首：“请诸位至宫内客院商谈。”

“不去！”禹秋田断然拒绝。

“施主胆气不足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那就请在宫后的会仙桥一晤。”

“不去！”

“施主……”

“我没空！”禹秋田说：“随便你怎么说，怎么想，我所要告诉你的是，我这人办事有计划有步骤，不受对方所左右。你就是有诚心摆下太平宴请我，我也毫不领债，我只依照我的方法办事，你们滚吧！”

“敝宫主给你们公平了断的机会，以免累及无辜。”

“这是明智之举。”

“所以请至会仙桥了断！”

“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施主……”

“你滚不滚？？？禹秋田声色俱厉。

“我来要他们的人头滚！”北人屠怒吼，拔刀大踏步而上。

两老道吓了一跳，狼狈而走。

四人重行就过，谈笑自若。

“他们会来？”九州游龙问。

“一定。”禹秋田信心十足。

“精锐齐至？”

“一定！”

“但愿他们不让咱们失望。”

“他们摸不清我们的意向，又心焦如焚，威信尽失，情急之一卜必定作孤注一掷。

幽冥教主不是气量大的人，他的声威在最近的卅年中，从来没有人能撼动得了他，久而久之，已到了自以为天老爷第一，他第二的唯我独尊地步，怎受得了兵临城下肆意侮辱的挑战？”禹秋田加以解释：

“我们拒绝他一切的要求，不中他的计，我们能拖，他咋能，眼中钉肉中刺，不除不快。所以，他就会不顾一切孤注一掷，中我的计受我摆布了。他非来不可！”

“那就早做准备。”

“不急，下决心是相当不易的，所以他们不会来得快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送他们下地狱！”

“你这一招真够狠！”九州游龙苦笑：“将他们的所有准备，用心理威胁一一勾销。

再用不理不睬的态度，逼他们情急走险。你真读了兵法？”

“学舍里有这门功课呀！”

“真中了举？”九州游龙笑问。

“秀才，所以隐瞒身分容易。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讲不清；因此江湖朋友，从没把地方的穷读书人，与江湖亡命联想在一起。梅叔，我不是天下恩仇一肩挑的人，我只是一个想趁年轻力壮，不失赤子之心的冲动，希望为不平的世间尽微力做一点伸张正义事的年轻人。等到冲劲消失，力不从心万般无奈时，我会急流涌退的，禹秋田就不复存在了，我不想背一辈子，甚至三四代的绵绵无尽恩仇。”

“我了解。”九州游龙叹息一声：“所以数代之后，依然可保持武林世家声誉的家族，愈来愈少了。江湖没有长青树，武林没有不朽。主要的是，我们的所作所为，毕竟是反常的事，而非世俗的常规。至少，我们腰间的剑，就不是世俗所能接受的。”

两人谈谈说说，感慨万千。

九州神眼这次聪明了，不再以本来面目出现，换穿了村夫装，戴上了遮阳笠，信步在小街上定动。

他是一个好眼线，有过目不忘的特殊记忆力，当然他的武功，在天长

堡也是第一流的。

他看到一名大汉，超越他的身侧，不时左顾右盼，像找寻猎物的猎犬。

“是八表狂生的人。”他自言自语：“他出来干什么？应该躲在太清宫里避灾。”

他不再理会，不愿再与八表狂生的人打交道。

走了五六步，心中一动。

“也许他们能设法，让咱们也躲到宫里去。”他心中思量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说些好话奉承一下，对我们并没有损失呀！”

想通了立即转身，猛然吃了一惊。

一个村童似的顽童，正牵着大汉的手，笑嘻嘻地往小巷子里钻，顽童那一口贝齿极为美观。

他感到浑身发冷，双脚发僵。

他号称神眼，一瞥之下，便可将对方的身材、五官、斑痣……等等人所忽视的特征，一记在心上，多年也不会忘记。

“千幻夜叉！”他心中惊呼：“老天爷！她真的在暗中活动！”

他不能溜之大吉，眼线必须盯紧每一个可疑人物，为了尽职，也是为了安全，不先摸清对方的底，便会疏于防范，后果可怕。

他害怕，怕定了千幻夜叉，但怕也得硬着头皮跟踪，立即提心吊胆跟入小巷。

他是眼线中的大行家，跟踪术是第一流的。

终于，他看到顽童牵着大汉，闪入村外侧的一座菜园，便失去踪迹。

在远处侦伺了片刻，悄然溜走。

37

树林、荒地、麦田，在这一带远离尘嚣的宫南原野中，显得安详静谧，谁也不会想到血腥。

十匹健马吃饱了草料，拴在树林的一根粗绳上。不远处，林缘站着脸上酒意已消的禹秋田。

卅二名道俗，正庄严地踏草而来。

走在前面的，是颇有神仙气概的幽冥教主，但佩了剑，挂着乾坤袋，背领上插了一柄拂尘，一支杏黄三角旗。

八名中年道侣左右相伴，一个个怒形于色杀气腾腾。

第二排，是狰狞高壮的八鬼。

八鬼重伤了两个，但已经补足了。

第三排，是七名美丽的道姑。

最后一排，是八个鬼卒打扮的大汉，画花脸，赤裸上身，腰围虎皮，前后各拴了一只大型虎皮革囊，手中是清一色的托天叉。

“哈哈……”相距还在百步外，禹秋田仰天狂笑，声震九霄，远在百步外仍感耳中轰鸣，脑门发炸。他在示威，表示他也善用声音伤人。

所谓法术，基本材料不脱声、光、道具、烟毒、神意控制等等范围，

每一种都可惑人、伤人、杀人、愚弄人，看谁神通广大，看谁运用得恰当。

“好壮观的阵容！”来人已接近至五十步内了：“八神仙、八鬼王、七仙姑、八鬼卒，全来了。幽冥教主，难怪你敢在一方称雄，声威却震江湖，有这许多人替你谋财掠美女，委灾令我这个混不出局面的小辈眼红。也不能怪我激起雄心壮志，要取而代之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在廿步左右列阵，无边杀气像浪涛般涌向禹秋田，卅二股神意形成强大的气势，要将他的心神压崩压溃，空间里似乎流动着死亡的气息。

八鬼卒在左右分立在外缘，八支托天叉高举，不住左右晃动，八叉如一，叉柄中逸散出灰雾，愈散愈广，绵绵不绝，似乎阳光正在渐渐失去热力。

“孽障斗胆！”幽冥教主的鹰目中，放射出鬼火似的暗绿光芒，这才像一个神了，人的眼睛只能反光，而不可能发光，更不可能发绿光！

“哈哈……不斗胆敢来吗？我敢打赌，这卅年来我是第一个，能将你这妖道逼出来的人！”

“你其他的人呢？”

“到村子里买醉啦！”

“就留你一个？”

“因为我是你唯一的劲敌，我希望你我像英雄一样公平决斗。当然，能和平解决我也欢迎，只不过损失大些而已！”

他居然说和平解决反而损失大些？

“你已经严重地侮辱了贫道，狂妄地向贫道的权挑战。”

“完全对，所以不可能和平解决，所以我注定了要宰你，所以我注定了要发财！”

“你有意和平解决？”

“当然，杀多了毕竟有伤天和。”

“说说看，你要什么？”

“玄天绝剑祝堡主。八表狂生江人杰，简单明了，要求合理。人交给我，我拍拍腿走路。”

“他们是贫道有效保护下的宾客。”

“那就没有和平。”

“该死的孽障！你狂够了！”

“狂者进取。我年轻，知道是非，明辨善恶，了解当为与不为。所以，我仗剑江湖，为弱小作不平鸣。所以，我千里迫凶，誓诛屠杀卅七名无辜旅客的凶手，不死不休。你，放马过来！”

他字字铿锵，声声敲击对方的脑门，豪情万丈拔剑高举，大踏步而出气吞河岳！

“要活的！”幽冥教主愤怒如狂，挥手怒吼。

一名法师拔剑迈步，第二名接着出列，面目阴沉，毫无神仙气概。

八神仙，是各殿堂的主持法师，法力无边，能呼风唤雨驱神役鬼，不但可以哄骗愚夫愚妇大献香火钱，更可对付武功出类拔萃的武林高手。

“他一定是活的！”最先止步的神仙，用剑向禹秋田一指，语气信心十足。

剑把底部，活盖刚启，致命的药物还没泄出，第二名神仙仍没稳下马步。

激光排空，人剑一闪即及，剑气似雹冰，大劫临头。

“兵解……”喝声同时到达。

居然没有人看清禹秋田是如何扑上的，但见光动、人到、声到、剑及！

“啊……”惨号声乍起，人体在射到的激光前飞起，抛落。

两支剑把云头有活孔，由剑穗控制开阖的剑，被两位神仙飞掷出三丈外去了，可知人体被剑挑飞的力道骇人听闻，连神仙的手中剑也挑飞了！

一个左肋开大洞，一个右肋裂开了，内脏挤出，血染红了乱草！

一眨眼，禹秋田在原地重现。

“不杀光你们，鹿邑永不会太平！”他高举血迹斑斑的长剑，杀气直透华盖，虎目中冷电如镞，一字一吐声如雷震：“禁不起一击的人，不要出来送死！下三滥的药物不放则已，放则我必定剑裂了你们！”

抡出两位神仙救助同伴，抱起人摇摇头吃力地退回。

又一个神仙出来了，接着第二名。第三名是仙姑，柳腰扭，莲步移，所经处异香四溢。

第四名仍然是仙姑，明显的要四打一。

“只许两个两个上，不许倚多为胜！”禹秋田舌绽春雷沉喝。

“小辈，该怪你自己，不该把人道走，自己落单！”最先立下门户的神仙狞笑着说：“你明知前来鹿邑，不可能获得公平对待，反正你一定要死的，被多少人杀死如何杀死，何必介意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不介意。”

“你认命吧！不介意又如何？”

“可是，我的同伴介意。”

“同伴？”

“对！我们是生死相许的知交。”

“躲在林子里？不是去买醉？”

“不是，你瞧！”

接着是一声长啸，声震四野！

人与剑似乎突然幻合为一，只看到耀目的光，和淡淡如虚似幻的朦胧人影，以惊人的炫目奇速，一闪即逝，无畏地贯入人丛。

妖道们身后，草长及膝，一览无遗，看不到任何异物，更不可能看到人影。

草盖齐掀，九个人从地洞中跃出，洞盖是木板形的盾牌，上面覆的草一掀即落。

九个突然现身的人，以木盾障身，剑也当作刀使用，三人为一组，盾斜举不看人的面孔，从盾下看敌人的下半身，见脚就砍。

从人丛出其不意楔入，像是地底突然冒出来的神兵，交叉砍杀，相互掩护，眼中蒙了薄纱布，口中带了放有辟香解毒药物的口罩，手臂有护套，背部有夹板，前面有掩心皮革镜。

一冲之下，就砍掉了后排八个男女的脚。

好残忍的大屠杀，比天长堡更惨烈。以有备攻无备，张下网等大鱼，胜负早已决定了。

禹秋田展开了平生所学，每一剑皆有如一记霹雳，首当其冲的两神仙两仙姑，一个个连人带剑被砍裂、挑飞，洒下一天血雨。

人都疯了，兽性发挥无遗。

幽冥教主发狂似的追逐禹秋田，但禹秋田避免与他正面接触，来如风

去似电，追逐其他的人，急剧地回旋带起漫天剑气，瞬息间已毙了七个男女。

一声长啸，他大旋身猛扑目眦如裂的幽冥教主！

现场肢体凌落，尸横遍野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，片刻间，就几乎屠光了所有的人！

“铮！”一声大震，火星直冒，幽冥教主硬接了狂野的一击，总算崩开了禹秋田的剑，马步仅稍挫半步，剑上劲道之猛，已可与禹秋田论短长。

禹秋田不再迟疑，展开狂风暴雨似的抢攻，逼妖道无法抽出精力利用左手玩弄玄虚，逼妖道只能用武功运剑决战，压力一剑比一剑重，真力源源不绝。

“铮！铮铮铮……”双方都快逾电闪，绝对无法避免双剑接触，强攻硬抢气势如虹，没有任何游斗的机会，每一剑都是生死间不容发的绝着。

禹秋田第一次碰到如此高明的剑术高手，以神御剑攻势如潮，双方皆以神意相搏，已经没有什么招式了。

由于速度太快，旁观的人已无法看清形影的变化，目不暇给，连人影也难以分辨。

炫目的激光，进爆的火星，风雷似的剑气啸鸣，依稀难辨的虚幻人影，剧烈的双剑交鸣，如此而已。

搏斗的范围不大，三丈方圆而已，地面的草已全被踩平，已没有飞散的草叶出现。

斗场已经回复平静，只逃走了一个仙姑，一个鬼卒。除了幽冥教主之外，摆平了廿九个人，说惨真惨，这是一场出其不意的，一面倒的大屠杀！

九个人在外围聚集在一起观战，没有人能有勇气加入，根本插不上手！

禹商东右后肋，被一名鬼卒的托天叉，刺裂了一条三寸长的血缝，伤了肌肉，叉外尖从护板的外缘凑巧擦过，所以受了伤。

其他的人毫发无伤，仅被击碎了两张木桌改制的三尺长，两尺宽的木盾。

北人屠的护背木板，被人一刀砍裂了，板虽裂皮肉无损，相当幸运。

九个观战的人，连功臻化境的九州游龙，也看得手心冒汗，心跳加剧，紧张得死抓住剑，猛油凉气。

“这才是真正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的龙争虎斗。”九州游龙自言自语：“叹观止矣！”

叹观止矣……”

千幻夜叉聪明机警，但有时也因得意忘形而大意。

她与夏小姑娘，一扮顽童，一扮小村姑，在小村出没侦查，各找目标小心翼翼。

但当她弄到八表狂生的一个爪牙之后，得意之余便忘了危险。

菜园中建有堆放农具，也可住宿看守的小茅屋。她将大汉带入，一脚将被制了哑穴和双肩井的大汉踢翻，拍开哑穴，袖中取出一枚五寸长的透风镖。

这是她引诱对手上当的暗器，致命的暗器是无影神针，虚虚实实相辅相成，有不少高手曾经栽在她的暗器下，在江湖声威远播，她成了不好招惹的母夜叉。

“你是鹰扬会的狗腿子，我认识你！”她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要口供！”

“我不……是……”大汉故作惊惶尖叫。

她可不是善菩萨，而是恶夜叉，手起镖落，在大汉的右上臂连刺三只小血孔。

“哎……哎……”大汉刺一下，叫一声。

“服帖了吧？”她冷笑着问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不据实招供，我要刺你一身血孔，绝不怜悯，下一次，洞孔加倍，左手！”

“我……我招……”大汉崩溃了，碰上了下手不知轻重的女人用刑，最好不要耍赖，耍赖一定受不了，他碰上了心狠手辣的母夜叉。

“八表狂生躲到何处去了？”

“在……在……”

“你最好替你的皮肉着想。”

“在……在太……太清宫。”

“祝堡主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只知……知道藏……藏在村街上，分……分散躲……躲起来了。”

“躲在村街上？”千幻夜叉一怔。

“是的，但我……我不知道他父子在……在那一家，我只负……负责探听消息……”

“那就怪了？”千幻夜叉追问：“祝堡主的金银比你们多，他为何不被安顿在宫内？而你们一群小人物，却能躲入宫里享福，你要我相信吗？”

“那……副会主另有门路。”大汉本想说谎，发觉千幻夜叉的风目一瞪，吓得赶忙吐实话。

“什么门路？”

“副……副会主把……把他的情……情妇，送……送给幽冥教主做……做鼎……鼎炉！”

“虹剑电梭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她心潮一阵汹涌，几乎咬碎了银牙。

她恨虹剑电梭，通济桥几乎一梭要了她的命，但八表狂生竟然始乱终弃，居然丧心病狂，把痴爱至深的情妇，拱手送给妖道糟蹋。

一阵心酸，她忘了虹剑电梭的仇恨。

“这畜生！他怎能做出这种天打雷劈的绝事？”她向苍天颤声叫；“苍天！你怎么不睁开眼睛，看看这种人世间的卑污丑恶？你看呀！”

一阵无色无臭的气体，从上风逸入门窗缝。

“你们……”她的镖尖向大汉的鼻尖一指。

“与我无关……”大汉惊怖地狂叫：“副……副会主一……一直对……对她不……不好，偏偏她……她死心塌地……”

“不许说她！”她沉叱。

“不……不关我的事……”

“你们男人都下是好东西……嗯……”

手中镖失手落地，她仆倒在大汉身上，略一挣扎，便失去知觉。

大汉一怔，吓了一跳。

柴门推开，跋入祝堡主父子，另三名大汉与九州神眼色贯而入，屋中

一暗。

“堡主，救……我……”大汉狂喜地大叫。

九州神眼抢出，将千幻夜叉拉起扛上肩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？”祝堡主并不派人动手抢救，反而背着手狞笑俯视着大汉问。

“我……我奉命出来打听消息的。大法师任何事也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了又聋又瞎，听天由命的人，实在心中难安。”大汉还没看出凶兆，急急表白。

“原来如此，虹剑电梭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听说已送入紫微地底冥宫，那地方一进去，就永远出不来了！”

“所以，八表狂生不怕后患。我也喜欢女人，天下有财有势的男人都喜欢女人。但我的女人如果玩腻了，决不会杀了她，更不可能将她送人，我会送给她一份嫁妆，让她好好嫁人，好好过一辈子。”

“堡主救我……”大汉不知趣，不想听对女人的看法谬论，脱困第一。

“我以为我阴毒、残忍、贪婪、无情。”祝堡主不理睬大汉求救：“没料到英伟超群，自命英雄的狂生，比我更阴毒、更残忍、更贪婪、更无情，他已经不把自己当人看了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绝子绝孙的狗屁事，呸！狗杂种土八蛋！”

“你……”大汉醒悟了，骇然变色。

祝堡主举手一挥，往外走。

一名大汉走近，抬起千幻夜叉的透风镖。

“我很你们！”大汉冷笑：“是你们替咱们带来灾祸，我问你，你为何不曾昏迷？”

“我……我出来打听消息，为免意外，先……先服了辟香散，是五毒殃神送给副会主的辟迷香圣品，我怕一头闯进有迷香的埋伏内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放……我一马……”

“你死吧！”

镖扎入心坎，穿裂心房，大汉仅叫了一声，血一涌便开始抽搐。

六人刚出了茅屋，突然发现一个小村姑钻园而入。

小村姑是夏冰小姑娘，大吃一惊，一眼便看出祝堡主的面貌，接着看到被扛在九州神眼肩上的千幻夜叉，只惊得心向下沉。

“灭口！杀掉那小女童！”祝龙急叫。

夏冰小姑娘心中叫苦，身上没带剑，她又不会使用暗器，而对方却有六支剑。

祝堡主是天下七大剑客之一，其他的人岂是弱者？弱者决不会带在身边逃亡，定然是可独当一面的高手，六比一，她毫无希望。

她比不上禹秋田，禹秋田是对付围攻的专家。

救人显然无望，强夺必定把自己也赔上，她必须留得命在，才能去搬救兵。

身形倒退出篱，飞掠而走。

祝龙与三名大汉，吃了一惊，这才明白不是菜园的小村姑，而是身法如电的高手。

四人脚下一紧，飞越丈高的园篱。

夏冰小姑娘的身影，恰好消失在卅步外的街屋右角，一闪不见。

“是人是鬼？”飘落的祝龙大吃一惊：“比飞还要快，可怕！”

“快走！咱们泄漏了行藏，不妙！”跟出的祝堡主急叫：“恐怕是千幻夜叉的同伴。”

“必须设法躲入太清宫！”九州神眼说：“用于幻夜叉交换。”

“不！千幻夜叉是咱们的护身符。”祝堡主毕竟是有远见的豪霸：“禹小狗再也奈何不了我了，幽冥教主靠不住。”

六人匆匆撤走，喜极欲狂。

恶斗如火如荼，两人都具有久斗不竭的源源精力。

蓦地迸发出一声冷哼，激光陡然进射。

人影乍分，激光乍敛。

幽冥教主飞纵出两丈外，道髻不见了，发散如飞蓬，背领上的拂尘和杏黄旗齐腰而折，与断了的黄金法针一起飞走了！

人向下一挫，一长身，淡淡身影飘入树林，一闪不见形影俱消。

禹秋田刚想追，远处人影来势似流光。

“丫头……”九州游龙骇然惊呼。

禹秋田浑身大汗，但握剑的手稳定如铸，闻声扭头一看，断然放弃追杀幽冥教主的举动。

“小冰，你怎么来这里？”他大叫，飞步迎上。

夏冰的天遁术是轻功一绝，几乎难辨形影。但九州游龙也练了天遁术，禹秋田更是高明，神目如电，在他眼中，小姑娘的面貌也纤毫俱现。

夏冰姑娘飞掠而至，脸色灰败。

“仲秋哥……”她扑入禹秋田怀中，浑身战栗，声泪俱下：“红姐姐她……她……”

“别哭，镇静些，说。”禹秋田丢掉剑紧抱伎她：“不要……哭……”

不祥的预感，浪潮般袭击着他，只感到心向下一沉，手脚有点发虚。

长久相处，他钢铁般坚固的心中城堡，已任由千幻夜叉的情影，悄悄地进入城堡的深处了。

出道以来，他把自己的心锁起来，摒绝情感波涛的侵扰，不容许女性进入他心中的城堡。

刀头舔血，生死无常，今天躺下去，明天可能就爬不起米。

生死荣辱，他一肩承担，没有理由让心爱的人牵肠挂肚，没有理由为心爱的人哭泣。

这一让一为，影响了他向异性伸出的感情之手，不得不硬起心肠收回来，自筑藩篱，情丝早斩。

当然，这也与他的男性自尊有关，他是一个个性刚强的人，对受到异性冷嘲热讽不习惯，但他自己没发现自己的缺点：他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冷嘲热讽异性的人。

因为他早已决定在行道期间，拒绝异性进入他的心扉，拒绝异性投入他的感情生活，和刀头舔血的玩命生活，冷嘲热讽，正是他拒绝异性的法宝。

但与千幻夜叉，感情的发展有了变化。起初，他本能地排拒；后来，分而又合，千幻夜叉改变了态度，他心中总算渐渐有了千幻夜叉的影子。

日久情生，接触愈频繁，愈能产生关切的情怀，两颗心便会逐渐拉近。

当然，这仅指双方意气相投的人而言。两个情不投意不合的男女，睡

在一起也涌不起感情的波澜，甚至会相互仇视。

千幻夜又早已对他倾心，重逢时又刻意接近他，她不再是女强人，情根深种默默地奉献出爱心，爱得很苦，但也快乐。

他的心防，已在不知不觉间被千幻夜叉攻开了。

他心跳加剧，手脚发虚，意识中，他已经知道千幻夜叉出了不测变故。

夏冰姑娘的不期出现，就是不测变故的征兆。

“红姐她……她被……被祝堡主掳走了……”夏冰发疯似的哭泣叫喊。

“丫头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”九州游龙焦急万分沉声问。

“先不要责备她。”禹秋田说：“小冰，何时？何地？”

“刚才……小村街……”

“不要急，把经过告诉我。”他尽量压抑心潮，尽量以温和的语音询问，不时轻拍姑娘的肩背，以稳定姑娘的情绪。

他的确由衷地喜爱这位小妹妹，姑娘乖巧柔顺，天真无邪，把他看成可以依赖的人，羞涩可爱缠定了他，他也回报以疼爱小妹妹的温情。

他却不知，小姑娘人小鬼大，逸园目击他和郎秀英亲热，自然而然地突然从一个天真无邪，一无所知的纯情少女，蜕变成心智生理半成熟的大姑娘。

迄今为止，他还不知道小姑娘的内心深处，并没把他看成疼爱妹妹的大哥哥，他却仍然把小姑娘当成倚赖他的可爱小妹妹。

夏冰一面哭，一面断断续续将所看到的情景一一说了。

“我和红姐投到亳州，半途留书溜回来了，替你们清除信差，暗中打听消息……”夏冰接着说：“我和红姐分开侦查，刚回来就碰上了，不知道他们怎能擒住红姐，而又没有引起拼搏的……”

“他们都是使用迷香毒药的行家，你们大意了才糟殃的。”禹秋田放了她站稳：“先不要慌，祝堡主是特大号的怕死鬼，有我在，他不敢酷待红姐。我得多用心计，和这怕死鬼斗法。”

“紫微冥宫怎么办？”九州游龙问。

“妖道逃掉了，功亏一篑。”禹秋田深感惋惜：“不急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”

贪财好色，而又拥有紫微冥宫偌大基业的人，是不难对付的。他不会弃家远走高飞，他上了年纪，耽于逸乐，残余势力仍在，没有祝堡主豁达，祝堡主能乾坤一掷无牵无挂，他不能！”

“要不要先造成声势威胁他？”

“我晚上去，阻止他和祝堡主合流。当务之急，是赶快到小村搜索，查出祝堡主那些人的去向，他不敢在小村逗留，因为他知道消息已经走漏了。”

“他会不会立即撤入太清宫？”

“不可能，妖道不在，太清宫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，咱们赶在妖道逃回之前，到小村示威，走！”

略一拾掇，十匹健马腾跃而去。

小姑娘坐在禹秋田鞍前，一直就哭个不停。

小村本来就人心惶惶，人人对所发生的变故敏感，十一位凶神恶煞再次光临，谁敢不合作？知无不言，盲无不尽，一问三知，而且热心地说出所见的一切动静。

祝堡主十二个人，带了一只大背箩，向县城仓皇逃走了，有许多村民

目击。

“不曾与太清宫合流，咱们救人的希望极浓。”禹秋旧压下心潮，用颇有信心的口吻说：“一群亡命怕死鬼，不会放胆远走高飞的。现在，先赶快解决太清宫的事，妖道不除，后患无穷。”

十匹健马不走了，强行借住在一座大宅内。

不等安顿停当，禹秋田立即与众人辟室计议，救人如救火，必须分秒必争。

“这座院落不错，今晚我得好好利用。”他先说了两句令人摸不清头脑的话，才说出正题：“诸位请立即带了化妆易容物品，步行进城，半途在偏僻处化妆易容，监视与侦查祝堡主父子的下落。切记不要找地头蛇相助，目下咱们已成为他们的跟中钉。”

“你不去？”九州游龙颇感意外。

“我不能去，我一去，幽冥数主随后跟到，全城都会把咱们当作仇人，咱们什么事也办不成了，甚至早促祝堡主与幽冥数主联手。”

“咱们等于是两面受敌。”九州游龙不胜懊恼：“两个丫头坏事！”

“发现线索，务必克制冲动，采取严密监视，以免打草惊蛇，等我前往抢救。兵员神速，你们十个人请立即准备就道。”

“你一个人在这里？”北人屠惊问。

北人屠对禹秋田忠心耿耿，不希望离开禹秋田的左右，把千幻夜叉当作女儿，比禹秋田更心焦。

“我要和幽冥教主在这里决一死战。”禹秋田胸有成竹：“如果顺利，清晨五更初，我就可以赶到县城，至迟天亮即可到达！”

“这里？”所有的人皆难以置信。

“不错，这里，但该算是起点，终点在何处就无法预测了。”禹秋田语气肯定：“他不死心的，白天他在剑上输了一着，今晚必定用道术要我的命，他不会让我到太清宫找他，他懂得斗贼于屋外的道理。”

“你也会道术？”九州游龙大表惊讶。

“会一点。”禹秋田笑笑：“只是元神损害甚大，不便使用而已。你看过我的轻功，根基确是轻功七绝中的流光逸电，玄门上三品中的第二品。但加上我用道术相辅，已非本来面目，自信可以超越上三品的第一品了。当然，第一品飞行绝迹只是夸张的形容而已。”

“你不留几个人相辅？”

“没有人能帮助得了我，除非道术与武功能和我并驾齐驱。时不我待，请立即准备动身！”

夏冰小姑娘本想有所提议，看到他脸上的神情不对，不敢多说，乖怪的随九州游龙出室准备。

人在有财有势时，对神明的心态，概略可分为两种极端。

一是更为虔诚；一是把神明置于脑后甚至忘了。更甚的是根本否认有神明，一切成就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与神明无关。

这种人如果遭遇遽变，多半会责怪神明，或者向神明求怨，求助。

幽冥教主就是这种人，重要爪牙死伤殆尽，强敌压境，陷入进退维谷，泰山将崩境界。这时，他想起了神明，想请求神明给他帮助。

他本来心目中就没有鬼神，仅利用鬼神作为摄取权势享受的工具。

整个下午，他在冷清清徒众已散的宏伟大殿内，跪坐在电子的三清圣

像前，默默地行功、祷告，求太上老君助他渡过难关，也在行功与祷告的间歇时间内胡思乱想，想他那紫微地底冥宫内的金银、珍宝、美女。

那是他一生的心血，他为恶一生该有的成果。

“没有人能夺去我的心血！”他抬头死盯着庄严的三清圣像，用内心最大的声音，在心中狂叫：“那是我丹成飞升的凭籍，成仙的希望寄托，我决不容许任何人夺走，不！”

决不！”

他却不知，李老君修炼成仙的秘诀，是与自然合一，与宇宙合一，清净无为顺乎自然，摒弃物欲，与天地同参共化。

他完全违反了修仙的法则，专定旁门，炼丹与采补，都是天师道中的叛徒崇高的旁门伎俩。

真正的玄门弟子，是老、庄的信徒。

天师道弟子，除了部份叛徒之外，也不屑从炼丹和采补上求成道，所以把那些叛徒称作左道旁门。

天黑后不久，他才精神振奋，信心十足地离开了大殿。

也许，太上老君真的已经接受他的祷告，重新给予他新的信心，新的精神鼓舞，新的保证，甚至赐给他新的生命吧！

38

宅院中，禹秋田也在默默地准备。

幽冥教主一定知道他在这里，他也知道幽冥教主一定会来。

这是一种神秘得无法解释的超灵现象，冥冥中那种心神的波动，可传递某种神秘的讯息，感应出某种将发生或必然发生的变化。在心神的脉动中，隐隐约约在意识中呈现，接收撼动压力波的强弱，因修炼的深浅而有所不同，结果也不一样。

所有的门窗都是大开的，任何活物不论人畜，都可以长驱直入，毫无阻滞。

桌椅的排列，成不规则的矩形。

左方窗台下，放了一张八仙桌，烛台有一支燃了一半，留有焦黑烛心的牛油烛。

堂屋中间，禹秋田席地而坐，一身黑袍，黑白纹鬼面头罩，膝上横置着一把剑，打开了的百宝囊置在右手侧，左手侧摆了七支尺长木箭。

天字黑沉沉，堂屋中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每一座门窗的上框，皆悬贴着一些小玩意。

一更、二更……

他像一座石像，但双手的五指，不时作有节拍的张合，不留心当然无法看到。

他的呼吸深长，没发出一丝呼吸的气流进出声息。

头微抬，双手斜伸，掌心向上，十指有韵律地徐徐张合，并无用劲的迹象。半启的虎目中，幻射出阴森妖异的光芒。

如果是行家，一定可以感觉出他内在的变化。用手从他的面孔移过，定可感觉出某种微小怪异的震撼，有如浪涛的波动、起伏。

他上张的双掌，也有同样的脉动波震撼。张开时，撼动波向掌心压，掌心的劳宫穴微向下陷。下一次张开时，撼动波的现象恰好相反，似乎有某种力场，从劳宫穴逸出。

而在合掌时，体内真气的流动，外人无法体会，他自己却觉得如万丈浪涛，与血脉组成滔天汹涌的巨浪，以丹田为中心，以绎宫为推动的力场，涌向奇经百脉，积聚在重要的、可以与外界感应的部位：昆仑顶、劳宫内外缘、丹田、胸肺，生生不息，绵绵不绝，愈积愈纯厚。精华已留的残余从劳宫和五官，利用下一次的脉动而逸出体外。

吸天地之精华；凝炼精华为潜能；驱除精神与肉体的障碍；就等潜能化春雷震天撼地的一刻到来。

每一个练气的人，都梦寐以求，希望达到这种境界，这种潜能转化确是神乎其神。

一百万个练气士中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，能有十个已经是极高的估计了。

微风飒然，气流绕室，袅袅而散，万籁复寂。

他的双手徐徐回收，上下合掌置于腹前。

星目大张，妖异的光芒炽盛三倍。

幽暮教主的眼睛可幻绿光，他的却是泛浅红的光。

蓦地窗格震动，梁柱摇摇，像是轻微的地震，家具摇摆发声。

风声骤起，压力奇大的气流，从外向屋内聚集，形成一道强劲的气旋。

门窗都是大开的，强大的气流与气旋，眨眼间便压力递减，最后像泄气般一泄而消，没造成任何伤害，房屋撼动也同时终止。

他始终安坐如山，对一切异象无动于衷。

片刻，阴风徐起。

蓦地一道电光，从右窗激射而入。

“啪！”一声响，他扔出的一文木箭，与电光一触即碎如粉末，电光也倏然消逝。

一个巨龙的爪子，突然从左窗伸入。

一声轻响，窗框上一个油布袋破了，液体急侧而下，刺鼻的辛味中人欲呕。

龙爪冒起泡，怪烟急涌。

一声怪吼，龙爪陡然隐去。

攻击绵绵不绝，一波又一波无止无休。

整座厅堂内外，奇怪的光芒闪烁，各种异声此起彼伏，笼罩在一股妖异诡谲的氛围中。

任何一种异象，皆可将愚夫愚妇吓得魂飞天外，庙里的香火钱收入必定可观，信鬼神的人数定然剧增。

蓦地室内响起一声轻雷，地动再起，乱舞的金蛇与挟云雾而至的无数怪影，从门窗蜂拥而入，腥臭刺鼻，各种如人似兽的怪影飞腾旋舞。以他为中心攒聚。

金蛇闪烁中，可隐约看到他漆黑的形影，双手急剧挥动。门窗上方，各种液体、气体、颗粒状物，纷纷向下流泻、飞散、跳弹。

一场惊天动地的混沌异象，在室内室外展开。

剩下的六支木箭，已全化为碎末。百宝囊中取出发射的各种暗器，也一发即逝无影无踪！

最后一声鬼啸，余音在耳，而异象已消。

外面，一声狂嚎，再加上一声尖锐惊叫，有重物坠地声传入。

他身侧的砖地上，插着一把托天叉，一把桃木剑斜搁在墙根下，一支招魂幡挂在窗口。

他呼吸紧了些，双掌徐徐左张右合挥动，眼中妖异的光芒减弱了些。

室中多了一个人，一个眼幻绿光的人，手中的七星宝剑，也隐幻青蒙蒙的光影。

“难怪你敢找上我太清宫。”这人是幽冥教主。室中腥味极浓，那是妖道体内，因精力耗损，大汗湿衣所散发出来的异味。

躺在妖道怀里的女人们，对这种恶心的异味，不知有何感觉？简直比狐臭还要令人受不了！

这是久服了丹砂的结果，炼丹吞服妄想成他的毒物。有些丹士羽化，其实是毒发而死。

“所以我来了！”他安坐如故。

“是冲贫道而来的？有何仇怨？”

“为祝堡主与八表狂生而来。”他沉声说：“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也不曾目击你的罪行，也不曾接到受害者的申诉，我不配定你的罪，也不嫉妒你的权势和财富，我没有平白无故找你的理由。”

“贫道决不原谅你！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

“孽障纳命……”

连声霹雷中，电光迸射，狂风大作，黑雾迷天。

他双掌齐发，雷电狂震。

“砰！”一声响，幽冥教主倒撞在墙壁上。

“我跟你拼了！”妖道厉叫。

一道绿虹破空而飞，风雷大作。

窗台下八仙桌上的火烛，突然“噗！”一声火花一进，火焰升腾，光明满室。

射向禹秋田的绿虹，猛然转向射向烛火。

禹秋田在这瞬间一跃而起，抓住剑一声冷叱，一剑击出激光乍进。

“呃……”妖道亟叫，“砰！”一声重新背撞在墙上，激光在妖道的胸口，爆散出一丛淡红色的流星。

妖道身上，可看到带着火花的电光游窜。

绿虹没击中烛火，倏然下坠委地而没。

“你……你毁了我……我的内……丹……”倚靠在墙上的妖道，声嘶力竭厉号。

一切异状全消，烛光明亮。

“现在，我要毁你的元神！”禹秋甲挺剑走近，神色庄严，脸上汗光闪闪，剑尖指向妖道的眉心：“然后，用三昧真火炼化你的形骸！”

“不！不要……”妖道崩溃了。

“要，你要的！”

“赐给我机……会……”

“我不是太上祖师爷。”

“求求你，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我有要求。”

“我……答应！”

“你该派人照料过，宫旁曲仁里，太清祖师爷遗世的古宅。”

“是……是的，有……有专人负责照料！”

“古宅是那么庄严、古朴、淳厚。”

“是……的！”

“而你，你的紫微地底冥宫，却金碧辉煌极尽奢华，竟然毗邻在祖师爷的古宅旁，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我错了……”

“你在存心污侮祖师爷，你必须毁掉紫微冥宫！”

“我……我拆……我拆……”

“宫中的珍宝，你一件也不能要，一半捐给善堂，一半我要带走！”

“依……你……”

“所有的鼎炉，要给她们一份丰盛的嫁妆遣走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“辞去住持，找一处地方苦修。”

“罢了！此地已无我立足之地！”妖道失声长叹。

“能听我的忠告吗？”

“这……请赐教！”

“昨天，我本来不想杀死你，因为我已经看出，你活在阳世的时限，不会超出一年。”

“贫道可以成仙！”妖道大不服气。

“你算了吧！你只配下地狱，而且会下得很快。你的九宫，已经被沉积的丹毒，积至将盈境界，绎宫的殿堂已到了不胜负荷的地步，距将溢之期已是不远，所以承受最后一剑时，我亲眼看出你有气逆现象发生。你如果当时不见机逃入林中脱身，下一剑你一定绎宫爆炸而死！”

“你……”妖道脸色大变。

“你如果不信，用导神术留心探索一番，你将发现兰台宫有可动的硬块存在。丹元宫已经有一半麻木，所以你拼命采补，仍感到青龙白虎进出困难，欲断若续痛苦心中明白说不出。算了，那是你的事！”

“你……你会医术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凭练内丹的经验，与望气的明察机微。”

“我……我仍可活……活一年？”

“这是最大限。”

“罢了，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。”妖道脸色泛灰，丢掉剑浑身颤抖：“先天不足，后天走上左道，成仙无望，飞升成空。我……我平白为非作歹一场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要你丢弃一切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重回正道，返璞归真，找一处山明水秀钟灵之地，清心寡欲顺乎自然参修，你还可活廿年。你活了七十岁，活到九十出头决无困难。去想想吧！反正命是你的。我俗务太多，年轻气盛，人手不足，你是否遵照我的要求改过，我也无暇追究，你该走了！”

“为了廿余年余生，我决不辜负你。”妖道大声说，挺了挺胸膛。

“呵呵！在我来说，廿年无益于苍生，不值得计较。”禹秋田收剑大笑。

“呵呵……”妖道也笑了：“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，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！”

“也许吧！”

“小友，还有需要贫道效劳的事吗？”

“我忙得很呢！”

“祝堡主……”

“他是杀了卅个无辜的凶手，我决不放过他！”禹秋田沉声说。

“他不在我宫中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掳了我的人，逃进城躲起来了！”

“我替你找到他。”

“你？算了吧！”禹秋田摇头：“你的道行不够深，搜魂术连小小的厅堂也力所不及，接二连三浪费精力，糟蹋生命和法宝。”

“小友，你忽视了贫道的实力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的徒子徒孙遍城乡，连阴沟里的老鼠也逃不出贫道的管制。”

“吹牛也该有个谱呀！”

“吹牛不犯法，呵呵！”妖道的心情愈来愈好，居然脸一红：“但你不否认，我的人侦查潜伏者的能力吧？那可不是吹牛，哪家的闺女漂亮我一清二楚。”

“你这妖道！”禹秋田笑骂。

“明天，近午时分，我派一个人在县衙门前等你，定有好消息。”

“谢啦！请不要打草惊蛇。”禹秋田大喜过望。

“我比你懂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再次谢谢！”妖道手一挥，风生八步，蓦地飞出窗外，一闪不见。

院子里有两具尸体，一鬼卒，一仙姑，一起不见了，大概是妖道用五鬼搬运法弄走啦！

十个人在城里，奔波了一夜半天，毫无发现，一个个急得心中冒烟。

禹秋田在午时赶到，他休息了半天，总算补足了与妖道斗法，所大量耗损的元神精力。

接到人，主将九州游龙心头大石落地，已超过将近三个时辰，还以为禹秋田遭了不测，被妖道害了呢，怎知禹秋田昨晚激斗妖道的危险艰巨过程？

禹秋田不便多说，疾赴县衙。人散布在左右，禹秋田独自在衙门外等候。

禹秋田今天扮成青衫客，文绉绉像个穷社学夫子。

对面施施然来了一个人，也穿青衫，头上多戴了儒巾，背着手也斯斯文文。

“你就是穿了儒衫，也不像个读书人，没有文味。”禹秋田含笑相迎，颇感意外，竟然是妖道亲来：“有辱斯文。呵呵……”在一旁戒备的十个人，

大吃一惊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妖道换了装，没易容，红光满面内火太旺的面容，一看便可认出面貌。

两个死敌，生死血肉相见的对头，怎么嘻嘻呵呵走在一起，像两个脱略形骸的老朋友？未免太反常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？

“至少我没有穷酸味，呵呵！”妖道挽了他的手肘，信步向街尾走：“不像你的寒酸味和猖狂味那么令人厌，你那种斯文只配扫地。”

“哼！我可是大户人家的秀才子弟，哪用得着我扫地？”禹秋田大声抗议：“劳驾你亲自出马，感到十分荣幸，感激不尽。”

“客气客气。在宫中待久了，心情不同，兴趣来了乘机出外走走，重新体会闯道者的喜乐哀愁，觉得很高兴。哦！已经招募工人，拆掘紫微宾宫。”

“别提啦，道友。”

“少不了你那一份，呵呵！小友。”

后面跟的十个人，听得一头雾水。

“有消息了？”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
“我哪敢不相信你？连阴沟里的老鼠，也逃不过你的管制，我能不信？”

“你留心看右首，第五家。”这时折入一条小街，妖道一面说一面摇头晃脑，并不向所说的目标注目：“门口插天香的挂炉，已熄的三支香剩下一半并没烧完，中低一半，两侧高，你相信那是香有瑕疵，烧不完断香吗？不要停，走过去。”

“唔，是有点邪门。”禹秋田说：“贵地老子的太清宫香火旺，香的品质高，几乎不可能断香。”

“对，那是故意断香的。很简单，需要断香的地方，用指甲把香末刮断五分就行了。”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信号，求救的信号，两边高，中间低一半，表示正陷入无法度过的危险中。名称是两望高，需要两方同时搭救。”

“那家屋主？”

“不错，他有了困难，已经被困住。他是本教的信徒，全城都是太清宫的信徒。如有困难，他可以向友邻右舍求救，但他没有，而是出信香求救，自己不出面。所以，他一家已经受到挟持。”

“可是，并不能证明……”

“我的人，早已彻底监视半天了，已经看到陌生的面孔，就是祝堡主那些人。我们从后街绕过去，对街那家房舍供给你观察。左右邻已有我的人进驻，随时可以策应你出入。”

“哦！真谢谢你。”

“小友，我还有点不服气。”妖道睥睨着他。

“咦！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们两个同时用道术援救，看谁的御神能力道行深厚，如何？”

“你就是不服老呀？”禹秋田心中一宽，心头一块大石落地。

“不服老是假。”妖道叹口气：“想见识小友的修炼是真。老实说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“别抬举我了，我的根基打得好确是事实，穷修苦练，我付出的也太多了。”禹秋田无限感慨：“我想，日后有志修炼的人，恐怕愈来愈少，谁愿意

吃这种苦头？人生几何，划得来吗？一旦失传，实在可惜！”

“别担心后继无人……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恐怕我的儿孙，也不会学这玩意；假使我有儿孙的话，我也不会勉强他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真的呀，每个人的天资秉赋才智都不同，能勉强吗？龙生九子，各具异像，就没有一条像龙。””

“少发牢骚了，你已经走火入魔。小友，来，从这边绕过去。”

街道宽不足两丈，已算是大街了。两旁都是店铺，柴米百货样样俱全。

设求救信香那一家，是一家贩卖神像的小店，柜架上摆着高高矮矮的木雕老子像，有些直立，有些骑牛，有些坐像，没有其他的神抵或菩萨，可知这是在卖老子像的家庭式手工专卖店，后面一定是主人的雕刻工场，再后面才是住家。

街上的房舍，尤其是店铺，大多是并联式的格局，只有稍大的店铺，设两三间门面，后面才有院有厢，普通一间门面的，里面称一进小院二进小院，或者叫天井。

只能从对面的店铺观察，左邻右舍都是封闭的。

对面不是店铺，是邻舍谷阳糕饼店，作为住家的右厢，所以有窗而没有门。须从糕饼店门出入。

有两个人毕恭毕敬的把他们迎入。妖道脸上笑吟吟一团和气，说的话也客气，可把糕饼店一家老少，搞得受宠若惊手足无措，几乎语无伦次，他们那曾见过太清宫主如此和蔼过？

十二个人，隔街从窗缝内，向神像店观察。偶而有人入店选购老子像，毫无异状。

两个店伙神情木然，其中之一是店主，雕刻师傅兼伙计。

“很不妙，堂奥太深了。”妖道看了片刻摇头叹气。

如果第二进是工场，第三进才是住宅了，人一定囚禁在第三进，如何观察？距离少算些，三丈一进，再加上两丈的院子，有多远？

“宫主，打进去不就行了？”九州游龙问。

“你以为简单？”妖道苦笑：“一有风吹草动，先砍人质，再挤死一搏两败俱伤，你肯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小姑娘一急，伸手一推禹秋田。

妖道大手一伸，格开了姑娘的小手。

“别动他，这小子……小友在向我示威。”妖道低螭，摇摇头：“办不到的，放弃吧！另行设法，小友。”禹秋田松懈的席地而坐，双手按膝，虎目半闭，眉心不议地隐现红芒流动，呼吸像已停止了，但可以隐约看到半闭的虎目申，寒森的光芒不时移动。

“他在干什么？”小姑娘惶然问。

“他到里面去了。”妖道向对街一指。

“什么？”连九州游龙也大惊小怪。

“胡说！”北人屠也嗤之以鼻，用手向禹秋田一指，“这不是他吗？”

“我是说，他的元神……不，我是说……”妖道有点词不达意：“我是说，他的意识……不，他的感觉……干脆这样说好了，他的元神已经出窍，到对

街的屋子里探索去了，虽然他的躯体在这里，但里面的影像、声息，他都可以朦胧地看到、听到，神奇吧？”

“如果动了他……”小姑娘打一冷颤。

“不要紧，他的道行高深，只是增加他的困难，扰乱他的元神活动，心跳会多搏动几下，他的眼中会看到金星闪舞，不会造成损害。如果换了我，你会要了我半条命，我就不敢探索进出麻烦而且太远的地方。”

“哦！宫主的道行……”九州游龙想起昨天，禹秋田赶他们进城，不许他们留下，看他与妖道斗法的事，心底涌起一丝寒意，他那敢向道术高手递爪子？

“比他差远了，昨晚他把我整得好惨。”妖道做鬼脸：“我不但把所有的东西都输光，这内丹也被他毁了，到现在还感到有点舍不得。”

九州游龙忍不住笑了。觉得这妖道还怪可爱的。

禹秋田突然伸展手脚，整衣而起。

“道友，你不谢我，还感到舍不得？”禹秋田轻松地说：“你那颗快烂了的内丹，所积的丹毒比元精还要多，你如果舍不得丢，它就成为了日后引发九宫逐一崩溃，无可挽救的元凶祸首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舍不得也拾不回来呀！小友，怎样？”

“十二个人，没错。妇孺囚禁在后进。”

“红姐呢？”小姑娘急切的问。

“在第三进，祝家父子正在向她胁迫谈条件，四个人分扮红脸白脸，不但要求保他们的命，还要追回他聚宝楼的珍宝，讨价还价热烈得很。”禹秋田似乎真有元神出窍的神通，说得活龙活现：“道友，我们两个进去。二工场有四个人警卫，两个还在睡大头觉，你我各分两个，一睡一醒。”

“太冒险，里面其他的人呢？”

“通过工场，已在我以神御刃的范围内了。只要能拖刹那工夫，他们都是死人一个。”

“好，闯店。”妖道欣然说。

“不闯，去买老子像，我不喜欢像强盗一样闯民宅，做顾客就可以接近通道口。”禹秋田往外走：“梅叔，为防万一，劳驾你们先一步，在左右邻屋的屋顶戒备。一声啸跳天井而下，没有啸声就留在屋上，准备抓漏网之鱼，但要把祝堡主留给我。”

“遵命。”九州游龙高兴得跳起来。

上次在天长堡刑室，祝堡主把千幻夜叉整得好惨，这次他真不敢重施放技。

自从逃入县城之后，一直就躲躲藏藏，天黑之后，才出其不意侵入神像店。

强盗们占据藏匿处的手法，大同小异，少不了控制老弱妇孺做人质，走漏风声就屠家灭门，受挟制的人怎敢反抗泄底？

他做梦也没料到，主人会用信香求救。

夜间曾经盘问千幻夜叉的口供，姑娘存心必死，不理不睬，挨了不少揍，她咬紧牙关无动于衷，折腾了半夜，父子俩不得不暂且放下好好歇息。

早膳后不久，父子俩与两个爪牙，再次煎迫，姑娘又吃了不少苦头。

午后有了转机，姑娘总算开了金口，有问有答了，父子俩心中大喜。

“我明明白白告诉你。”千幻夜叉咬牙道。“我是从亳州过来的，根本不曾和禹秋田在一起，你不信就算了，何必问？”

她的双手肩井穴不但被制住，而且被牛筋索反绑在三进厅的沉重交椅内，双脚也分别捆牢在椅脚，整个人陷入椅中动弹不得。

“当然不信。”祝堡主不住阴笑：“八表狂生已证实了你在归德现身，禹小狗已经追来了，你化装易容在暗中活动，还敢说没和他在一起。”

“如果在一起，我决不会暗中活动，我千幻夜叉不是胆小鬼，不会灭禹秋田的威风。”

如果我知道他也来了，我早就去找他，联手宰了你两个猪狗。”

劈啪两声巨响，祝堡主在她红肿发青，已经变了形的脸颊，狠狠的加了两掌。

“嘴硬对你没好处，小心我用天长堡的手段对付你。”祝堡主凶狠地说：“你真撒野，我一定打得你哭爷叫娘，哼！”

“我不怕你。”姑娘不怕威吓：“你日后最好不要落在我手上。你父子俩只能靠诡计使狠，两次都栽在你的迷药上，你有脸发狠？有种和我公平生死相决，你敢不敢？懦夫！懦夫……”

结果，祝龙在她的左右肋捣了四拳。

她的剑术，比祝堡主差不了多少，暗器则祝堡主是望尘莫及的，轻功更差，祝堡主哪敢和她公平决斗？

“学乖了吧？”祝堡主看她痛得不住抽搐挣扎，大为快意，巨爪遥搁在她的左乳上方：“你再出口不逊，我要撕掉你的衣衫，抓裂你的乳房，你最好识相些。你那女伴是谁？”

“我的侍……女……”她余痛绵绵，十分痛苦。

“她会去找禹秋田吗？”

““也许会。”

“我希望她找得到。”

“她会找得到，你要完蛋了。”

“禹小狗已成了太清宫的霸王，她一定找得到。女人，你想死吗？”

“不想，但我不在乎，生有时死有地，半点不由人。我不想死，我要留住性命，日后宰你，一定。”

“等日后再说吧！你愿和我谈换命的条件吗？”

“没兴趣。我的命已捏在你手上，我能谈出什么结果来？”

“禹小狗是你谈的价码。”

“我怀疑。我和他只是难友的交情，分手各天涯，我怎能用他来做谈的价码？他肯吗？没知识。”

“你不要妄自菲薄，我知道他很重视你。”

“是吗？证明给我看。”

“你答应了我的条件，就可以得到证明了，如果不，你死！”

“我本来就要死的。”

“把他抢走我的珍宝，全部归还。保证从今之后，不许他再找我父子的晦气。两件事，交换你的性命。他如果不肯，你只好死了。”

“你何不去找他谈？”

“我在等消息。”

“等什么消息？”

“等幽冥教主宰了禹小狗的消息。如果他被杀死了，你……嘿嘿嘿……你将生死两难，接到好消息的后一刹那，我就会把你剥光。”

“你等吧！会等得你肚子里生蛆的。”姑娘冷笑：“不管我是死是活，禹秋田都不会饶你，你的珍宝，永远讨不回来，死人怎能讨？”

“我有信心，他想不饶我也不行。这样好了，珍宝还给我一半，我送你一些珍宝做嫁妆，公平吧？”祝堡主开始减价，忘了幽们教主杀禹秋田的事。

“你想得真妙。在聚宝楼取宝的，不止他一个人，你要他还一半，你是不是昏了头？”

姑娘居然开始讨价还价，似乎忘了自己的处境。

其实她自己也感到怪异，怎么心情突然平静起来了？

“你也分了一些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你要还给我。”祝堡主大叫。

“还你？怎么还？我飞去提回来给你吗？好笑？”

“我会把你押去取，哼！”

“禹秋田肯吗？我是指条件谈妥之后。”

“我会要他肯。”

“你还在做一厢情愿的白日梦。”

祝堡主怒火又起，再次伸手要抓她的乳房。

“噢！什么声息？”在旁戒备的一名大汉倏然而起。

四人倾听片刻，声息全无。

“叫后面睡觉的人，到前面工场看看。”祝龙向另一名大汉命令：“一定是在工场监视前面的人，碰倒了什么木料。告拆他们小心些，前面店堂常有顾客出入，弄出异样的声息，万一引起注意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“属下到后面叫人……”

狂风从厅门刮入，人影依稀。

祝堡主反应最快，俯身一把扣住千幻夜叉的咽喉。

狂风一掠而起，刮入至后进的走道。

正要进入定道的大汉首当其冲，飞掷出丈外跃落在壁根下失去知觉。

厅口还有一个人，倏然幻现，

祝龙一怔之下，猛地拔剑点向千幻夜叉的胸口。

“站住！”祝堡主大喝。

初龙的剑来不及点出，人已急速倒退，后脖子被人抓住向后拖，像是抓鹅，拖了一半路，剑失手掉落，舌头往外伸，伊伊呀呀拼命挣扎。

另一大汉口吐鲜血躺在地上抽搐，像断了喉气还在的老鸭。

后面囚禁人质的地方，传出一阵哈哈狂笑。

“胆敢劫持本教主的弟子，你们罪该万死，打你入九幽血油地狱，你死吧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是幽冥教主的声音，进去抬救他弟子的家属。

“你不要这女人死吧！姓禹的。”祝堡主心肠俱寒，色厉内荏。

他的儿子像条虫，被禹秋田踩住腰背压在地上，手脚狂乱的爬动，作绝望的挣扎。

禹秋田笑容满面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；

“不要又怎样？”他没带丝毫火气，笑吟吟问。

“放了我儿子，不然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放。”禹秋田一脚将祝龙踢翻，祝龙仍然爬不起来。

“你把他怎样了？”

“你问他呀！”

“你不要这女人死，我们谈条件。”祝堡主神气起来了，儿子的困境说放就放，禹秋田被吃定啦！

“谈条件？好事呀！谈什么？”

“谈交换这女人的性命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且慢！”禹秋田摇手：“我这人嫌麻烦，喜欢快人快语，说过了的话不要重复，我忙得很呢！你那什么全部归还珍宝，不许再找你父子晦气的事，不必重复了，说点新鲜的好啦！”

祝堡主大骇，像是见了鬼。

千幻夜叉依然明亮的凤目中，也幻现出奇异的光芒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祝堡主语不成声。

“是这样，你的嗓门大，我在门外听了老半天，当然是全听见啦！说吧！说些新鲜的。”

“没有别的条件了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条件愈少愈好。”

“你答应？”

“我该答应吗？”

“不答应，她死。”祝堡主凶狠的说，五指一紧。

“哦！你威胁我吗？”

“而且有效的威胁你。”祝堡主得意极了，居然没看出危机。

“别骗人了，你能要她死吗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，五指一收，立即碎喉。”

“哈哈！人的喉又不是豆腐做的，你在吹牛，你捏得碎她的咽喉？好笑，你试试看？”

“这哪能一试？一试就……”

“你试试啦！我打赌你根本没有碎喉的力量。”

“可恶！原来你真的不顾这女人的死活。”

“正相反，我可是花了多年岁月，才找到这么一位可爱娘做伴侣，我珍贵得很呢。

从现在起，你如果胆敢动她一汗毛，我要把你父子俩剁碎了喂狗，不信你试试看？哼！”

他发威了，虎目中神光似电，杀气腾腾。

“你……”祝堡主心中狂跳，大惊失色。

“你试呀，你手上连一两力都没有，绝对保证伤不了她一根汗毛，所以

我懒得把你父子剁碎了喂狗。”

祝堡主本能地五指一收，突然发现五指不听指挥；

千幻夜叉脖子一挺，祝堡主的手毫无知觉向上弹。她一低头，一口咬在祝堡主的虎口上。

祝堡主的手恢复知觉了，狂叫一声一蹦而起，狂乱地伸手拔剑。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！”禹秋田语音入耳，一切反应皆来不及了。

禹秋田已拾起祝龙的剑，一剑点入祝堡主的丹田穴上，锋芒贯体两寸，死不了。

“呃……”祝堡主的剑仅出稍一半，剑重滑入鞘，身形踉跄后退，声如狼嚎：“你……你没给我挥……挥剑格……格斗的机会，我……我是天……天下七……七大剑……剑客之……一……啊……”

狂嚎声中，抱住腹部蜷缩着倒下了。

“你挟我的伴侣作人质，配和我格斗？不要脸。”禹秋田一面替千幻夜叉解绑一面骂：“在天长堡你就不敢和我格斗拼搏，我看穿你了。”

千幻夜叉束缚一解，穴道一复，忘形地抱住禹秋田，哭了个天昏地黑。

上面的人忍不住了，夏小姑娘第一个往下跳。

八表狂生是最幸运的人，幽冥教主失败地返回太清宫的次日一早，宫内的道侣将他们送出宫外，没解释任何理由，他便知有点不妙了。

他还有七个同伴，带了人立即远定高飞。

当天，他便到了陈州，盘缠已尽，前途茫茫。

他不是个肯承认失败的人，下定决心入陕投奔税监梁剥皮，只要能踏出潼关，立即放出投效的风声，就没有人敢动他了。

可是，无钱寸步难行。幽冥教主已经榨干了他，他又把情妇折算价款送出去了，八匹马八个人，沿途需要多少银子开销？

他这种人，是不会为盘缠而担心的。

打抽丰，是他最后一步棋。

十个闯道的江湖人，有七八个是三流混世者。

混世，处境是相当可怜的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一事无成，最后只好混进下九流，什么下流行当都干了。

所以江湖朋友制造出几句所谓行话，故作豪放为自己留活路。

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！多豪爽，多够胸襟！

叫兄弟，就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啦！死了也要拖你一把，谁叫你是兄弟？

朋友有通财之义，因为四海之内皆朋友。

既然义可通财，你口袋里的钱也让我花花啦！

因此当江湖朋友盘缠用尽时，便想到各地的仁义大爷。这些仁义大爷，十之八九是早年曾在道上混的朋友，现在发达了，能不帮助小兄弟撑过难关吗？

江湖朋友如此，读书人也如此，不过打抽丰的对象，有些不同而已。

读书人穷途末路，打抽丰的劝象是州县太爷、学舍的生员，地方的仕子。送上拜帖，具名是同年、同学、门生……同是读书人，你能不打发几个吗？

当然，打抽丰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

急难时打抽丰，也不是什么可耻的行径。

一到陈州，八表狂生便想到了天王贺维世。

陈州有三雄，天王贺维世排名不上不下。这位仁兄生得膀阔腰圆，身高八尺，手中一把天王伞，十个人围攻他也应付裕如。所以也有人叫他雨天王，反而把他的姓名忽略了，也不便叫贺天王。

四大金刚，拿伞的排名第三。风调雨顺，剑、琵琶、雨伞、蛇就是他们的代表。

雨天王曾经是开封威远镖局的名镖师，曾经独资开了一家骡车行，曾经跑过单帮撤走私贩子。总之，从三流混混，泥至名震中州的名镖师，他苦过，他哭过，他流过血挨过刀。好不容易度过半百年纪，乖乖回到本乡本土，开了一家骡车老本行，替客户拉拉货，不走远道长途，倒也安安稳稳过日子。

当然，名号声成仍在。

鹰扬会不但知道这个人，而且有位弟兄，曾是雨天王昔日闯道的朋友。鹰扬会垮台收山门，应该还可以套些少交情。

当夜落店，不便夜间拜会朋友。

一早，具了拜帖，闯入平安骡车行的宏大店堂。

外面车场店伙正在忙碌，店堂内几个伙计也没闲着，与往来的货主打交道，忽略了这位英伟的豪客。

没有人上前招呼，他有点按奈不下啦！想当初他拥众闯荡江湖，前呼后拥何等风光？所经之处各方豪霸，谁不巴结逢迎？

“砰砰砰！”他猛拍长柜面：“来人哪！”

一个中年店伙，丢下顾客急赴长柜面的这一端。

“哦！客官有事吗？”店伙赔笑问，和和气气，生意人和气生财：“小的听候吩咐。”

他从袖口抽出拜帖，往柜面一丢。

“替我递进去。”他不大耐烦，受冷落火还没降：“快！我在等。”

店伙一怔，瞥了拜帖一眼。

“是拜会敝号东主的？”店伙问。

“是呀！”

“东主通常不在店上的。”店伙加以解释：“要进城，府前街南巷第七家，距这里远得很呢！这里是北门外驻蹕亭大街。”

“掌柜在客厅招待货主，抽不开身。”店伙也有点不悦：“再说，掌柜的又不能代表东主。客官找的是东主，不是吗？”

“掌柜的自会请东主来……”

“客官错了。”店伙不再客气：“掌柜的管生意，他又不是跑腿的小厮。这样好吧？客官可以在店堂等候，小的派小厮把帖送进城。来回相当远，客官久等休怪。请至客堂坐，小的派小厮替客官沏壶茶。”

店堂左右后，都设有小厢式的客堂，以便与不同的主顾洽商，当然也按身份大小安排。

可是，前面两句话就不怎么得体。

八表狂生气往上冲，狂生的狂态毕露。

巨爪一伸，劈胸揪住店伙的衣领，往外一拖，把店伙拖压在柜上。

“你这厮斗胆！”他怒吼：“胆敢对在下说这种气话，岂有此理！”

“哎……哎……放手……放……”店伙惊叫。

立即惊动所有的人，抢来一名大汉。

“放手！你要撒野？”大汉虎目一翻，虬须掀动：“何方神圣，居然闹上门来了。”

八表狂生放手，怒火更炽。

“撒野？”他瞪着大汉：“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？”

“我会小心。”大汉一招店伙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店伙委委屈屈，将经过原原本本说了。

“在下也是闯过道的人。”大汉居然不生气，“可没见过这样投帖拜会的。江老兄，敝东主的确很少来店堂走动，车行的事用不着他费神。你即使愿意在这里等，也不见得能等到的，东主有交际应酬，这时一定不在家。如果不愿等，何不进城去投帖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要不将帖留下，即派小厮进城，老兄可留下地址，有回音自会派人通知阁下，如何？”

情至义尽，于礼并无不合，偏偏八表狂生急于就道，怎能等？他的如意算盘是，套过交情得了银子，回客店就结帐动身，早些远走高飞，以免被禹秋田追及，去心似箭，心情也就显得特别烦躁。

“你还真牙尖嘴利。”他怒形于色，“雨天王用你这人办事，早晚会烂的。”

名帖拜帖，通常具名是长辈具字，晚辈具名。八表狂生姓江名伟，字人杰。雨天王是前辈，他是晚辈，应该具江伟。

但论名气，他比雨天王响亮。江湖无辈，武林无岁，他妄自尊大，具名就写江人杰，知道他叫江伟的人，真没几个。

不论名帖或拜帖，都不能把绰号写上。如果雨天王具帖，写下天王贺维世，像话吗？

有些人的绰号十分难听，比方说：白日鼠、鼓上蚤、百毒真君、幽冥教主……写在帖上，岂不存心吓死人吗？狂妄的绰号还得进监牢呢！

天王贺维世，肯定会坐牢的，皇帝老爷还不敢称天王。

八表狂生以为店伙与虬须大汉，应该知道江人杰是谁，他应该受到尊敬的，受到忽视当然不高兴。

偏偏店伙和虬须大汉，不知道江人杰是老几。

“阁下出口伤人，会招祸的。”虬须大汉不悦的说：“我不想得罪东主的朋友，你走吧！”

“谅你也不敢得罪区区在下。”

“阁下与敝东主是何种朋友？”虬须大汉忍无可忍，沉下脸冷笑着问。

“慕名拜会，见了面就是朋友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你是吃饱了撑着了，闲来无事前来活现世，呸！滚出去！”虬须大汉真的冒火了。

“狗养的东西！”八表狂生火冒三千丈，猛地一耳光掴出，有如电光一闪。虬须大汉也不弱，疾退两步从指尖前逸脱。

“到外面去。阁下。”虬须大汉向门外一指：“闹店堂是下王滥的行径。”三步作一步抢出店外，门外的车场正好施展。

八表狂生气冲冲的跟出，心中恨极。

“走遍天下，没有人敢如此侮辱我八表狂生。”他咬牙切齿的亮名号：“在下要打烂你的狗头！”

虬须大汉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祸闯大了，人的名树的影，八表狂生的

名号，是权威的代表，具有震慑人心的威力，这下子遭了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虬须大汉慌了手脚。

“八表狂生。”他傲然地说。

不远处停了一辆正在上货的骡车，一个中年货贩打扮的于瘦面孔抽了抽颊肉，缓步走近轻咳了一声，绿豆眼一眨一眨似乎有眼疾。

“绰号很有气势，咳咳咳！”货贩说一句咳了三声，有意替虬须大汉解围：“你真有狂疾吗？咳咳咳！那可是严重的疾病呢！咳咳咳，得赶快找狂人院安顿，咳咳咳！不然会伤害无辜的人，咳咳咳！”

八表狂生拜客不便带剑，要不然他一定拔剑，把这语中带刺的病货贩，戮十八个窟窿。

没有剑徒手同样可以杀人，一声怒叱，他猛扑而上，双龙戏珠戟指摘取货贩的双目，以惩戒货贩有眼无珠，轻视他大名鼎鼎的八表狂生，下手十分阴毒。

货贩大概也看不惯他的狂态，更不齿他的阴毒，嘲弄的神色突然消失，绿豆眼中阴电乍现。

左掌虚托他的手腕，噗一声闷响，人影乍分，右手那一记肉眼难辨的拂掌，结结实实拂拍在他的胸口蔽骨上，劲气迸爆声如隐隐风雷。

八表狂生飞退丈外，再急退三步才稳下身形，脸色大变，一口气几乎吸不回来。

蔽骨禁不起打击，胸肋骨衔接的脆骨极易碎折，穴道部位也是七坎、鸠尾等等大穴，挨一下真有碎骨的严重后果，当然力道不足者例外。

“你不再收敛狂态，日子是很难过的。”货贩冷冷地说，干咳没有了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他骇然问。

“一个贩卖大蓝的人。”

“亮名号。”

“没有名号，我叫聂老五。”货贩说完，掉头摇摇晃晃向货车走去。

那是运送染料靛蓝的车。本地出产三种蓝，蓼蓝染绿，大蓝染碧，槐蓝染青，远销四方颇有名气。

“他是何来路？”他转向如释重负的虬须大汉沉声问。

“他是商水路家染坊的老师父。”虬须大汉说：“已经做了三十多年，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，风雨不改。他老人家看着我长大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他打人。”

八表狂生可没有把聂老五，看成是土生土长的土染师，疑心碰上了隐世的高人，扭头狂奔而定。所在的客店，就在驿站附近。本朝初，朱皇帝曾经在这里住过一宵。

健马立即驰上西行官道，盘缠仍然没有着落。

下一步，如果没有地方打抽丰，那……下一步，他另有主意。

虹剑电按依然美丽，身材依然喷火，令男人一看就神魂颠倒，惨痛的

打击，无损于她月貌花容，成熟的女人风韵，依然令男人沉醉。

幽冥教主对女人有一套，并非如卫道士所说的摧残女性恶魔。采补术决不可霸王硬上弓，鸡猫狗叫凄凄惨惨，不但男人补不了，恐怕还得伤神损躯呢！

如果不讲究气氛情调，要建那么奢华的紫微冥宫做什么？在草地上干活，省事得多呢！

她不但得到一笔丰盛的嫁妆，穿得一身亮丽，而且妖道把她仅有的王枚电俊也还给她，还送给她一把品质极佳，重量适于女性使用的松纹宅剑。松纹，是青铜剑中的极品。

她一点也不恨幽冥教主，妖道让她体会到人生的痛苦与快乐的另一面。

她在县城的旅店中整理行囊，所穿的月白色衫裙是绸制丝绣精品，穿在她身上十分诱人，走起路来轻裙款摆更为引入统思。

气色不差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曾经受过摧心打击的人。

笃笃笃三声叩门声传入，她略已沉吟便走近门边。

“谁呀？”她问。

“霍红姑，夏冰。”

她摇摇螭首，拉开了房门，门外站着一红一绿，清丽脱俗的一双姐妹花。

“请进。”她客气地肃客入室。

本来是生死对头，千幻夜叉恨透了她，通济桥头那几乎致命的一梭，千幻夜叉发誓要还她一枚无影神针，不死不休。

她已从幽冥教主口中，概略知道紫微冥宫拆除的前因后果，也告诉她禹秋田一些人，不再把她当成敌人打打杀杀了。

肃客就床口落坐，她有点坐立不安，羞愧得几乎不敢抬头，不敢与两位姑娘平视。

“霍姐，我……我很抱歉。”她期期艾艾，双手不安地捏弄着衫袂：“我……我是罪有应得。”

“我们不谈这些好吗？”千幻夜叉毫无芥蒂笑意友好：“过去的事，忘了它吧！说真的，我真羡慕那些善忘的人……”

“我不是善忘的人，霍姐。”她冷冷地说：“我不能忘，刻骨铭心。我谢谢你的同情，我不要。请转致禹爷，我谢谢他，我是诚意的。”

“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得体。”

“祝堡主父子怎样了？”她转过话锋。

“幽冥教主替我们善后了，我们没空把他们带到柏亭村。”千幻夜叉宣布了祝堡主父子的死讯：“禹大哥了却一桩心事，但是……”

“霍姐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抱歉，我不得不问你。”

“请问。”

“你对八表狂生……”

“那是我和他的事。”她木无表情抢着回答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这位妹妹。”千幻夜叉拍拍夏冰的肩膀：“她一定要八表狂生受报。”

“我不过问。”

“如果樊大姐不介意。”夏冰正色说：“请樊大姐不要接近这个人。”

“我不能对你们有任何承诺。”她出奇地冷静：“总之一句话，我不过问或干预你们的事，也不配过问或干预。人贵自知，撇开你们对我的恩情，咱们彼此武功相差无几，谁也不便勉强谁做不愿做的事，过问干预皆毫无作用。不要管我，好吗？”

“八表狂生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愿谈这个人。”

“好吧！我姐妹也没有什么好说了。”千幻夜叉拉起夏冰：“打搅啦！珍重。”

“两位珍重。”她泰然自若送客。

禹秋田的上房明窗净几，他难得清闲在房中看一本地理天机会元，上册。

门刚响了两声叩击，门开处，飘入一朵绿云，翠绿衣裙绿得生机勃勃，飘入一室少女特有的幽香。

人也生机勃勃，轻笑着亲昵无比，歪身坐在交椅的扶手上，硬把他的手挤开，一手挽住他的肩背，另一只纤纤玉手，已一把抢过他的书，瞄了瞄书目。

“哥，你怎么看这种东西？在哪儿买的？”夏冰小姑娘问起话来，像是联珠炮。

“将来可以做地理师，看风水赚钱呀！”他一把夺回书，顺手亲密地将姑娘坎肩垂及他脸颊，那一串串流苏顺了顺：“今早在书坊买的，这种又玄又虚的说法，怪好玩的。”

看看别人的说法想法，不算坏呀！修道人也不是有山水钟灵，读书人有人杰地灵的说法吗？小妖怪，红姑呢？她怎么不来，碰了可怜女人的钉子不好意思？”

自从救了千幻夜叉之后，夏冰挨了舅舅九州游龙一顿好埋怨。禹秋田十分疼爱这位小妹妹，少不了替小姑娘缓颊。这一来，小姑娘缠定了他，举动愈来愈亲昵，他终于感觉出不对了。

可能千幻夜叉在养伤期间，曾经向她说了些什么，或暗示了些什么，也许曾经要求了些什么，一经点破，感情突然换了另一种发展途径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那年头，男人三妻四妾，的确不是什么奇事异闻，女人的心目中，甚至当成不妒的妇德呢！一点也不好笑，那是事实。

他不再用另一种眼光，看小姑娘的生理和心理变化，顺乎自然任由小姑娘发展，不希望打破温馨甜蜜的藩篱，小姑娘爱娇柔顺的好性情，也的确让他不时怦然心动。

“那女人才不可怜呢！”小姑娘将交涉经过说了，最后说：“我看得出，她对出卖她的无情郎，依然不能忘情。我敢打赌，她一定会去找那个人。”

“对，她会。”他点头：“而且，她一定会找得到那个男人。不仅是她有丰富的江湖经验，主要是她曾经和那个男人，并肩携手走过大半壁江山，她知道如何凭本领找得到那个男人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那个男人如此薄情，如此卑贱地对待她，她居然不能忘情……”

“她去找那个男人，决不会是希望那个男人覆水重收。”他打断小姑娘的话：“至于会有什么结局，我就无法知道了，除非我去和她谈谈，我可以察

言观色，概略探索出她内心的秘密。”

“算了，哥。她有点愧见我们，何必去增加她的烦恼和不安？我真的可怜她同情她，我觉得一点也不恨她了，虽然她打了你一梭。哥，不怪我吧？”

小姑娘捧着他的大手摩掌，脸上有黯然的神情。

“我喜欢你有淳厚的同情心和宽恕襟怀，小冰。”他拍拍娇嫩的可爱面庞：“不要管八表狂生的事了，我不要你沾那种鲜廉寡耻的人的血。”

“好吧！哥，我们不管了，送我回家，好吗？”

“顺道呀！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我好高兴哦！”小姑娘不胜雀跃，羞笑着突然快速地亲吻他的脸颊：“我爷爷奶奶，看了你一定非常高兴，他们一定会称赞我能遇上你这么棒，这么优秀的大哥哥，那将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事。哦！我忘了红姐！我好喜欢她哦！”

“且慢高兴。”他半真半假：“你爷爷是侠义剑仙，不错吧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他会不会一剑劈了我这个勒索强盗？”

“鬼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？”

“你当然知道禹仲秋啦！还有禹秋田，还有禹春山，还有……”

“鬼，鬼，鬼！”小姑娘娇笑，说一个鬼，纤纤玉指就在他的鼻尖上点一下：“爷爷一高兴，也许是拈起剑，揪住你的耳朵，要和你到钦差府搬金银呢！”

小姑娘的娇躯，已完全倚在他身上了，另一手捧着他的脸颊。

几乎耳鬓厮磨，小姑娘的笑容又俏得可爱，吐气如兰，爱洁少女身上的阵阵幽香，猛往他心脾里钻，只感到心中一荡，情不自抓住那只小手，在掌上轻咬了一口，忍住笑抬头上望。

小姑娘脸红到脖子上了，明眸中光彩流转，张开了可爱的小嘴，脸上有奇怪的表情，怔怔勉强起手掌，注视那曾经被嘴触过的掌背出神，那上面并没有留下咬的痕迹，眼神却像在寻找某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呼吸也不正常。

“小冰。”他一楞，柔声轻唤。

小姑娘转头迎接他的目光，突然嗯了一声，抱住他滚倒在他怀中，螭首挤命往他怀里钻藏。

“抱……抱紧我……哥……”小姑娘脸藏在他怀中，含含糊糊低唤，浑身发烫，呈现轻微的颤抖。

他本能地抱紧了小姑娘，温柔地、绵绵地，亲吻三只柔丝似的发髻。

片刻，小姑娘突然挣扎着一跳而起，像喝醉了酒，明眸中异彩晶亮，一言不发，裙袂飘飘夺门奔出房外去了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门外传来千幻夜叉的娇唤声。

“姐，我在做梦，别……别惊醒我……”兴奋而无伦次的娇叫声，倏忽远去。

“这丫头……”千幻夜叉的声音也远了。

怀着一颗滴血的心，虹剑电梭孤零零地单骑西上。

禹秋田估计得十分正确，她知道如何去找八表狂生。

禹秋田也料对了，她去找那个男人，决不会是希望那个男人覆水重收。

至于如何结局，禹秋田不知道，她知道。

禹秋田不曾与女性亲密接触过。说粗鄙些，他还不曾与女人上过床，还不算真正的男人，不知道上过床的女人，心理的变化会有些什么现象。而

且，他不是女人。

她并非为了名节而痛不欲生，江湖男女对名节看得比较淡。她如果重视名节，为何何八表狂生上床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手被男人碰一下就该去跳河、上吊、服毒，江湖上还会有女人吗？恐怕天下间的女人，要不了几年就死光了。

总之，她有一万个去找那个绝情男人的理由，而其中之一理由，决不是为名节。

这一天，她到了陈州。

旅客喜欢到北门外住宿，尤其是那些骚人、墨客，趋炎附势的名门士绅，不到陈州则已，到则必定在北门外投宿。

朱洪武在南京登基，御驾巡幸开封，车驾经过这里，就在这里驻蹕。后来由地方官建了一座驻蹕亭，纪念皇帝曾在这里住宿，因此这一带近城一端成了城外市街，客店特别多。

在这里住宿，除了感谢皇恩拜拜驻蹕亭之外，走远些，西北角三里外，可以参观古帝王的古太吴陵和太吴庙，值得一看，那座中国金字塔可不是唬人的。

说巧真巧，她就住进八表狂生曾经住过的那家客店。

将近晚膳时分，她出现在店堂。

店伙计半属江湖行业，眼睛利耳朵长，对那些佩剑闯天下的女强人，多少怀有戒心和恐惧，敬意或鄙视，不敢怠慢。

“请问客官。”店伙堆下一脸笑，不敢在客官两字前加一个女字：“请问有何吩咐？”

“我要看看流水簿，这三天的，劳驾。”她和气地说。

“客官要找……”

“我要找一个叫江伟或江人杰的人，他还有几个随从，乘自备坐骑。”

“客官找对了，真巧，就住在小店，八个人，三天前。”店伙记性不差：“听说，他的绰号叫做八表狂生，的确一表人才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客官。”

“听说往何处走的吗？”

陈州是交通要道，四通八达，北走开封，南走湖广。

“许州。没错，许州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客官与他是一伙的？”

“不，他欠了我一笔债。”

“哦，客官，算了，他人多，脾气特别坏。”

“你说过他一表人才，只是，只是什么？”

“他是强盗。”

“什么，强盗？”

“是的，强盗。来的第二天一早，就到平安骡车行闹事打架，图谋不轨。今天一早，便从西华县传来消息，他聚众抢劫李家屯，杀了不少人。”

“哦！结果跑掉了？”

“被西华凌云栅的常大爷，带了几个人，追上毙了四个匪徒，另四个逃入县北甘里的思犊冈，躲起来了。没有马，恐怕也没有粮。”店伙计表示自

己消息灵通，说得活灵活现：“那么一个出色的年轻人，谁会想到竟会是个强盗匪徒呀！造孽哦！”

“世间外呈忠厚，内藏奸诈，人面兽心的人多得很呢！谢谢你的消息。”

她一点也没感到惊讶，八表狂生本来就阮囊羞涩，在太清宫更被幽冥教主，榨得快要银袋空空。到骡车行打架，显然是打抽丰出了纰漏。

罗掘俱尽，囊空如洗，打抽丰不成，做强盗何足怪哉？

她在八表狂生出卖她之前，便预感到八表狂生要做强盗，或者做贼，不偷即抢，果然预感成真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飞骑西行。

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；像八表狂生这种人，鹰扬会本来就是做不法勾当的组合，穷至打抽丰，已经是名誉降至谷底了。打抽丰落空，惹了一肚子火，最后必然定上非偷则抢的末路。

思都冈，土名讹称为思犊冈，一字之差，典故尽失。这里只是一连串山陵土冈的一部分，占地广袤，林深草茂，据说里面藏隐着一批女娲氏的遗民，所以比较出名而已。

健马从冈南接近，林子里突然钻出七名大汉。

“姑娘，越野而走，你犯了忌。”一名大汉亮声叫：“转回去，里面去不得。”

等健马走近，七大汉才吃了一惊。月白劲装曲线玲珑，月白披风轻飘，鞍袋中有长剑，原来是个母大虫。

“姑娘，你……你……不准进去。”大汉硬着头皮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虹剑电梭冷然问。

“你是不是八表狂生那一伙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四个人就躲在里面，进去有危险。他们的暗器非常厉害，林深草茂，我们不敢进去枉送性命，等他出来捉活的。”

“你们捉不到活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要杀死他，不管你们肯是不肯。”

“姑娘……”大汉又是一惊。

“我是当真的，不要拦我，不然……”

“在下奉命……”

“我不管你们奉谁之命，我只要他的命。你们如果拦阻我，我也要你们的命。”

“你……”大汉惶然后退。

“我，虹剑电梭樊飞琼。”

一抖缰，健马踏草而进。

七大汉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敢阻拦，呆呆地目送她的坐骑，消失在树林深处。

这是一座冈北缘的树林，四个人坐在树下，吃剩下的半个食物包，水囊也快空了。

“今晚一定要出去。”八表狂生恨恨地说：“我不信飞天豹常老狗，真的有未卜先知的神通，咱们往何处走，他就在何处堵。这次不避了，和他拼。”

“副会主，能拼吗？”一名爪牙哭丧着苦瓜脸：“他们不挑战，不叫阵，

躲在草木中一人一匣弓，地头熟，等在那儿，一路头弩箭就像飞蝗，怎么拼？”

“他娘的混蛋！”八表狂生顿脚咒骂：“千不抢万不抢，偏偏抢到飞天豹的邻村来了。早知如此，在大道两旁抢岂不省事？偏偏怕丢人，绕道抢僻乡的大户，抢了飞天豹的亲家。我到底撞了什么邪呀！他娘的混蛋！”

“像这样步步荆棘，我们哪一天才能到关中？”一名爪牙失声长叹：“丢了一半人，咱们偷鸡不着蚀把米。天杀的，到底是哪一个王八蛋，发明这种鬼连弩？那是咱们江湖人的克星。”

“听说他娘的诸葛亮，所以叫诸葛连弩。”另一爪牙说：“有三弩五弩弩好几种。

飞天豹这群狗杂种，用的是五弩，一发五枝，所以咱们灾情惨重，丢了一半弟兄的命，老天爷不保佑我们。”

“少废话了，准备走。”八表狂生烦躁地叫。

“副会主……”

“屁的副会主，还胡叫什么？咦！这是什么香？好熟悉……”

话未完，他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一蹦而起。

“你该熟悉。”右后方十余步外的一株大树后，放出嫣然微笑，流露出万种风情的虹剑电被：“好些天不在你身边替你铺床叠被，没躺在你怀里卿卿我我，我想你，你想我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的？”八表狂生大吃一惊。

“走来的呀！坐骑还留在两里外。”

“飞琼，幽冥教主放你走？”

“不，他完了，禹秋田拆了他的根基。”

“咦！怎……怎么可能？”

“世间的事，没有不可能。”虹剑电校站在丈外，迷人的笑容更为迷人：“我在想，我让你脱我的罗裙，应该是不可能的，我不是那种裙带松的女人。我爱你爱得那么深切，那么痴迷，我甚至还帮你脱其他女人的罗裙，来讨你的欢心；你却将我送给幽冥教主糟蹋，那怎么可能？你并没真的丧心病狂呀！可是，每样事都变成可能了，我现在还不敢相信呀！”

“飞琼，我……我抱歉，十……十分抱歉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再抱歉几次，我的心又软了，杀不成你了。”她脸上妖艳动人的笑容，突然变得阴森可怖，手一动青铜剑出鞘。

“樊姑娘，请……”一名爪牙抢出叫，想劝阻她动手。

她猛地纤手一伸，穿心指绝学出于，奇准的贯入爪牙的心坎，指劲穿背而散，爪牙砰然倒下了。

“不关我的事……”另一名爪牙狂叫着飞奔。

另一个往草中一钻，用狗爬式溜之大吉。

“飞琼，请听我说，我也是不得已……”八表狂生只剩一个人了：“我说过死一双不如活一双。不送你，我两人都死；送你，我两人都活。我的确是……”

“第一天晚上，我就死了一半了。”虹剑电梭咬牙说：“你知道脱光光，任由一群男女拨弄，学这样学那样，连乳房往男人身上何处放都得学，你知道我有何种感觉吗？”

“你本来会呀！我曾经教过你……”

电光激射，虹剑电梭挥剑扑上了。

一阵急剧的金铁交鸣爆发，两人疯狂地缠上了。

八表狂生的狂风十八剑，享有颇高的评价，但在虹剑电梭的疯狂攻击下，发挥不了多少威力。

他也疯了，活下去的欲望，激起他死中求生的斗志，在对方绵绵的强烈攻势下，依然能抓住机会反击，拼死的决心是无畏的。

终于，他抓住崩开一招笑指天南，将青铜剑震出偏门八寸时，抓住空空隙扭身切入，剑发分星截斗，狂野地反抽虹剑电梭的右内肋，要割开肋腹使内脏外流，这不是狂风十八剑的招式，是极为阴毒的贴身攻击狠招。

“铮”一声巨响，被青铜剑的云头击中剑身，剑向下一沉，失去前割的力道。

光华下泻，他感到右外肩一凉，被削下三角肌一片肉，右臂一麻，剑似乎突然增重了三倍。

他及时左射丈外，噗一声剑脱手坠地。

鲜血泉涌，肩外侧肉失骨现，肩尖的关节大筋也伤了，整条右臂算是报废啦！

“飞琼……”他用左手按住比掌更大，有骨无肉的创口骇然叫：“你……你你伤了我了。”

“我还要杀你呢！”虹剑电梭并不追击，反而收剑入鞘，脸上又换上了闭目羞花的动人媚笑。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

“要的，不杀死你，我永远会做恶梦。”

“我们还有未来，我们还有明天……”

“你已经没有明天了。”

“快……快替我上药裹伤，我……我快要文……支持不住了……求求你……”

“我也曾求过你。”

“天啊！千不念万不念，我们也曾经同床共枕相爱一场……”

“再念下去，我要哭了，你非死不可。”

八表狂生不是傻瓜，他不愿死，不想死，转身强忍彻骨奇痛，踉跄狂奔，要尽快逃入树林深处，也许可以勉强用左手发射暗器自保。

奔出百十步，他颤抖着止步，心中一凉，双脚发软，快要支持不了。

“飞琼，放……我一……马……”他厉叫。

虹剑电梭站在丈外，脸上仍然绽出明媚的灿烂笑容，双手，各有一枚电梭。

“再看我一眼，我美不美？”虹剑电梭的灿烂笑容依旧，但眼角突然流下两行珠泪。

“我……错了……”

“不要说后悔的话，人杰。我知道我犯贱，所以我要你永远记得我的美丽花容，不再后悔。”

“给我赎罪的机会……呃！”

电梭化虹破空而至，他已经无力闪避了，砰一声电梭在胸口爆裂。

他一震，一晃，看到虹剑电梭泉水似的泪水，也看到电虹再次出现眼前的光芒。

又是一震，一爆，第二枚电梭在肚腹爆裂，他被仰面震倒，胸开腹裂，

躯体惨不忍睹。

“我埋了你，绝情人。”虹剑电棱泪下如雨，拖了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向草深处拖去。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